
武俠世界
第34年
5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著「鬼谷子傳奇故事」之「列國潛龍」。龍脈之說據說可以興邦、喪邦。越國積弱，鬼谷子培訓了文種、范蠡、干灒協助勾踐，越王採納文種建議，在探知夫差不日出兵侵越時，先出兵突襲，結果反被擊潰十萬生力軍。夫差長驅直陷會稽城，欲滅越。緊急關頭鬼谷子率衆夜襲吳營，顯示了神功，乘機游說夫差受降，並接受不殺勾踐，保存國號的要求，只讓越王入吳作囚臣，爲將來幫助越王復國作好準備。故事內容精彩動人，引人入勝，是值得欣賞的佳作。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雲劍飛先生所撰著「苗疆情仇恨」。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1.5.28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5期
（總號170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鬼谷子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列國潛龍



越國棟樑

驀地一個嬌俏婀娜白影，隨清風斜飄而至，眨眼已繞紫陽山上、筆架、香爐、棋盤、象鼻、玉筍、龜息、盤龍、鳴鳳、伏虎、劍泉、牛眠等十二峯掠飛一匝，姿勢美妙，猶如飄空玉嬌龍，又似與鬼谷子從盤龍乾坤中悟創的「尋龍乾坤訣」有莫大淵源。

婀娜白影於盤龍峯上凌空飛渡，落在鳴鳳峯上，單足而立，一手擎天，引吭高聲大叫道：「鬼谷子！貴客駕臨，還不現身相迎麼？嘻嘻呵呵！」

婀娜白影叫着，先是威儀十足，叫着叫着卻不由又頑皮的格格嬌笑起來。

婀娜白影笑聲未落，劍泉峯上，一抹紫雲如八卦乾坤，閃爍搖動翻旋而起，落在鳴鳳峯嶺，與婀娜白影相距不及三丈。

山中培育

一聲嬌叱陡地响了起來。「何方野女！敢在紫陽山大呼小喝？鬼谷子其名，憑你也配直呼的麼！嘿嘿！」一抹紫雲臉現寒霜道。

一抹紫雲原來是一位年約廿四五的年輕姑娘，她手執一柄古樸劍器，身穿紫衣在陽光下閃耀，更襯得她輕盈俏麗如天上紫霞，而俏臉身形，竟與十年前的俏笠丹有五分相似，但卻變得更輕盈俏麗了，她果然便是十年前的嬌俏少女笠丹。

那一團白影卻是一位年約二十出頭的少女，渾身雪白，俏臉卻胭紅如脂，陽光閃耀下，更顯紅白生輝，俏如人間仙子，單看她剛露的一手絕頂輕功，便知其內力武功，均不在笠丹之下。

笠丹口中嬌叱，心中卻一陣驚疑，暗道：江湖中何時冒出這麼一位武功絕頂的女娃兒？笠丹雖僅年長對方三、五歲，但不知為甚麼她竟老氣橫秋起來，硬把白影少女視作未經世事的女娃兒。

白影少女一聽，先瞥一眼笠丹，心中亦對她那種形如乾坤八卦翻旋的神妙身法暗感迷惑，她果然是初涉江湖，傲氣竟比十年前的笠丹猶大三分，略微一怔，便俏臉一沉，丹鳳眼一瞪，玉胸一挺，傲然十足的道：「我九天玄女，上可探九天雲府，下可遊十八重地獄，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我為甚不可以直呼鬼谷子之名？因為他是我九天玄女的師……哎喲，不說啦！」

笠丹一聽，芳心不由一震，這十年來，她與鬼谷子雖然仍是不合不離的模樣，但笠丹的芳心，卻已牢繫在鬼谷子身上了。笠丹俏目一圓，不由道：「他是你的師甚麼？你為甚麼不說下去！」

白影少女——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我本來是要說的，但忽然省起，聽的人是否有這個福氣，那鬼谷子又是否有這個斤兩……所以呵，未見他之前，只好不說啦！」

笠丹一聽，不由大怒，九天玄女輕覷於她，她尚可容忍，但她出言有辱鬼谷子，這便是可忍，孰不可忍了！笠丹手中的古劍不由一抖。

九天玄女目力超卓，她立刻便察覺笠丹已動了殺機，她不由樂得格格一笑，道：「好呵！你想打架麼？這一路走來，所見盡是膿包角色，根本不值得我出手，我已渾身發癢，正好拿你來解解悶氣！」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玉掌一揮，招式稀奇古怪，似有若無，便向笠丹拍來。

笠丹對這等似有若無的掌法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掌未到，已感一陣似有若無的氣勁把她周身五尺範圍罩住，心中不由一凜，當下也不敢大意，內力暗聚於劍上，劍身一抖，便向九天玄女的玉掌迎去。

笠丹畢竟已入世漸深，她出劍並非欲取對方的生命，只欲略加教訓她的狂傲，消消心中氣兒也就算了，因此這一劍平平無奇，僅是越女劍的起首式而已，暗聚內力，用意亦僅欲把對方的掌力震退而已。

不料九天玄女初出江湖，果然傲氣十足，她也不管對方用的是一柄甚麼劍器，玉掌竟然毫不閃避，直向劍身拍至！

笠丹一見，她的傲氣不由也被激起來了，心道：這野女娃兒，目中無人，若不讓她吃點苦頭，日後好好處世做人，我豈非枉稱「伏義神劍」與「越女劍」的傳人！

笠丹這般轉念，不由便把內力默升至八成，蓄勢待發，只待九天玄女的玉掌觸及劍身，便神功突發，把九天玄女震得倒地。不料笠丹體內已久積鬼谷子巧輸的「乾坤眞氣」，經十年的潛移默化，早已和笠丹原來的「越女眞氣」融滙一體，只是未識運用施展而已。此時她蓄意待發之下，「乾坤眞氣」隨心而發，神妙已極，「越女眞氣」蓄積到八成，「乾坤眞氣」自然而然亦隨之升華至頂點，非要發洩不可了！

笠丹近年但覺自己的內力越來越充沛，她自己並不知是鬼谷子巧輸「乾坤眞氣」的玄妙，以為自己的「越女劍法」已大成而已，因此她並不知道一旦「乾坤眞氣」極為充盈激射而出的後果。

九天玄女甫出道便遇上這等生死危機，她武功雖高，但與人拚鬥閱歷甚淺，哪知武功之道有料不到的玄妙？自然亦不知自己已面臨生死一線的絕境。

九天玄女的玉掌，毫不畏懼，依然向笠丹的劍身拍去。笠丹但感對方的掌力非常驚人，自己用於防守的眞氣被絲絲攻破，突擊而進，

她的呼吸亦爲之一窒。

這更激起笠丹的傲氣，她自小便是孤女，心懷父母被殺的血海深仇，不被激發猶自可，若被激發便如山洪暴發，一發不可收拾。只見笠丹丹田一縮，嘿的嬌叱一聲，「越女眞氣」八成功力沿她所持的「伏羲神劍」激射而出，化作一股威力無比的劍氣射向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玉掌甫觸及劍身，她這一招名爲「玉龍擺尾」，是專爲女孩子所創設，意即玉嬌龍尾巴輕擺，便可擊退强敵。九天玄女初出江湖，僅憑這「玉嬌龍掌」的起首一式，便把三數十名的宵小擊退了，她因此而極爲自負。不料此時一觸之下，她突感劍氣如火山激噴，她自己的掌力不但被擊退，劍氣反而向她的玉胸激射而至，九天玄女欲運內力相抗已太遲了，她心中不由大駭，無奈只好縮身暴退，倒縱出五六尺遠，但玉臂已被震得一陣酸麻。

九天玄女以爲已逃過致命一擊，心中大怒，正欲怒叱笠丹詭計暗算偷襲，但不料這一擊僅是開始，隨後的進擊，才是要命的神奇招式，九天玄女並不知道，她已處生死一線。

笠丹也不自知，她運起「越女眞氣」一擊得手，把九天玄女震退，令她吃了一點苦頭，瞧她狼狽的樣子，心中的氣兒便消了點，抬手一指九天玄女，笑道：「野女娃兒！看你還敢上紫陽山撒野……」

不料笠丹抬手之際，「野」字未落，她體內久蓄待發的「乾坤眞氣」受「越女眞氣」所激發，已暗湧沸騰，勢必發洩不可了，笠丹抬手所向，手腕太淵穴被太陰經所激，「乾坤眞氣」沿手腕太淵穴，分走手部少商、商陽、少沖、少澤、中沖、關沖六穴。

按人體手部經脈分布，少商穴屬拇指，商陽穴屬食指，中沖穴屬中指，關沖穴屬無名指，而少沖、少澤均屬尾指，尾指狀似最弱，但一旦將太陰脈打通，眞氣激射手指各脈，則尾指兩穴滙聚，便成了最厲害的一指了。人體經脈分佈，與江湖武林同屬一理，最弱的只要經艱苦努力，一旦衝破玄關，便成最强了。

笠丹體內久蓄待發的「乾坤眞氣」，被「越女眞氣」誘激，猶如地下熱流，奔騰流走，已令笠丹的手上太陰經豁然而通，她抬手之際，尾指恰好先指向九天玄女，這是笠丹輕視九天玄女之意，不料這一豎一指之下，她體內的乾坤眞氣，即先從尾指的少沖、少澤兩脈飛射而出，勢如電奔，直射九天玄女的胸前大穴！

乾坤眞氣蓄勢已久，一旦激射，威力猶如地火噴射而出，可穿金透鐵，世人武功再高，亦是肉身，如何禁受得起？乾坤眞氣未及觸體，破空尖嘯聲已令人毛骨悚然。

不料九天玄女自負武功絕頂，不以爲意，還以爲笠丹賣弄邪術，欲把她嚇退，不由嬌叱一聲，運起八成內力，向射來的兩道氣勁拍去，此乃「玉嬌龍掌」的「龍吟虎嘯」一式，猶如威龍猛虎，威力亦非同小可。九天玄女不備之際，被巫丹一着搶佔先機，吃了點虧，心中大怒，欲憑這一式消洩心中怒氣。

笠丹見九天玄女使出這一式「龍吟虎嘯」，心中不由一凜，暗道：她這套掌法，怎的竟與鬼谷子的「乾坤訣」招式有莫大淵源？她心中生疑，急欲知道九天玄女的來歷，便不想再與她糾纏。

不料她體內久蓄的「乾坤眞氣」神妙之極，甫遇外力，便立生感應，敵弱它便弱，敵强它更强，無休無歇，漫無止境。九天玄女「龍吟虎嘯」雙掌拍出，兩股掌力如龍似虎，迎向射來的少沖、少澤兩脈氣勁，雖然把兩脈氣勁的來勢拍偏半尺，但甫離即回，又向九天玄女疾射而至。

不但如此，少沖、少澤兩脈受外力撞擊，更激發手部其餘四脈，笠丹揚手欲招呼九天玄女停戰，不料她手勢甫動，拇指的少商、食指的商陽、中指的中沖、無名指的關沖四指四脈，一齊衝破關闕，四脈氣勁如箭如電向九天玄女射去。

九天玄女見笠丹射來的氣勁，雖被她的掌力拍偏，但甫偏即回，不由大駭，連忙騰身閃避，她的身法輕靈神妙，居然避開襲來的少沖、少澤兩脈氣勁，但兩脈氣勁雖然射空，卻擊在九天玄女身側左右的石上，把兩塊堅硬的大石射成兩截！

九天玄女不由又驚又急，心道：若射在人身上，豈非立刻被剖胸切腹麼？她應戰經驗尚淺，心中一怯，本來輕靈神妙的身法不由一窒，更如何能閃避齊射而至的四脈氣勁？

眼見九天玄女必定非死即傷，生死一線，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抹灰煙，突地搖曳而至，如煙如霧如雲，身法的輕靈，簡直已到晴空淨碧的「大無爲」境界了！

一抹灰煙突地把九天玄女罩住，此時四脈氣勁也已疾射而至，全部射在灰煙上面，開碑破石的氣勁，落在灰煙裏面，卻是如泥牛入海，了無聲息。

笠丹一見，便知「一抹灰煙」是誰了！她片刻之前，見自己抬手一指，九天玄女便如見猛獸，瘋狂反擊，但霎間又聽嗤嗤兩聲，九天玄女原來所立之處，竟有兩石被射成

兩截，這才自覺到自己的手指竟有如斯威力，差點把九天玄女射死了，心中已有悔意；不料又聽四聲破空尖嘯，直向九天玄女射去，九天玄女竟似驚呆了，站在原地不動，九天心料她必如大石般被肢解成數截了，心中大悔，正欲飛身上前搶救，但她身形尚未及動，一抹灰煙卻已搶先把九天玄女罩住，全力救護於她，不由悔意全消，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强烈醋意恨意！

因爲笠丹太熟悉這「一抹灰煙」的身法了，而普天下身負如此絕世輕功身法的，也只有一人，這人便是令笠丹又恨又喜又愛又氣的獃子哥哥——鬼谷子！

一抹灰煙果然是鬼谷子，十年後的鬼谷子，經歲月的洗練，已是一位甚有威儀的大男子漢了。只見灰煙散去，九天玄女面前，站着一位身穿灰衣，俊目如天上朗星，體格精壯如鋼的青年男子，九天玄女深知剛才自己生死一線，是這位青年男子救了自己，他的身法與自己所學的有莫大淵源，但卻遠勝於自己，也只有身負如此絕世輕功，才可於千鈞一髮間，把自己救出死亡線！

九天玄女不由嬌呼一聲：「你……你到底是誰？嘿！這妖女可惡，竟敢暗算於我！若不給她點厲害瞧瞧，豈非折了老子師傅的名頭了！」

九天玄女也不等鬼谷子回話，身形一晃，人化玉龍騰空，橫曳而過，「玉嬌龍掌」全力施展，立刻便把笠丹罩住了。

笠丹此時已知九天玄女必與鬼谷子有莫大淵源，心中不知如何便醋意大發，她再不容情，「伏羲神劍」一抖，竟如生死對頭似的，與九天玄女激鬥起來。

兩女在鳴鳳峯上，各施絕學，捨生忘死，拚鬥起來。九天玄女的武功並不在笠丹之下，剛才不過是事出突然，被笠丹搶佔先機，又被她突然射來的無形氣勁弄得手忙腳亂，連精妙的身法亦施展不出，此時已回過神來，她的傲氣被激，「玉嬌龍掌」又先發制人，搶先罩住笠丹，因此已佔先機。

笠丹此時全力揮劍應戰，心中又醋意勃發，心神微亂，「越女劍法」竟難以抵擋「玉嬌龍掌」，落了下風，處處受制，剛才無意發出的「乾坤眞氣」，此時也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幸而笠丹所用的是「伏羲神劍」，狀似古樸無華，一經施展，卻劍氣森然，令人不敢輕存侮意，九天玄女的掌力甫觸及笠丹手中的劍器，便感劍氣透劍而出，不得不回掌閃避。因此一來，兩女才鬥成了不敗不和、不輸不贏的局面，否則，笠丹已失先機，被「玉嬌龍掌」搶攻之下，她亦非死即傷，萬難倖免。

這點，在場的鬼谷子一眼便瞧出了，因爲兩女的武功招數，在他眼內均非常熟悉，他身負經老子指點而悟創的「乾坤訣十八式」，老子的獨門神功「無爲眞氣」，又已被他參透玄關，天下武學在他眼內，均有跡可尋，有懈可擊，而兩女所使的功夫，與他又均有甚深淵源，他深知兩女如此拚鬥，沒一百招根本難分高下，因此心中倒也不太着急，一旁靜觀，趁機審察兩女武功招式的絲微破綻。

* * *

兩女捨生忘死拚鬥間，紫陽山鳴鳳峯上，忽然又奔上三位少年男子，其中一位雙眉如關刀，虎目熊腰，渾身古銅色澤，雖年僅十六，但身材已如壯漢無疑。另外兩位則清秀如文士，但均身形矯健，目中精光閃閃，一望而知是自小苦練武功，且根基已甚深了。

「徒兒干潛，拜見師傅！」虎目熊腰的少年向鬼谷子道。

「徒兒文種、范蠡，向師傅請安！」另外兩位清秀如文士的少年也道。

鬼谷子微微一笑，輕聲道：「潛兒、蠡兒、種兒、你三人且站一邊，看看兩位姑姑的武功招式，可領悟得到甚麼？」

三位少年中，虎目熊腰的原來是干將的遺腹子干潛，清秀如文士的一位是文種，另一位自然是范蠡了。

文種年長爲師兄，范蠡居中作二師兄，干潛便是師弟了，三人十年來，均隱居在紫陽山腳的笠家村，不問世事，每日均由鬼谷子、笠丹督練武功及文字，三人之中，又各有不同的際遇。

文種性喜學治國齊家平天下道理，因此除學武功外，鬼谷子亦向他教授治國處政策略之道。

干潛小小年紀，便有大志，立誓他日躍馬揚鞭，統千軍萬馬，平定天下戰亂，當然他也爲了報夫差殺父之仇。笠丹與干潛有師侄之誼，又同與夫差有血海深仇，可算同仇敵愾，因此對干潛格外偏愛，恨不得把所有絕頂功夫，一古腦兒傳授於他。鬼谷子因救干將不成，心中對干氏一脈心存內疚，決心把干潛培育成天下第一高手，因此破例向他傳授「乾坤訣十八式」驚世功夫，雖然干潛悟性不及鬼谷子，但小小年紀，便可達「乾坤訣」第五層功夫，即練到「乾坤輪迴」，也算難能可貴了。

范蠡卻精於謀略，且心性淡泊，雖有爲國爲民之志，但於兒女私情上卻也甚爲細心，其性子倒與鬼谷子有幾分相近。鬼谷子甚喜范蠡

的聰慧，亦知他甚有道家根基，與自己同出一源，於是便除教授武功外，更着重向他傳授天文地理，陰陽五行、周易八卦之學，范蠡悟性奇高，雖然武功不及干潛，但於行軍佈陣，運籌帷幄之道，卻勝於干潛、文種。

干潛、范蠡、文種三子，十年來在鬼谷子調教下，已各有所長，隱然成治國齊家平天下的奇材了。

此時三子目注笠丹與一白衣女子拚鬥，雖不知白衣女子是誰，但均被她出神入化，幻如矯龍的掌法迷住了，又見鬼谷子神色泰然，知姑姑笠丹雖未可言勝，但亦無落敗，於是便細心揣摩起來。

干潛於「乾坤訣」上，已甚有根基，憑他此時的武功，江湖之中已罕逢敵手，而「乾坤訣」又是天下武學的根基，後世所創的各式內外家神功，莫不源於鬼谷子悟創的「乾坤訣」，乾坤爲盤龍所化，其中所衍生的武功，自然淵博宏大，天地萬物，包羅萬象。因此干潛倒先行瞧出眉目來了。他忽然向鬼谷子道：「師傅！白衣女子所使的功夫，與師傅似有甚深淵源！」

鬼谷子一聽，微笑道：「潛兒，是甚麼淵源？你瞧出了多少？」

干潛朗聲道：「師傅的乾坤訣十八式，以盤龍乾坤爲根基，白衣女子所使的掌法，亦出自龍形，但更顯飄逸嬌美而已。潛兒大膽評析，師傅的武功乃雄威盤龍，這位女子所用的卻是嬌幻龍掌，一雄一嬌，恰恰是男女各所擅長。」

鬼谷子讚許的點頭道：「很好！潛兒，你已得武學的要旨了！但你是否看出，笠姑姑是否有取勝的機會？」

干潛視笠丹如親姑姑，心眼兒自然盼望她能取勝，這種心理上的先入爲主，令他不加思索，便衝口而出道：「當然是笠姑姑取勝啦！」

鬼谷子微笑，轉向文種、范蠡道：「種兒，蠡兒，你倆以爲呢？」

文種想了想，便道：「三師弟所言不差，有師傅在此，斷不會坐視不理，因此自然是笠姑姑必勝無疑！」

范蠡卻沉吟不語，似在苦苦思索，好一會，方忽爾道：「不好！這般打下去，笠姑姑非輸不可！」

鬼谷子一聽，不由微微一笑，卻不置可否的輕聲道：「噢？蠡兒試道其詳。」

范蠡緩緩的道：「兩軍相對，貴在搶佔先機，二人拚鬥，亦復如是。白衣女子掌法神妙，先發制人，搶佔先機，笠姑姑武功高强，本可與白衣女子打成平手，但先機已失，處處受制，本身的絕招根本無法施展，全憑伏義神劍利器護體，白衣女子空手對敵，不得不有所顧忌，這才暫時打成不輸不贏的局面而已。」

范蠡此言一出，干潛、文種均不服氣道：「爲甚麼？笠姑姑武功絕頂，又得師傅傳授伏義八卦步法，豈會敗於無名女子手下？」

范蠡鎮靜的微笑道：「師傅的伏義八卦步法雖然神妙，但只可用於閃避騰挪，而且這白衣女子武功與師傅同出一源，自然神妙之極，笠姑姑久守之下，偶一疏忽，或心神稍亂，便必被對手乘虛而入，結果必敗無疑。」

鬼谷子一聽，不由微笑點頭道：「好！蠡兒能將韜略用於觀察武林拚鬥功夫，日後必可助天下百姓一臂之力！你所推不差，笠姑姑久守之下，的確必敗無疑！」

干潛、范蠡、文種三子一聽，均大爲焦急，替笠丹擔心起來。干潛性子躁急過人，一聽他的笠姑姑有難，便再按捺不住，身形一晃，人化青龍，搶入兩女拚鬥圈中，右手向天一揚，一式「混沌乾坤」，便如滾滾天印，鋪天蓋地的向白衣女子砸去！

干潛身手之捷，竟連鬼谷子亦制止不及。

白衣女子——九天玄女心含一腔怒氣，搶先施展絕學，已佔盡先機，令笠丹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心中得意，招式掌法更爲神妙，令笠丹更無從出手還擊，更令笠丹吃驚的是，對方所使的功夫，簡直匪夷所思，博大精深，源源不絕，舉手投足，均令人不得不撤招自保，倒似永無休歇。

打了近百招，雖未能打敗笠丹，但九天玄女心中一腔怒氣，卻也消洩不少，她此時也不再存心取笠丹生命了。笠丹心中卻窩囊之極，她分明知道自己的內力武功，均與對手不相伯仲，若論內力，更稍勝對手一籌，例如剛才自己偶爾發出的氣勁，就驚天動地，令對手呆如木鷄，束手待斃，若非鬼谷子忽然現身相護，這場拚鬥，早已分出勝負了。

可恨這獃子哥哥，不助自己，卻去相護這不知何處闖來的野女娃兒！笠丹被九天玄女的神妙招式制住，有力難使，有招難發，試試發出剛才那驚人氣勁，卻是若有若無，根本無從施展。哼哼，那獃子哥哥想必是被這妖女迷住了！你要救她，我就偏把她一劍殺了！

笠丹心中又氣又恨又忌又怨，百感交集，心理失常，再打一會，人已近於半瘋半狂，眞氣暴發，貫於伏義神劍，竟錚然有聲。九天玄女只覺對手劍器，忽然劍氣大熾，片刻前古樸無華，此時卻寒氣森森，刺人肌骨，不由打了個冷顫，鬥志先就一怯，正欲罷手不鬥了。

不料此時干潛身化青龍，又如天印，迎頭蓋腦砸至，心中一凜，轉而又激起了她一腔傲氣，心道：好呵，我九天玄女奉師之命，千里來尋你，你竟與民間野女苟合，連娃兒也十幾廿歲了！連師傅也不稟明！嘿嘿，這不是欺師之罪麼！你一家子跑出來，我便怕了不成？九天玄女今日便先把這野女人殺了，再找你鬼谷子算賬不遲！

九天玄女不知如何，想到她要尋找的鬼谷子，竟已與人結合生子，心中便恨恨不已，殺機突熾，竟欲立把笠丹先行除掉！

九天玄女心高氣傲，雖見干潛的掌法與自己同出一源，卻毫不畏懼，「玉嬌龍掌」右手向上一斜，掌力如刀，擊向干潛必救的「龍頭」；左手掌法一變，「玉嬌龍掌」最厲害的一招殺着「玉龍迴天」猛然擊出，疾如旋風，向笠丹捲去！

「玉龍迴天」威力驚人，乃「玉嬌龍掌」的精華滙集，有如人逢絕境亦可迴天，亦如玉龍橫空，盡掃塵埃，晴空淨碧。

九天玄女被激之下，殺機陡起，一下子由和風細雨，化作驚天旋風，直欲蕩滌天地萬物！笠丹見干潛出手助她，九天玄女招式稍鬆，回過一口氣，正欲趁勢展開「越女劍法」絕招狠狠反擊，不料九天玄女卻再次搶佔先機，先發制人，就在笠丹舊招已收，新招未發之際，九天玄女的「玉龍迴天」已突然施展，威猛旋風，蕩滌天地萬物，笠丹被威猛的旋風罩住，已失先機之下，胸口一窒，呼吸不暢，竟連「越女眞氣」亦不能升華。

九天玄女於此時掌力已直逼笠丹天靈蓋，笠丹深知生死已臨一線，她把心一橫，伏義神劍一擧，直伸向上，空門大開，任由九天玄女掌力拍向自己的天靈蓋，但伏義神劍也必定刺破九天玄女的胸膛，竟是一着同歸於盡的拚命招數。

九天玄女此時也收勢不及，她也收無可收，因爲上有干潛的泰山壓頂，下有笠丹的劍氣上射，她無論收與不收，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她心中恨氣衝天，竟亦把心一橫，拚着被劍尖刺破玉胸之禍，玉掌猛然拍向笠丹的天靈蓋！

兩女憤恨之下，竟來個同歸於盡的結果！

這一下大出鬼谷子的意外，他目睹九天玄女出此驚世絕招，又見笠丹神劍一擧，空門大開，不由心中一凜，心道：兩女這是怎的了？打着打着竟來個以生命相搏的同歸於盡！

此時兩女生死一線，也不容鬼谷子細想，當今世上，能在此際出手相救的，也唯有鬼谷子而已。只見鬼谷子身形忽地凌空直射，猶如九天飛虹，在兩女中間一劃而過。

九天玄女眼底一花，她肩部的雲門穴已被閃電般封住，再也動彈不得，落下地來。

笠丹手上一輕，她的伏義神劍忽然便不見了，原來已落在鬼谷子的手上，穴道也被封住。

干潛年少氣盛，勇救笠丹，不料卻差點闖出大禍，此時亦被人一挾腰部，被鬼谷子帶出五丈之外，才斜斜的降了下來。

九天玄女與笠丹穴道同時被封，僵立在地，一動不動。

這一下連制兩女一少年，而三人的武功均已臻江湖絕頂高手境界，當今世上，也唯有鬼谷子可以勉強做到而已。

饒是如此，此時便連鬼谷子亦微微喘氣，原來他剛才情急之下，竟施展了「尋龍乾坤訣」的絕頂功夫「循環往復」，此招一出，生可變死，死可化生，神妙之極，但卻極耗眞氣。

這一招亦全是鬼谷子以盤龍妙化乾坤爲根基悟創，連他的師傅老子亦自歎不如，因此甫一出手，九天玄女、笠丹、干潛自然無可抗拒了。

干潛對鬼谷子視如親父，他見鬼谷子出手制止，便認定必有其不得不出手的道理，因此立刻就垂手而立，後悔自己一時魯莽了，低聲道：「師傅！潛兒一時性急，幾乎誤事……」

鬼谷子微加調息，眞氣也就順暢如昔，他微歎口氣，苦笑道：「這也難怪於你。」

干潛道：「爲甚麼？」

鬼谷子道：「到我發覺白衣女子竟使出師門武功時，一切已太遲了，師傅不得不出手以大法制止，試問你又如何可以預知？」

干潛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失聲道：「白衣女子既然使出師傅的同門武功，那她豈非潛兒的師叔輩麼？潛兒剛才以下犯上，豈非該死之極？」

九天玄女穴道被制，不能動彈，但耳能聽口能言，鬼谷子與干潛的低語，竟被她聽得一清二楚，再一想出手人的武功，與師傅的武功簡直如出一脈，心中豁然而悟，不由沖口而出尖叫道：「好呵！鬼谷子！你竟串通一家子來算計同門了！」

笠丹一聽，心中醋意更盛，不由俏眼一圓，怒道：「見你的大頭鬼！野女娃兒！誰與你是同門？又誰是一家子了？你再胡說八道，看笠丹不一劍把你殺了！」

九天玄女尖叫道：「你們不是一家子？哼！連娃兒也十幾廿歲，而且不止其一，竟連出三個野小子！」

箜丹一聽，想起十年來雖然自己一片痴心，但那鬼谷獃子竟無意於兒女私情，心眼兒全放在甚麼濟世救人的見鬼事業上，空負了自己十年歲月，不由又怨又羞又氣，俏臉脹紅，竟說不出話來了。

鬼谷子竟沉吟不語，干潛已知白衣女子來歷，不敢再胡鬧，文種的心思從不留意這等兒女私情，因此並不覺甚麼。

范蠡卻忍不住了，他微微一笑，向九天玄女道：「這位姑姑，說錯話了！不但說錯，而且大錯而特錯！」

九天玄女俏眼一瞪，道：「我爲何說錯？你這野小子憑甚麼來評斷我說錯？」

范蠡微笑道：「好教這位姑姑得知，第一，箜姑姑冰清玉潔，與師傅在紫陽山上，相處十年，卻各有居所，平日以兄妹相稱，怎能說是一家子了？第二，我等三位小子，各有名有姓，均拜尋龍祖師鬼谷子爲師傅，怎可說是野小子？因此你所說的，豈非大錯特錯了！」

箜丹一聽，又氣又恨嗔道：「蠡兒！跟這野女娃兒多說甚麼！」

九天玄女一聽，居然並不生氣，不但不氣，反而目注鬼谷子，甜甜的一笑道：「喂！我猜你必定是他們的師傅了，他這小子，說話倒甚有條理，不似偷襲我的那野小子毛躁，他所說的，可是眞的如此？」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九天玄女穴道被封，手腳不能移動，但仍格格一笑道：「若是眞的，那本姑娘或許怪錯好人了！若是假的，我這場架可打得不寃！」

鬼谷子道：「假如我說，他所說的句句屬實，你信不信？」

九天玄女笑道：「我當然信！不但信，而且信極了，也喜歡得很！」

鬼谷子不由微一怔道：「爲甚麼？」

九天玄女俏目盯着鬼谷子的俊眼，俏臉忽然一紅，但一閃即逝，格格的一笑道：「爲甚麼？因爲我知道你便是鬼谷子！因爲我聽師傅說過，鬼谷子乃當世獨一無二的尋龍祖師，決非那等沉迷兒女私情的俗世兒女可以比擬！」

鬼谷子一聽，心中似已料着一半，因此並不太驚奇，淡淡的道：「那姑娘的師傅是誰？爲何要尋鬼谷子？你姓甚名誰？」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正欲答話，那邊箜丹已忍不住尖叫道：「鬼谷哥哥！管她是誰，便用你手中的伏義神劍，先把她一劍刺死再說！」

九天玄女卻並不生氣，她也不理箜丹的尖叫，向鬼谷子笑道：「假如我說我叫九天玄女，我乃奉師命前來與鬼谷子會合，助越國一臂之力，我的師傅乃驚天動地、天上有人間無、大聖大道的得道老祖老子李耳，你又信不信？」

九天玄女此言一出，不但箜丹暗恨得微咬銀牙，范蠡、文種、干潛三子亦均聳然動容。

但鬼谷子卻神態從容，似早有所料，淡然道：「信。」

九天玄女不由大奇道：「你與我不打不相識，是敵是友尚未及分清，如此輕易便信了我的話麼？」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世人名姓只是外衣，外衣可隨意變換，但武功源脈，卻萬變不離其宗，姑娘所用的，乃師門的盤龍妙化乾坤的武功源脈，不過更適合姑娘家使用而已，鬼谷子若連這點都瞧不出，還配稱尋龍祖師麼！而且……」鬼谷子忽然目注九天玄女，說話一頓。

九天玄女急道：「而且甚麼？」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而且我還知道你的俗家姓名，你姓鍾名靜，未知是也不是？」

九天玄女不由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喃喃道：「你爲甚麼竟能未卜先知？你是神仙活佛嗎？」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此乃雕蟲小技而已，不必驚奇。姑娘性急而火烈，此乃金之屬性，但根基沉穩，此乃重之形格，『金』與『重』合併，豈非一個『鍾』字麼？又姑娘爭勝之心極强，有道是青出於藍，姑娘極欲以青爭藍，『青』、『爭』相滙，豈非一個『靜』字？合併而推斷，便是兩個字：鍾靜矣！」

九天玄女的俗家姓名果然叫鍾靜，她一聽之下，不由臉綻桃紅，目注鬼谷子，好一會不言不語，倒似被鬼谷子的妙術迷住了。

鬼谷子又微微一笑道：「但師傅爲甚麼破例收了你這女徒，這點便連我也估料不到了！」

九天玄女鍾靜一聽，不再頑皮，正正經經的道：「實不相瞞，我乃周朝文王的遺裔，此點我自己原來也並不自知，因爲我自小便父母雙亡，流落江湖，剛巧遇上師傅他老人家，我一時頑皮，便揪着他老人家的鬍子，求他收我爲徒，學好本事，掙一口飯吃，不至於沿街乞討！我見他老人家衣衫不整，還以爲他必是大乞丐了！不料他老人家目注我一會，忽然道：文王妙演周易，不料他的後裔竟落到如斯地步！後來，後來他老人家便破例收我爲徒了！」

九天玄女說着這些往事，本來聞者心酸，但她心性頑皮，竟把一段傷心事說得如此輕鬆有趣。

鬼谷子點點頭道：「你隨師傅多少年了？」

九天玄女鍾靜格格一笑道：「我也不知多少年了，我只知道我揪師傅的白鬍子時是七歲，我奉師傅之命出山時，已經是十七歲了！」

九天玄女明明是說她跟了師傅整整十年，卻偏要繞個圈子說。鬼谷子又微一點頭，道：「你既然奉師傅之命出來尋鬼谷子，你可有甚麼信物，可以令鬼谷子也相信，你是師傅的女徒？」

九天玄女鍾靜笑道：「沒有！我根本沒有任何信物！但我知道，鬼谷子當日自稱出身鬼谷，因此名叫鬼谷子；而鍾靜乃妙演周易的文王血脈，文王之神通，上探九天玄妙，下索十八層地府奧秘，因此師傅賜鍾靜外號叫九天玄女！我所知的鬼谷子來歷，是也不是？」

鬼谷子不由微微一笑，因爲他聽九天玄女的話，已想起師傅老子的有趣來了，這話必定是他老人家說的，否則九天玄女不會知道的，這比任何信物更足證據了！「師傅令你尋鬼谷子作甚麼？」鬼谷子輕聲問道。

九天玄女歎了口氣，幽幽的道：「師傅對我說：你尚有一位大師哥叫鬼谷子，他悟性之高，連師傅亦有所不及，他自出道以來，已幹了幾宗驚天大事，師傅所教的你已全部學全，餘下的只有向你大師哥學了！師傅他老人家也不管我是否願意，便把我趕下山來了！我又擧目無親，不來找大師哥鬼谷子，卻去尋誰？而且……」九天玄女說到此處，學鬼谷子的樣子，故意一頓。

鬼谷子淡然一笑，沒問甚麼，但一邊的箜丹一直仔細聽着，聽九天玄女說到此處，她已料定，九天玄女必是鬼谷子的師妹無疑了，這「師妹」兩字，可就立刻令箜丹芳心激蕩，忍不住接口道：「而且！而且甚麼？」

九天玄女此時對箜丹的敵意已消退大半，聞聲不由格格一笑道：「而且……而且我老大不信鬼谷子有此能耐，竟連師傅亦自歎有所不如！我便憋着一口氣，急急欲尋鬼谷子，先與他較量一番，再作打算！」

箜丹一聽，氣得忍不住對九天玄女道：「那我坦白告知你，站在你面前，出手封你穴道的人，便是你欲尋的鬼谷子！你要打便與他狠狠打便了！」箜丹有心挑起九天玄女的傲氣，決與鬼谷子較量，那便正好借鬼谷子之手，替自己出一出氣！

不料九天玄女卻又歎了口氣，幽幽的道：「本來我是手癢難煞的，但此時忽然又不想再打架了！」

箜丹一怔道：「爲甚麼？」

九天玄女道：「因爲此時我才發覺，師傅所說的並非騙我，我大師哥鬼谷子的本事，的確比我强多了！既然如此，我九天玄女做師妹的，還與他較量甚麼？」

箜丹咬唇道：「你左一句大師哥，右一句鬼谷子，你知他必肯認你這小師妹了？」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誰教師傅肯破例收我這女徒兒？他不肯認也不行啦！不信你問一問他！」

箜丹果然忍不住道：「喂！鬼谷哥哥，你肯認她作小師妹嗎？」

鬼谷子此時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師傅老子既然肯收她爲徒，便必有師傅收的道理，既然已收了，師命難違，無論如何，我鬼谷子也只好認了！」

鬼谷子說着，右手微抬，分向九天玄女，箜丹屈指一彈，二縷指風便無聲無息的向兩女射去。

九天玄女此時格格大笑，隨又尖聲叫道：「喂！鬼谷哥哥！你既然已認了小師妹，怎的還封住我的穴道！」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敵意既然已消，穴道自然也就解開了！」

鬼谷子話音未落，兩女已霍的躍了過來，不約而同的嗔道：「好呵，鬼谷哥哥、鬼谷師哥！你自恃功夫了得，欺負丹妹、小師妹啦！」

原來鬼谷子剛才不經意的屈指一彈，隔空便已解了兩女的穴道，此時兩女只顧向鬼谷子興師問罪，此時倒似同仇敵愾，把片刻之前仇隙渾忘了。

鬼谷子此時已變得更爲飄逸，他見兩女嬌嗔，淡然一笑，便向文種、范蠡、干潛三子道：「你等快過來拜見鍾靜師叔！」

文種、范蠡、干潛三人走過來，果然恭敬地拜見九天玄女。九天玄女年紀比文種尚少了一歲，卻做起師叔來，她還是大女娃兒心性，見狀不由樂得大笑道：「好！好！三位乖師侄不必多禮了！」

箜丹卻不大高興了，她瞪了九天玄女一眼，道：「喂！鍾靜，你大模大樣做人師叔，怎不來拜見我這師姐？」

九天玄女鍾靜一怔道：「她當眞是大師哥的妹妹？」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雖非胞妹，亦情如兄妹，患難之交，猶勝骨肉！」

九天玄女一聽，想了想，格格一笑，果然走來箜丹面前，施禮作揖道：「拜見箜師姐！剛才多有得罪，師姐莫要見怪，好麼？」

箜丹被九天玄女的嬌憨，不由逗得噗嗤一笑，她漸而也喜歡起九天玄女來了。

眾人在鳴鳳峯上，再敘了一會，便下山來到紫陽山腳的笠家村。

笠家村是在廢墟中重建起來的，但十多年來，經莫邪精心打理，已變得猶如一處世外桃園了，可惜猿爺爺近日不知所踪。

當下鬼谷子引領九天玄女與莫邪相見，莫邪亦甚喜九天玄女的嬌憨，她隨口向九天玄女道：「日後還望師叔多多教導潛兒。」

九天玄女心快口快，藏不住話，便格格一笑道：「莫大嬸不必客氣，其實潛兒師侄已獲當世兩大高手傳授武功，我九天玄女幾乎已打他不過！只是尚差了一點東西！」

笠丹一聽，見九天玄女把她列入「當世兩大高手」之列，心中一喜，但又聽說尚差了一點東西，不由接口道：「差了甚麼？」

九天玄女微笑道：「大師哥已傳授潛兒師侄乾坤訣，笠師姐又傳授他越女劍法，他內功、劍法均已大成，但赤手空拳，更妙的劍法也發揮不出威力，這豈非尚差了一點東西麼？」

笠丹一聽，不由一怔，心道：是呵！干潛在紫陽山上，尚且可以借用她的伏義神劍，但他日後終必出道江湖，自己這柄劍乃留待斬夫差人頭之用，不能借給干潛，那他日後用何兵器？他是一代鑄劍宗師之後，若缺了一柄劍器，豈不令天下人笑話嗎？笠丹不由作聲不得了。

鬼谷子一聽，心中亦不由一動，暗道：按干潛的命理及目下天象，已屆劇變之期，他不日便要下山歷練，家傳寶劍，正是用得着之時了！他這般思忖，便向莫邪微笑道：「莫大嫂，干大哥的雄劍已被夫差奪走，你當日曾道，干大哥臨去之時，曾留下遺言，雌劍尚藏在鑄劍峯麼？」

莫邪沉吟道：「當日干將哥的確留下遺言，但深奧難懂，我苦思十載，亦難明究竟，只好把它暫時忘卻了。」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莫大嫂試說出來聽聽。」

莫邪心中已把干將當日的遺言背頌了千百遍，見鬼谷子相問，毫不猶豫便朗聲道：「干將哥當日曾道：日日空中懸，夜夜澗邊眠，竹青是我鞘，黃金遮霜妍。便是這四句話了！」

笠丹、九天玄女、文種、干潛等人一聽，均感迷惑，不知這四句遺言暗示甚麼去處？只有范蠡卻沉吟不語，似在苦苦思索其中奧秘。

鬼谷子略一沉吟，心中便已明白大半，但並不立刻說破，卻趁機導引范蠡道：「蠡兒，你是否已想到一點點蛛絲馬跡？」

范蠡想了想，便緩緩道：「蠡兒想是想到一點了，但在師傅面前，不敢放肆。」

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你既拜我爲師便是老子的一脈，老子一脈又何來這許多俗世客套！吾道講求能者爲師，蠡兒不必顧忌甚麼！」

范蠡這才道：「是，師傅，蠡兒便大膽說出來吧！干大叔說竹青是我鞘，竹子是空的，又日夜豎在澗邊，豈非說寶劍便藏在澗邊的竹心裏面麼？」

笠丹偏愛干潛，九天玄女卻喜歡范蠡，因此她一聽便迫不及待的向鬼谷子道：「鬼谷師哥，是否如此？」

鬼谷子不置可否，微笑道：「潛兒，你以爲范蠡師兄所判斷如何？」

干潛心中的殺父大仇被勾起了，他濃眉一揚，便決然道：「雖然未知二師兄所判斷是眞是假，但既然有所判斷，潛兒便有主意了！」

莫邪對兒子的豪氣又驚又喜，忙道：「潛兒打甚麼主意？」

干潛決然道：「既然是澗邊之竹，爹爹當指鑄劍峯上臨澗之竹，那干潛便把鑄劍峯上，所有臨澗的竹樹全劈倒了，爹爹若眞把寶劍藏在竹內，那便必無所遁形！」

眾人一聽，均大驚道：「鑄劍峯上臨澗竹子，何止千萬，若要全部劈倒，那要花多少力氣，多少功夫，多少日子？」

鬼谷子微一沉吟，暗道：「這必定是干將當日有心考究他未來的兒子，既然如此，倒不可違了他的未了之願！」便微微一笑道：「好！潛兒若有此決心、毅力，不妨上鑄劍峯一試！」

鬼谷子此言一出，眾人大感迷惑，笠丹先就忍不住道：「鬼谷哥哥！你瘋了麼？鑄劍峯在吳國境內，潛兒與吳王夫差有血海深仇，萬一砍竹之時，驚動夫差，潛兒還有命麼？夫差的火箭隊連你也無可抗拒，何況是潛兒！」

鬼谷子不爲所動，微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潛兒，一切你自己決斷便是。」

干潛想也沒想，便決然道：「潛兒不怕！爲取回家傳寶劍，我立刻便上鑄劍峯去。」

笠丹見無可阻止，咬一咬牙，便道：「既然如此，我與潛兒同樣與夫差有殺父之仇，我便隨他上鑄劍峯！若被夫差發覺，便先殺他個天翻地覆！」

范蠡、文種亦連忙道：「我等均願上鑄劍峯，助干師弟一臂之力！」

九天玄女一聽，樂得拍手道：「好呵！人人都上鑄劍峯，厮殺起來，熱鬧極了！既然如此，怎可少

了我九天玄女一份兒？我亦隨行上鑄劍峯去。」

眾人同仇敵愾，均欲助干潛一臂之力，莫邪這才暗鬆口氣，心道：若有笠師妹等人隨行保護，潛兒或可保無恙。

不料鬼谷子卻微一搖頭，決然道：「不行！鑄劍峯只可由潛兒一人獨上！其他人不可踏足半步！」

莫邪深知鬼谷子言出必行，神機妙算，鬼神莫測，她雖然信服於他，但愛兒心切，卻也不能不暗暗心驚。

笠丹也按捺不住，瞪了鬼谷子一眼，嗔道：「鬼谷哥哥！怎的了？你不是任由潛兒去送死吧？」

鬼谷子正欲說甚麼，干潛已搶着道：「不！笠姑姑，你錯怪師傅了！師傅待潛兒恩重如山，豈會指派潛兒走上絕路？娘親不必擔心，潛兒自會照顧自己！我明天一早便上鑄劍峯去便了！」

眾人一聽，均無言以對，心道：鬼谷子視干潛如子侄，又怎會送他上死路？心中雖仍感不安，但也無可奈何。

鬼谷子卻欣然一笑道：「好！你去吧！一切靠你自己的決心與毅力！」

第二天一早，干潛依照鬼谷子和娘親所示的路徑，以及爲他準備的乾糧，抄起一柄鈍得生銹的斧頭，便頭也不回的上路去了。

干潛走後，鬼谷子這才忽然微微一笑，道：「此時是我等上路之時了！」

笠丹奇道：「鬼谷哥哥！上哪兒去？」

鬼谷子微笑道：「自然是潛入吳國境內，上鑄劍峯去呵！」

笠丹不由笑道：「原來鬼谷哥哥早有打算，保護潛兒安全！但爲何不乾脆與他一齊上路？卻偏要弄這等玄虛？」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按潛兒的風水氣運，此時已屆旺發之期，他已承白虎丘絕谷地龍龍氣，不日必將一飛衝天！而且日後是唯一可以尅制夫差白虎龍氣的人選，此乃取其龍虎相鬥的風水大格也！因此潛兒勢必先鍛練其意志毅力，日後方可望大成。此時不容外人插手，一切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笠丹道：「那我等隨行幹嘛？」

鬼谷子沉吟道：「按昨晚所觀天象異兆，乃主天下刀兵不日大起，百姓又勢必陷於水深火熱，而目下天運大勢，當數吳國最盛，我等此行吳國，一來可暗中相助潛兒，二來也正好趁機一察吳國虛實，以便及早作好準備應變之策。」

眾人一聽，這才知鬼谷子果然神機妙算，深謀遠慮，莫邪和笠丹替干潛的擔心，不由釋然。

* * *

干潛背負着一袋乾糧，携着鈍得生了銹的斧頭，一路向西北面的吳國境鑄劍峯(即今日的莫干山)走去。

由越國邊境的紫陽山笠家村，西行近二百里，方可抵達鑄劍峯，這是干潛第一次單獨走此遠路。不過干潛知道，師傅鬼谷子如他今日十六歲的年紀，已在師祖老子的啓導下，悟創出驚世絕學「尋龍乾坤訣」了，因此他半點也不會氣餒難過。

干潛體格雖然粗壯，但畢竟尚是十六歲的大娃兒，在路上並不太引人注目。因此三日後，憑他甚佳的輕身功夫，便已抵達吳國境內的鑄劍峯了。

干潛抵達鑄劍峯山腳時，便毫不猶豫，向上攀去。攀上三幾十丈高處，卻突見一塊石碑隱在樹叢中，他撥開草叢一看，只見石碑上刻了三個大字：莫干山。

干潛心中不由一熱，心道：莫干山，莫干山，豈非爹爹干將和娘親莫邪的兩姓合稱之山嗎？想必是吳人痛惜失此人材，以爲干將一脈已從此絕跡，便偷偷豎此石碑以作悼念，吳國人到底是自己的一脈宗源呵！

干潛因這石碑觸發鄉情，他日後領兵攻入吳國境內時，嚴令不得妄殺吳國百姓，吳人偶爾豎此石碑悼念干將一脈，無意中卻帶來無窮好處。

干潛稍一駐足，便又向上攀揉。這石碑不但觸起他的鄉情，同時也令他更思念亡故的先父，他降臨世上時，爹爹已被奸王夫差殺死了。想到此點，干潛不由咬牙恨道：「夫差呵夫差，你爲了一柄寶劍，便把我爹爹殺了，他日我必教你因這柄寶劍而死無葬身之地！」

干潛奮起勇氣，他體內的「乾坤眞氣」更爲充沛，眨眼便已攀上莫干山鑄劍峯了。自干將夫婦一死一失踪後，吳王闔閭在世時，已對夫差甚爲不滿，因此夫差也不敢再派兵上鑄劍峯搜索，再過了十年，夫差連鑄劍峯的事也忘記了，因此山上一片寂靜。

干潛放眼望去，但見山上茂林修竹，清泉飛瀑，一派令人神往的勝景。

干潛知道，這便是他爹爹干將昔日鑄劍的地方了，因此心情又悲又喜。他極目向東面望去，只見一座高爐，聳立在一座木屋之畔，心道：那必定是當日爹爹的鑄劍爐，那木屋也便是自己從未踏足的故居了！

干潛不由心神俱往，不假思索便向東面自己的故居掠去。這也是人的天性，就算是久居華宮的皇帝

，也會眷戀自己降世時的茅舍。

干潛掠近高爐，只見爐體已殘破不堪，爐內灰飛煙滅，就如爹爹一樣，干潛不由一陣悲傷。

他掠入木屋，只見屋內桌椅依舊，卻已人去樓空，心中又一陣感慨。他忽然聽到外面一陣流水聲響，走出去一看，原來木屋後面，有一道山泉從上而降，聚液成池，池畔尚有一塊古銅色的大石。

干潛心中一動，暗道：這莫非便是爹爹當日磨劍的地方？他手執着的鈍斧不由一抖，想也沒想，抄着鈍斧，便走到池畔，在那塊古銅色大石上磨起斧來。

干潛一邊磨，一邊在心中喃喃念道：「日日空中懸，夜夜澗邊眠，竹青是我鞘，黃金遮霜妍！爹爹這謎語是甚麼意思？」他邊念邊磨，邊磨邊念，生銹鈍斧，不知不覺，竟被他磨得寒光閃閃，鋒利無比。

干潛瞧一眼寒氣逼人的斧頭，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莫非爹爹留下那難破的謎語，便是誘導孩兒首先領悟這做人的道理麼？

干潛的心性既聰明又純直，他一旦判定了這道理，便決不再猶豫，心道：無論對否，先按爹爹的心意行事便了！

干潛携着利斧，遍山遊走，但凡臨澗的青竹，他便毫不猶豫的砍倒。這般一連砍了七日夜，他也不知砍斷了多少青竹，他只知道他砍竹的斧頭，砍鈍了又磨，磨了又砍，已接連磨了七七四十九次了。

這時，干潛把最後靠近自己故居木屋的一片臨澗竹林砍倒，但那寶劍依然毫無踪跡。

干潛一連砍了七日七夜，無休無歇，他砍倒的青竹，等閑草野村夫，只怕要砍上三五年了。他把最後一片臨澗竹林全部砍倒，他發覺自己竟又重新返回到磨劍池畔。

干潛不禁呆住了。他把斧頭放在磨劍石上，望着劍池池水出神，心中也不知如何是好，青竹已被他全部砍倒了，若爹爹眞把寶劍藏在臨澗的竹子裏面，怎會白砍一場，卻毫無發現？但爹爹這話必有道理，他就算存心騙倒天下人，也決不會欺騙自己的親生兒子！

「爹爹呵爹爹！你當日在劍池磨劍，不知是甚麼樣子？咦……」干潛凝望劍池水，喃喃自語，忽然驚咦一聲，把話頓住。

原來他發覺劍池引山水下來的水管，竟是木造的，而且是一整段堅硬如鐵的黃槿樹幹。干潛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黃槿、黃槿，豈非黃金、黃金麼？爹爹若把寶劍藏在黃槿水管裏面，那的確是「黃槿『黃金』遮霜妍」了！但不知「竹青是我鞘」又作何解釋？

干潛心性純直，他想通了一點，便決然先幹一點，探究一點，毫不猶豫。他連忙抄起斧頭，向水面之上的黃槿樹幹水管躍去，他身子凌空，猛吸一口「乾坤眞氣」，身子竟懸空不動，手起斧落，一下便把黃槿樹幹水管砍斷了！

干潛往斷了黃槿樹水管望去，忽見一條三四尺長的青竹蛇，躺在裏面，干潛的目光剛觸及青竹蛇眼，青竹蛇突然被驚醒了，睜開眼，豎起半截蛇身，嘶嘶的叫着，似向干潛示威，又似向他表示歡迎。

干潛心中一動，暗道：「竹青是我鞘」，莫非並非指青竹，而是指這條青竹蛇麼？干潛意念甫動，便突見青竹蛇肚下露出了一個劍柄。他眼明手快，伸出手去，閃電般把劍柄抓住了，往外一抽，竟抽出一柄寒氣逼人的寶劍！

青竹蛇此時忽然一動不動了，干潛定睛一看，原來竟是一隻碧瑩翠綠的蛇皮鞘！

干潛把寶劍及蛇皮鞘抓住，躍回磨劍石畔，他向寶劍的劍柄仔細一瞧，只見劍柄上刻「莫邪」兩字，心中不由又悲又喜，暗道：爹爹鑄劍之時，已知自己生命不保，爲了保存娘親和尚在娘親腹中的他，已有意犧牲自己，因此事先在兩柄劍上分刻「干將」、「莫邪」四字，以作留念，可惜爹爹一生英名，竟被奸王夫差所害！

干潛心中悲憤，便在磨劍池之畔，舞起劍來，他先以越女劍法演練，但感越女劍法雖然精妙，但以「莫邪」劍練之，卻有形體不合的感覺，演練到越女劍招最深境界，亦不見有何足以驚世的威力。

干潛心道：若演練起來，如此笨手拙腳，如何可以殺敗天下第一勇士夫差，報殺父之仇，奪回爹爹的「干將」寶劍？

想到此處，干潛不由想起爹爹特別爲他留下的四句謎語，只怕尋着了寶劍亦很難遂了爹爹的遺願了！但爹爹的遺謎語卻的確妙絕，劍池上面，黃槿樹水管內藏寶劍及蛇皮鞘，這的確是「日日空中懸，夜夜澗邊眠，竹青是我鞘，黃金遮霜妍」呵！咦？莫邪劍爲甚麼忽然發出藍光？

干潛驚疑的低叫一聲，他於武學一道，天資聰慧，資質之佳，簡直可與師傅鬼谷子相比擬，他忽然醒悟，原來他剛才心念「日日空中懸」一句時，越女劍招已剛好走完，欲停未停之際，腳下不由照心中所念走了兩個「日」字，身子先是直立不動，忽然走右，又突地直插而下，再騰身向中一横，再沉又一横，剛好走了二個大「日」字！此時「莫邪」劍便忽然射出藍光了，簡直

匪夷所思。

干潛心中靈光一閃，暗道：我手執寶劍，腳走「日」字，寶劍便忽發藍光，莫非「日日空中懸」是演練「莫邪」劍的劍訣麼？

干潛心念甫動，他體內的「乾坤眞氣」已有甚深根基，「乾坤眞氣」神妙之處，在於心動則氣發，氣發則力生，力生則體動，因此干潛「空中懸」三字剛在心中閃過，身子立即凌空而起，手執「莫邪」寶劍，虛空挺立，猶如神兵天將，氣勢先聲奪人，居高臨下，可從任何方位向敵人作致命一擊。

干潛心中豁然而悟，「日日空中懸」果然是「莫邪」劍訣的起首一式，這一式包羅萬象，既有妙絕天下的步法，更有起首先聲懾人的身法，當眞神妙之至。

干潛不再猶豫，當即再領悟第二句「夜夜澗邊眠」一句。他忽地劍走平地，凌空而降，再縮身成盤竹之狀，枝葉向四外飛射，直可攻敵於任何方向。隱逸之處，又如澗邊之竹，風靜之時，潛隱寂伏，風响之時，嘩嘩飛動，融滙於劍術，便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兎，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干潛再走「竹青是我鞘」，人化劍形，身劍合一，旋繞飛騰，一沉直插，如劍入皮鞘，疾如閃電，比起越女劍法更輕靈，干潛悟解的這一式「莫邪劍訣」，更顯詭譎飄逸，簡直匪夷所思。

最後一式「黃金遮霜妍」，干潛演練之際，莫邪劍突發金光，如驕陽懸空，光華灼灼，觸之目眩神昏，令人鬥志全消，無從反抗。其狀便有如不可一世的暴君，突然目睹黃金天神九天而降，光華覆蓋大地，甚麼榮華富貴、權傾天下、逐鹿爭雄、帝皇美夢，均爲之黯然失色，最終煙消雲散！

干潛手揑劍訣，走完「莫邪劍四式劍訣」，渾身全被莫邪劍的金光所罩，人如劍，劍如人，人劍合一，幾乎已達空靈玄妙的劍仙馭劍境界了。

好一會，干潛把劍訣一收，劍光這才緩緩斂去，山野一片空靈寂靜，似也被這等驚世劍術震懾了！

干潛挺立於莫干山劍池畔，手握絕世劍器，喃喃的道：「爹爹在天之靈護佑，干潛今日領悟莫邪劍訣，他日不但必可替爹爹報仇，更必如師傅的教誨，以天下百姓之樂爲樂，天下百姓之苦爲苦，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決不負爹爹及師傅的期望！」

「吱吱呱呱！嗚嗚哇哇！」就在此時，劍池上面，澗水下注的天池峯上，忽然傳來一陣刺耳的尖聲大叫。

干潛抬頭一望，只見原來是失踪了多日的猿爺爺，在天池峯上，正拍手頓足，哇哇大叫，狀似歡欣之極。

干潛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雙足一頓，身形騰空，躍上天池峯向猿爺爺笑道：「猿爺爺呵！這許多天來，你到哪兒去了？笠姑姑可掛念你哩！原來你偷偷跑來此地獨自快活！」

干潛與笠丹敵愾同仇，甚得笠丹歡心，猿爺爺視笠丹如親孫女兒，愛屋及烏，自然待干潛十分友好，干潛只要想吃水果，猿爺爺必定不辭千辛萬苦，替他弄來。干潛長大懂事後視猿爺爺也就如視爺爺一般了。

此時猿爺爺吱吱呱呱的又叫了幾句，干潛也不知猿爺爺叫的是甚麼，他只知牠既歡愉又驚奇，後來猿爺爺又向干潛豎起他的猿拇指，祝賀似的吱呱大叫。

干潛這才明白，猿爺爺這是祝賀他不但取得了家傳寶劍，而且領悟了驚世的「莫邪劍訣」，他憑此闖蕩江湖，必可無敵於世。干潛心性純直，不由向猿爺爺苦笑道：「猿爺爺呵，你不必盡誇讚潛兒了，潛兒自知，比起師傅的本事，潛兒不過是小小一點螢火吧！豈敢說天下無敵？」

猿爺爺見干潛對鬼谷子極爲尊崇，不由咧嘴一笑，作手勢道：「當然！鬼谷子乃笠丹的那個甚麼……他的本事當世少有，但你是他的嫡傳弟子，有此進境，你師傅也必定高興極了！你師傅高興，亦即你笠姑姑高興，既然你笠姑姑高興了，我猿爺爺自然也樂極了！」

干潛雖仍是大娃兒，但自小歷盡魔劫，對世情也就早熟許多，他不由暗暗好笑，心道：猿爺爺可惜口不能發人言，否則，他必定已巴巴的求師傅娶笠姑姑作師娘了！

猿爺爺見干潛不言不語，以爲他必定感到奇怪，爲甚麼忽然有此奇遇？猿爺爺便作了一個聳然動容的表情，然後又雙爪圍抱，作了一個墓穴形狀，指一指干潛，又指一指天，意即墓穴葬了干潛的爹爹干將遺體；接而又身形一長，扮了一條天龍形的姿勢，意即干潛爹爹所葬墓穴是一座驚世大龍穴；接着又作了一個有大樹好遮蔭的手勢，意即那驚世大龍穴已蔭庇護佑着干潛你了！

干潛想了想，便明白了大半，他又驚又喜的問道：「猿爺爺！你是否告訴我，我之所以屢逢奇遇，全因爹爹已下葬了一座驚世大龍穴？我受了祖宗龍氣蔭庇，日後將可報爹爹被殺之仇？」

猿爺爺一聽，斷然的點點頭，又作了一個一飛衝天的姿勢，意即不但可報父仇，而且日後前程似錦

，無可限量，端的已成天之驕子了啊！

干濳不由大奇道：「這大龍穴當眞如此珍貴？卻是如何得來的？猿爺爺呵，你快告訴我！好麼？」

猿爺爺對十六年前的往事，自然記得一清二楚，他猿猴心性，不解的是，爲甚麼鬼谷子爲干濳做了如此天大好事，竟會隱而不宣，深藏十六年而不露！他不明原委，卻哪裏按捺得住！他作了一個驚歎的表情，又作了一個「你師傅」的手勢，再以手勢表示道：「那座驚世大龍穴，是你師傅鬼谷子不惜千辛萬苦，替你干家尋點的，你師傅爲你，可比親爹還親呵！」

干濳見狀，仔細一想，便即恍然大悟，他不由感慨的喃喃道：「師傅待濳兒，當眞恩重如山呵……但不知爹爹葬於何處？濳兒欲前往拜祭，猿爺爺呵，你領濳兒前去好嗎？」

猿爺爺一聽，到底是猿猴心性，火急毛躁，也不知此去有甚麼兇險結果，經不起干濳懇求，竟連任何拒絕的表示也作不出來，猛一點頭，示意干濳跟着，便領先呼嘯而去了。

干濳一見，亦連忙縱身而起，緊隨猿爺爺之後，如箭疾掠，他的輕身功夫，竟已與猿爺爺不相伯仲了。

擬刺吳王　偷聽機密

猿爺爺領着干濳，一路向東北面的太湖掠去，猿爺爺走的是深山野嶺，人跡罕至，但卻是最快速的捷徑，因此神不知鬼不覺，短短半日，一人一猿，便已掠上吳國王陵所在地白虎丘了。

干濳從未踏足這等幽靜中帶肅穆之地，但見遍山松竹青翠，龐然巨墓在松竹林中掩映，不由大奇道：「猿爺爺！這便是爹爹的墓地麼？那快上前拜祭呵！」

猿爺爺一聽，不由怪笑一聲，他自然知道，那不但並非干濳的先父墓，而且是殺他爹爹的大仇家的人之祖墓。他知道無論怎麼作手勢表示，干濳也不會明白其中的奧妙的了，心急之下，便向干濳猛地擺擺爪，又向掩映在松竹林中的墓羣一指，示意干濳跟他上前去一看便明白了。

干濳跟隨猿爺爺，向那墓羣走去，越接近墓羣，猿爺爺忽然變得小心翼翼，因爲他清楚記得，他二上白虎丘，均碰上重兵鎭守。雖然此時那面靜悄悄的，似乎一個兵卒也沒有，但猿爺爺也不敢大意了。

一人一猿，悄然摸近那座龐然墓羣，突地猿爺爺伏在一座山石後面，又示意干濳跟着伏下。干濳的內力已甚佳，此時他也聽到前面百丈遠的墓羣間，正傳來隱約的人語聲，可惜相隔太遠，視線又被松竹所阻，不知說甚麼，也不知發話的人是誰。

干濳好奇之心大作，他見猿爺爺小心翼翼的模樣，雖已醒悟此地兇險萬分，但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便不理猿爺爺的阻攔，霍的繞過猿爺身邊，向前面濳行而去。猿爺爺一見，嚇得連忙竄上前去，欲制止干濳的貿然接近。不料干濳的輕身功夫，與猿爺爺已不相上下，猿爺爺竄上三丈，干濳也已竄前三丈，這一追逐之下，竟又再接近那龐然墓羣不足二十丈遠了。

此時干濳卻忽地伏濳下來，他前面是一塊半人高的巨石，他伏在後面，前面的人便絕難發覺。猿爺爺亦恰於此時急竄而上，他亦連忙伏於巨石後面，探出頭去，睜開火眼金睛一看，身子不由便猛地一抖，神色驚慌已極。

原來猿爺爺一望之下，竟看見在吳國王陵前面，立有兩人，一人作江湖方士打扮，另一人則王氣逼人，赫然正是吳王夫差！猿爺爺知道夫差的厲害，連鬼谷子亦只能與他打成平手，更何況夫差出現時，必然緊隨護衛、鬼見了也發愁的火箭隊，猿爺爺自知自己僅能避開十枝八枝火箭，若百箭齊發，他必定粉身碎骨，更何況成百成千火箭齊發？當世只怕無人可以逃過血肉橫飛的厄運！

干濳見猿爺爺身子發抖，先是一陣驚奇，隨又恍然，心道：前面那兩人，必定是極厲害的人物，不然，也斷不會令武功絕頂的猿爺爺如此懼怕。他心中好奇，便不再向前濳行，只是凝運內力，屏息靜氣，以觀動靜。

只見那江湖方士模樣的人，繞吳王陵走了一圈，又摸出一塊圓盤，四面測度，然後又沉思冥想，忽地失聲叫道：「吳王！你被人暗中施了大法，祖宗王氣被壓制了！」

另一位王者打扮的人——吳王一聽，虎目一瞪，怒道：「胡說！誰敢暗算寡人！」

那方士呵呵一笑，忽地繞吳王陵墓四面飛旋一周，他的身手也異常快捷，眨眼間又已掠回吳王身邊，他的手卻多了四根已生銹的鐵釘，鐵釘上面穿着的一小塊符咒卻依然完好無缺，方士沉聲道：「吳王請看，這便是如山鐵證了！」

吳王一見，心中已明白了一半，但猶不信的厲聲道：「陰陽子！四根鐵釘從何而來？又有甚麼作用？」

那方士原來叫「陰陽子」，只聽「陰陽子」呵呵一笑道：「四根鐵釘，分從吳王陵墓東南西北四方位而

拔出，此乃江湖中本領高强之士，以陰陽五行大法，以鐵釘作『天印』，分鎭王陵四大方位，如此一來，吳王陵陰陽五行之氣，便被鎭壓住了，亦即王氣被壓，吳王一脈，氣數必然由順轉滯，此乃陰陽五行不調之故也。」

吳王虎目不由怒瞪，沉聲道：「寡人氣數由順轉滯，這又如何？是否有殺身之禍？你快從實道來。」

陰陽子沉吟道：「氣數由順轉滯，似未到招殺身之禍，若招殺身之禍，必有更厲害的殺着隱伏。」

吳王逼不及待道：「隱伏有什麼厲害殺着？陰陽子，你快替寡人尋覓出來，寡人自當重重有賞。」

陰陽子一聽，眼神不由一亮，他無聲一笑，即低聲道：「吳王此話當眞？」

吳王厲聲道：「寡人言出如山，豈會作假，你不必猶豫，盡管施展你的本事，替寡人消災去禍。」

陰陽子笑笑，卻不急，反而低聲道：「小人對黃金官祿並不奢求，但有一點小小心願，未知吳王是否答允？」

吳王不耐道：「是甚麼心願？你只管道來。」

陰陽子悄笑一下，這才道：「是，吳王！小人與一位女子自幼青梅竹馬，心心相印，不料她卻被官府徵入王宮，從此宮深似海，與小人再無緣相會。若吳王肯施大恩，放此女子出宮，與小人團聚，小人爲吳王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辭。」

吳王不由一怔道：「寡人後宮何止千百，是那位妃嬪？」

陰陽子大着膽子，咬一咬牙道：「小人大膽直說，她便是吳王的寵妃麗姬啊！小人罪該萬死，敢存此奢望。」

吳王一聽，臉色霍地一沉，幾乎忍不住拔劍把陰陽子殺了，但他忽然又按劍不動，大概那麗姬雖然難捨，不過殺身之禍卻更可怕，人頭落地，就算仙女下凡，他也無福消受了。

吳王心念電轉，終於神色轉緩，沉聲道：「麗姬雖然是寡人的愛妃，但你若有眞本事，不但替寡人消災解禍，而且把暗算寡人的奸賊查清，寡人說不定便把麗姬賞賜於你，不過……哼哼！」

陰陽子見吳王神色轉厲，吃了一驚，忙道：「吳王……不過什麼？」

吳王厲聲道：「不過你若存心欺騙寡人，哼哼，你已口出狂言，欲奪寡人之愛，你便有十個人頭，也不夠斬下了。」

陰陽子一聽，這才暗鬆口氣，連忙道：「吳王放心，小人其實已瞧出禍根所在了。」

吳王一聽，急道：「禍根濳於何處？」

陰陽子微笑道：「吳王！你且隨小人來，一切自然便會明白。」

陰陽子說着，引領吳王走到吳王陵的墓碑前面，他又以圓盤測度一番，竟然大步向墓碑前面的小山丘走去。吳王果然亦跟了上去，那小山丘，猿爺爺認得，竟然是當年鬼谷子妙施大法的所在。

一會後，陰陽子已引領吳王，走上那座小山丘，他四面仔細一瞧，忽地指着正對面吳王陵的山丘高處道：「吳王！禍根便濳伏於此處，施法之人，其術之妙，當世鮮有。」

吳王抬眼一望，只見山丘高處是一堆亂石，雖然形狀古怪，但畢竟只是一堆石頭而已，不由冷笑道：「區區一堆亂石頭，便可以濳伏禍根麼？」

陰陽子道：「吳王千萬別小看了這堆石頭，其實已隱伏無窮妙法了，吳王且看，這堆石頭，是否其狀古怪？是否有頭有尾、有手有腳？狀如一條伏地之龍？」

吳王仔細一瞧，不由點了點頭，道：「果然有點相似，但一堆亂石，擺成龍形，又有甚麼了不起了？」

陰陽子肅然道：「吳王差矣，此石擺成龍體，乃施法之人刻意而設，用意精妙之極，石頭雖乃無生命之物，但一旦沾染天地陰陽之氣，便即成靈體，再聚成龍，便是一尾威力强大的石體靈龍，其威力足以射壓吳王陵王氣，甚至可以尅而制之，當此時吳王的大禍也便不遠矣！」

吳王一聽，神色不由一變，他此時心中一動，忽然想起當年的一個他又恨又怕的人，連忙沉聲道：「陰陽子，你既說得如此玄妙，可有辦法驗證？」

陰陽子一聽，不由心頭一抖，原來他也是一位精通陰陽五行術的能士，他自然深知，眼前石體靈龍，其靈氣經多年的吸納，已成靈體，盡收天地陰陽、日月精華，他若貿然觸動，必犯陰陽大忌，輕則大病折壽，重則一命嗚呼，可怕之極。但又暗道：若不令其現形，又不能取信於吳王，他與麗姬的未了之緣，便今生無望了。

陰陽子轉念及此，當眞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爲了麗姬，他把心一橫，咬牙回道：「既然吳王堅要驗證，小人便犯戒一試，但須請吳王明白，小人此舉，雖可逞一時之快，不過卻大損小人的壽數，更會令目睹之人陰陽失調，心神亢奮，迫不及待，有所而發，恐非福份，望吳王愼之。」

吳王一聽，不由大笑道：「寡人洪福與天齊，手握千軍萬馬，正欲稱霸天下，有甚麼不可目睹？你不必多慮，一切有寡人定奪。」

陰陽子無奈，只好凝神默祝天地一番，突然咬破中指，深吸一口，然後張口一噴，一陣腥風血雨向石體龍形灑下，口裏急急頌道：「以血導引，有靈有性，祈速現形。」

陰陽子施的是「以靈導靈」大法，「血」乃萬靈之源，他以血導靈，大合導靈的法度，因此他祈頌聲未落，山丘高處，亂石堆中，忽地便響起一陣悶雷似的震鳴，接而冒出一股濃烈白煙，漸聚成形，竟把亂石堆全部覆蓋了。

吳王定睛一瞧，只見濃烈白煙已漸聚成形，分明是一尾飛騰矯健的眞龍，龍首高昂，忽地張嘴，向自己的祖宗王陵那面噴出一口威烈的藍氣，藍氣冉冉向王陵飄去，瞬間便把王陵墓碑掩蓋了。

吳王驚詫間，駭人變故又突生，只見龍形巨口之中，忽地射出一枝强弓，光華灼灼，疾如奔電，射向王陵墓碑，只聽噗的一聲悶响，似箭着碑聲，王陵墓中，忽地傳出一陣啾啾悲鳴，仿似鬼哭神嚎，在四野迴蕩，聞之令人毛骨悚然。

吳王此時亦感心口一陣劇痛，他怒吼一聲，幾乎一跤栽倒，幸而他內力絕頂，連忙運功相抗，這才勉强穩住身形。

一會後，濃煙、藍氣、光箭才忽爾消逝，空山寂寂，四野一片清幽寂靜。

此時不但在場目睹的吳王目瞪口呆，就連遠在二、三十丈開外的干潛和猿爺爺，亦感一陣驚駭。干潛暗道：天地乾坤，竟有如此神奇物事，當眞鬼神莫測，匪夷所思。

此時他尚不知那王者打扮的人，便是他的殺父仇人夫差，他一心只想去拜祭爹爹的墓穴，因此倒還能沉得住氣。

不過干潛亦大感驚奇，因爲猿爺爺目睹剛才那幕奇景，竟渾身發抖，似已受創，但爲何自己毫無不適感覺？干潛心地仁厚，他見猿爺爺狀極痛苦，心中大驚，不由便依師傅的傳授，伸出手去，按在猿爺爺的背上，依人身的經脈導氣，他認穴奇準，掌落便按在人背的膈俞大穴，乾坤眞氣源源輸送。

干潛並不知道，他這偶然的救助，不但立時消解猿爺爺的痛苦，而且令猿爺爺感染他體內的「大地龍脈」之氣，猿爺爺根基深厚，已成通靈之體，這一感染龍氣之下，登時百靈交滙，脫胎換骨，幾成不壞之身，亦即道家練功最高境界的地仙之體。這種機緣，不但獸類，就算世人，亦百年難得一遇。

原來干潛此時身近祖穴，一脈相承，體內已感應到祖脈龍氣，他的先父干將所葬之穴，乃大地龍脈，龍氣何等威烈，足可與吳王陵白虎龍穴併駕齊驅，因此在場目睹白虎龍穴受創等，均受强烈衝撞，但唯獨干潛泰然無恙，這全因他體內的「大地龍穴」龍氣，足可與吳王陵「白虎龍穴」龍氣相抗衡之故。

此時猿爺爺靜靜接受干潛的輸氣救助，干潛爲救護猿爺爺，也就不敢輕舉妄動，靜靜的繼續潛伏於巨石後面。但他的眼睛卻緊盯着前面高丘處的方士和王者，看他們接下如何。

只見那王者——吳王身形終於穩定下來，他怒視陰陽子一眼，厲聲道：「陰陽子，你竟敢以妖術，算計寡人嗎？」

陰陽子歎了口氣，苦笑道：「實不相瞞，按此警兆，的確有人暗中以大法算計吳王，但此人並非普通人，而是驚世高人，此人的本事，小人望塵莫及，吳王只要仔細想想，吳國王室一脈，歷年發生的災劫，便可明白小人所言是否屬實了。」

吳王微一沉吟，隨即恍然，不由恨恨的咬牙道：「寡人明白了，十年前吳國揮兵攻越，本來越國已一敗塗地，勢必滅亡，不料嘉與一役，越軍勾踐弄奸，暗箭傷人，寡人本亦不懼，力敗越將數人，不料箭於中途，竟會拐彎，把父王射傷，不久即亡逝，莫非這便是此妖法暗中算計嗎？」

陰陽子一聽，忽然走近石龍之口，仔細一瞧，忽地又探手入龍口之內，抽出一塊大石，驚駭的歎道：「佈此石龍大陣之人，委實鬼神莫測，竟可化無形於有形，變有形於無形，虛實相滙，威力驚世……吳王，你來看看這是什麼？」

吳王疾步上前，探頭一望，只見石龍巨口之內，隱藏一匣東西，他抽出來定睛一看，原來竟是一柄精巧的玄鐵弓箭，弓柄上面，還刻有「越王勾踐」四個金漆小字，而弓箭的箭頭，恰恰與吳王陵的墓碑成一直線，亦即玄鐵箭永遠射正吳王陵。

吳王一見，登時怒火中燒，他性雖暴烈好色，但亦心智聰明，微一沉吟，便明究竟，不由咬牙切齒恨恨道：「勾踐奸賊，竟串通妖人鬼谷子，使妖法暗算我王室一脈，致令父王中箭而亡，壞我大事，阻我稱霸，哼哼！若不殺勾踐，不滅鬼谷子，如何消去寡人這口惡氣。」

吳王說着，把玄鐵箭運力狠狠一揑，在他的神力之下，玄鐵箭連弓帶箭，竟被揑成一塊鐵團。「不報父仇，不滅越國，有如此箭。」

吳王狠狠吼道。

陰陽子心中不由一凜，暗道：吳王陵被鎭壓之物一除，果然便氣勢大盛，吳王更加暴烈，眼看一場慘酷戰禍，勢所難免了，我陰陽子爲了一己私情，替吳王破除王陵被鎭壓之物，破了高人所施大法，令其王氣轉盛，一念之差，挑起一場爲害天下的血光之劫，陰陽子啊陰陽子，今回當眞是墮入「紅顏誤蒼生」的劫數了。

當日陰陽子爲救出紅顏知己，替吳王破解鬼谷子的「陰射白虎龍穴」相尅鎭壓風水大法，竟引出一場彌天浩劫，這是陰陽子始料不及的事，但到此地步，陰陽子便想中途罷手，也決不可能了。天機冥冥，當眞不可思議。

此時，在另一邊巨石後面潛伏傾聽的干潛，忽見吳王咬牙切齒，發狠要「殺鬼谷子」，心中不由大怒，鬼谷子在干潛心中，猶勝嫡親父母，眼見有人辱及恩師，他無論如何也按捺不住，他也不向猿爺爺示意，忽地人化飛矢，仿如電閃，便向吳王射去，雖然直到此時，干潛尚不知這「吳王」便是殺他親爹的大仇人夫差，但他竟敢有辱他的恩師鬼谷子，這便比殺了干潛的親爹更令他氣憤百倍。

猿爺爺自然知道那王者便是吳王夫差，也更知道他武功的厲害，何況還伏有鬼見愁的火箭御營隊，但他欲加制止，卻決不可能，因爲干潛的輕功進境神速，此時已與他不相上下，何況他更新領悟了四式「莫邪劍訣」，便更如虎添翼，若論身手的輕靈，猿爺爺竟稍有不如了，因此如何阻止得住？

猿爺爺火眼金睛四周電轉，他雖然焦急，但也知伺機而動，一心只想，如何在千鈞一髮救干潛逃脫險境，至於他自己的安危，一時之間，他竟渾然忘卻了。

* * *

吳王夫差，正雄心勃發之際，忽見一團灰影，挾着一道灼目藍光，從二十丈外電射而至，心中不由一凜。

原來干潛此時已情不自禁，以乾坤眞氣爲根基，施展所悟的「莫邪劍訣」第一式「日日空中懸」，他手執的莫邪劍便突發藍光，劍氣之盛，觸目森然。

不過夫差到底是久歷戰場的一代梟雄，於此危機一瞬即至的關頭，居然臨危不懼，雖然來不及拔劍相抗，卻猛運神功，雙掌向外迴環猛拍，登時在他身周五尺，佈起一道氣勁，猶如銅墻鐵壁，把自己護在其中。

干潛身劍合一，施展「日日空中懸」一式，疾如奔電，瞬即射至夫差身前五尺，他心中正一陣欣喜，暗道：爹爹留下的劍訣，果然驚人，片刻便可斬斷辱師的奸人腦袋了。

就在此時，干潛突感莫邪劍尖，似刺進一道鐵壁，劍身錚錚怪鳴，僅挺前五寸，激起一陣金屬相擊磨擦的尖嘯，卻再也休想前進一分一毫。

干潛不由駭然，暗道：眼前分明只是一層空氣，怎的卻堅如金鐵？莫非這王者會妖法不成？不然憑莫邪劍之利，竟被一層空氣阻擋住了，猶如碰上銅墻鐵壁。

干潛並不知道，這王者便是吳國第一勇士吳王夫差，夫差的內力之高，與鬼谷子相較，亦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所發出的「氣勁護體」，干潛如何攻刺得破？

干潛再試攻一下，見再無功效，他極知時機，眼見勢頭不對，猛地運乾坤眞氣向前一撞，只聽一聲悶响，干潛的乾坤眞氣碰上夫差的「護體神氣功」，立生一股强大的反彈力，干潛便趁此機會，借勢反彈而退，呼地倒退三丈，再穩穩落下地來。

夫差見干潛三攻不進，便知來襲者內力較自己弱了一籌，心中更爲泰然鎭靜，他左手發氣勁，阻住干潛的進路，右手拔出他的護身干將寶劍，閃電般向干潛刺去，夫差這一着反守爲攻，電閃而出，當世無人可避，無數高手便喪在這突發一刺之下。

不料干潛進而閃電，退如脫兎，一進一退，時機把握之準，妙絕天下，當眞進退從容，極得大將之風。

夫差心中亦不由一讚，又見對方只是一位未滿二十的弱冠少年，雖然長得魁梧粗壯，但稚氣未脫，不過是一位大娃兒而已，因此他把手中干將劍一頓，並沒趁勢進擊，目注干潛，沉聲道：「何方野小子，寡人與你素未謀面，爲甚麼竟敢暗算寡人，不怕寡人把你分屍嗎？」

干潛也不知眼前王者，便是他的殺父仇人吳王夫差，聞言便正容道：「剛才你口出狂言，有辱我恩師尊嚴，我做徒弟的，豈能坐視不理？因此必定要教訓於你，你雖然會甚麼妖法，隔空阻我劍勢，但亦未必可以阻我全力一擊。」

干潛忽地一頓，又凜然道：「除非你肯向我恩師道歉，我尚可容你全身而退。」

夫差身經百戰，如何會把干潛這等大娃兒放在眼內！但不知怎的，夫差面對干潛之際，便感對方有一股潛在氣勢，足可與他的王氣抗衡，令他不敢輕侮之。夫差居然並不動怒，反而呵呵一笑道：「好！好！那寡人問你，你恩師是誰？寡

人如何有辱你的恩師了?你且說來聽聽，說得合情合理，寡人或許破例容你離開白虎丘王陵禁地。」

干潛毫不畏懼，也不隱瞞，便傲然道：「好說，你豎耳聽着，我的恩師便是當世一等一奇人鬼谷子，你剛才說『把鬼谷子殺了』，豈非有辱恩師的名頭了?」

夫差一聽，這才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是鬼谷子的徒兒，哼哼，鬼谷子屢次與我吳國爲敵，又施妖法，暗算我吳國王陵，我難道不該找你師傅算賬嗎?」

干潛胸膛一挺，決然道：「當然不該!」

夫差奇道：「爲甚麼不該?」

干潛道：「雖然我知道你是王者，手操生殺大權，但恩師一生光明磊落，他所做的每件事均以天下蒼生爲念，他既然與吳國作對，你吳國必定有做對不住天下蒼生的事了，又有什麼不對?你憑什麼去找我恩師算賬!」

夫差冷哼一聲，道：「瞧不出你小小年紀，倒懂得拚死維護師尊，鬼谷子雖然可惡之極，但也沒收錯你這位徒兒，不過你可知我是誰?竟膽大包天，在寡人面前大呼小叫?」

干潛傲然道：「我不管你是誰，有理自可服天下，無理天下皆背之。」

夫差不由怒極而笑，沉聲道：「你好大的口氣，你自忖有把握鬥贏寡人嗎?你是否知道，寡人在四周伏下火箭御營，只消寡人一聲令下，你便必定血肉橫飛!」

干潛坦然道：「你的內力的確比我强，而且我也並不知道火箭隊有多厲害，但你辱及恩師，此事便不能不管，當然若能與你單打獨鬥，便葬身白虎丘上，也決無所怨!」

夫差的傲氣亦不由被干潛的豪氣激得暴發，他忽然沉聲道：「那好，寡人便答應與你單打獨鬥，決不借助他人之手，好教你死而無怨吧了，野小子，進招吧!」

干潛倒也有風度，他把莫邪劍向內一抱，擺出小輩向長輩動手的禮數，然後才把劍身一抖，道：「那我發劍了，小心!」

干潛的劍術以輕靈快速見長，因此他一個「心」字甫落，「莫邪劍訣」的第二式「夜夜澗邊眠」便已使出，但見他忽然身化靜夜竹林，臨澗而卧，忽然烈風乍起，千竹怒張，身劍合一，猶如千百竹箭，向吳王夫差疾射。

這一招簡直如神如鬼，匪夷所思，而且突然暴發，令人萬難防禦。因此强如吳王夫差，心中亦不由一駭，暗道：這是什麼劍術?一招比一招厲害，就算鬼谷子現身相鬥，只怕也沒有如此厲害。」

夫差並不知道，干潛的乾坤神功已有五層境界，再加上他新創的「莫邪劍訣」，當世少有，乃專門因莫邪劍獨家練成，干潛的「乾坤神功」一旦與「莫邪劍訣」相滙，厲害之處，決非夫差所能想像。幸虧夫差的內力比干潛强了許多，干潛難於攻破他的護體眞氣，否則，僅憑干潛剛才猝然的一擊，夫差便必定非死即傷了。

夫差再也不敢狂妄托大，他手中的干將劍一振，立刻抖出千百朵劍花，分擊來襲的劍箭，這一劍已貫注了他七成內力，因此其威力亦非常驚人。

只聽一陣金鐵交鳴，當世兩大寶劍猝然撞擊，一陣尖嘯，又似虎嘯龍吟，聞之亦令人心弦震蕩。

夫差以七成的內力，化作劍花，分擊干潛射來的劍箭，這才勉强把這一式神妙的劍招化解了。

干潛倒不覺什麼，他這一式無功，立刻又發動第三式「竹青是我鞘」了。吳王夫差卻心頭大震，他自信自己以七成內力化作的劍花，足以一舉令千百人喪命，不料這驚人一劍，僅能化解干潛的攻勢而已!夫差身經百戰，今回才第一次碰上這等驚人的劍術。

干潛的第三式「竹青是我鞘」已驀地展開，這一式比「夜夜澗邊眠」更匪夷所思，萬分詭譎，人如劍、劍如人，人劍合一，似劍又似鞘，劍中之鞘，鞘中之劍，虛虛實實，表裏如一，亂七八糟，卻形如鬼魅，毫無形跡可尋。「竹青是我鞘」掠近夫差，莫邪劍突地脫鞘而出，又如竹林中青蛇吐舌，電光火閃，便向夫差的咽喉噬去。

夫差不由大駭，他深知自己的內力再强，亦決不能防禦於咽喉一點，萬般無奈，他唯有身形暴退，隨即把干將劍電射而出，向干潛的劍尖擲去。

夫差這一下退中反擊，亦是唯一可以化解「竹青是我鞘」的招數，在危急之際，夫差竟可悟創這等化解高招，他悟性之高，當世亦屬罕見。

夫差擲射而出的是「天下第一劍」干將，他所運的是「天下第一勇士」的神力，干將劍削鐵如泥，吹風斷髮，飛射殺人，當世中能躲開這柄飛劍的，簡直絕無僅有了。夫差本來亦很欣賞干潛勇氣和功夫，有意把他降服，這才答應與他單打獨鬥，目的是不想傷他的生命，不料越鬥越心驚，到這一式「竹青是我鞘」，夫差除了殺人自救，簡直已避無可避，他猛一咬牙，施出奪命殺招，那是不再容情，要先取干潛的生命了。

干潛此時眼見夫差暴退之際，

反手射劍，射來的劍光忽然大熾，劍身未到，劍氣已令他遍體生寒，可怕之極。干潛這才知道，夫差手上的劍器，亦是一柄名劍，若是尋常的刀劍，簡直不堪一擊，他無奈只好拚着莫邪劍受損，驀然變招，以「莫邪劍訣」最厲害的一式「黃金遮霜妍」，運乾坤眞氣貫於劍上，莫邪劍亦電射而出，射向夫差的寶劍，干潛隨即亦身形暴退，他已知對手的厲害，深知決非自己所能力敵，便不再戀戰，尋機退走了。

不料莫邪劍電射而起之際，忽然金光四射，光華灼灼，竟連射來的干將的寒光亦掩蓋住了，這當眞是「黃金遮霜妍」!

當世兩大名劍在虛空相遇，迎頭電奔而至，干潛與夫差均預料，兩劍必兩敗俱傷了。不料干將劍的寒光甫被莫邪劍的金光掩蓋，電奔之勢忽然一緩，去勢也突變，竟繞莫邪劍繞圈飛旋，莫邪劍則懸在虛空，光華灼灼，片刻不動，其狀就有如一輪金盤，吸引星星旋繞；又似一位絕色美女，降自天空，吸引男子向其石榴裙頂禮膜拜，其狀怪異之極，睹之驚心動魄!

夫差睹之，不禁心神大震，因爲他並不知道，干潛所用的是莫邪劍。

干潛目睹，亦不由目瞪口呆，因爲他也不知道，夫差所使的便是奪自他先父手中的干將劍。

干將、莫邪患難夫妻，畢生心血，化而爲雌雄二劍，雄者以夫名命之，是爲干將，雌者以妻作名，是爲莫邪；干將、莫邪，兩大名劍，生爲夫妻，化作名劍，自然便是夫妻劍。夫不離妻，妻隨其夫，兩劍已然通靈，因此干將劍初則寒氣逼人，爲其所持主人效勞，但當莫邪劍驟發金光，干將劍便認出莫邪劍來了。

干將、莫邪，兩大名劍，在虛空相繞，那兒還有丁點鬥意?不但不鬥，反而併肩而舞，忽爾又輕輕一碰，又再分開，猶如恩愛夫妻，久別初逢，擁抱親熱，再輕觸而分，以便細端詳對方渴盼已久的臉容。

兩劍在虛空盤旋一會，忽然便向干潛這面疾飄而至，在干潛上空猛地一沉，距他頭頂不足三尺，急旋不已，其狀就有如父母雙雙辨認失散孩兒般!

此時干潛已瞧得痴了，他心中喃喃的道：「假如莫邪劍是我的娘親，那另一柄劍又是我的什麼?爹爹既然葬身在白虎丘絕谷下面，怎的我甫踏此地，便有如許怪異?爹啊爹爹，難道你竟連你的墓穴亦不容潛兒一拜嗎?還是怪孩兒拜祭來遲了?」

干潛心性純眞爽直，他想到爹娘的親情，便把自身的安危也忘記了，對當世兩大名劍在他頭頂旋繞，隨時會削下他的腦袋的兇險也忘卻了。

夫差卻瞧得驚心動魄，暗道：幸虧寡人的功力强於這小子，令寶劍飛到他頭上，不然，若在自己頭上，寡人頭上這腦袋豈非隨時會被削去?野小子啊野小子，寡人本不欲殺你，但就算寡人肯放過你，寡人的寶劍也決不甘心了，這是你自取滅亡，寡人亦無可奈何!

不料就在夫差心念電轉，驚心動魄之際，猿爺爺差突地電閃而出，伸出爪子，挾住干潛，便如飛奔逃，猿爺爺撲出救人時，動作快如奔電，夫差一心專注干潛頂上旋飛的兩劍，疏忽了下面，到他眼前一花時，猿爺爺已把干潛挾離十丈了。

不料猿爺爺的動作快，干潛頂上的兩劍更快，呼地一下，便閃電般追上來了，破空尖嘯，令人毛骨悚然。

猿爺爺不明所以，不由嚇得哇哇大叫，他口雖不能言，但心中明白，只要被頂上那兩劍往頸上一抹，他猿爺爺便十個猿頭也沒有了，可惜他連大駭的表示也無暇作出，挾住干潛如電飛奔，臉上不由連變了七七四十九次古怪鬼臉。不過猿爺爺雖然驚恐之極，卻絕不會拋下干潛不理，他似乎拚着陪干潛掉下腦袋，亦要把他救出險境了。

猿爺爺挾着干潛，奔電般向前飛跑，那虛空的兩大名劍，在後面閃電般的追踪，破空尖嘯厲叫，四野迴鳴!其狀既可怕又怪異。

夫差在後面目睹，他也忘了傳令火箭隊發箭，只來得及喃喃的歎道：「寡人的寶劍已通靈了，不然，爲甚麼竟會追刺對手於千里?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名劍。」

夫差這瞬間的震撼驚駭竊喜，便給了猿爺爺和干潛逃出白虎丘的良機。到夫差眼見干將及另一柄名劍已在虛空消逝，驚覺干將劍有可能一去不回時，白虎丘上，已失了猿爺爺和干潛的踪影。

夫差恨恨不已，一旁驚呆了的陰陽子不由喃喃道：「神仙?活佛?劍仙……吳王爲何不去追回寶劍?」

夫差咬牙道：「剛才那野小子是妖人鬼谷子的徒弟，他的劍術比起鬼谷子更厲害之極，寡人追上去，也決討不了好處，幸虧寡人已知其身份，只要把越國滅了，活捉妖人鬼谷子，還怕干將劍不重回寡人手上嗎!嘿嘿!」

* * *

白虎丘上的夫差恨恨不已，此時猿爺爺和干潛，已遠在五里外了。

但虛空中的兩大名劍，依然緊追不捨，猶如長了慧眼，寸步不離一人一猿的頭頂。

猿爺爺大駭之下，逼得停了下來，但那兩大名劍，居然也立刻虛懸半空，動也不動，猿爺爺再無妙策，無奈向干潛示意道：「這兩大名劍，似與你有莫大淵源，如影隨形，緊追不捨，是否可以保住腦袋，便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嗚嗚哇哇，可怕可怕。」

干潛雖然領悟了猿爺爺的心語，但亦無可奈何，他向猿爺爺搖頭苦笑道：「猿爺爺啊！雖然你救了我，但也別盯着我瞧，因爲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唯有見一步走一步吧！」

干潛說罷，歎了口氣，也不再刻意逃避，不徐不疾的向前走去，他頭頂上的兩大名劍，居然亦不徐不疾的亦步亦趨。此時干潛頭頂之上，就如佛祖降世，頂着兩團光華，其狀既怪異，卻又神奇。

就在此時，卻見前面山路，急掠近三條身形，猿爺爺火眼金睛一瞧，登時喜得吱吱一叫，便掠了上去，向領先的人拱手作揖，又向後指指干潛的頭頂，似向來人求救似的。

當今世上，值得猿爺爺求救的絕無僅有，他甘心情願向之打拱作揖的，就更少之又少，來人名頭之大，由此可見。

此時干潛也發現來人是誰了，他大喜之下，急奔上前，但忽然又驀地一頓，指指頭頂，苦笑道：「師傅！潛兒不敢走近，只怕那怪劍不認人，連師傅你也誤傷了！」

來人原來是鬼谷子，他後面跟着的是范蠡和文種。鬼谷子先聽猿爺爺的吱吱求救表示，抬頭一看上面那兩大名劍，微一沉吟，便明白其中的奧妙，此時聽干潛爲難的大叫，不由便微微一笑道：「潛兒不必驚恐，此非禍事，實大喜之兆！」

干潛苦笑道：「頭頂虛懸兩大利劍，腦袋隨時不保，有甚麼大喜？」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潛兒，你只須向上大叫三聲：寶劍寶劍，有靈有性，雌雄相滙，一脈相承，你頂上兩劍，便會乖乖落下來了。」

干潛一聽，深知師傅之能，鬼神莫測，豈有虛言？於是依言仰首大叫道：「寶劍寶劍，有靈有性，雌雄相滙，一脈相承……」干潛一連叫了兩聲。

說也奇怪，干潛叫聲甫落，上面那兩大名劍，忽然一陣亂跳，猶似爹娘終於尋着孩兒，萬分雀躍，然後忽地一沉，穩穩的降了下來，一左一右，分別降到干潛左右手上。右面是干潛新獲的莫邪劍，左手是干將劍，左面劍柄上居然刻着「干將」二字！

干潛一看，猛然醒悟，剛才那王者，便是殺死他爹爹，奪走干將劍的吳王夫差，他不由撫劍頓脚道：「師傅！剛才我白白放過殺父仇人了！」

鬼谷子一聽，忙問究竟，干潛便把剛才他與猿爺爺偷上白虎丘絕谷，欲拜祭爹爹墓穴，卻碰上吳王夫差和陰陽子的事，仔細說了一遍，末了干潛道：「潛兒只聽那夫差恨恨發誓，必滅越國，必捉師傅你……師傅可要小心了，那夫差果然很厲害！」

干潛把自己爲師傅出頭，與夫差一場惡鬥的事隱去沒說出來，因爲他不想令鬼谷子替他擔心。

不料鬼谷子一聽，卻仰天長歎道：「要來的果然來了，天機冥冥，當眞不可思議！」

范蠡這時已走近身來，一聽忙道：「是甚麼來了？師傅！」

鬼谷子知范蠡亦是此道中人，便坦然啓示道：「十年前，我便料定天下必將大變，爲挽救天下百姓生靈，免遭劫禍，遂以大法鎮壓吳國白虎丘王陵，不料亦僅可保得十年太平，如今吾法已破，吳王夫差不日必起兵禍，天下百姓，又將面臨一場浩劫了。」

范蠡忙道：「既然如此，是否有辦法預早消弭？」

鬼谷子苦笑道：「天機早定，決非人力所能挽回，鬼谷子亦非大羅神仙，那有這等回天之力？此事以後再說吧！」

鬼谷子一頓，目注干潛道：「潛兒，你已新悟驚世劍招了嗎？」

干潛一怔道：「師傅怎會知道？潛兒尚未及向師傅稟明啊！」

范蠡笑道：「三師弟太痴了，師傅之能，鬼神莫測，你便不說，他一早便判斷準確了！」

干潛奇道：「眞的？」

范蠡笑道：「當然，師傅在你離開後不久，便與箴姑姑、師叔、文種師兄等上路，說是暗中保護師弟你。在路上師傅忽然微笑道：日日空中懸，夜夜澗邊眠，竹青是我鞘，黃金遮霜妍，其實是絕世劍訣，潛兒只需領悟了劍訣，便不但可獲雌劍莫邪，而且亦必是可以與雄劍干將相會……我不信，問師傅爲什麼……」

干潛聽到此處，不由也心急道：「二師哥，爲什麼？」

范蠡神往的道：「師傅說，潛師弟與雄劍干將相遇，一是有雌出必有雄現，莫邪、干將兩大名劍，均得自鑄劍峯大地龍氣而成，實已通靈，兩劍相分十年，亦是相聚重逢之時了！二是潛兒額角光華已現



鬼谷子訓誨門下三徒。

，此乃祖脈風水當旺之時，其龍氣承自白虎丘絕谷大地龍穴，與兩大靈劍恰屬同一脈氣，一脈相承，自然已屆相逢之期矣！師傅就是這麼判斷的，三師弟，是也不是？」

干潛一聽，不由歎道：「師傅神機妙算，徒兒只有歎個服字，還敢說甚麼是不是嗎？」干潛說着，又雙膝向鬼谷子跪倒，拜道：「潛兒直到今日才知道，師傅爲了栽培潛兒，十幾年來，嘔心瀝血，實潛兒的再生父母，師傅請受潛兒一拜！」干潛說着，他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大娃兒，眼圈不由亦紅了。

鬼谷子一見，微一抬手，他的功力已達不可思議的境界，乾坤眞氣，舉手投足，均可任意引發，這伸手輕抬之下，一股渾厚的柔力，便把干潛粗壯的身子托升起來，一面淡然一笑道：「潛兒不必多禮，一切皆是你我彼此緣份吧了，如今你新悟絕世劍術，以乾坤眞氣爲根基，天下足可任你縱橫了。」

鬼谷子說到此處，心中忽然想起天兆行將劇變，天下浩劫在即，臉轉肅然，又道：「不但潛兒、種兒、蠡兒亦已學有所成，不日將屆施展之期，你三人務須切記：天地乾坤，浩然正氣，陰陽相聚，便生萬物，萬物皆天地所生，萬物便皆有其自身權利，此乃判斷天下是非之要旨，吾輩中人，持此大道行走於世，便問心無愧了。」

文種、范蠡、干潛一聽，均肅然點首道：「是！謹遵師傅教誨！」

鬼谷子年已屆不惑，他心性淡泊，玄幻之根猶存，他肅然片刻，便呵呵一笑道：「好啦，你等不必苦口苦臉的，這師道尊嚴，我鬼谷子也不太着意，有甚麼好笑的，只管說來聽聽吧！」

干潛見鬼谷子臉上又現平日的玄幻笑容，這才連忙道：「師傅，怎的不見箴姑姑她？對了，還有一位九天玄女師叔呢？」

鬼谷子一聽，臉上玄幻笑容忽然變得更玄幻了，但卻不作聲，似在思忖什麼。

范蠡在一旁悄聲道：「師弟，快別問啦，師傅正爲這事煩惱着呢！」

干潛亦低聲道：「爲什麼？」

范蠡道：「箴姑姑和九天玄女師叔本來是隨我等一同上路的，但半路上她們聽師傅說天下行將劇變，吳國王陵龍氣大盛，預兆吳王夫差，不日必將起兵大屠殺天下，她們聽了也沒作聲，但後來忽然便雙雙失踪了，連師傅也不知她兩人到那兒去了。」

干潛笑道：「箴姑姑和九天玄女師叔，武功絕世，兩人聯手，天下何處不可去？師傅爲何會替她們擔心？」

范蠡亦微笑道：「師弟你那兒知道，笠姑姑和九天玄女師叔，好像都喜歡上師傅了，假若兩位女子同時喜歡了一位男子，你以爲她們還會和平相處，聯手對敵嗎？因此師傅就爲此而擔心，她兩人不服對方，不知偷偷跑去什麼地方，又打起來了，師傅說她們武功不相伯仲，這一打起來啊，必定難解難分，若非鬥上七日七夜，只怕也難分出勝負，但若分出勝負，兩人中便必有死傷，甚至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因此，你以爲師傅不擔心嗎？」

干潛一聽，不由目瞪口呆的怔住了，范蠡所道出的世間男女情愛糾纏，試問干潛小小年紀，初涉世事，又怎會分得清其中是非恩怨？干潛的心性與鬼谷子有相似之處，普天下最令他頭痛的，便是這等男女情愛糾纏，偏偏師傅鬼谷子卻遇上了，而且一下子便是兩人一齊的糾纏不清，師傅啊師傅，你將如何抉擇？選那一位作我的師娘了，干潛不由在心中暗暗的替師傅爲難。

* * *

此時，令鬼谷子頭痛難解的兩女，笠丹和九天玄女，於此傍晚時分，卻已潛行進入吳國都姑蘇城了。此時兩女坐在姑蘇城一間酒館中，盡情的品嚐姑蘇城中的「蘇式菜餚」。

兩人的桌面上，此時竟擺滿了松鼠桂魚、雪花鷄球，蝴蝶海參、八寶船鴨、芙蓉鷄片、翡翠蟹斗、櫻桃肉、鮑肺湯、西瓜鷄等等，笠丹自鬼谷子以「五鬼運財」術，運來一滿甕黃金後，十年來衆人隱居笠家村，豐衣足食，尚剩餘不少，因此笠丹花銷銀兩，從不必費甚麼心思。

九天玄女過慣清貧，目睹桌上這一大堆菜餚，當眞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不由格格一笑道：「笠師姐，你這是怎的了，存心把肚皮脹破嗎？」

笠丹亦笑道：「有鬼谷哥哥在，千金散盡還復來，怕怎的？我還想再見識一次他的五鬼運財術呢，而且這蘇式菜餚啊，笠丹亦是第一次品嚐而已，不把它全數叫來，對得住自家的肚子嗎？」

兩女此時有說有笑，言談甚歡，那像糾纏不清的情敵？

九天玄女忽然詭秘的一笑道：「我和笠師姐你忽然失踪，你以爲鬼谷師哥會怎麼想呢？」

笠丹若有所思的道：「他啊！必定以爲我二人是跑去什麼地方決鬥去了，他那會想到我兩人卻是聯手去殺那……哎喲，此地不宜多說，總之鬼谷哥哥這次必定判斷錯誤了。」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不錯！鬼谷師哥何止這事判斷錯了，而且他那天下行將劇變的推算，也必定不會靈驗。」

笠丹一聽，不由大奇道：「爲什麼？」

九天玄女低笑道：「我與鬼谷師哥雖然同出得道老祖門下，但師傅偏不肯把那天機大道傳授於我，只傳了鬼谷師哥，師傅太偏心了，我豈會服氣？我此時便助你入宮把夫……殺了，此人一死，那什麼由此人挑起的天下戰禍，彌天浩劫，豈非全變了虛妄之言麼？鬼谷師哥的推算天運術啊，哈哈，今回必定不靈驗了。」

笠丹一聽，這才明白，九天玄女之所以自告奮勇，助她入吳宮欲刺殺夫差，原來卻是爲了與鬼谷子鬥一鬥小性兒，笠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但若眞能趁此良機把夫差殺了，不但報了自己的血海深仇，而且說不定眞能化解天下一場浩劫，這倒並不壞啊！

笠丹心念急轉，便笑笑不再說話，心中忽然更喜歡九天玄女的嬌野了。

笠丹轉念又暗道：前次刺殺夫差，剛好碰上他的祖宗龍穴護佑，白虎現身，救了他一命，這一次有九天玄女相助，就算有白虎現形，夫差亦必難逃一劫了，況且鬼谷哥哥已妙施鎮龍大法，把他的王陵白虎龍氣鎮壓住了，今回二刺夫差，還怕不成功嗎！

笠丹心念及此，倒有點迫不及待，恨不得此時便到深夜時分，潛入吳王宮，立刻把大仇人夫差殺了。笠丹對入吳宮的路逕甚爲熟悉，因此對那些守衛倒一點也不擔心。

兩女在酒館中，盡情享用那些「蘇式菜餚」，直吃到初更時分，這才掏銀結了賬，走出酒館來，姑蘇城中已是華燈璀璨的晚景時分了。

兩女在大街上周遭逛蕩，九天玄女初入繁華鬧市，瞧得俏眼也瞪圓了，格格笑道：「笠師姐，爲何有這好去處，不早點引我一遊？」

笠丹笑道：「此刻閑逛，待會便要斷殺了，這叫先甜後苦也！」

九天玄女此時猶如小娃兒般，舉着一個蘇州小風車兒，一面用口吹轉，一面格格笑道：「有斷殺便有熱鬧，上次與笠師姐打了一架，打得窩囊透了，正好趁機好好打上一打，能解心中的悶氣也。」

笠丹見九天玄女嬌野之極，不禁欣然一笑，心道：若我笠丹眞有這麼一位妹妹，也很不錯啊，就因笠丹這一念頭，鬼谷子日後的麻煩便多得可怕了。

兩女一面閒逛，一面說笑，不覺已轉到姑蘇城的僻處，此地行人已極稀少，人人均匆匆而過，根本

不敢逗留片刻。

九天玄女奇道：「來此偏僻地方，有何好玩，笠師姐走錯地方了。」

笠丹抬眼望一下上面的星辰，見已是三更時分，便忽地伸手向街道屋宇後面的高墻綠瓦一指道：「看！那便是禁衛森嚴的吳王王宮了，怕死勿近，靜妹妹敢隨我一闖嗎？」笠丹明知此行兇險萬分，心中忽然不忍九天玄女貿然犯險，她到底只是大女娃兒而已，便故意嚇她一嚇。

不料九天玄女性子極倔，她既然已決定隨笠丹一闖吳王宮，此時便用刀架着她的脖子，也不能令她改變主意了。她一聽，柳眉兒一挑，便道：「小小吳王宮，便嚇得倒我九天玄女嗎？嘿嘿……闖啊！」

笠丹深知到此時已不能勸九天玄女回去，便決然道：「那好！闖吧！不過不能從正面闖進去，此地禁衛森嚴，禁宮衛士何止千萬！就算闖得進去，亦必大耗功力，還有力去殺夫差嗎？今晚劍不出猶自可，劍出必殺夫差人頭落地！你且隨我來！」

笠丹說罷，忽地把外衣就地脫去，原來她裏面是一襲夜行衣，那柄古樸無華的伏羲神劍，便斜插在背後。笠丹縱身而起，越過一座民宅高墻，便向西面掠去。九天玄女知笠丹今次是二闖吳宮，熟悉路徑，便不再異議，立刻亦飛身而上，緊隨笠丹之後。

兩女沿吳宮高墻，一直向西面掠去，高墻裏面便是一座連綿數里路的龐大王宮。但兩女卻捨近求遠，反而繞了一個大圈，掠到王宮後面。

王宮後面似乎是無關重要的所在，因爲下面靜悄悄的，連一點人聲也聽不到。兩女的內力均已臻絕頂，若有人在，呼吸聲也逃不過兩人的耳目。

九天玄女悄聲道：「笠師姐，爲何放着前面王宮寢宮不進，卻偏要繞到如此荒僻之處？」

笠丹道：「上次我從正面闖入，卻被逼從此處而出，此地防守鬆懈，今次正好循此而進，悄悄摸近夫差寢宮，一劍把夫差殺了，再從正面衝殺出去，反其道而行，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九天玄女笑道：「好啊！笠師姐跟着鬼谷師哥多年，竟也學得他滿腹計謀了！說眞的，笠師姐，你人俏如花，鬼谷師哥與你相處多年，便沒有丁點喜歡你的表示嗎？」

九天玄女忽然道。

笠丹不由一怔，道：「什麼喜歡？喜歡什麼？」

九天玄女少女情懷，於這等男女事似懂非懂，她聞言俏臉一紅，俏笑道：「這喜歡啊……便是……便是他是否打算選笠師姐作終生伴侶……哎喲，羞死人了，不說啦！」

笠丹一聽，卻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鬼谷哥哥他，有時聰明之極，有時卻又如不懂事的獃子，簡直不像男子似的……誰知道他喜歡不喜歡？他不說，誰能逼他說出口來……不說這些啦！」

九天玄女卻不肯放過，又低笑道：「如此說，這十多年來，笠師姐與他從未說過這些……喜歡啊……愛啊……的事？」

笠丹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他待我尤勝親兄長，但他的心性玄幻得很，誰知道他到底想什麼？有何打算……他但讓我留在身邊，不趕我走，我已心滿意足了，還敢去問他什麼？」笠丹年已屆春花怒放，少女的心性已改變不少了，這些心事，她十幾年來只能隱藏在心內，今晚是第一次向人吐露了。

九天玄女的芳心不由突突一跳，她忍不住再試探道：「我回去跟鬼谷師哥說，逼他說，他喜歡你，笠師姐……好嗎？」

笠丹一聽，俏臉不由一紅，猛地想起九天玄女貌美如花，人見人愛，又是鬼谷哥哥的師妹，心中不由一涼，便不想再說下去，沉聲道：「父母血海深仇未報，豈敢談這些兒女私事？而且今晚之行兇險萬分，能否保得生命尚屬未知之數，說這些幹嘛？」

笠丹心中怨氣頓生，她微哼一聲，便負氣似的突然向王宮正面掠去，大有一副捨身求仁的慷慨樣子。九天玄女不知笠丹心念百轉，見她突然生嗔，便不敢再問下去，身形拔起，亦隨後趕上前去。

* * *

兩女沿吳王宮後面繞進，果然順利得多，因爲吳王宮的宮殿、寢宮，均在正北面，所有武功高強的衛士，自然均集中在北面了，因此南面恰恰是王宮防守最弱之處。

兩女在宮牆綠瓦上面，身輕如燕，踏雪無痕，落地無聲，宮殿又高達五丈，下面的人如何會發覺？

兩人掠到北面最高的一座宮殿瓦面，笠丹忽然把身子一伏，貼在瓦面之上。九天玄女亦隨之伏在笠丹的身邊。

九天玄女正欲詢問，忽然聽到下面傳來一陣雄壯的說話聲音，耳際又有聲音鑽入道：「下面說話之人，便是吳王夫差，不料他到此深夜，尚未返寢宮……靜妹妹小心了！」原來是笠丹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她示警。

九天玄女心中不由一陣好奇，她忽地向前一掠，竄近有光線射出處，原來那是一條瓦縫，九天玄女

眼珠貼着瓦縫，向下面一瞧，連忙向笠丹招手示意。笠丹亦竄了過來，貼近瓦縫，向裏面一望，黑暗中俏臉不由憤怒得脹紅。

原來下面是一座巍峨的宮殿暖閣，依然燭火通明，多位吳國文式大臣席地而坐，吳王夫差坐在上首，四面是近百標悍衛士，均手執奇狀弓箭，一望便知是鬼見愁的護衛火箭了。笠丹見識過夫差火箭衛隊的厲害，此時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她明知今晚決難下手了，但又不甘就此離去，決心再潛伏下去，以等待可乘之機。

此時卻聽吳王夫差沉聲道：「寡人接父位主政以來，國勢日盛，久欲征伐天下，以成霸業，可恨越國與我近鄰，卻與吳國宿敵楚國結盟，處心積慮，欲對我不利，更射殺父王，寡人積十年國力，正欲一舉剿滅越國，衆卿意下如何？」

此時有一武將打扮的大臣騰地站起，原來正是吳大夫伍子胥，此時他已鬢髮斑白，但雄心依然不減當年，只見他轟然的回道：「皇上，欲稱霸天下，必先滅越，此舉大合征戰縱橫之策！」

夫差沉吟不語，似在思忖。此時又有一位吳國文臣、大夫伯嚭站起來道：「越國乃小國而已，滅之不顯皇上威儀，反招天下非議，不如集中全力，先圖楚晉兩大霸主，楚晉一滅，則天下懾服，稱霸天下，水到渠成矣！」

夫差一聽，不由亦點點頭，道：「伍大夫、伯嚭大夫所言各有所長，且容寡人再思……」

就在此時，四面站立護衛的火箭衛士，忽地發一聲轟鳴道：「夫差，你忘了越國殺父之仇了嗎？」

夫差一聽，立刻騰地站起，厲聲道：「越國殺父之仇決不忘記！」

這一下變化，令瓦頂上面的笠丹，亦不由暗吃一驚，心道：那批衛士吃了豹子膽嗎？敢如此吆喝夫差這暴君？

但夫差答了一句話後，居然毫不生氣，又坐下了。吳國君臣再議了一會，兩旁站立的衛士又大叫了一聲道：「夫差！你忘了越國殺父之仇了嗎？」

夫差又立刻騰身而起，答道：「越國殺父之仇決不忘記！」

如此一連重覆了數次，每隔半個時辰，衛士與夫差便對答一次。

笠丹此時忽然明白，這是夫差爲了激勵自己的鬥志，用這時時提醒的方法來鞭策自己！笠丹不由暗道：這夫差自嘉興攻越一敗，十年來養精蓄銳，圖謀復仇，如今已强箭待發，越國果然大禍臨頭了，可惜越王勾踐尚沉迷於娛樂太平，不思防備，吳國發兵之日，便是萬千越國百姓遭殃之時了。

笠丹想到此點，不由歎了口氣，暗道：報自己的一己私仇事小，越國萬千百姓的安危事大，若不把這訊息傳到越王勾踐耳中，令他有所警醒，卻如何對得住萬千越國鄉親父老？笠丹此念一動，她拚死殺夫差報仇的決心忽然便減弱了，她深知只要自己一出手，便必定無法生離吳王宮了，就連九天玄女亦必定陪自己命喪於此，因爲有夫差的護衛火箭隊在，刺殺他的人，決難逃血肉橫飛之厄運。

笠丹心念電轉，不知如何是好，她心中又恨又氣又有點無奈，心潮澎湃之下，她體內潛伏的「乾坤眞氣」因而被激蕩了。

笠丹心念百轉，終覺不能爲了一己私仇，而誤了祖國萬千鄉親父老的生命安危，她恨恨的咬牙，伸指向下面的吳王夫差一指，道：「夫差啊夫差，今日本姑娘不殺你，並非手下留情，實是萬千百姓生命比殺你更重要。」

笠丹咬牙恨恨的低語，不料她伸手一指之下，「乾坤眞氣」本已被激蕩，充盈之極，趁一指之勢，便從食指的商陽穴脈激射而出，一道鋒利如矢的氣勁，隔空向下面的吳王夫差胸口射去。

笠丹身上這種若有若無的武功，後世人進一步悟創，便叫「乾坤六脈神劍」，隔空射出，功力强者，可達三十丈，比强弓利箭更厲害十分。夫差內力雖高，更有護體眞氣，但這猝然一射之下，他的護體神功根本無法及時發動，也就必心胸被洞穿而亡。

笠丹尚不自知，但九天玄女乍聽這種破空尖嘯，便知笠丹那種古怪厲害到極的神功發動了，因爲她自己就差點吃了大虧，當下她不由又驚又喜，失聲叫道：「笠師姐！好啊！你那玩意又激發了，夫差今回必死無疑了！」

九天玄女失聲尖叫，笠丹自己尚不知是怎麼回事，她只知道自己曾以同樣一指，把九天玄女弄得半死不活，狼狽異常，若因此而把夫差殺了，倒是一大快事，笠丹不由心中大喜。

不料這道無堅不摧的氣勁，眼看已射近夫差的胸口，就在此時，夫差頭頂，忽然冒出一股白煙，白煙之中，又撲出一頭吊睛白額虎，與笠丹上次刺殺夫差所見，一模一樣，只是吊睛白額虎更威猛了。

只見白額虎猛地撲出，迎着射至的氣勁，張開血盆大口，忽地便把「乾坤六脈神劍」咬住了，「乾坤六脈神劍」是無形之劍，吊睛白額虎亦恰恰是無形之物，無形與無形相抗，恰恰化解了「乾坤六脈神劍」的奪命一招！

九天玄女一見，不由頓足歎道：「笠師姐，你上次見到的那見鬼無形白額虎又出現了……夫差果然命大不該死！」

笠丹正欲答話，下面的衛士，有眼尖的，已驚呼道：「皇上！你頂上有白額虎出現！」

夫差自己尚不知兇險萬分，他只感胸口一疼，忽然一陣眩暈。此時一聽衛士喝破無形護體神物，他心中忽然猛地驚醒，立刻厲聲暴喝道：「火箭隊聽令！上面有刺客欲對寡人不利，火箭齊發，殺毋赦！」

衆衛士手執的古怪箭矢，立刻箭頭向上，嘯嘯破空之聲不絕於耳。

笠丹一聽夫差厲喝，知自己和九天玄女已危險萬分，她本就有意退走，此時更不敢猶豫，猛地一扯九天玄女的玉手，便腳踏「伏羲八卦步」，身如虛空八卦，滾滾旋旋，快如流星，眨眼已退出大殿瓦面數十丈了。

就在此時，千百火箭已疾射而上，挾帶火藥的箭矢，有的碰着瓦面便猝然爆炸，瓦片四飛，有的竟射穿瓦面，再在虛空爆炸，火光四濺，片刻之際，偌大的大殿上空，竟佈成了一個人造火海，方圓近三十丈，任何生物被困其中，均難逃粉身碎骨的厄運。

幸而兩女此時已退到安全範圍，否則，便必定已在火海中粉身碎骨。

笠丹深知夫差的厲害，雖然心中驚駭，但片刻也不敢再逗留，引領九天玄女風馳電掣般從吳王宮後院高墻掠了出去。

出了吳王宮，笠丹依然不敢大意，趁姑蘇外城尚未戒嚴，混在一羣出城的百姓中，逃出姑蘇城外。就在此時，身後數十丈遠處的城門，忽然砰地關上，城樓上只聽一陣大呼小叫道：「王宮內有刺客，吳王有令，但有生面人欲進出城門者，殺毋赦！」

九天玄女不由嗤的一笑道：「若走遲半步，便被那夫差關起門打狗了，厲害！厲害！」

笠丹一面向吳國境飛掠，一面苦笑道：「何止厲害？夫差的火箭隊，簡直是鬼見愁的人間地獄，人身若稍被觸及，便必定再無生路……再加上這暴君王陵龍氣庇佑，如虎添翼，唉，欲殺夫差，那是比登天還難了。」笠丹感觸萬分，不由歎了口氣。

九天玄女見笠丹恨怨難抑，心中不由大爲同情，她已知笠丹是自幼喪父亡母的孤兒，同病相憐之心頓起，她見笠丹難過，她也不由生起氣來，恨恨的怒道：「吳王夫差的祖宗王陵龍脈，是誰替他尋點的？師傅曾道，天下龍脈，唯有德之人方可居之，爲甚麼夫差殘暴成性，竟有此龍脈庇護，替他點龍脈之人眞可惡，我去一掌把他殺了，替笠師姐你出口悶氣。」

笠丹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替夫差點龍脈之人，你便知道了，也決不會殺他，也決殺不了他。」

九天玄女怒道：「是誰如此可怕？竟連我九天玄女也不敢動手殺他？」

笠丹苦笑道：「替吳王陵尋點龍脈，移葬白虎丘的人，正是你那鬼谷師哥自己，你會去殺他？也殺得了他嗎？」

九天玄女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喃喃道：「若眞是鬼谷師哥他，這倒眞有點難下手，而且他武功之高，普天下除了師傅老子，只怕已無人可與他相比擬了！他武功厲害之極，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九天玄女片刻之前，還對那點龍脈之人恨極了，恨不得立刻把他殺了，以替笠丹出氣，但一聽此人竟是鬼谷子，不由心思百轉，拚命稱讚起他的武功了。

笠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她想起此中的種種是非恩怨糾纏，一切均顯示天機緲緲，決非人力所能左右，便强如鬼谷師哥，亦是天機擺佈的局中人而已，莫非天註定笠丹這血海深仇不能報了嗎？想到玄幻處，笠丹又惑又奇，不由怔怔的想得痴了。

九天玄女雖然任意說順了嘴，但忽然若有所思道：「不對啊！笠師姐，師傅老子曾說，天下風水尋龍祖師，唯有鬼谷師哥一人而已，師傅是得道老祖，他所判斷的豈有差池？若鬼谷師哥連夫差這等惡人也分辨不出，他又怎配稱這風水尋龍祖師？此事到底如何？笠師姐啊，只怕要求妳解開這謎團了！」

笠丹的心境此時已恢復平靜，這十幾年來，她跟在鬼谷子身邊，不覺也被他那種「堅則毀、銳則挫」的「無爲神功」感染了，雖然柔腸百結，但心中閃過「堅則毀、銳則挫」的意念，世間一切，不覺便變得淡然了。她見九天玄女焦切之情，溢於言表，便微微一笑道：「此事說來話長，當時我亦並不在場，尚在絕谷深處與世隔絕……鬼谷哥哥甫出江湖，便碰上吳國太子夫差殺人奪劍之事，他爲了救干將及其一脈，竟不惜逆反天機……」

九天玄女大驚道：「師傅老子力言這天機不可違，違尚不可，何況是反？鬼谷師哥膽大包天，他可能逆反得了？」

笠丹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他若逆反得了，以後發生的一切奇幻劇變便不會發生了……至於爲什麼，我也不太明了，只知道强如

鬼谷哥哥，亦因不慎偶爾逆反天機，不但救人不成，自己反而被天機狠狠懲罰，陷身絕谷，幾乎一命嗚呼！我想，看來這天機兩字，當眞厲害，世人只能循之而行，決不能逆勢而動，否則只會徒招殺身之禍而已。」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直眨眼道：「難道我等前去刺殺夫差，亦是逆天機之擧，因此幾乎命喪吳王宮嗎？」

笠丹沉吟半晌，若有所思道：「看來這是唯一的合理解釋了，不然，為甚麼鬼谷哥哥曾說已用大法鎭壓住吳王陵龍氣，但到今晚危急之時，不離夫差左右的那頭無形護身白額虎，竟又突然出現，不但救了他一命，還驚醒他有刺客欲對他不利……如此看來，夫差的王陵龍氣不但沒被鎭壓住，相反更大旺大熾了。」

九天玄女聳然動容道：「是啊，當時我也見到那頭吊睛白額虎，在夫差頭頂突然現形，乖乖，這吊睛白額虎到底是何方神聖？」

笠丹道：「聽鬼谷哥哥說，當日他誤打誤撞，替吳王闔閭點的是一座白虎龍穴，吳王陵移葬三日，便有白虎出現，因此才命名為白虎丘，我想，這頭吊睛白額虎，大概便是吳王陵的龍脈以形現世庇佑他了！」

九天玄女不由咋舌道：「乖乖，夫差神功驚人，火箭衛隊驚天動地，再加上祖宗龍脈庇護，夫差豈非天下無敵？」

笠丹苦笑道：「不但如此，夫差稱雄稱霸之心忽然大熾，看來天下一場浩劫，當眞無可避免了……我之所以忽然決定退走，便是急着回去向越國君民示警，浩劫雖或不可免，但及早防備，希望能減輕浩劫的一二。」

九天玄女不由格格一笑道：「好啊！笠師姐，你也學起鬼谷哥哥那一番為天下可憐人出力的心腸來了……但對啦，剛才你抬手那一指，便逼得夫差護身白虎出現，與上次打架時我碰着的氣劍一模一樣，天，你這『指』到底是甚麼功夫？」

笠丹迷惑道：「我也不知，我但覺得，這十年來，體內時時有一股雄渾的氣流在裏面急竄，我有意要它發洩出來，卻絕不可能，但有時無意之中一指，便感手臂一熱，一道熱氣便沿指端射出，發洩過後，我就舒服多了，我也不知這到底是甚麼鬼怪功夫。」

九天玄女不由吐舌道：「老天爺，你無意之中射出這股鬼氣，便如此犀利，若刻意而射，豈非成了隔空取人首級的劍仙了？」

笠丹苦笑道：「我連為甚麼會有這種鬼怪氣潛伏也不知道，如何可以任意發射？靜妹妹太誇獎我了！」

九天玄女暗道：是啊，她若可以任意射出，憑此足可殺那夫差有餘，為何會白白放過這殺害父母的大仇人了？看來她上次射我，亦是無意而發，根本並非存心置我於死地，九天玄女一下子恍然而悟，她原來的一點芥蒂也決然的釋去了。

九天玄女又轉念：她剛才若不施展這妙步法，把我帶離險境，猝不及防之下，只要沾上一枝見鬼的火箭於臉上，成了花臉貓，哎呀，我九天玄女不如立刻死了，她不由又因少女最重要的花容得保，大大感激起笠丹來了。

兩女喁喁細語，猶如同胞姐妹。鬼谷子以為她倆使小性子偸跑去決鬥，不料一場患難經歷，卻令兩女不但冰釋前嫌，反而變得親如姐妹。兩女一面說着，足下飛快，眨眼便越過太湖邊，前面十里，已是越國的國境，紫陽山下的笠家村了。

偸襲軍營　游說夫差

笠丹和九天玄女返回紫陽山下的笠家村時，卻見鬼谷子正督率干潛苦練一人雙劍的神妙招式，文種和范蠡則立着身子，手捏棋子，虛空對弈，兩人的中間，就如有一個巨大的虛幻棋盤。

只見鬼谷子忽然向干潛沉聲道：「凡與敵戰，若敵衆我寡，敵强我弱，須示强於敵，怯其心志，使敵莫測我寡弱之形，則敵必不敢輕與我決戰，我便可從容而退，待機再克强敵！」

干潛微一思索，即朗聲道：「是，師傅，所言雖指劍術，但用於二軍對陣，戰場逐鹿，亦復如是。」

鬼谷子不由微笑點頭，欣然道：「很好！潛兒，你能擧一反三，足證已成材矣，他日統率三軍，必能克敵制勝。」

鬼谷子話音甫落，隨又伸手一彈，把文種擲起的一隻「車」虛空定位，啓示道：「弈棋之道，亦如處政，世事如棋局之謂也，你若一『車』冒進，猶如大將孤軍陷敵，並無軍卒相隨，此匹夫之勇也！」

文種額冒細汗，連忙點頭稱是。

鬼谷子又向范蠡回指一勾一彈，范蠡手捏的一子「馬」隨即脫手而飛，從側面進擊文種的「車」棋。

鬼谷子沉聲道：「蠡兒欲以潛馬進擊來犯的孤車，亦即以堅忍深潛之伏兵，佈下天羅地網，以一擧克敵之孤將，此擧大合處政用兵之法！用兵均不可恃驕放任，驕兵必

敗，驕國必亡，此之謂也！」

范蠡沉吟思索，仔細領悟鬼谷子傳授之奧妙，接着又與文種虛空擲棋，各以內力定凝棋子，大戰起來。

這一下直瞧得九天玄女目瞪口呆，她便連本來要急着說的話也忘記了，心兒亂轉道：妙啊！鬼谷師哥這一手一心三用，一箭三雕的授徒妙法，當眞妙絕天下了。

笠丹向鬼谷子打招呼，鬼谷子見笠丹臉上一片莊重，便知自己擔心兩女相鬥是多餘了，不由寬心一笑，卻並不作聲。

九天玄女見鬼谷子只顧授徒，不理她和笠丹，心中就老大不高興了，她忽然尖叫一聲道：「停！文種、范蠡、干潛三位師侄，莫再練了！」

文種、范蠡、干潛三人一聽，不由奇道：「九天師叔，為什麼不練？」

九天玄女見三人稱她作「九天師叔」，心中不由好笑，便格格笑道：「為什麼？因為吳國大軍，已快殺入越境，你三人練武學藝，無非欲保家衛國，為民效力，强敵當前，還在慢慢練功，不怕國破家亡嗎？」

文種等三人一聽，均吃一驚，但不敢停手不練，心中迷惑。但礙於九天玄女是鬼谷子的小師妹，不敢放肆追問，只好悶聲不語。

鬼谷子一聽，便忽然微微一笑道：「九天師叔所言不錯，練兵千日，用在一時，目下的確已到實踐運用之時了。」

范蠡好敏捷，一聽忍不住便問道：「為什麼？師傅，莫非吳國大軍眞的南下犯境了？」

鬼谷子點點頭，肅然道：「天機十年劇變，目下已屆十年之期，混沌乾坤，浩劫在即，決非人力所可能避免化解了。」

九天玄女不服氣道：「鬼谷師哥，你又不是神仙，怎會事事預知？」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昨晚白虎丘忽然射升一團白煙，冉冉直飄向姑蘇城吳王宮方向，按此推斷，吳王宮必有人犯境，欲對吳王陵一脈不利，因此祖脈龍氣現形，白虎現身，蔭庇祖宗血脈，吳王陵龍氣忽然大旺大熾，吳王夫差受此激勵，必定欲大擧興兵，吳國兵雄將廣，作亂天下，浩劫豈不是在即。」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目瞪口呆，半晌作聲不得，好一會才咬牙道：「鬼谷師哥！神仙？活佛？妖術？未卜先知……師傅他老人家太偏心，如此妙法，只傳鬼谷師哥，不傳於我，重男輕女，該揪他長鬍子。」

鬼谷子見九天玄女的嬌憨氣又來了，便不想惹她，轉向笠丹道：「丹妹有訊息相告嗎？」

笠丹亦不由一怔道：「是啊！我正有要事趕回相告……但你怎會知道？」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丹妹眉張眼跳，此乃心神震蕩，急欲有所表示之兆，雕蟲小技，不說也吧！」

笠丹這才歎了口氣，道：「世事果然一如鬼谷哥哥你所料，昨晚我和靜妹妹的確潛入吳王宮，欲一劍把夫差殺了，以便報仇雪恨，又可一擧化解你所預料的彌天浩劫！」

鬼谷子不由亦歎了口氣，道：「若能於此時殺夫差，便可消弭浩劫，也不必丹妹出手，我鬼谷子也義不容辭，但夫差祖脈龍氣恰好被有識之士，破解我十年前預佈的鎭龍大法，我便知道，夫差氣數正盛，怎能輕易殺得了？幸而我亦知妳和師妹均非夭折之相，因此必可逢兇化吉，這才沒趕去姑蘇城救助，你兩人因此更激蕩吳國王陵龍氣，只怕戰禍已逼在眉睫，勢難化解了！」

笠丹一聽，歎了口氣，苦笑道：「是，一切正如你所預料，夫差已決定向越國大擧用兵了……我偵悉這事，才急急趕回，以免枉送了越國萬千蒼生生命。」

鬼谷子一聽，不由欣然點頭，暗道丹妹畢竟成熟多了。

鬼谷子心念電轉，也不敢再有猶豫，立刻向笠丹、九天玄女、文種、范蠡、干潛等人道：「天下百姓，危機一線，浩劫將臨，豈可坐視不理？宜及早準備，以盡我等應盡之力！」

鬼谷子話音剛落，空地上忽然呼的掉下一團物事，衆人一看，原來是越老越頑皮的猿爺爺，只見他吱吱呱呱的一陣大叫，又以爪指天點地，狀甚慷慨激昂，末了又一指笠丹，似求她轉述他的心願。

笠丹又好氣又好笑，無奈道：「猿爺爺說：鬼谷大俠，有這等為國為家的大事，若少了他猿爺爺一份，豈非小看了他猿爺爺嗎？他可跟你沒完沒了，說不定狠狠搗蛋，跑去吳國，向那奸王夫差告密！」

「奸王」二字，自然是笠丹自己加上去的，猿爺爺猿猴心性，只知好壞，又如何分得出忠奸。

鬼谷子一聽，呵呵一笑道：「很好，連猿爺爺亦為此爭先赴難，我等更不可落後了，猿爺爺放心，我鬼谷子但有所行，必與你一道進退便了！」

猿爺爺一聽，這才樂得吱吱大笑，卻也不再頑皮。

當下鬼谷子決定先派文種、范蠡、干潛三人入越國都城，以助越

王勾踐一臂之力。他和笠丹、九天玄女，還有猿爺爺居中策應，以盡己所能，減輕天下百姓戰禍浩劫之苦。

文種、范蠡、干潛三人臨行，鬼谷子寫了一封密函，說只要交越王勾踐，一切便會明白。

文種、范蠡、干潛三人，向鬼谷子、笠丹、九天玄女、莫邪等拜辭，然後便決然的向越國都城錢塘郡進發。

三人不一日抵達錢塘郡，越王勾踐起初對三位前來投效的少年人瞧不上眼，後來文種呈上鬼谷子的書函。

越王勾踐聽說是「鬼谷子」三字，猛地省起鬼谷子臨別時曾說過，「有緣千里會相逢」一話，如今貶眼已過十年，居然再次聽到鬼谷子的名號，更接到他的親呈密函，不由心頭一震，暗道：莫非已到天下劇變之時了？

當下勾踐也不避忌文種、范蠡、干潛三位少年人，即席拆開密函，他細閱了一遍，不由聳然動容道：「按鬼谷先生所報，吳王夫差不日將揮軍攻越，而且正值吳國王陵龍氣大盛之時，一場屠戮天下的浩劫勢將難免了！越國勢弱，三位既是鬼谷先生傳人，必有所長，目下如此惡劣情勢，三位有何妙策教寡人？」

文種性頗衝動，又較好功，聞言便朗聲道：「凡遇强敵，若計謀不能誘，利害不能惑，我則勢弱，須用奇兵，突擊而進，先發制人，後發則被敵所制！請越王率領大軍，搶先攻吳，以振聲威，以懾敵膽，則敵必不敢輕犯矣！」

越王勾踐一聽，不由連連點頭，因爲文種所見，與他急欲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竟不謀而合！

此時范蠡卻微一搖頭道：「越王，不然！凡敵遠來氣銳，不可與之速戰，宜深溝高壘，安守勿戰，以待其疲，若敵以事擾我，求戰，亦決不可動！安則靜也！待戰機有利於我，方可一舉出擊，必可一戰而勝！」

越王勾踐一聽，輕輕點頭，又緩緩搖頭，心道：范蠡小小年紀，竟有如此堅穩心性，實屬難得，但你豈知我越國勢弱，兵微將寡，豈能久守坐以待斃？按兵不動，堅築高壘之說，只宜用於雙方勢均力敵之時，豈能適合目下越吳弱强懸殊？

越王勾踐又見鬼谷子在密函中大讚范蠡進退有度，乃治國處政之材，不由微微一笑道：「范蠡所見，用於治國，不失爲良策；但若用於戰場，則未免先示怯於敵，我軍軍心必更動搖矣！這位小兄弟叫干潛麼？」勾踐忽然目注干潛道。

干潛點點頭，不卑不亢的肅然道：「小民正是。」

勾踐微笑道：「干兄弟亦肯上越國助寡人一臂之力？」

干潛想也沒想，便朗聲道：「干潛入越，一爲奉師之命，二爲消弭戰火，三爲報吳國夫差殺父之仇。三者以大爲宗，小者亦可附帶遂願。」

勾踐一聽，不禁欣然一笑，他在鬼谷子的密函中，已知干潛是吳國鑄劍聖手干將的遺腹子，干將被夫差所殺，子報父仇，天經地義，難得他小小年紀，竟能分清輕重大小，以天下大勢爲重，而在天下大勢的投入中，亦能以個人私利從大局，坦然相對，光明磊落，果然是鬼谷先生所判斷的將帥之選！但不知其實際本領又如何？

勾踐這般轉念，便忽然微微一笑道：「干兄弟，據鬼谷先生所報，你劍術通玄，又力敵萬人，寡人便封你一個無敵勇士之銜，你願意承此美號嗎？」

干潛立刻朗聲道：「不願意！」

文種一聽，微驚道：「干師弟，越王一番美意，豈能如此決絕？」

范蠡卻微笑道：「干師弟志不在此，又豈能勉强？否則便流於虛僞矣！」

越王勾踐不由呵呵一笑，道：「寡人有三把强弓，第一把拉開需三牛之力，第二把需六牛之力，第三把需九牛之力，假若一牛代表越勇士率三萬，你願意拉開幾牛之弓？統率幾牛之軍？」

干潛不加思索，便又朗聲道：「九牛之弓無拘，九牛之軍亦無妨！多多益善，小小無礙，但能消弭天下戰禍，則干潛便無所求無所怨矣！」

越王勾踐一聽，登時呵呵一笑，傳令道：「難得干兄弟心胸如此廣闊，衆衛士，把寡人的三把强弓，抬到校場，待寡人當衆選拔將帥之材！」

衆衛士領令，立刻準備去了，越王勾踐這才向文種、范蠡、干潛三人道：「三位少俠，請隨寡人上校場，當衆一選，將帥之位已虛懸久矣，能者居之，寡人誠心以求！」

當下文種、范蠡、干潛等三人，隨勾踐上越國校場。勾踐登上司令台，令旗一揮，校場上軍衆立刻肅然不動，鴉雀無聲，勾踐指揮軍兵，倒甚有法度。

勾踐手執令旗，向校場正中的三把强弓一揚，遂朗聲道：「寡人三把强弓，乃祖宗所傳，越國鎭國之寶。三把强弓，分三等次，最强者當九牛之力，方可拉開；次者需六牛，最弱之弓，亦需三牛之力。

寡人現把强弓依次分爲大將軍、越大夫、越謀臣三等級次，能拉最强者，即爲大將軍，次者越大夫，再次者越謀臣，三者均爲越國重臣，目下國家危急，擇賢能而用，寡人決不食言！」

勾踐令出如山，當下便有越軍精勇，走上校場中央，欲拉强弓。勾踐祖傳的這三把强弓，乃用玄鐵而造，千百越軍精勇，能抬起最次等的强弓者，百中無一；能勉强拉開少許的，那更是千中無一。

勾踐目睹，不由向司令台上站立的文種、范蠡、干潛等三人道：「越國兵微將弱，教三位少俠見笑了！」

文種好勝，聞言便一躍而出，向勾踐道：「越王！文種願下校場一試！」

文種說罷，即向三把併列强弓一掠而至。文種的武功技藝，在鬼谷子的悉心教授下，亦已達高手境界，只見他目注這三把强弓，微一沉吟，便向第一把九牛之弓走去，文種輕輕一抄，便捧起九牛强弓，在場越軍均發一聲驚讚。

文種默運內力，貫於雙臂，拚力一拉，九牛强弓僅能拉開一半而已。文種再試了一次，這一次只能拉開一小半了。他不由歎了口氣，不敢再逞勇，走去六牛强弓，伸手一抄，雙手向外一拉，六牛强弓便被他拉開了滿月！

文種向靶心略一瞄準，放手一箭射去，六牛强弓箭呼嘯而出，嘯嘯的一連射穿六個箭靶！

監靶的軍士一聲大呼道：「六靶均中紅心！好箭法！」

文種若有所失，退回司令台上，越王勾踐當即宣令道：「文種拉開六牛强弓，寡人即日封爲越國大夫！」

文種從此又叫文大夫了。

勾踐又含笑向干潛、范蠡二人道：「二位少俠不去試試嗎？」

范蠡微笑道：「范蠡不敢托大，若試只能試拉三牛强弓而已！」

勾踐微笑道：「爲甚麼？」

范蠡肅然道：「人貴有自知之明，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此乃拉强弓之道，亦爲治國處政之策也。」

勾踐一聽，呵呵一笑道：「好！那便請范少俠一試便了！」

范蠡躍下司令台，果然不望九牛强弓一眼，逕直走去三牛强弓，他運力一抄，捧起三牛强弓，內力貫於雙臂，輕輕一引，三牛强弓便拉成大半月。

范蠡向靶心一瞄，右手把箭一鬆，箭矢呼嘯，直射向前，破空之聲雖不及文種的六牛强弓，但箭矢卻堅而穩，嘯嘯嘯連破六個靶心！

越軍衆軍士又一陣驚讚：「三牛强弓竟破六靶紅心！戰績與六牛强弓不相上下！」

越王勾踐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范蠡顯然餘力未盡，大可一挽六牛强弓，但他竟謙讓文種，這等胸懷，非常人可及！

勾踐不由就在司令台上大聲道：「范少俠餘力猶存，爲甚不試六牛强弓？」

范蠡微微一笑道：「六牛强弓已爲文種師兄所破，范蠡何必多此一舉？治國處攻貴乎力有餘而心不足，箭欲發而手收於腰，軍欲擊而潛於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敗，治國如此，修身之道亦復如是。」

越王勾踐一聽，知范蠡乃有意謙讓文種，便不再相强，呵呵一笑道：「好！既然范少俠力挽三牛强弓，寡人便封你爲越謀臣之位吧！」

范蠡淡淡一笑，並無十分欣喜，輕聲道：「是，多謝越王封位。」

從此，范蠡也便成了越國謀臣了。雖然其位在大夫之下，但文種深知此乃范蠡有意謙讓，對范蠡不但不敢以上司自居，反而時時向范蠡垂詢處政修身之道。

當下越王勾踐見六牛、三牛强弓已有人破了，心中欣喜，暗道：鬼谷先生的傳人，果然個個了得，少年英雄，名師出高徒！越國有文大夫、范謀臣相助，當如虎添翼矣！至於那九牛强弓，是否有人可破，勾踐雖然有所遺憾，但也並不太爲意了。因爲那九牛强弓自越國立國以來，從未有人有勇氣一試，更不必說拉開這把絕世强弓了！

越王勾踐欣然一笑，道：「越國祖傳三大强弓，今已破了二把，此乃越國當興之兆，寡人亦感欣然矣！至於那九牛强弓，看來只好等待百年甫出的人材了！」

此時干潛眼見文種、范蠡兩位師哥，均已破强弓，獲越王封位，他自己雖然一無所獲，卻毫不爲意，向文種、范蠡賀道：「恭喜兩位師兄，力破强弓，受越國封位，令師門增輝！」干潛意出眞誠，絕無半點忌妬心理。

越王勾踐心中不由又喜又有點惋惜，暗道：鬼谷先生在密函中大讚干少俠，他果然虛懷若谷，絕不爭勝貪功，心性沉穩，恢宏大度，此乃爲將之道！可惜他們僅能力破六牛之弓，但二把强弓已爲師兄所破，越國統軍大將軍之位，只怕無人可以封賞了！

此時文種、范蠡忽爾同聲道：「校場之上，尚有强弓未破，干師弟爲何不去一試？」

干潛道：「干潛入越，乃爲消弭天下戰禍，非爲封位而來，兩位師哥既然已破强弓，干潛叨光，已可留在越國效力，又何必再去爭甚

麼封賞?」

文種搖頭決然道:「不然!干師弟,當仁不讓,既有破弓之能,爲甚麼不令天下人見識?」

范蠡亦微微一笑道:「文師兄與我不試九牛强弓,非不爲,而是力有不逮也,干師弟神力驚人,內功已盡得師傅眞傳,正好趁此一振師門聲威。此非逞能,乃實事求是而已。」

干潛一聽,便淡淡一笑道:「既兩位師哥皆如此說,干潛便下場一試吧!」

干潛說着,便一躍而下,此時他背插兩柄當世神劍,身軀魁梧粗壯,猶如一尊鐵塔,但卻身輕如燕,疾如流矢飄到九牛强弓之前。干潛這一躍之下,已使出師門絕學「乾坤訣」的「龍化乾坤」輕身功夫,這等驚世絕學,除越王勾踐十年前曾目睹外,越國軍臣,自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校場之上,不由騰起一陣低呼:「此人的下場身法,竟比前面的文大夫、范謀臣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眞能人輩出,後浪猶勝前浪!」

場上的低語,干潛渾似不聞,他此時已默運師門絕學「乾坤眞氣」,已達寵辱皆忘的「無爲」境界,而「寵辱皆忘」是修練「乾坤眞氣」的首要法門。

干潛體內的「乾坤眞氣」,經片刻默運,便已達第五層「乾坤輪迴」的境界,眞氣達此境界者,當世已絕無僅有,內力堪稱可令乾坤輪迴,何況是一把强弓?

但見干潛輕舒虎臂,伸手向九牛强弓一壓,乾坤眞氣暴發反彈,連同强弓已躍入干潛手上。單是這一手起弓的手法,便令人眼目一新。

干潛隨而猛吸一口氣,與體內的「乾坤眞氣」迴旋反激,貫入雙臂,只聽他一聲虎嘯,九牛强弓便大開滿月,干潛執箭右手一彈,一股乾坤眞氣連同玄鐵弓强大射力,把鐵箭推射而出。

鐵箭破空尖嘯,撕人心肺,淩厲之極。只聽嘯嘯!嘯嘯!嘯嘯!一連九响暴發,九牛强弓的鐵箭,連穿九個靶心,砰地一聲,釘在第十個靶的紅心正中!

校場之上登時鴉雀無聲,淩厲尖嘯餘威似仍震懾衆軍心神,一會後,猶如閃電劃過的夜空,忽地一聲暴雷驟發:「當世勇士,神力驚人,三軍震服,莫敢不從!」

越王勾踐亦聳然動容,他不惜紆尊降貴,破例親下司令台,伴干潛同上,又以手撫其背,歎道:「干少俠不愧爲鬼谷先生嫡傳子弟,靜如處子,動驚山河,眞越國棟樑也!」

勾踐當下更不避疑,立刻高聲宣道:「三軍聽令!」

校場上,越國三軍立刻肅然挺立,靜待越王令旨。

只聽勾踐高聲道:「今有俠士干潛,乃鬼谷先生得意弟子,力挽九牛强弓,空前絕後,神力武技,足可懾服天下,寡人今拜干潛爲越國統軍大將軍,三軍皆須聽從干大將軍令旨,如有違者,軍法處置!」

越國三軍將士均肅然高呼道:「干大將軍神功蓋世,足可統領三軍,誓遵令旨,決無異議!」

越王勾踐把手執的令旗捧到干潛面前,肅然道:「請干大將軍登台訓話!」

干潛至此,知無可推辭,便接過令旗,大步走上司令台,令旗一揮,獵獵作响,三軍登時一片肅靜。

干潛高聲道:「干潛蒙越王厚愛,拜爲越國大將軍,統領三軍,干某人乃爲救助天下蒼生,消弭戰禍而來,消弭戰禍,唯有以戰求和,只有消滅戰爭禍首,方能確保天下太平,因此干某人也就義不容辭,領此統軍重任!」

干潛一頓,越國三軍均感其氣度恢宏,見識超卓,大感佩服。

干潛稍頓,又朗聲道:「干某人既領此重任,當『以法治軍,鳴金而收,擊鼓而進,三軍過處,秋毫無犯,精忠爲國,愛民爲念。』此乃廿八字治軍眞言,干某當以此奉行,爾等可有異議?」

越國三軍均凜然道:「謹遵干大將軍廿八字法旨!」

從這一刻始,干潛便正式成爲越國三軍統帥,與大夫文種、謀臣范蠡兩位師兄一道,成爲越王勾踐的股肱之臣。

越國治軍有干潛,內政有文種、范蠡主持革新,國力日增。本來依范蠡的沉穩堅守,以逸代勞之策,越國尚可與吳國一爭高下,可惜越王勾踐卻認爲文種「先發制人」之計可行,趁越國國力日增之際,決定向吳國揮軍,實行以攻爲守的冒險戰略。

公元前四九四年,越王勾踐親自領兵,不聽干潛、范蠡之勸,帶文種一道,決然出兵攻吳。

范蠡深知此際出兵攻吳,冒險性極大,但未能說服勾踐,只好退而求其次,請求勾踐留下一萬精兵,由干潛統領,鎮守越國,以防不測。

勾踐知范蠡此舉雖然過於謹愼,但亦是爲越國安危着想,便依范蠡之求,留下一萬越國會稽精兵,又任干潛爲留守大將軍,范蠡協助,鎮守後方。

勾踐與文種統兵十萬,從越都錢塘郡出發,突襲吳國,越軍起初

順利攻佔吳國領土,佔雙橋,克盛澤、黎里、吳江等吳國邊境重鎭。

勾踐信心大增,以爲吳國已怯其聲勢,又求勝心切,竟決然進擊吳國都姑蘇外圍重鎭夫椒。

不料吳王夫差已欲向越國發兵,三十萬大軍雲集夫椒,見越國搶先攻來,便正中下懷,故意撤守邊境兵力,誘勾踐大軍攻夫椒,勾踐不幸中了夫差的計謀。

勾踐統率十萬大軍,逼近夫椒時,突被夫差的大將軍伍子胥伏下十萬精兵,重重包圍。夫差隨後更親率十萬大軍,突入越軍陣中,四出衝突,雙方決戰之下,越軍遠來疲困,兵力遠弱於吳軍,損失慘重,戰至最後,文種不得不拚死保護勾踐,退返越國。

夫差見此良機,豈會錯失?立刻命令三軍乘勝追擊,伍子胥率十萬作先鋒,率先攻入越國境內,越軍軍力大半已在攻吳時被消滅,防守空虛,兵力薄弱,如何抵擋得住吳國兵馬?不消三日,便被吳軍攻佔了大半江山。

此時吳軍已逼近越都錢塘郡。干潛手上,尚有五千精銳的會稽兵,他欲死守錢塘,與伍子胥決一死戰。

范蠡知大勢已去,不可拚硬,他對干潛道:「唯今之計,只有以堅穩之策,方能挽回越國厄運了!」

干潛素來佩服范蠡的智謀,聞言便忙道:「何爲堅穩之策?」

范蠡道:「硬拚正中夫差毒計,只有退守堅固之陣,保存越國一部份精兵,方能以此作日後重振的實力,二來亦可保越王的生命!若連這點實力亦失,則不但越王必死,越國百姓亦淪爲奴役,決無復國之機矣!」

干潛一聽,暗道:自己一時魯莽,幾乎誤了越國萬千百姓!他不再猶豫,立刻下令五千精銳的會稽兵,退出錢塘國都,日伏潛行,退到越國起家之國的基地會稽城(即今日的浙江紹興縣城)。

干潛又依范蠡之計,在會稽城中,廣設旌旗,倍增火灶,示强於敵。

越軍先鋒伍子胥欲乘勝進擊,吳王夫差卻猶豫不決,他認爲越國用兵多奸詐,近日又聞有能人相助,會否於會稽城四周埋伏重兵,若吳軍輕進,豈非重蹈越王勾踐兵敗夫椒覆轍?況且他攻越是以報殺父之仇爲幌子,而稱霸天下,這才是他最大的雄心,因此不想被越國過度消耗軍力。

此時范蠡又協助干潛,於夜間突然出擊,擾亂吳軍軍心,夫差更不願輕進了,吳國三十萬大軍,竟與干潛、范蠡所率的五千精兵僵持數日。

就因此數日時機,越王勾踐才能在文種保護之下,率二千殘兵,及時退入會稽城中,得免戰死沙場,保存生命以圖重振。

越王勾踐,大夫文種,與范蠡、干潛相見時,二人不禁抱頭痛哭。

大夫文種痛不欲生,追悔道:「文種力主先發制人,出兵不利,損失慘重,毀了越國,罪該萬死,請越王賜臣一死,以謝越國百姓!」

越王勾踐此時淚流滿面,他以手輕撫文種染血戰袍,泣道:「此乃天意,實非文大夫之過,文大夫爲救寡人出險,已九死一生矣,寡人又怎忍再怪責文大夫?而且出兵之事,實因寡人求勝心切,致誤墮夫差奸計,全軍覆沒,祖宗基業亦毀在寡人手上矣!更連累越國子民,淪爲奴役,勾踐之罪,實不死不足以謝天下!」勾踐說到傷心處,痛不欲生。

范蠡、干潛亦哭慰道:「越王保重,切勿因一時挫折灰心喪氣!」

勾踐哭道:「想我越國祖宗,斷髮紋身而立國,幾經艱辛,才創下一國基業,勾踐在位十三年,本欲勵精圖治,發揚宏大祖宗基業,令越國子民安享太平,不料一念之差,鑄成大錯,五十年祖宗基業毀於一旦,勾踐尚有何面目面對越國子民?」

勾踐傷心欲絕,猛地伸手,拔出身上佩劍,伸頸便欲自刎,一死以謝天下。

越王勾踐歷年征戰,武功不弱,他這一下突然橫劍自刎,連干潛這等高手亦始料不及,更難於救駕!越王所帶的佩劍,亦是一代名劍,名爲巨闕劍,鋒利無比,擋者披靡,救無可救,眼看勾踐便要從此在世上消逝了!

干潛、范蠡、文種三人驚心動魄之際,會稽城越王行宮上面,忽然射下一道光華,直射勾踐脖頸前面一寸,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把切向頸脖的巨闕劍擊偏了!勾踐不由一怔。

就如此緩得一緩,千鈞一髮之際,行宮之外,已行雲流水的掠進一縷輕煙,說是輕煙,半點不爲過,因爲其人的身法,簡直已不帶丁點人間俗氣,猶如仙家騰雲駕霧,飄逸輕靈。來人在千鈞一髮之際,已從勾踐手上奪過名劍巨闕,隨即一縷輕音鑽進勾踐的耳際:「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全,一時挫折,豈可輕棄雄心壯志?」

勾踐尚未瞧清來人面目,但這一聲卻如綸音入耳,他心神不由一

振，眼神也驀地亮了，失聲叫道：「……鬼谷先生……居然是你於此時與寡人相見嗎？」

* * *

當世中，能在千鈞一髮之際，以內氣擊偏巨闕名劍，又從勾踐手上奪去名劍的，當世中絕不多見，普天下亦唯鬼谷子一人而已。

來人果然是鬼谷子，他尚未及答話，窗外又接連掠進三縷淡煙，一黑一白一紫，干潛眼利，已知是猿爺爺、九天玄女、笠丹等當世奇俠駕臨了。

只見那白衣少女格格一笑，身形尚未站穩，便道：「稍受挫敗便欲輕生了斷，勾踐呵勾踐，列國爭霸，弱肉强食，多事之春秋，看你有多少條生命可以捨棄？」

勾踐對在場中人，並不陌生，只有與這位白衣女子素未謀面，此時被她搶白幾句，雖然言辭辛辣，但比起勾踐目下的處境，已根本不算甚麼了，而且她說的也甚有道理。勾踐喃喃道：「是！姑娘教訓得是，但未知姑娘是何方俠女？」

白衣少女格格一笑道：「我麼？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周文王嫡裔九天玄女鍾靜便是小女子我了！而且還是大名鼎鼎尋龍祖師鬼谷子的師妹！如假包換的小師妹！」

九天玄女鍾靜此言一出，勾踐不由聳然動容道：「周文王演千古易經，乃不世奇材，又是先古聖賢，不料姑娘竟是周朝天子之後，勾踐這位小國之王，倒要尊稱一聲公主了，但不知公主如何落到如此地步！」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此事說來話長，是眞是假，你問我的師傅得道老子便一清二楚了！我堂堂周朝公主，淪落民間，千辛萬苦，尚且絕不氣餒，越王受點挫折，便欲輕生了斷？豈不怕天下人笑話麼？」

勾踐一聽，不由連連點頭道：「公主之言，大有道理，倒是勾踐一時魯莽了！」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你也莫公主前公主後的稱呼我，那周朝嫡裔之源，我早已忘卻了，越王但稱我一句九天玄女可矣。」

鬼谷子此時接口道：「她果然是我的小師妹，生性嬌野，望越王勿怪罪。」

勾踐歎了口氣道：「勾踐一念之差，淪落到如此地步，兵臨城下，國將不國，還能怪誰？倒是鬼谷先生爲何知道勾踐瀕臨絕境，如救星從天而降？」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咫尺不相逢，十年前臨別之言，越王難道忘記了麼？」

勾踐微一沉吟，便明白鬼谷子這十年來，其實無時無刻不爲目下這場浩劫預作消弭工作，他不由大爲感慨道：「鬼谷先生十年來，隱居深山，爲的是欲助勾踐一臂之力，先派文大夫、范謀臣、干將軍助我，於此危難之際，又親自現身，先生實越國之救星呵！」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鬼谷子助越抗暴，其實亦爲消弭天下戰火，因不除禍首，天下難保和平！因此越王不必客氣，彼此坦誠以對，鬼谷子心願足矣！」

此時文種向鬼谷子泣拜道：「師傅！文種一時貪功冒進，累及越國百姓慘受戰火屠戮，有負師傅教誨，文種罪孽深重，請師傅處置！」

鬼谷子伸手扶起文種，輕撫其背，慰道：「越國遭此劫難，爲師十年前已推算出矣，因此種兒雖有魯莽性急之過，但亦是天機所伏，非人力所能挽回。」

文種一聽，深知師傅有鬼神莫測之能，他既如此判斷，必有其深刻道理，心中不由一寬，忙請教道：「如今夫差大軍壓城，越國山河破碎，屈臨滅頂之禍，如何能救亡國厄運，請師傅指點迷津！」

文種說罷，拜倒在地；范蠡、干潛一見，深感已過難辭，亦連忙跪拜於地。越王勾踐眼見鬼谷子一門皆爲越國竭心盡力，心中感動，雙膝一軟，亦欲跟隨跪拜救國良策。

鬼谷子一見，已知勾踐之意，他忙伸手一托，一股渾厚眞氣，扶住勾踐，勾踐便再難拜下去了。鬼谷子微微一笑道：「越王不必客氣，鬼谷子此來，既然有心助天下百姓消弭戰禍，自然不會坐視越國危難於不顧。天機雖然早有預伏，但亦非毫無轉圜餘地，目下一切但看越王及臣屬的意志矣！」

勾踐一聽，沉吟不語，似在思索。范蠡卻忽然開口道：「師傅，爲何說欲消弭天下戰禍，必先救越國危難？」

鬼谷子道：「吳王夫差野心狂妄，極欲稱霸天下，攻佔越國，不過是其小試牛刀而已，若越國被滅，夫差再無後顧之憂，必然揮軍北上，進取中原，則天下戰火四起，百姓危矣！若越國能堅貞不屈，忍辱負重，保存國號，則夫差後方未穩，必不敢妄動干戈，假以時日，越國國力振興，吳國國力消退，此消彼長，夫差必亡，戰火亦可以暫歸沉寂矣。」

范蠡想了想，悟道：「然則唯今之計，能救越國危難，乃在於堅貞不屈，忍辱負重八字眞言上了？」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天機命

理，皆循此兆，夫復何言？亦唯此八字眞言，方能安渡劫數，以期振興！但知易行難，要做到八字眞諦，更難上加難。」鬼谷子一頓，又向文種、范蠡、干潛招手道：「爾等不必求我，此亦爲鬼谷子應盡之責也。」

文種、范蠡、干潛這才站了起來。勾踐見鬼谷子四師徒助越之心甚堅且誠，心中不由一寬，他忽然問鬼谷子道：「請教鬼谷先生，越國此番危難，何謂天機命理皆有所兆？」

鬼谷子一聽，笑意不由一斂，轉而肅然道：「十年前鬼谷子曾以鎭龍大法，壓制吳國王陵龍氣，因此暫保越國十年太平，但不久前鎭龍大法竟被吳國一位異人陰陽子所破，故令夫差龍氣大熾，雄心勃發，才有出兵攻越之劫，此豈非天機所兆，非人力所能挽回麼？而且越王陵山林灰暗，此乃主十年前祖宗風水已然不濟，又目下山根發黑，山根者乃主行年四十當遭十年厄運！此所以謂天機命理皆所預兆也！」

越王勾踐一聽，不由歎道：「鬼谷先生果然神機妙算，勾踐今年果然正值四十，果然遭此厄劫，命理、天機如此，夫復何言？但未知勾踐是否可以安渡十年厄運？越國是否可以振興？尚望先生不吝賜教。」

鬼谷子微一沉吟，道：「是否可以安渡十年厄運，便須看越王自身的修爲如何了！」

勾踐一聽，當即豁然而悟道：「先生所指，莫非是那堅貞不屈、忍辱負重八字眞言嗎？」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知易行難，未知越王又是否悟解？」

越王勾踐一聽，奮然道：「爲保存越國，勾踐決不以個人寵辱爲念！而以他日中興國運爲唯一目標！」

越王勾踐此言一出，如斬金裂石，在場中人均感覺其言出眞誠，決不致中途而棄，文種、范蠡、干潛等身在其位，心中不由一寬，助越抗暴之心因而亦更堅貞了。

笠丹身爲越國子民，眼見國家將亡，鄉親父老有淪爲奴役之危，不由亦胸中熱血沸騰，決然道：「越王但有此決心，笠丹既爲越國子民，亦決不會坐視不理，一切但以復國運爲念吧了！」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你等一家子均爲越國出力，如此熱鬧，豈可少了我九天玄女一份兒？我九天玄女亦聽從越國差遣便了！」

越王勾踐見眾志成城，心中感動，不由目含熱淚，向眾人一揖道：「勾踐他日能振興國運，絕不敢忘各位相助之德，當以天下百姓安危爲念，決不食言！」

鬼谷子一聽，這才欣然一笑，道：「可矣！雖道天機不可違逆，但人力亦未必不可令其循勢而變！目下便可走越國十年振興大計第一步了！」

勾踐忙道：「第一步如何走？」

鬼谷子道：「會稽城非久守之地，越都錢塘郡被佔亦不足惜，因均非風水龍脈之地，目下危急之際，宜當機立斷，遷都會稽山上，以會稽山作越國復興基地！」

勾踐道：「鬼谷先生爲甚麼選中會稽山？」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會稽峯下是苧蘿山，苧蘿山乃母山，孕育會稽峯脈，苧蘿山地力雄厚，足以蘊生堅貞復興振國之士，亦應了萬物皆出於母體之天兆也！」鬼谷子至此語猶未盡，其實隱伏了一宗極大的兆頭，即越國目下情勢，除君臣堅貞不屈外，尚須陰以助陽，而「陰」即女子，一位足以改變國運的奇女子！

勾踐又道：「然則遷都會稽峯後，第二步又如何走？」

鬼谷子微笑道：「堅守『堅貞不屈，忍辱負重』八字眞言，見機而行可矣，越王不必再顧慮甚麼！按越王命理，再觀天機時勢，十年後運走仙甫，一旦獲大地仙靈地脈龍氣，仙甫大旺，則大事可成矣！」

勾踐沉吟不語，似在苦苦思索，一會後，他才決然道：「一切但按鬼谷先生建議，先行撤出會稽城，移軍上會稽峯！」

當天晚上，越國剩餘的五千精銳會稽兵，由鬼谷子、笠丹、九天玄女、干潛等高手親自斷後，悄然撤出會稽城。

一路神不知鬼不覺，到夫差發現會稽越國行宮已變作一座空城時，勾踐已率五千精兵在百里外的會稽峯站穩腳根了，會稽峯上，依鬼谷子親自佈置，建了一座臨時越王宮。

會稽峯越王宮由鬼谷子定型，文種、范蠡主持督建，城周一千一百二十一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即三里又四十一步。取其十十相加爲二十，二十年厄運過後，越國將一飛衝天之兆。

越王宮又稱勾踐城，以示勵志，向外則仍稱會稽宮，城內設城門三面，但缺了北面，用意深遠之極，後世人考證，城牆獨缺北面，當時表面上是向北面的吳國表示臣服，不再設防，以此爭取夫差的信任。但實際上則是「背面無牆阻隔，越王勾踐決然北進終究復國」之意。鬼谷子制定建此越王小城，用意當眞鬼神莫測。

當時，夫差在發現越軍竟不戰而退，心中懷疑，爲保存逐鹿中原

，稱霸天下的實力，便不想過份消耗兵力，因而在會稽城按兵不動，與百里外的會稽峯勾踐軍對峙。

勾踐又按鬼谷子所訂下的「堅貞不屈、忍辱負重」八字眞言，決定向吳王夫差請降，唯一的條件是保存越國的名號。

范蠡定計，以美女、財物賄賂吳國大夫伯嚭，求他勸夫差，允許越國存在，作吳國的屬國。

文種自告奮勇，願獨自赴險，向夫差請降，雙管齊下，以圖保存越國名號。

勾踐與范蠡、文種定計後，又向鬼谷子示詢，是否可行。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道：「此計雖可踐行，但時機只怕未太成熟，按夫差命理氣運，他此際龍氣正熾，必然不肯輕易納降，文種此行，只怕徒勞無功。」

范蠡忙道：「若然如此，我將以何策以應之？」

鬼谷子沉吟道：「先派人向夫差示意，便知其底細矣，然後再行定計破之。」

勾踐採納鬼谷子之言，決定先派一位越國參軍前去請降，以試探夫差的主意。這位越國參軍姓周，亦是一位無畏的將士，他接令後毫不猶豫，拚死獨赴夫差軍營，轉達勾踐求降之意。

當天晚上，周將軍便面紅耳赤的回來了。

勾踐一見，忙道：「周將軍辛苦了，夫差之意如何？可肯納降？」

周參軍一聽，便向勾踐跪拜，惶然道：「末將有辱越王使命！罪該萬死！」

勾踐歎了口氣，苦笑道：「敗軍之國，不敢言勇，只好委曲求全，周參軍何罪之有？有話但說無妨。」

周參軍歎了口氣，苦笑道：「敗國無外交，誠哉斯言！末將此行面謁吳王夫差，夫差並不肯接見，僅派一名九等官員，向末將轉達夫差的令旨！夫差……說……」周參軍忽然猶豫起來，不敢往下直說。

鬼谷子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的道：「周參軍但說無妨，越王早有心理準備了。」

勾踐亦苦笑道：「夫差不外是要勾踐親自前去請降罷了！」

周參軍受鬼谷子鼓勵，咬一咬牙，這才道：「夫差狂妄之極，他傳令旨說，除非勾踐先行自盡了斷，更要把鬼谷子及干將、莫邪兩大名劍呈獻給他，他才肯納降！末將罪該萬死！」

周參軍此言甫出，勾踐倒沒甚麼，唯有苦笑歎氣。但笓丹、九天玄女、干潛等人，卻怒不可遏，笓丹、九天玄女不約而同，異口齊聲道：「奸賊！夫差！可惡！竟敢如此狂妄！他把鬼谷哥哥、鬼谷師哥當甚麼人了？竟要把他當物品奉獻！哼哼，說不得亦要一闖夫差軍營，先把這暴君殺了。」

干潛亦滿臉通紅道：「師傅，夫差辱及師門，干潛就憑手中這兩柄寶劍，先去把吳軍鬧個天翻地覆！」

鬼谷子卻穩如泰山，毫不為所動，他一聽干潛之言，便微微一笑道：「潛兒稍安毋躁，一切聽憑越王裁決。」

勾踐歎氣道：「事到如今，勾踐尚有甚麼話說？夫差若要勾踐這顆人頭，給他便了！至於大鬧吳軍，只怕因此更激怒夫差，瘋狂殺戮越國子民，勾踐則萬死亦不能贖罪矣！」

鬼谷子微笑道：「不然，夫差此人雖然狂妄，但亦非庸庸之輩，他既然志在稱霸列國，必以保重兵力為首要之務，因此若能令他相信，越國雖敗，但並非不能戰，而是不願更多殺傷，若夫差一意孤行，則必定死戰到底，如此兩敗俱傷之局，夫差必然有所顧忌，可令其狂妄之性稍為收斂。」

勾踐喃喃道：「但越軍目下兵剩五千會稽兵，夫差手握雄兵三十萬，吳越强弱懸殊，怎能令他相信，越軍尚有一戰之力？就算五千會稽兵全部投戰，亦無濟於事，徒招死傷殆盡而已，勾踐豈可以一己私利，誤了五千會稽兵生命？」

周參軍身為五千會稽兵之首，聞言不禁大慟，他憤然大叫道：「越王放心！會稽兵就拚死一戰，亦決不容夫差危及越王生命！」

勾踐歎氣道：「五千會稽兵乃越國所剩唯一兵力，若然失去，則越國從此滅亡矣！」

鬼谷子此時微微一笑道：「越王不必灰心喪氣，鬼谷子必能令夫差狂妄之性收斂！」

勾踐驚道：「鬼谷先生打算如何行事？」

鬼谷子胸有成竹道：「不必消耗五千會稽兵的戰力，擔此重任，人多亦無濟於事，憑一人已足夠成事。」

勾踐一聽，恍然大驚道：「莫非鬼谷先生欲孤身犯險？獨闖吳國三十萬大軍軍營？此乃九死一生之舉，勾踐豈敢拖累先生性命？」

鬼谷子淡淡一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且鬼谷子此舉並非為越王一人，乃為天下蒼生和平着眼，因此越王也不必介懷。」

眾人一聽，均知鬼谷子獨闖吳軍大營決心已下，鬼谷子立定主意的事，當今世上，也沒有人可以改變了，因此眾人均心思複雜。

勾踐感慨萬分，他料不到鬼谷子為了越國及天下蒼生安危，竟敢孤身獨闖吳軍三十萬軍營，此舉無疑是燈蛾撲火，因為就算他神功蓋世，亦決難敵三十萬大軍的圍攻。

五千會稽兵首領周參軍亦悚然動容，心道：世聞鬼谷子乃蓋世奇俠，初猶不以為然，但如今看其武功及神算，以及他應為則決為，不應為則決不為的氣度，便足以令天下人拜服矣！

文種深感師傅人格的偉大，心中不由又愧又佩。范蠡卻深知師傅此舉乃不得不為，因此不動聲息，心中計較如何助師傅此行一臂之力。范蠡與文種性格不同，處事心態自然亦迥異了。

干潛卻已打定主意，他身為人徒，決不能坐視師傅遇危而不顧，他暗下決心，就算捨了自己生命，亦必維護師傅的安全，干潛心性純直沉穩，他一旦打定主意，也極難變更，因此他一聲不發，靜待時機。

猿爺爺性子越發通靈了，牠此時已知道鬼谷子欲獨身犯險，卻苦於不能出聲制止，不由急得牠吱呱亂叫。

笓丹俏臉脹紅，只說了一句話：「鬼谷哥哥若去，笓丹必定跟隨！」

九天玄女格格一笑道：「這等熱鬧玩意，豈能少了我九天玄女一份兒？鬼谷師哥好歹也帶我一道！」

兩女均擔心鬼谷子的安危，關切之情溢於言表，令鬼谷子心中一熱。

鬼谷子微一沉吟，暗道：笓丹的武功足以勝任，九天玄女初出江湖，也正好讓她歷練一番，以不負師傅老子的重託；而且兩女日後均屬俠隱之流，根基甚穩，此行並無大礙，自己也添了兩大得力助手，加上干潛，此行足矣！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決然道：「鬼谷子此行，乃志在懾服夫差，同行之士，均須武功絕頂，方可保事成，因此，丹妹、靜師妹、潛兒可隨我一行，種兒、蠡兒則留守會稽峯，以作稍後策動！」

此時已近傍晚，鬼谷子說罷，絕不遲疑，向勾踐微一拱手道：「越王務請自重！」便與笓丹、九天玄女、干潛，身如行雲流水，掠下會稽峯去了。

＊　＊　＊

風蕭蕭，夜漫漫，戰鼓不時在夜空迴蕩，戰火遍地燃燒。

鬼谷子等一行四人，風馳電掣的直向吳軍大營掠來，距會稽城尚有五里，便見前面人影幢幢，營幕漫山遍野，一望而知是吳軍大營外圍的巡邏兵勇。後面便是黑沉沉的會稽城了，雖然前面平靜如水，但誰都知道，一聲軍令傳下，立刻就是一座銅墻鐵壁。

干潛一見，便一步躍上前面，輕聲道：「師傅！前面已是吳軍大營，不宜輕進，待潛兒先行闖路！」

鬼谷子此行有心震懾夫差，便微微一笑道：「不必多費週折，各人但抱保存自己，但也勿太輕易傷敵方兵士生命，放膽闖進去，兵分四路，然後在會稽城中會合！」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樂得格格一陣低笑，心道：如此這般，可熱鬧極了！

鬼谷子說罷，身已化飛虹，橫空掠過，直插吳軍大營。但見一道淡淡雲煙似的，眨眼已消失不見了。

笓丹、九天玄女、干潛三人，互視互勉一眼，隨即亦分南、北、西三面，向吳軍大營插去。

三人武功絕頂，又有夜色掩護，更有鬼谷子之言在先，均無所顧慮，放手施展各自的絕世本領。

九天玄女的「玉嬌龍掌」，乃得道老祖老子的獨門絕學，當世少見，九天玄女放膽施展，便當眞有如玉龍橫空，從南面而進，眨眼便掌拍腿擊把吳軍弄倒了一大片。突入吳軍大營十里，如入無人之境。這還是九天玄女不敢有違鬼谷子的吩咐，不准多殺無辜，倒下的大半吳軍，僅被她拍昏弄迷而已，否則，九天玄女任性起來，只怕千百吳兵也被她殺了。

笓丹對夫差恨之入骨，她心中一片怒火，此時不由暴發，因此下手狠辣，不太留情，雖然不致殺人太多，但被她碰上的吳兵，不是被擊昏便是被斬去手腳，等同廢人。她的伏義神劍又鋒利無比，先古神兵利器，擋者披靡，因此被她佔了不少便宜，把北面的吳軍殺得鬼哭神嚎。

干潛從西面突入，他深知此行志不在傷敵，而在於震懾，因此他以干將、莫邪兩大名劍開路，施展「莫邪劍訣」中的「夜夜潤邊眠」一式，採突襲如閃電的進攻策略，把吳軍兵卒的刀槍眨眼削斷了一地，吳軍兵卒但覺眼前一花，手中刀槍便已嗆的一聲掉到地上，斷為兩截，均以為撞上鬼魅，或者天降神兵，目瞪口呆，呆如木雞，心神震懾之下，哪還有半點反擊的餘力？因此干潛不消片刻，便已突入會稽城下的吳軍兵營了。

眨眼之間，吳軍連綿十里的兵營，南、北、西三面均如虎入羊羣，一片鬼哭神嚎，亂作一團，也不知有多少天兵神將突襲吳軍大營。

鬼谷子從東面突入，一來他的身法太快，二來吳軍兵營的注意力

均放在南、北、西三面，因此發覺鬼谷子行踪的吳兵絕無僅有，就算偶爾有兵卒見一團雲煙掠過，也來不及驚呼，早已一跌倒地，原來已被鬼谷子一縷指風，把穴道封住了。

此時吳王夫差、大將軍伍子胥，已接報有敵兵偸襲，伍子胥主張按兵不動，待天色放亮，來襲之敵便無所遁形。

夫差卻傲然一笑道：「甚麼天兵神將？大概只是三兩散兵游勇而已！勾踐所剩殘兵敗將不足一萬，他還捨得拿此雞蛋與我大石相碰嗎？嘿嘿！傳寡人的火箭隊出動，守候軍營外面，但有人欲突圍而出，便放火箭，令彼粉身碎骨，好教勾踐知道越兵已不堪我一擊！」

夫差此時心高氣傲，任何人也不敢違他的令旨，伍子胥雖隱隱覺得防守會稽大營兵力空虛，有點不妥，但夫差令旨已下，他也不敢公然反對。

不一會，夫差的火箭衛隊，便已風馳電掣而出，守住南、北、西三面外圍，只要發現有人突圍而出，便射出鬼見愁的火箭。

夫差派出火箭隊後，不由呵呵大笑道：「勾踐呵勾踐，你以為憑三兩散兵游勇，便可把寡人嚇倒嗎？來犯者就算是神功蓋世的鬼谷子，亦難逃粉身碎骨之劫了！可笑勾踐竟敢以雞蛋碰石頭！呵呵……」

「未必！未必……」就在夫差笑聲未落之際，會稽城內，作夫差臨時行宮的一座大殿外面，忽然傳來兩聲沉穩的叫聲。

聲未落，人已掠進，猶如天降神兵，夫差和伍子胥定睛一看，原來竟是剛才口中的「鬼谷子」三字的眞人現形！

夫差此時心中不由一寒，因為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單獨遇上鬼谷子，他曾與他交手，但覺他的武功簡直不像人間所有，越打便越心膽俱寒，根本連一分的勝算也沒有。他那時還有千將劍和火箭隊作後盾，令鬼谷子不敢放手施為，如今寶劍已失，火箭隊又不幸調走，身邊只有一位伍子胥可以護駕，殿外雖然尚有百十衛隊，但並未覺察鬼谷子已潛入大殿，那些衛隊，沒有他夫差的令旨，是決不敢踏入大殿半步的！

夫差為防有人對他不利，處處防範，不料反成了自陷困境的敗將。

鬼谷子見夫差沉吟不語，知他正在盤算脫身之計，便微微一笑道：「你不必作傳人護駕的打算了，你在殿外的百十衛隊，全部已被我封了穴道，一個時辰內絕不會稍動一動，你便喊破喉嚨也決無人聽到！」

夫差虎目一轉，沉聲道：「寡人尚有火箭衛隊埋伏，你敢對寡人不利，火箭衛隊必教你粉身碎骨！你難道不怕遭此厄運？」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吳軍兵營，目下烽煙四起，吳王你必定錯認來襲者是散兵游勇，因此必定已調走火箭隊，一舉把來襲者殲滅，以揚你吳王的虎威了！」

夫差一聽，不由一怔道：「鬼谷子！你！你怎知道？」

鬼谷子微笑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吳王難道連這點也不懂嗎？」

夫差怒道：「寡人手握雄兵百萬，所向披靡，這百戰百勝四字當之無愧，豈會不懂？」

鬼谷子大笑道：「然則嘉興一役，兵敗父亡；北上攻楚，雖勝而難服楚民，終不得不退返姑蘇，又是百戰百勝？越王勾踐求勝心切，致誤墮吳王陷阱，此亦不知己知彼之錯也！前事之錯，後事之師，吳王尚不三思嗎？」

夫差一聽，氣得滿臉脹紅，幾欲發作，但明知此時與鬼谷子動手，並無半點取勝把握，自己一國之君，又豈可與草野之人相提併論？因此只好拚命抑制怒火，厲聲道：「鬼谷子！你憑甚麼教訓寡人？又憑甚麼屢次與我吳國作對？」

鬼谷子微嘆口氣，道：「不憑甚麼，就憑欲替天下蒼生平息戰禍一點心願便可了！」

夫差怒道：「列國爭霸，戰火難免，我不亡人，人亦亡我，寡人不戰難道自招滅亡！」

鬼谷子微一搖頭道：「不然，列國雖然爭霸，但先後有別，誰先挑起戰火，誰便是禍首！我鬼谷子說不得亦只好插上一手！」

夫差怒極而笑，卻說不出話來。一旁吳國大將軍伍子胥插口道：「但楚國於伍子胥有殺父之仇，難道不應報嗎？越國有殺吳王闔閭之罪，難道不應管嗎？鬼谷先生只怕是錯管閒事了！」伍子胥因與鬼谷子有一面之緣，亦曾為吳王闔閭效勞，深佩他的本領，因此說話倒甚客氣。

鬼谷子目注伍子胥一眼，見他印堂發黑，晦氣直犯命宮，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乃殺身之兆，伍子胥暴戾之氣，終把自己生命誤了！但因為憐他父仇在身，楚平王亦確有不是之處，他助吳攻楚，本也不算甚麼，但及後死心塌地，助夫差四出征伐，便是助紂為虐了，因此戾氣直犯命宮，只恐殺身之禍已不遠矣！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有意開導伍子胥，便微示意道：「伍將軍此言差矣！然則伍將軍率軍攻楚，屠

殺無辜百姓，又怒鞭楚平王屍身三百，楚國臣民，又豈不視為奇恥大辱？再者吳王先殺一筮姓夫婦，又殺吳國子民千將，其欲報殺父之仇，被他虐殺之人，又豈不會奮起相報？如此冤冤相報，何日了之？天下豈不戰火遍燃嗎？」

伍子胥一聽，想起自己父仇之痛，不由啞口無言，雖然心中不服，但又無話可說。

夫差卻傲然道：「寡人乃一國之君，殺百千賤民，有何了不起？竟可與寡人父仇相提併論！」

鬼谷子不由嘿嘿道：「天地生萬物，萬物便有天地棲息生活之權利，君是人，百姓賤民亦是人，人皆有父所養有母所生，為何不能相提併論！須知國以民為本，國為舟，民為水，水可載舟，又可覆舟，吳王連這點道理也分不清，又豈能稱霸天下，令天下人臣服！」

夫差被鬼谷子疾言痛斥，心中怒極，已無法按捺，他嘿嘿一笑，忽地搶先向鬼谷子拍出一掌。這一掌已飽含夫差八成功力，含怒而發，威力非同小可，足以開碑斷石！

鬼谷子見夫差肩膊一動，便知其意，不由微哼一聲，決心以師門至上神功「無為眞氣」懾服夫差，便身形挺立不動，眼觀鼻，鼻觀心，片刻已入「無堅無銳無毀無挫」的至高無為境界。

夫差這驚天一掌，撞上鬼谷子的胸膛，竟如泥牛入海，了無聲響，不接招自解，不擊自破，鬼谷子不但安然無恙，便連眼眉毛也沒跳動一下。夫差不由大駭，失聲道：「鬼谷子，你這是甚麼金剛功夫？」

鬼谷子睜眼微微一笑道：「此乃無為神功，無為即無聲無息無嗔無怨無堅無銳無毀無挫，又豈是甚麼金剛功夫？」

夫差又驚又奇，不由又喃喃道：「你！你胡說八道甚麼？」

鬼谷子微笑道：「也沒甚麼，只是好教吳王明白，世上絕無無堅不摧的本領，亦決無百戰皆勝的道理而已。」

夫差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鬼谷子雖然可恨，但的確有其眞實本領，鬼神莫測本事！而且料事如神，一眼便把寡人欲保存實力，揚威齊楚，稱霸中原，進而一舉得天下的心事洞悉了！越國有此人相助，困獸猶鬥，後果如何，未可預料！

夫差心中轉念，便有臣服越國之意了。只是他心性狂傲，無論如何忍不下眼前被教訓一口惡氣而已。

夫差咬咬牙，勉強把心中的怒火抑住，沉聲道：「鬼谷子！你夜潛於此，不是為了爭口舌之雄吧？你來此何為？為甚麼不開誠布公？」

鬼谷子一聽，便知夫差心思已轉，不由呵呵一笑道：「鬼谷子來此，並無他意，只是欲以身犯險，說明堅則毀，銳則挫此天下大道理而已。吳王三思此理，當不難明白鬼谷子之用意！」

夫差一聽，又沉聲道：「寡人若不聽，又將如何？」

鬼谷子大笑道：「我鬼谷子此行若非存心示意，而是欲對吳王不利，你以為可以逃過我鬼谷子的全力一擊嗎？」

夫差臉色一變道：「寡人若健在，趕返的火箭隊尚怕玉石俱焚，不敢放火箭，若寡人被殺，你以為你可以逃過萬千火箭齊發嗎？」

鬼谷子微一搖頭，坦然道：「不能！」

夫差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既然不能，你尚敢向寡人出手啊？」

鬼谷子慨然的大笑道：「有所為有所不為，此乃鬼谷子行走江湖的宗旨，為消弭戰禍，清除禍首，捨卻鬼谷子一條生命，又算得甚麼憾事！」

夫差眼見鬼谷子心意已決，要他不插手吳越之事，那是決不可能了，夫差深知鬼谷子之能，臉色不由又再一變，驚怒之下，夫差不由咬牙道：「鬼谷子！你眞有令寡人信服的本領嗎？」

鬼谷子一聽，便知若不露一點顏色給夫差看看，此行的目的便很難達到了！鬼谷子心念電轉，便慨然一笑道：「很好！吳王既如此堅持，那鬼谷子就捨命陪君子，露一手給吳王看看吧！吳王便請把你的火箭衛隊傳召回來護駕，鬼谷子決不阻攔！」

夫差一聽，不由一陣狂喜，忙道：「你欲何為？須知在火箭之下，容不得你弄甚麼奸詐！」

鬼谷子大笑道：「吳王素以火箭隊為傲，鬼谷子今晚便當吳王面前，破你的火箭隊吧！」

夫差一聽，又驚又喜，暗道：你任由寡人召回火箭隊護駕，寡人更何懼之有？他嘿嘿道：「鬼谷子！此言當眞？」

鬼谷子微笑道：「果然！」

夫差不由傲然一笑道：「火箭衛隊，乃寡人精心培訓而成，吳國三軍精英，假如你眞能當寡人面前，把火箭衛隊破了，寡人便收回消滅勾踐，活捉鬼谷子之命令。」

鬼谷子一聽，亦欣然一笑道：「吳王亦即容許越國請降，以平息吳越戰火麼？」

夫差猛一咬牙道：「若你眞有這等本事，寡人破例答應便是！」

夫差心道：假如你眞有這等本領，你要殺夫差，豈不易如反掌？夫差

能不答應？但若不能，你必喪身火箭之下，甚麼條件，提也休提矣！

鬼谷子卻呵呵一笑道：「好極，那便一言爲定！吳王請傳令召你的火箭隊回城護駕！」

夫差一聽，目示伍子胥，伍子胥會意，即高聲傳令道：「吳王有命，速傳火箭衛隊回宮護駕！」伍子胥這一聲大叫，以內力傳出，遠近可聞。

伍子胥傳令後，心中不由一陣又驚又喜又有點可惜。他對鬼谷子的大義凜然，甚有好感，不欲他就此粉身碎骨，但自己身爲吳國大將軍，吳王夫差的生命又決不能不救，權衡利害得失，也顧不得與鬼谷子的交情了。

鬼谷子卻胸有成竹，穩如泰山，臉含笑意，從容之極。

夫差心中亦不由一陣狐疑，心道：鬼谷子莫非已練成銅皮鐵骨，不怕火箭爆炸了？不然，爲何他竟仍鎮靜如斯？此人當眞可怕之極，可惜並不能把他收爲己用，否則夫差當如虎添翼了！在這生死霎間，夫差竟然有點替鬼谷子惋惜起來了。

此時會稽城外的軍營，依然傳來陣陣廝殺聲，也不知有多少人偷襲。伍子胥亦不由暗道：就憑鬼谷子這等獨闖龍潭虎穴的氣魄，當世之中，也絕無僅有了。

延續國運　奉獻西施

夫差的火箭衛隊一百零八人，接吳王調令，豈敢怠慢，當即火速從軍營中撤回會稽城，又直撲吳王夫差的行宮。

片刻之際，一百零八名火箭手已疾飛而進，四面佈防，把鬼谷子、夫差、伍子胥三人圍護在大殿中央，只是未接夫差放箭之令，又怕誤傷了夫差，才不敢妄動，但一百零八名火箭手，均手搭箭弓，一觸即發。

伍子胥不由歎了口氣，半勸半逼的向鬼谷子道：「鬼谷子，一百零八枝火箭齊發之下，大羅神仙亦難逃生，你還是束手就擒，吳王憐你之材，或者會放你一條生路！務請三思！」

鬼谷子聽出伍子胥之言，有一半好意，心道：此人雖被仇火暴燒，戾氣衝天，但決非奸詐之士。便微微一笑道：「伍將軍放心，鬼谷子雖處龍潭虎穴，但穩如泰山，倒是伍將軍宜謹愼從事，我有二句話說，務請切記！」

伍子胥亦知鬼谷子有相救之意，猛憶起當年與他相見時，他曾在自己祖墓前，斷定自己年不過四十之言，不由喃喃道：「是甚麼話？但說可也！」

鬼谷子目注伍子胥，微一沉吟，便道：「錢塘江水起怒潮，雄心不遂惹火燒，一個皮袋盛貞魂，滔滔大江路遙遙！愼之！愼之！」鬼谷子忽然戛然而止。

伍子胥仔細聽着，但覺這四句偈語艱深難懂，似乎隱示自己日後的歸宿，但到底是甚麼去處，卻不大明瞭。伍子胥心中雖然疑惑，但目下彼此各爲其主，也不敢細詢，只好悶聲不語，心中默默思忖。

夫差見鬼谷子在一百零八位火箭手環伺之下，竟鎮靜如斯，與伍子胥談詩論語，不由嘿嘿冷笑道：「鬼谷子，你打算拖延時間，待人救援嗎？」

鬼谷子慨然一笑道：「人貴有自知之明，鬼谷子言出必行，豈待甚麼後援！」

鬼谷子話音未落，忽地一聲長嘯，其聲如驚濤裂岸，蕩人心魄。嘯然响起，夫差和伍子胥功力深厚，尚可抵禦，但那一百零八位火箭手，便均感心頭如遭電殛，昏昏然的，眼前物事忽然迷幻起來。

只見中央的鬼谷子此時已身化一團渾圓之體，一百零八位火箭手但覺自己已身處虛空，前面懸着一座龐大的蛋形之物，忽灰忽白忽黑，在虛空中滴溜溜的急旋不已，一時間均目瞪口呆，神思恍惚，迷茫一片。

原來鬼谷子於閃電間，已施展驚世絕學「乾坤訣」的起首式「混沌乾坤」了。他爲了消弭吳越戰火，竟欲以此驚天大法震懾夫差。

鬼谷子的「混沌乾坤」甫起，夫差領教過鬼谷子這等神功的厲害，不由驚呼道：「驚世絕學乾坤訣！火箭手快放箭！」

夫差厲聲大叫，但那一百零八位火箭手，心神被嘯音所懾，已陷迷幻之境，眼前除了那虛空蛋形巨物，竟無所視無所聽亦無所見！

夫差大怒，便也發出一聲暴嘯，欲以其絕頂神力，破解鬼谷子的懾心大法。一百零八位火箭手被夫差一聲暴嘯所懾震，倒也大多從迷幻中驚醒過來，有小半功力高的，便聽清了夫差放箭旨令！果然把火箭瞄準鬼谷子，便嗖嗖的射出十枝火箭！

夫差心道：一枝火箭已夠你鬼谷子受用了，何況是十枝？他不由哈哈狂笑道：「鬼谷子呵鬼谷子，寡人看你如何逃此一劫！」

就在此時，虛空之中，身化蛋形巨物的鬼谷子身的周圍，忽地騰起一片茫茫白霧，把鬼谷子的身形全數掩蓋，猶如陷身於虛空雲霧。

那十枝火箭閃電般射進白霧之中，卻如泥牛入海，了無聲息，不但聽不到火箭着物的爆炸聲，簡直連蒼蠅撲飛的微响也沒有。此時不

但那放箭的十名火箭手呆如木雞，就連夫差、伍子胥亦不明所以，暗道：鬼谷子莫非已變成來去無形的神仙了。

突然，伍子胥驚詫的輕咦一聲，夫差定睛一看，只見白霧散處，鬼谷子忽地現出身來，但見他雙手前伸，十指所向，十枝火箭竟虛空凝住，兀自抖顫，但休想再向前射進一分，其狀驚心動魄，睹者心寒，但鬼谷子卻臉含微笑，凝立虛空，猶似閑庭信步。

原來鬼谷子在片刻間，「乾坤訣」已從「混沌乾坤」，突轉爲第二式「盤龍乾坤」了，他身如乾坤盤龍，周身眞氣激蕩，乾坤眞氣透指而出，把襲來的十枝火箭一齊停住，休想再移前分毫，火箭一旦失了觸着點，內藏的炸藥便不會爆炸，便如普通箭矢無異了。

鬼谷子憑「盤龍乾坤」一式，破了十枝火箭，這等本事，便連夫差亦難企及。夫差臉色微變，虎目一轉，又厲聲道：「鬼谷子！你雖然破得十枝，但尚有九十八枝火箭，你破得了嗎？」

鬼谷子一聽，他此刻體內乾坤眞氣激蕩，不由豪氣大發，他驀地發一聲大笑，聲震人心魄，此時就連伍子胥亦連忙運功相抗，剛才被夫差神力震醒的十名火箭手，又立刻陷於迷幻狀態。鬼谷子隨即一陣長嘯道：「好，我鬼谷子今日就讓爾等見識一下，宏偉無爲的師門絕學吧！」

鬼谷子身隨聲變，眨眼已從「盤龍乾坤」轉爲「龍破乾坤」，一聲裂帛，猶如天崩地裂，乾坤分化，睹之驚心動魄。

鬼谷子更不停留，身形急促幻化，從「龍破乾坤」一轉爲「龍化乾坤」，又從「龍化乾坤」再轉「乾坤輪迴」、「乾變爲巽」、「二變爲艮」、「三變爲坤」、「坤變爲震」、「二變爲兌」、「三變爲乾」。

大殿之中，煙雲瀰漫，龍影騰飛，已分不清哪是鬼谷子的身形，哪是矯龍幻形了。

一百零八名火箭手，明明見到前面便是鬼谷子的身影，搭箭欲射，但鬼谷子一下已從乾位躍到巽位，巽位恰恰是夫差的正面，火箭射來，連他亦難逃劫數，嚇得夫差哇哇大叫小心寡人。

一百零八位火箭手手忙腳亂，連忙轉向，欲再射時，鬼谷子已從巽位一轉艮轉坤位，坤位恰恰在夫差的背部，若火箭射來，夫差背部着箭，那便神仙難救！嚇得伍子胥連忙大叫：「停手！誤傷了吳王，殺毋赦！」一百零八位火箭手如遭電殛，縮手不迭。

但其勢又萬萬不敢鬆懈警戒，於是一百零八位火箭手只好各隨鬼谷子的身形急轉，各自希望尋到一個最佳位置，一箭把鬼谷子射殺。

但鬼谷子的身法當眞形如鬼魅，形左實右，形前實後，形南卻北、形東走西，根本無從捉摸。

一百零八位火箭手各自急轉之下，不由步法大亂，不是左面的人忽然撞上右面的，便是後面的忽然撞上前面的人，東撞西撞左撞右撞之下，漸而已暈頭轉向，心神被制，已欲罷不能，雙腳猶如被一股強大吸力牽引，瘋狂亂奔，形如一百零八位中了邪的瘋子！

伍子胥功力比夫差稍弱，更不知鬼谷子已把奇幻無比的「伏羲八卦步法」，融入「乾坤訣」中，他身走「乾坤訣」，腳踏「伏羲八卦步」，乾坤八卦一分爲二，合二爲一，當世兩大奇學一旦滙聚，威力之大，簡直匪夷所思。因此伍子胥初時尚能以功力相抗，但漸而心神已被鬼谷子的身形步法所引，不由自主便邁步趨前，竟也隨那一百零八位火箭手疾走急旋起來。

鬼谷子身法更不停留，他從「三變爲乾」，忽然又轉回「乾坤訣」正宗的「乾坤運行」，又從「乾坤運行」走到「萬物變化」、「大地演衍」、「循環往復」！此時夫差也身不由己，身隨心動，緊隨鬼谷子之後，繞殿急旋，但他畢竟功力深厚，心神尚有三分清醒，明知自己已着圈套，但又無可奈何，在衆臣屬面前，來個邯鄲學步，失禮之極，臉上因此齜牙咧嘴，其狀更可笑十分。

鬼谷子此時才暗鬆口氣，心中也不由暗讚夫差果然功力驚人，且已得地脈龍氣，須知他的「乾坤訣」與「伏羲八卦步」融合，不僅只是破火箭隊，更大的目的，是欲以此來消融夫差的祖宗風水龍氣！

不料鬼谷子的「乾塊訣」已走到第十四式「大地演衍」，夫差尚能運功支撐，凝立不動，而「大地演衍」已是「乾坤訣」中隱含的尋龍絕學，前面的「伏羲八卦」，尚且攝壓不住夫差的心神，此時施展「尋龍絕學」，是否可以奏效，鬼谷子心中也沒了底蘊。

鬼谷子此時已欲收不能，因爲一收便前功盡廢，不但陡勞無功，反而因「乾坤訣」的演衍，大大增加了夫差的風水龍氣，日後便更無人可制服了！

鬼谷子猛一咬牙，決然踏出「循環往復」第十五式，幸而終於把夫差的心神攝住，只見他身不由己，雖仍有三分清醒，但已七分被制，也便如半個瘋子似的緊隨急走旋轉起來。

原來風水龍氣無法可制，唯以「風水大法」才可剋制！

夫差七分心神被制，但尚有三

分清醒，他雖然無奈緊隨鬼谷子之後，繞殿旋走，但三分怒氣依然暴發道：「鬼……谷……子！你施甚麼妖術，迷……惑寡人！」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此乃集乾坤精華的尋龍八卦乾坤奇學，頂天立地，浩然正氣，有如天地，絕非妖法！」

夫差一聽，三分的清醒令他忽然明白，這是鬼谷子欲以風水大法來壓制他的祖宗龍氣，心中大驚，欲拚命凝運功力，作拚死反擊，以便脫困。

不料鬼谷子身法一變，已從「循環往復」再轉「生生不息」，又從「生生不息」轉「無窮無盡」，再從無窮無盡一躍而昇華至「永無止境」的至高境界，夫差突感心神一陣恍惚，連最後的三分清醒也失去二分，僅餘最後的一分尚存！到此地步，夫差已失去任何反擊的念頭了，一切只是他最深潛的意識仍在掙扎而已，這便有如人的生命，陷進彌留狀態的一霎。

夫差喃喃道：「寡人……莫非已入地獄了，可怕……可怕！」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瘋狂爭霸，其實也如人處絕谷，生不如死而已！」

夫差喃喃道：「是……但祖宗遺訓，吳國子孫後人，須以攻為守，以戰求穩，夫差豈能不遵？豈能不去瘋狂爭霸？」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吳王處此境界，深潛內心世界果然便暴露了，但祖宗之言，有時並不足為訓，須知以力服之，口服而心不服，以德服之，才令人口服而心服也！若天下列國君主，皆以天下蒼生為念，和平相處，各修其德，列國又豈會不穩？天下又豈不太平？一切只在德和心二字罷了！」

鬼谷子此言，已是正面開導夫差的靈智了，因為他忽然不想夫差就此夭折，夫差除去，接吳王之位的或許更難壓制，而且夫差一死，吳、越之間又添一重血海深仇，兩國的戰火就更難收拾了。

夫差此時心神已陷迷茫，但感自己的心境忽地變得平和了，戾氣也少了一點，他並不知道，這是鬼谷子正在消緩他身上暴熾的白虎龍穴之氣，他的心境也就因此平和了，夫差不由點頭道：「是……是……但如何方可令天下心服？」

鬼谷子微笑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只要示人以德，心有容人之量，天下自然心服，又何止一個戰敗越國？豈限區區一位越王勾踐呢？」

夫差一聽，不由觸動起他「保存實力」的深潛意識，為此，他也忽然覺得，不宜再與勾踐纏下去了，於是竟然點頭道：「寡人……便准越國請降吧！但……勾踐須先臣服於寡人……不然……」不然什麼，迷茫中的夫差竟說不出來。

鬼谷子一聽，心中一動，已知剛才施展的「尋龍絕學」，已把夫差的暴熾龍氣消緩了，他不禁欣然一笑，暗道：此行目的已達，也不宜再糾纏下去，否則便是重蹈逆反天機的覆轍了。鬼谷子心念電轉，便決定見好即收，不再冒進糾纏。

鬼谷子的「乾坤訣」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他能收能放，收攝自如，他在剛踏完「永無止境」最後一步時，身法忽轉，重返起首式「混沌乾坤」，令隨他急旋的夫差、伍子胥、一百零八位火箭手加入混沌蒼天，迷茫木立之際，人已化「龍破乾坤」，眞氣隨掌勃發，擊破大殿金頂，身如矯龍，橫空而上，「龍化乾坤」呼嘯而去。

鬼谷子剛升上殿頂，一條矯捷身形已一閃而至，原來是手執干將、莫邪雙劍的干潛，他已早一刻抵達，目睹鬼谷子以大法震懾夫差等人，不由瞧得驚心動魄，此時忽見鬼谷子騰身而上，這才連忙迎上前來，急道：「師傅快退！潛兒斷後……」

鬼谷子微一運氣，正欲答話，大殿南、北、西三面，又射來一白一紫一黑三條身影。鬼谷子一眼便知是笠丹、九天玄女了，但那黑影卻令他微吃一驚，心道猿爺爺怎會在此地出現了？

原來猿爺爺見鬼谷子等夜闖吳軍兵營，卻沒他的份兒，心中老大不服氣，當時並沒作聲，後來卻偷偷潛下會稽峯，撲來吳軍兵營，牠但見那處有斷殺聲，便向那兒射去，牠的身法奇特，形如鬼魅，倒把吳軍兵卒嚇呆了，因此也減輕了笠丹、九天玄女、干潛三人誘敵的壓力。

鬼谷子見衆人均安然無恙，欣然一笑道：「此地不宜久留，速退為宜！」

笠丹和九天玄女身形未定，便急道：「鬼谷哥哥，鬼谷師哥，你……你受傷嗎？」

干潛見兩位師叔又與師傅糾纏不清了，心中不由好笑，忙接口替鬼谷子解圍道：「師傅神功蓋世，天下少見，早已把夫差等一百一十人弄得如泥塑木雕了。」

笠丹一聽，果然顧不得再與鬼谷子糾纏，急道：「潛兒！你早到一步，怎不下去把夫差一劍殺了……哼！」

干潛吐了吐舌頭，道：「笠姑姑別瞪着我瞧，沒師傅的命令，誰敢貿然出手了？」

笠丹氣道：「好啊！鬼谷哥哥原來眞人不露相，有本事把夫差弄成泥塑木雕，為何不一掌把他殺了？你難道不肯替我報血海深仇？」

鬼谷子知笠丹使起性子來，便沒完沒了，無奈只好一笑道：「此事慢慢再說，趁夫差未及發令，快逃出吳軍大營。」

鬼谷子說罷，也不容笠丹再說，一手把她挾住，身如飛虹，橫掠夜空而去。九天玄女一見，心眼兒不由又羨又喜，暗道：鬼谷師哥待人有情有義，果然是天下難得的奇男子，但……但為甚麼他待我總不及笠丹那般親密了？她心思百轉，無奈也只好跟着飛掠而去。干潛向猿爺爺扮了個鬼臉，一人一猿，亦殿後而飛，衆人均一等一的絕頂高手，趁吳軍大營亂作一團，橫掠疾飛，竟如入無人之境，眨眼便逃出吳軍兵營去了。

* * *

當晚深夜，鬼谷子等人返回會稽峯，越王勾踐及大夫文種、謀臣范蠡正徹夜守候。勾踐見鬼谷子等安然而回，連忙趨前道：「鬼谷先生辛苦了，吳軍那邊事情如何？」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決然道：「可矣，明天一早，可派人向夫差請降，他必會答應！」

勾踐一聽，又驚又喜，忙道：「此行該派誰去擔此重任？」

鬼谷子未及答話，文種已一步趨前道：「文種乃戴罪之人，便由我前去闖一闖吧，文種將功贖罪，為保存越國基業，萬死不辭！」

勾踐此時已沒了主意，以目示詢鬼谷子。鬼谷子微一點頭道：「可以，此行由文種前赴吳軍，足可勝任有餘。」

文種一聽，知鬼谷子有意讓他有機會將功贖罪，以減輕心中內疚痛苦，對鬼谷子不由大為感激，他忙向鬼谷子拜道：「多謝師傅成全之意，但不知此行當以何為旨？」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弱國不可自卑，亦不可逞强，以不卑不亢應之足矣！」

文種想了想，便明白鬼谷子之意，決然的點點頭道：「是，師傅！文種當依此四字而應變……越王放心，文種拚卻一死，亦必保住越國的百年基業。」

第二天一早，文種便隻身赴會稽城，他來到吳軍大營，預料必有一番折磨，也作好心理準備，不料吳軍兵卒，竟不留難，便領他去拜見吳王夫差。

文種心中不由暗暗稱奇，暗道：僅僅事隔一日一夜，吳軍為甚麼變得好說話了？其中莫非有甚麼陰謀詭計嗎？但此時文種已起了拚了一死以贖前罪的念頭，因此他也毫不畏懼，跟隨吳軍兵卒，逕赴會稽城內吳王夫差的行宮。

吳軍兵卒把文種引入大殿，吳王夫差早已高踞於虎椅之上。文種走上前去，依兩國使者相見之禮，行了單膝跪拜，道：「越國使臣文種，拜見吳王夫差。」

夫差見文種單膝而跪，便哼了一聲，道：「見了寡人，還不雙膝跪拜嗎？」

文種立刻道：「越國雖敗，畢竟國號仍存，禮節出使，不容雙膝跪拜。」

夫差知文種曾領兵攻打吳國，便故意厲聲道：「文種，你有罪在先，如今倨傲在後，不怕寡人把你亂刀斬了？」

文種凜然道：「文種雖乃敗國之臣，但奉命出使，豈可有辱國體？若吳王不加體察，降罪於文種，文種雖死猶榮，怕什麼刀劍加身？」

夫差一聽，見文種凜然無懼，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聽說文種乃鬼谷子之首徒，果然甚有其師氣度……夫差心中轉念，便把臉色放緩了，但也一時未能決定如何處置文種。

夫差身邊，此時左有大將軍伍子胥，右有大夫伯嚭，均為夫差信任的文武大臣，夫差目示伍子胥、伯嚭兩人。兩人均知夫差這是心中猶豫，不知如何處置越國之事。

伍子胥毫不猶豫，便決然道：「殺！」

伯嚭卻道：「放！」

夫差見兩人意見相左，不悅道：「何謂殺？何謂放？」

伍子胥道：「殺來使，斷其請降之念，一舉滅越！」

伯嚭道：「兩軍交戰，不斬來使，此乃古之訓示，吳王欲令天下人心服，此其時矣！」

夫差一聽伯嚭之言，似乎觸着了他的心事，他居然呵呵一笑，向下面的文種微一擺手道：「文大夫果然甚有膽色，越王派你作赴吳使節，可謂聰明之選，好，你且起來，把來意慢慢道來！」

文種一聽，知事有轉機，那敢怠慢，忙站起來，朗聲道：「吳、越交惡，乃歷代祖宗積怨之故，屢起戰禍，兩國子民皆受其害，如今越王已痛醒前非，決意捨己為國為民，向吳王請降，以平息戰火，令兩國子民，皆有生息太平日子，請吳王納之。」

夫差一聽，呵呵一笑道：「寡人百萬大軍壓境，勢如破竹，不消半日，便可徹底消滅越國，於此兵臨城下，寡人不納越國之降，吳、越戰火亦可平息！」

文種凜然道：「不然，吳王！越國雖敗，但餘下兵精將勇，尚有五萬精銳會稽兵，皆誓死保護越王安全，軍心不可輕侮啊！若吳王不

允越王之請，將盡殺越宮美女，盡燒越宮寶器，再率五萬精兵死戰，屆時越國固然玉石俱焚，吳王攻下越國，只怕也並無什麼收益。」

夫差沉吟不語，心道：文種之言倒並非虛言恐嚇，就憑昨夜大鬧吳軍大營之士，便非常可怕，再者那鬼谷子傾力相助，寡人的火箭衛隊竟亦難奈其何，他若對寡人不利，寡人這顆人頭早已落地矣，看來勾踐求降之心倒並非虛僞，實有其誠，寡人若揮軍滅越，必有一番血戰，鬼谷子這等異能之士，亦必傾力相助，屆時他對寡人勢必毫不留情矣！

夫差心念電轉，他經昨夜一役，不知如何，心境但覺已失了一點傲氣，心中竟隱隱感激鬼谷子手下留情之意了。

夫差這般轉念，便緩緩的道：「寡人若納越降，又將如何？」

文種道：「吳王若納越王之降，越國願為吳之屬國，歲歲朝貢，世世尊仰！」

夫差一聽，心中又不由一動，暗道：若如此令越人心服，臣服於吳，比之消耗兵力再戰，的確合算多了。夫差心中已採納一半了，他呵呵一笑道：「越國既肯臣服於我，那與楚結盟便不復存在矣。」

文種道：「越既臣服於吳，與楚結盟自然便不復存在矣！」

夫差一聽，心中一喜，暗道：寡人破楚服越，兵威之盛，天下震懾，諒那齊國亦必懾怯，寡人不日北上會盟，稱霸中原，勢必指日可待矣！夫差這般思忖，納降之意已決定大半了。

此時伍子胥見夫差神色欣然，已知其意，心中不由大驚，忙向夫差道：「吳王！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文種、范蠡良臣，更得奇人鬼谷子之助，他日復國，勢將與吳國為敵！」

夫差不悅，轉向伯嚭道：「大夫有何見解？但說無妨！」

伯嚭已受越國重金、美女之賄賂，聞言便道：「越國已然臣服，若赦免勾踐之罪，善待越人，則天下皆讚吳王之德，北上會盟，霸業成矣！」

夫差一聽，心事恰被伯嚭說中，不由欣然一笑，道：「伯嚭大夫之言甚善，寡人當再無疑慮！」

夫差又瞪了伍子胥一眼，沉聲道：「寡人將有大志於齊，越既臣服，正合寡人大計，你卻力主死戰滅之，竟欲消耗吳國之兵，居心何在？爾後勿再恃強逞勇！」

伍子胥大驚，冒死再進言道：「吳王納越之降，容其國號存在，日後反悔，必成吳國心腹大患，請吳王三思！」

夫差傲然道：「越國既已臣服，寡人出兵之意已達，夫復何求？若他日反悔，寡人大軍一出，越將危如累卵，寡人何懼之有？伍將軍勿再多慮，壞了寡人稱霸中原大計。」

夫差微一沉吟，便對文種道：「寡人決納越國之降，但為表請降之誠，越王勾踐須入吳臣侍於吳國，不得有違！文大夫回去向勾踐轉達便可！」

文種一聽，又驚又喜，暗道：夫差納降，越國百年基業可保，不致一朝淪亡；但夫差要越王入吳臣侍，分明是欲折辱於他，以報殺父之仇，這卻如何是好？不由沉吟不語。

夫差見文種神色猶豫，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寡人納越之降，已是天大寬容，但父仇在身，寡人亦不得不報，勾踐入吳，正是欲令其以身贖殺父之罪，以釋吳越仇怨，文大夫不必擔心，寡人決容勾踐保存生命便了！」

文種一聽，深知這已是敗軍之國所能爭取的最佳結果了，當下亦不敢再辯說什麼，向夫差拜辭，返會稽峯覆命。

文種返回會稽峯，他一見越王勾踐，便跪拜於地，痛哭失聲道：「文種魯莽之失，致令越王受辱矣！請越王賜臣一死！」

勾踐正與鬼谷子、范蠡、干濳等，商議於此際艱難時刻，如何堅貞不屈，保存越國百年基業事，猛見文種回來即痛哭失聲，心中不由大驚道：「文大夫！夫差拒絕越之請降嗎？」

文種這才從悲憤自傷中驚醒，他忙拭淚道：「非也！夫差已然納降，師傅所料丁點不差！但……但……」他竟難於啓齒往下說出那令勾踐難堪的話。

勾踐已知文種之意，他歎了口氣，道：「夫差雖然納降，但必然有其苛刻條件，是什麼條件？文大夫但說無妨，勾踐不外獻出這顆人頭，以釋夫差父仇之恨罷了！」

文種不由抬頭向鬼谷子目詢，鬼谷子已知勾踐有三年受辱之磨，便微一點頭，輕聲道：「文種不必猶豫，此乃天機命理所註定，非你無能之罪。」

文種點點頭，他領悟了鬼谷子開導之意，心中這才釋然，向勾踐道：「夫差雖然肯接納越國之降，但堅要越王入吳臣侍於他，文種有辱越王使命，罪該萬死！」

越王勾踐一聽，神色不禁一陣黯然，他沉思不語，不禁又仰天長歎道：「不料勾踐一着之差，竟淪落到身為階下囚的地步……蒼天，你為何不賜勾踐一死，以免終生受辱！」勾踐悲怨之下，不禁掉下淚來。

文種、范蠡、干濳、周參將等越國臣屬，一見越王勾踐自傷欲絕，不由齊跪拜於地，同聲道：「越王務請節悲自重！臣等護國不力，令越王受辱，罪該萬死！」

鬼谷子見勾踐神色悲傷欲絕，知他身為一國之君，如今竟要入吳作囚臣，打擊不可謂不慘酷，但亦知其命理使然，他非要歷此三年劫數不可，便肅然道：「越王！人逢絕境，一死非英雄，堅貞不屈、忍辱負重，方為人上之人，一時受辱，焉知他日不會天馬行空，務請越王三思！」

勾踐沉吟半晌，問鬼谷子道：「勾踐自問登位以來，勤政愛民，無負於越國臣民，為何竟有此一劫？望鬼谷先生教我。」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列國爭霸，此乃天機大勢，不可逆違；而越國立國以來，政事多以偏安自處，不思進取，國民便陷於安逸享樂，一旦烽煙燒及，自然難與強敵相抗。二來越處大地之南，南土氣勢多弱於北地，乾坤龍脈，起自崑崙，自北而下，抵越境之時，龍勢已弱，越都錢塘，已是都脈偏弱，再加王陵地處微龍之體，又歷年以高墻自困，已成死龍之格，風水龍氣既如此不濟，再加天機大勢所使然，越國遭此劫難，乃勢所必然矣。」

勾踐喃喃道：「既是天機大勢所使然，越國是否再有振興之機？勾踐又是否可有復國之時？勾踐心神已亂，一切但望鬼谷先生指點迷津，以釋其疑。」

鬼谷子一聽，知勾踐靈氣已漸復，心道：只要他意志堅穩，敢於承受三年歷劫之運，當其命宮移至壽上位時，一切便有轉機矣！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斷然道：「越王放心，身逢逆境，但能意志堅定，不屈不撓，堅忍卓絕，必有時運通暢之日，當其時，一切便有轉機矣！」

勾踐一聽，信心不由增了幾分，但仍帶疑慮道：「目下越國已陷水深火熱，勾踐又行將入吳作囚臣，生命是否可保尚屬未知之數，先生怎能斷定他日必有轉機？」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人之運命，大衰然後大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所以成大事者必先受常人所不能受之苦，忍常人所不能忍之辱，國運之論，大弱大亂之時，亦即大興大治之期，關鍵在於能否察審大勢，精度時弊而已。而既能認淸大勢，又能堅忍卓絕，再輔以外力相助，改運移氣，運命挪移，則大事必成矣！」

勾踐一聽，又驚又喜，忙道：「先生如此斷言，莫非已有主意，替勾踐徹底改王陵氣運，助勾踐一臂之力復國，但十年前先生不是說，越王陵改無可改嗎？十年之後，越國已陷絕境，反而有改運移氣、運命挪移之可能？勾踐方寸已亂，但望先生不吝賜告！」

鬼谷子一聽，微示端倪似的鼓勵道：「此一時彼一時也，豈能一概而論，彼時王陵經十年陶治，一切已成定局，兇絕之兆必先應驗，然後方有轉機。此時王陵死龍之兇已然盡露，越國面臨水深火熱，越王亦須歷經三年磨劫，大衰過後，便是大旺之期，此時再以尋龍大法移葬王陵，則可與子孫後人堅貞相應，假以時日，潛移默化，越王室後人血脈龍氣大旺，此長彼消，吳越對峙之格，便會運勢挪移，當無堅不摧矣！」

勾踐默默沉思一會，眼神亮了，他從鬼谷子的鼓勵中獲得啓示，暗道：人若受侮必先自侮，昨非而今是，只要勾踐保得一口氣，必能盡洗國恥，使越國振興。

勾踐這般轉念，忽地輕拍案桌，霍然而起，決然道：「勾踐決定矣！為平息戰火，令越國子民休養生息，保住祖宗百年基業，勾踐決赴吳國作罪臣，以贖勾踐罪孽，雖一死亦無所悔矣！」

鬼谷子一聽，欣然一笑，雖然沒說什麼，但已飽含鼓勵之意，亦已暗下決心，決以尋龍大法，助越國挪移國運，以圖中興。

文種、范蠡、干濳、周參將等越國臣屬，見勾踐能以大局為重，不惜犧牲自己榮辱，甘赴吳國，接受磨折，均大為感佩，異口同聲道：「臣等願與越王同赴吳國，同受患難困苦。」

九天玄女、笠丹此時亦在場傾聽，九天玄女心性嬌野，於這等國家興亡大事，並無什麼興趣，因此也就不覺什麼感觸。笠丹卻是越國之女，畢竟一國血脈相連，眼見勾踐一國之君，竟淪落到身赴敵國為囚臣，心中不由感慨萬分，她微一沉吟，便決然道：「越王放心，民女笠丹必保你生命周全，若夫差敢對你不利，民女拚了一條生命，亦必先把他一劍殺了。」

在場中人，均以為笠丹只是一時激憤，口出大言，只有九天玄女卻暗道：笠丹此言並非虛妄，就憑她那一手十指發劍的神技，夫差便起碼死上十次了。

勾踐動容道：「笠姑娘為國慷慨激昂，勾踐感佩之極，但吳國森嚴壁壘，姑娘切勿輕舉妄動，枉送生命。」

勾踐一頓，又目視鬼谷子，輕聲道：「勾踐此行，誰可相隨？望先生指點。」

鬼谷子微一沉吟，暗道：此行非力戰，勢須堅剛不屈大智大勇之

士，潛兒、范蠡、干潛三人均可勝任，但干潛與夫差有父仇之嫌，只恐沉不住氣，范蠡精於謀略，孤身應對非其所長，文種內疚在身，急欲洗刷罪孽，此行正好給他一個絕佳時機。

鬼谷子思忖一會，再無思慮，便決然道：「文種處事不卑不亢，堪可勝任，可隨越王入吳一行。」

文種一聽，深知鬼谷子又給他留下一個將功贖罪，以消解內疚的機會，心中感激萬分，他霍然而起道：「越王，文種這便再赴吳面見夫差，以討這城下之盟吧！」

當下，文種再赴會稽城吳王夫差的行宮，轉達勾踐爲表誠意，願入吳都姑蘇作罪臣之意。夫差一聽，果然不理伍子胥的反對，決定採納越國請降，訂了城下之盟。

三天後，當越王勾踐，與文種一道入會稽城向夫差請罪後，夫差便下令撤軍，帶同勾踐和文種，以及一大批越國獻上的宮中寶物，率三十萬攻越大軍，浩蕩回國。

夫差顧盼自豪，勾踐隻身上路，沿途目睹故國一片美好江山，不禁心如刀割，其中的難言苦楚，猶如西湖之水，盈溢心胸。

＊　＊　＊

蕭蕭風雨，花開花謝，越王勾踐入吳國都姑蘇作囚，眨眼已半年之久了。

其時越國處於半淪亡的狀態，夫差爲防越國東山再起，下令把越國的所有鐵器金屬，均收繳運回吳國。

越國都城仍然定在會稽峯勾踐城，留在國內主政的便是范蠡，軍事則由干潛指揮防衛。鬼谷子眼見越國百姓，受盡吳兵欺凌，半亡國之民，苦不堪言，不忍坐視，留在越國，終日四出奔波，也不知他弄甚麼玄虛。

鬼谷子不走，笠丹、九天玄女、猿爺爺等，自然亦留在越國臨都會稽峯。

干潛身負越國軍事防衛重責，但越國所有的金屬鐵器均被吳國收繳，兵士殘破的刀槍，根本無法更新替換，心道：以此殘兵敗器，如何破敵，如何練成精兵，以圖日後復國？長此下去，國弱兵殘，則越國不滅而亡矣！

干潛焦急萬分，欲與范蠡師兄商議，但不知爲甚麼，范蠡近日卻如鬼谷子一樣，四出奔走，整日不回，不理朝政，也不知他忙着什麼。

干潛這天剛操練兵卒回返會稽峯上，眼見士卒的刀槍已破得不堪再用，但又無法更新替換，心中不禁憂急如焚。

干潛走進會稽峯勾踐城勤政宮，卻突見鬼谷子正與師兄范蠡低聲商議什麼。干潛一見，如獲救星，當下也不及細詢近況，便疾步上前，急道：「師傅！師兄！目下越國金鐵全無，將士兵器殘破不堪再用，卻無法更新替換，如此殘兵敗器，如何養精蓄銳，以圖越國振興？」

范蠡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吳國盡收越國金鐵，用意乃在禁止越人使用兵器，永遠受吳之役使。夫差之用心，師傅已盡知矣，他日來與我整日奔走，一來乃爲尋覓風水龍穴，以備移葬越國王陵，二來也是四出查勘，測度越國境內大地。」

干潛一聽，又驚又喜道：「原來師傅和師兄爲此事操勞矣，但大地之下，又怎可找出兵器？」

鬼谷子此時呵呵一笑，接口道：「潛兒，萬物皆大地所生，萬物亦歸於大地，又豈在區區兵器？夫差可以把地上之物收去，卻無法收繳大地之物，只有大地尚存，自然便可滋生萬物矣！潛兒且隨我上苧蘿山窩處走一遭，一切便明白矣！」

鬼谷子說罷，即與范蠡、干潛一道，走下會稽峯，在苧蘿山窩處停了下來。干潛迷惑之際，鬼谷子已掏出他那塊「天地時神盤」，四周一測度，便欣然一笑道：「潛兒、蠡兒，你兩人快來瞧清了。」

范蠡、干潛聞言，連忙趨前探頭一看，只見神盤上的指針浮而不定，不歸中線，不斷搖擺，兩人不明所以，忙道：「師傅，這是什麼寶貝？主甚麼意思？」

鬼谷子知范蠡、干潛均有根基之人，便不加隱瞞，詳細解釋道：「天地時神盤，乃師祖老子李耳所傳，不但可用來測度風水龍穴，且更可用來勘測大地深潛之寶。其法分爲八種，又稱『神盤八奇』，即搪、兌、欺、探、沉、遂、側、正八奇之法。」

范蠡一聽，大感興趣道：「師傅，何爲搪？搪之奇又主何兆？」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剛才爾等所見，指針浮而搖擺不定，不歸中線，此即搪，當主大地之下，有古代石器。」

干潛一旁聽了，不待鬼谷子吩咐，即拔出干將劍，以劍剖地，他此時的內力已甚精湛，干將劍又削鐵如泥，因此不消片刻，便把土地挖深了三尺，干將劍突然迸出火星，握劍手臂亦一陣發痲。干潛不由暗吃一驚，心道：干將劍削鐵尚且如泥，下面是甚麼寶貝，竟把干將劍反彈而回。

干潛好奇心大作，連忙捨劍不用，以手貫內力挖之，以軟制硬，果然奏效，他伸手探處，一物應聲而起。干潛一看，原來竟是一塊以

石磨成的石槍尖，不由喃喃道：「邪之極了！區區一塊石器，怎會把干將劍反彈而回？」

鬼谷子微笑道：「潛兒且以干將劍斬石槍試試！」

干潛一聽，果然手執干將劍，運五成功力，向石槍一劍斬去，但聽乒的一聲，火花四濺，干將劍幾乎脫手而飛，石槍竟絲毫無損，古樸如昔，干潛不由又驚又喜，忙道：「可怕！可怕！這石槍如此堅剛，到底是何寶貝？」

鬼谷子微笑道：「此乃先古兵器，以九天玄石研磨而成，其硬比鐵猶勝十倍，世間之劍，又怎可傷及分毫？」

干潛一聽，如獲至寶，立刻捧起石槍，欣然大笑道：「好寶貝，假如天降三五萬支，那兵卒便不愁沒兵器用了，師傅，快再尋尋看！」

鬼谷子道：「先古利器，一具足貴，又豈可一獲萬千？」

干潛一聽，不由歎了口氣道：「既然如此，雖然可貴，但只得一支，絕無僅有，於重整軍隊，又有何用處？」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這又不然，雖僅得一塊，但只要付出艱辛勞力，成千上萬自然亦不難求矣……潛兒，你再向下挖挖看！」

干潛依言再向下挖，觸手處卻是一塊龐然大物，他試試運力一撼，重如泰山，竟難動分毫，干潛自知力有不逮了，他也不敢魯莽，先以劍撥開上面的浮泥，仔細一看，赫然是一大塊烏黑的石頭，方圓近丈，重達萬斤。干潛不由吐舌道：「師傅！這……這是甚麼寶貝？」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潛兒，其上之物即其下之物，同出一源，你還不明白嗎？」

干潛一聽，恍然悟道：「這是九天玄石！乖乖，好大的一塊！」

干潛吐舌道，他在鬼谷子面前，渾不似一位手握兵權的大將軍，倒似一位頑皮的大孩子，事實上干潛亦的確視鬼谷子亦師亦父，而且干潛也不知道「九天玄石」，其實便是後世人所稱「隕石」，是太空的浮石穿過地球大氣層掉下來的，當中磨擦受熱燃燒，猶勝熔爐中千錘百煉，因此堅硬勝鐵十倍。

鬼谷子欣然點頭道：「不錯！潛兒！此乃九天玄石，假如拿去鑄造刀槍，是否可造千件萬件，而且勝於尋常鐵器十倍，你還憂慮越軍沒有堅兵利器可用嗎？」

干潛一聽，樂得大笑道：「是！是！若拿去切割開來，再經錘煉，足夠越軍全副裝備堅兵利器矣！哈哈，師傅，你果然是越國的大救星！」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不然，潛兒，堅兵利器，只是越國振興條件之一，尚須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相配合，天時者天下大勢一國之運也，地利者國土之產物豐足也，人和者國民一致齊心也。若三者配合，再加堅兵利器，則越國振興可期！」

干潛一聽，默默思索鬼谷子話中含意，便不再作聲。但范蠡見鬼谷子的「神盤」如此奇妙，不肯放過研習之機，忙向鬼谷子道：「師傅，以搪奇之法，可測深隱大地之鐵石，那其他大奇，又有何妙用？」

鬼谷子知范蠡心性淡泊，亦是此道中人，便不厭其煩的詳加解釋道：「兌，即突也，針橫水面，不歸子午，當主其下有金鐵之物。欺，即詐也，針轉而不穩，地下必空如也。探，即擊投，落針而半沉半浮，上不浮面，下不沉底，即地下虛也。沉，即沒也，當主下面有弱金之器即銅也。遂，不順也，地下崎嶇不平，難於勘測也。側，即不正，指針偏東偏西，不歸中線，乃主地下傾斜，用之無益……」鬼谷子說到此處，忽然一頓，神色漸轉肅然。

范蠡悟性甚高，他一見師傅神色，即恍然道：「然則餘下的一奇──正，便是尋龍之大法了？」

鬼谷子點點頭道：「不錯，八奇中的正，即天地時三針合一，歸於中線，是爲風水龍脈吉地，此亦爲風水尋龍大法的要旨，蠡兒可切記了！」

范蠡肅然點頭道：「是！師傅！」

鬼谷子一頓，又欣然一笑道：「我這月來四出奔走，已見神盤天地時三針合一歸中線之地，越國王陵移葬有望矣！」

范蠡一聽，大喜道：「那地方位於何處？」

鬼谷子欣然道：「便在苧蘿山東面山窩，竟恰恰與施全家的祖墓蓮花穴成一直線，天機巧合，當眞妙不可言。」

范蠡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因爲他猛然想起十六年前，師傅曾替施全妙點蓮花穴，施家果然誕生一位生而帶異香的女嬰──西施！而屈指算來，西施也應該是十六歲的芳齡了，想到此，干潛心神不由一蕩又一熱，他也不知爲了什麼，但想起目下國難當前，自己竟因這等兒女私情動念，不由暗叫一聲慚愧，連忙收攝心性，道：「是，師傅，但不知何時可把越王陵移葬於此？」

鬼谷子微一沉吟道：「目下夫差對越國監視甚嚴，此事不可張揚，一切悄悄而行可也！因此絕不可大興土木，與師動衆，萬一驚動夫差注意，那便必然危及越王勾踐的

生命矣！」

范蠡道：「既然如此，那范蠡便與師傅一道，親力親爲，絕不驚動第三者，悄然行事便了，但移葬王陵工程甚大，是否可請笠丹姑姑、九天玄女師叔相助一臂之力？」

鬼谷子一聽，忽然明白范蠡的用意，乃故意製造機會，讓兩女多接近於他，不由微微一笑道：「蠡兒，笠丹及九天玄女均此道中人，知之無妨，助之更可。但實不相瞞，我正爲兩女糾纏之事煩惱，不提也吧！」

范蠡心中一笑，不再作聲。

鬼谷子想了想，又決然道：「潛兒可率兵勇，把此九天玄石搬回會稽峯，秘密造爐熔煉刀劍，當可解決軍隊武器之困。范蠡則先上施家山越王陵，把越王祖宗遺骸先行入塔，再秘密送返會稽峯待命。」

范蠡、干潛一聽，均肅然道：「徒兒遵命！」說罷，兩人連忙離開，分頭行事去了。

鬼谷子在兩人離開後，信步而行，不覺已來到苧蘿山西面。但見前面一座墓穴，石碑依然，上書「施家歷代祖宗之墓」等八個石刻字，字體龍飛鳳舞，正是鬼谷子當日以指力代筆，疾書而成。

鬼谷子目注石碑上的文字，想想短短十六年間，所發生的事何止翻天覆地？他自己也由年輕小子，步入中年歲月了。他忽然又想起恩師來了，暗道：師傅老子，未知是否仍如昔日般的老而頑皮，目下天機微妙，天下百姓飽受戰禍之苦，自己不幸被牽涉其中，脫身不得，不禁又羨慕起師傅老子的逍遙自在來，心道：師傅啊師傅，你一心欲把徒兒培養成一代宗師，但你可知否，這尋龍祖師並不妙極，簡直痲煩之極。鬼谷子自步入中年，心性已變得越來越沉穩，少年時的玄幻不覺已少了許多，但不知爲何，他甫一接近施家這座蓮花龍穴，心中便浮想聯翩。

鬼谷子猛然想到此點，才霍然自警，暗道：「這蓮花龍穴的魅力果然厲害，竟連我鬼谷子亦有點情不自禁，浮想聯翩，此穴龍氣之盛，當眞不可思議！」

鬼谷子畢竟乃一代尋龍祖師，功力奇高，心神略一浮蕩，便即自警，因此亦不禁暗道：此地脈魅力如此强盛，當日那女嬰西施，不知其魅力有多大？若連我鬼谷子亦有點不克自持的，那世人遇之，豈非如見仙見妖，這到底是禍是福？

鬼谷子不免有點擔心起來，他沉吟間，抬起頭來，但見苧蘿山上面，高高挺聳的，便是當今越國賴以復興的臨都會稽峯勾踐城，心中不禁又一動，暗道：按此地脈大勢，苧蘿山乃地力雄厚的母山，必能孕育一國的復興，看來越國的日後前程，一切便着落在苧蘿山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當下再沒半點猶豫，他向東面預選作移葬越王陵的地脈，再遠近審視一番後，便決然返回會稽峯，準備擇吉動土，替越王勾踐秘密移葬王陵。

七天後，時正辛巳年三月初九，鬼谷子見范蠡已把一切準備妥當，當即決定，越王陵定於今日之內秘密移葬，但務須在子時之前完成一切工程。

當時干潛已把施家山上，越王陵的祖宗骨骸收妥入金塔，供奉於會稽峯上。鬼谷子即率范蠡、九天玄女、笠丹、猿爺爺等，以及三兩仵工，携備鋤鏟之類的工具，絕不聲張，悄然向苧蘿山東面而去。

鬼谷子引領衆人，來到苧蘿山東面山窩處，忽然便驀地停下，伸手向前一指，道：「仵工可於此挖穴矣！」

范蠡、九天玄女、笠丹等放眼一瞧，但見苧蘿山四面有羣峯拱衛，此時雖是初夏風寒，但所站之地，卻溫暖如盛夏，熱氣從脚底直透心田，令人不由熱血沸騰，志氣昂揚，鬥志堅定，均聳然動容，暗道：這塊土地到底有甚麼寶貝？竟令人心神俱往！

此時仵工已開始在鬼谷子指定之地點挖掘墓穴，但感每向下挖深一尺，熱氣便加添數分，不由暗暗稱奇，暗道：我等當仵工幾十年，這等選作墓穴的土地，卻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當眞古怪神奇了！

九天玄女心直口快，先就忍不住了，不由格格一笑道：「鬼谷師哥，這地方很好啊，雖是寒冬，大概也可當夏日遊玩……乖乖，莫非地下有一團烈火沸騰燃燒嗎？」

九天玄女此言一出，恰恰亦說出了笠丹、范蠡欲知的疑惑，因此均靜待鬼谷子回答。

鬼谷子知身邊三人，均極可信賴，便忽然以一音分三線的絕頂神通，分別對三人道：「非也！地下並非有地火燃燒，實乃一塊驚世大龍穴，龍氣旺盛，土地自然溫熱。」

九天玄女知鬼谷子不欲洩秘，這才以傳音入密的功夫發話，她還以爲鬼谷子只對她一人而說，連笠丹亦不許知，心中不由心花怒放，格格一笑，同樣以傳音入密問道：「那鬼谷師哥，這大龍穴叫甚麼名稱？」

鬼谷子又以一音分三線的功夫，向三人道：「此穴名叫冬蛇穴，猶如冬藏之蛇，暫雖蟄伏，一旦甦醒，便橫空出世，騰飛萬里，前程無限矣！」

九天玄女一聽，似懂非懂，暗自思忖着，一時便忘了發話。

一會後，仵工便已挖出一座方圓五尺的地穴，走過來問鬼谷子道：「先生！地穴已成，是否這便下葬？」三名仵工並不知鬼谷子的身份，只知他必定是朝中的要人，因此神態雖尊而不崇。

鬼谷子渾不以爲意，他微一沉吟，抬眼望一下日影，略一推算，知已是接近戌時時分，便決然道：「可矣！速把金塔座西朝東，安放穴中，不得有誤！」此時他的神色忽轉嚴肅。

三名仵工豈敢怠慢，立刻依言，把金塔座西朝東，小心翼翼，安於穴中，又小心覆土，不一會，一座方圓近丈的墓穴便聳立在苧蘿山東西山窩處了。

此時范蠡忽然想起一事，忙低聲對鬼谷子道：「師傅！是否立碑？若立上石碑，碑文一旦被吳國奸細發現，告知夫差，夫差必然震怒，越王生命只怕不保。」

鬼谷子於此早有成竹在胸，但見范蠡處事如此精細，心中亦感欣喜，他微微一笑，附耳向范蠡低言幾句，范蠡隨即笑容滿面，欣然道：「師傅神機妙算，范蠡這便照此而行便了。」

笠丹、九天玄女見鬼谷子與范蠡耳語，不知范蠡弄甚麼玄虛，均留心的盯着范蠡的動靜。

只見范蠡笑吟吟的拿出預備的墨筆，在一塊石板上龍飛鳳舞的寫道：「走戊之王，居身之所。」然後對仵工道：「依此刻字，不得有誤，重重有賞。」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三名仵工果然不作一聲，飛快的便把碑上八字刻好了，又小心的豎在墓穴正面，座西朝東而向。

范蠡立刻把銀兩付於仵工，又吩咐道：「今日之事，不可聲張，否則兇禍立見，切記！切記！」

三名仵工但有重賞，自然一口答應，很快就收拾好工具，離開苧蘿山而去。

九天玄女待仵工離去，到底忍不住了，她一手扯住范蠡，尖聲道：「范蠡，你在碑上寫的什麼？是甚麼意思？你再不說明，我可要罵人啦！」

范蠡很怕這位嬌野的小師叔糾纏，他無奈的向鬼谷子望了一眼，見鬼谷子含笑點頭，這才放心心的坦白道：「此乃師傅之意，不關范蠡之事，碑上那八字，師叔仔細合併一想，便不難明白其中含意矣。」

九天玄女一聽，望着石碑上八字，果然用心一想，她心性亦絕頂聰明，因此立刻也領悟其中的含意，不由格格得意的一笑道：「好啊！『走戊』之王，這合併起來，豈非『越王』兩字麼？又『居停之所』，供死人『居停』的地方，自然是墳墓啦！合起來，豈非便是『越之王陵』嗎？哈哈！鬼谷師哥，你的用意到底被我猜着啦！妙極了。」

鬼谷子微微一笑，沒說什麼。

范蠡此時趁機道：「師傅，爲何移葬要選在辛巳年三月初九，又不能過子時？」

鬼谷子微笑道：「辛巳年五行屬金，所出之人富有機謀，喜隨機應變，意志堅定，能常人所不能，且有貴人扶持，晚年大興，乃一先衰而後旺之命。因此辛巳年又稱冬藏之蛇年，此穴喝形恰恰亦爲冬藏之蛇大龍穴，蛇即龍也，目下雖似冬眠之蛇蟄伏，但熬過寒冬，大地回春，則霍然而甦，當其時便騰飛橫空，一躍而爲行空之龍矣。」

范蠡一聽，不由感歎道：「師傅尋龍絕學之妙，鬼神莫測，當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越王天大福氣，有師傅相助，何愁大業不成哉！」

鬼谷子微一搖頭道：「不然，我此舉並非全爲越王復國，乃因吳王夫差暴戾，天下百姓受其荼毒，相較之下，越王勾踐尚能以民爲念，因此爲平息戰火，讓天下百姓過上幾十年太平日子，才勉力一試吧了！」

范蠡肅然道：「是，師傅，范蠡當以師傅所教宗旨行事。」

鬼谷子這才欣然一笑道：「很好，蠡兒，目下你的氣色甚佳，正值流年大旺之期，盡心扶助越王，必可成大業……」鬼谷子忽然一頓，似意猶未盡，卻沒說下去。

范蠡知鬼谷子已有離開之意了，他極想多得師傅的教誨，忙道：「那成了大業，往後又將如何？師傅請訓示。」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天機玄妙，太遠之事日後自有分曉，蠡兒謹記，三分天命，七分人爲，成敗榮辱盡在心中方寸間，也便是了，其餘何必深究？」

范蠡忙肅然道：「是，師傅。」

鬼谷子稍停，又道：「我自與師傅老子分別，一晃十幾年歲月，極欲上邙山上清宮走一遭，因此越國復興之事，便須你和種兒、潛兒獨自留意了！」

范蠡一聽，見鬼谷子果然有離開之意，又知他決定了的事，決無人可以改變，不由依依不捨道：「師傅這一去，請代徒兒拜上老子師祖，但不知何日才可與師傅相見？」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忽然道：「風水龍脈，十年足可成一運，十年之內，越國必有一番驚人變化，屆時我必會重臨。你把此言轉知潛兒，他正忙於練兵，也不必前來送

行了。」

鬼谷子身如閒雲野鶴，說走就走，也不返上會稽峯，便即時與范蠡分別，飄掠而去。九天玄女、箛丹兩女一聲不响，亦跟隨掠去，箛丹既走，那當世中也沒人可以留住猿爺爺了。

范蠡在一霎間，便與相處十幾年的恩師分開，心中不由一陣悵然，片刻前還很熱鬧的苧蘿山，此時便只剩空山鳥語了。

范蠡歎了口氣，無奈也轉身離開，打算先返會稽峯，處理一批久積的政事。

* * *

范蠡返回會稽峯，干潛正忙於指揮鑄造九天玄石兵器，也不見他返回，范蠡便在勤政殿，審閱各地呈上的文書，所有文書，卻幾乎全是餓寒告急的，范蠡看了幾份，便掩卷長歎道：「淪亡之國，百姓苦矣！」

原來當時夫差規定越國，每年須向吳國進貢十萬匹羅紗，及十萬石稻谷，才肯允准撤軍及保存越國的國號。

小小越國，被十萬貢物榨得民窮財盡，全國上下，皆一片愁雲慘霧，而且貢物不敢不繳納，因爲越王勾踐被囚在吳國都姑蘇，稍有風吹草動，勾踐便生命不保，勾踐若死，越國也就不復存在了。

范蠡目睹大批各地告急文書，卻一籌莫展，因爲就連他此時身爲一國之相，亦是每日只得半頓米飯，國之窮困，民之悽苦，由此可見一斑。

正當范蠡苦苦沉思對策時，勤政殿外，匆匆走進一人，原來是周參將，周參將快步走到范蠡面前，摸出一份密函，悄聲道：「文大夫托人從吳國捎回，說是十萬火急，務必盡快呈交范蠡丞相。」

范蠡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他連忙拆開密函，迅速一閱，他閱畢不由長歎一聲，一副萬般無奈之狀。

周參將趨前忙道：「文大夫有何密情？」

范蠡歎了口氣，道：「你自己拿去看吧！」

周參將接過密函，只見上面果然是文種大夫的手跡，只見他寫道：「書呈吾弟范蠡：目下越王囚吳，受盡淩辱，其中苦況，也不及一一細述。近日吳國將軍伍子胥，忽然力勸夫差殺死越王，以絕後患，夫差不知怎地，竟然心動，越王目下已危在旦夕！幸得吳大夫伯嚭通風，說夫差近日寵妃新喪，因此性情更顯暴烈，連他勸說，亦不肯聽，越王生命行將不保，若要救越王生命，除非可令夫差心情轉和，否則越王必定兇多吉少……走筆匆匆，不及盡言，一切但望吾弟速施妙策解救，下款是知名不具。」

周參將一下呆住了，他喃喃的低歎道：「越王若有三長兩短，越國便從此淪亡了。」

范蠡沉吟不語，忽地決然道：「吳大夫伯嚭之言不錯，若能令夫差回心轉意，只有一個辦法了。」

周參將忙道：「是甚麼辦法？」

范蠡斷然道：「夫差好色，唯有投其所好，以美色打動，越王生命方可保存。」范蠡一頓，又道：「我明日一早便周遊各地，以尋一絕色美女，以作救國人選，會稽峯諸事，便請周參將助干將軍，全權裁處了。」

周參將深知事態危急，范蠡此行，選美如救國，刻不容緩，便立刻肅然道：「末將遵令，范丞相只管放心前去，一切有干將軍和末將善加處理。」

范蠡第二天一早，便平服離開會稽峯，深入民間各地而去。他日夜奔走，幾乎跑遍了越國土地，但見越國百姓人人衣不蔽體，苦不堪言，范蠡目睹之下，心痛欲哭，但又知此時絕非傷悲之時，只得强打精神，乘船折回會稽地域，再作打算。

這一天，范蠡僱船前往浣紗溪，他站在船頭，但見兩岸百姓男女老幼，人人愁眉不展，到處一片慘淡景象，不禁仰天長歎道：「國亡家破，莫道匹夫無責！」

船近浣紗溪，地已近苧蘿山，忽見一位少女，淡雅衣裳，倚石而坐，雙眉微蹙，纖手撫胸，似有無限愁思。

她的身畔，卻放着一籃潔白的羅紗。

范蠡一見，心中便不由一熱，這少女的面容，竟似曾相識，不由呆了一呆，低聲吩咐船家道：「悄悄靠岸，切勿驚擾岸邊女子。」

那船家見范蠡少年英俊不凡，雖是平服打扮，心知必非等閒人物，當下答應一聲，不敢怠慢，果然悄悄靠岸，絲毫沒把沉思中的少女驚動了。

范蠡輕輕移步上岸，走到少女身邊，輕聲道：「請問姑娘爲何於此倚石吁歎？」

少女聞聲，抬頭一看，兩人四目相觸，均不覺心中一動。

范蠡暗道：「好一位絕色美女，眞有如一朵盛放的白蓮花……這如月面容，倒似在那兒見過似的。」

少女心道：「這少年人英俊不凡，令人目睹便生親切之感，猶似三生相識，好不奇怪。」

少女見范蠡發問，雖是偶然邂逅，卻不欲隱瞞，便坦率的輕聲吟道：「人道春色新，三年晨鴉昏，

雖有浣溪水，難洗亡國恨！」

范蠡一聽，心頭不禁猛地一震，低頭暗忖道：「不料一位村女，竟有如此情懷，她不但艷壓羣芳，而且出口成文，國恨在心，當眞越國靈山秀水，出一位靈秀之人。」

范蠡心中思忖沉吟，他再抬頭看時，那少女已不在身邊，竟已姍姍而去了。

范蠡心中不捨，連忙棄船上岸，向村人打聽，才知那少女家住苧蘿山脚施家村西面，名字便叫西施！

范蠡一聽，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道：莫非這便是苧蘿山西面蓮花大龍穴所出的奇女嬰兒西施麼？若果然如此，那當年師傅預伏的「麗質救國，一女救萬民」的天機便果然應驗了。

范蠡想到此處，便不敢魯莽，先行折返會稽峯，派人到苧蘿山脚施家村打探。會稽峯相距苧蘿山脚的施家村只有十里路，派出打探的人很快便回來稟告，說苧蘿山施家村有兩位施姓女子，住在東面的稱東施，住在西面的叫西施，不知范丞相尋的是那一位施姓女子？

范蠡一聽，心下登時便一陣欣然，暗道：苧蘿山脚果然有西施此人。

第二天，范蠡便裝，再度奔赴苧蘿山西面施家村。

這次是范蠡兒時的舊地重遊，只見施家村東面的那片西瓜地，依然綠油油一片，長得十分茂盛。

他依稀記得，當年師傅鬼谷子是從西瓜田東面入村的，於是便繞過西瓜田，向東面走去，甫入村口，卻見一大戶門口，坐着一位女子，大口大面，雖不算十分醜陋，但她卻以手托腮，不知爲甚麼緊皺眉頭，樣子便顯得可笑而又滑稽。而且看她衣飾甚美，並不似窮苦人家，不須爲柴米而困擾。

范蠡心中不由好奇，便走近前去，輕聲問道：「請問姑娘，是否有甚麼煩憂？」

少女聞聲抬頭，一看原來是一位英俊不凡的少年郎，登時便更着力以手托腮，眉頭皺得更緊，就差沒呻吟出來了。

范蠡見狀，又忙問道：「姑娘有病嗎？」

皺眉少女此時卻又嗤的一笑，大口張開道：「少年郎！我並非有病，亦非有甚麼困擾。」

范蠡奇道：「那你爲甚以手托腮，眉頭緊皺？」

皺眉少女一聽，咧了咧嘴，似恨恨的心有不甘，好一會才忽然連珠炮的嗔道：「爲什麼？因爲村西的西施，閒來終日以手托腮，緊皺眉頭，人家見了，不分男女都被她迷住了，路人信步，農夫歇鋤，爲的是爭看西施的皺眉頭，都說她皺眉時的模樣更美得迷人，我不服氣，便學她的樣子，勤加苦練以手托腮、緊皺眉頭的本事，終有一日，別人會說我皺眉頭皺得比她更好看更迷人十分。」

范蠡一聽，忍不住好笑，但又不便笑出口，只好道：「姑娘貴姓？」

皺眉少女得意的咧開大口一笑道：「少年郎！你是第一個見我皺眉問我姓名的人。」

范蠡微笑道：「這又怎樣？」

皺眉少女道：「我好喜歡啊！你問我姓名，便是覺得我皺眉的樣子美極了，你又少年英俊，教人怎不狂喜？我也不敢隱瞞你，我住在施家村的東面，因此我的名字叫東施！」

范蠡一聽，心中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位姑娘人倒爽直，長得也並不太醜，她若不刻意追求什麼，倒也不致招來如此煩惱。范蠡這般轉念，便呵呵一笑，道：「原來你這是東施效顰啊！」

范蠡說罷，也不理東施痴痴的呆住，似在仔細回味這一句「東施效顰」的意思，飄然續向施家村的西面而去，因范蠡的這一句「東施效顰」，世上便添了一個動人而幽默的故事了。

范蠡續向西行，走了一段路，眼前景物已依稀入目，不覺加快了脚步，忽然便見一位女子坐在屋前的石欖上，正在低頭梳洗。

范蠡近前一看，石旁並無胭脂花粉、香油唇膏之物，只有一盆清水，水中浸了幾片青葉，范蠡認得那是兒時娘親曾用來洗頭的香櫟樹葉，而且這少女恰恰便是日前在浣紗溪見到的那位少女。

范蠡心中又感可憐，不禁輕聲問道：「姑娘，早浣紗，晚織棉，爲何卻用樹葉來洗臉？」

少女抬頭一看，見是日前曾見過的那位少年，便挽起青絲，向范蠡淡淡一笑，道：「夜夜織金線，匹匹爲貢吳，可憐浣紗人，並無買花錢。」

范蠡一聽，心中又猛地一震，暗道：每年向吳國進貢的十萬貢品，可把越國百姓害苦了，難得的是這位少女能識大體，爲國任勞任怨，不愧爲越國賴以生存的精華啊！

范蠡正欲向少女打探名姓、詳細家境，少女卻早已移步入屋，紡紗織絹去了。

范蠡欲入屋探問，但恐怕人家已不認得他，貿然走進，便太魯莽，只好先行折返會稽峯，第二天再作打算。

第二天，范蠡隨身帶了越王封相的印符，這才又重抵施家村。但這天恰好是踏青節，施家村男女老

幼都出外踏青去了。

范蠡心中悵然，但依然不捨，在苧蘿山四周逛蕩，希望再度與那少女相逢，便向她表明身份，再道出來意。不知怎的，范蠡此行的目的是選美女向吳王夫差奉獻，但自與那少女相見後，范蠡的來意便難以說出口了。

范蠡在苧蘿山下，浣紗溪之畔，踏遍山南溪北，卻總不見那少女，他不知不覺已走到苧蘿山西面施全家祖墓處，突見一少女，佇立墳前亂石堆中，心中一動，連忙走上前去，原來這少女便是他踏遍青山無覓處的那位浣紗女。

此時但見她頭纏白紗，淚痕滿面，肅立墳前，心中不由一驚，忙輕聲道：「姑娘，爲何披麻戴孝，飲泣墳前，莫非有甚麼不幸嗎？」

少女見又是那位少年郎，此時相見，倍感親切，不由輕聲喃喃道：「並非未亡人，亦非喪至親，只爲國破日，無處托哀情。」

范蠡一聽，心頭如遭電殛，暗道：是啊，今日恰好是吳國攻破越都之時了，不料她竟有如此憂國憂民的素潔情操，看來師傅於十三年前預兆之事，今日便在眼前應驗了。

當下范蠡不敢再有猶豫，連忙向少女深深一揖，道：「姑娘憂國如家，令人感佩，在下大膽，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少女定睛凝視范蠡一眼，心中忽然一熱，不知怎地，便不想隱瞞什麼，坦然告道：「小女子家住施家村西面，因此取名曰西施，未請教相公姓名？」

范蠡一聽，也不及答稱，又忙道：「那施家村西，種西瓜賣柴爲生的施全大叔，是姑娘的貴親？」

少女——西施微一怔，道：「他是我爹爹啊！你怎會認識我爹爹？」

范蠡微微一笑道：「西施姑娘可曾聽過鬼谷子這個名號？」

西施一聽，聳然動容道：「聽過啊！聽爹爹多次提及，鬼谷子大師乃我施家的大恩人，若非有幸遇上他，施家便必然斷絕血脈，也沒有我西施降臨於世矣……可惜西施無緣親身拜謝這位不世奇人，唉！」西施言下甚感唏噓惋惜。

范蠡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西施姑娘不必難過，亦不必歎無緣，因爲在妳誕生那一刻起，鬼谷子大師便曾與妳咫尺相見，他曾把妳抱於懷中呢！」

西施歎道：「我出世時，鬼谷子大師剛好降臨寒舍，曾以手抱持於我，此事我早聽娘親說過了，鬼谷子大師待我當眞恩重如山啊！咦？但相公你又怎會知道這事？」

范蠡微一沉吟，便道：「姑娘既知鬼谷子名號，又可曾聽過范蠡、文種、干潛三人名字？」

西施點點頭道：「亦曾聽說，三人均是鬼谷子大師的徒弟，當年隨師來到我施家，那時僅只幾歲大的娃兒，後來知道，原來這三位少年，均成了越國的賢臣良將了！相公怎會有此一問？」

范蠡坦然一笑道：「因爲鬼谷子大師便是在下的恩師，我便是當日那位少不更事的娃兒范蠡！」

西施一聽，雖然驚喜，但她心性機警，仍不太放心道：「相公既是范蠡，他現下是越國丞相，相公可有憑證？」

范蠡掏出印符，呈上西施驗察，西施但見印符上刻，「越相范蠡」四字，這才相信，亦放心，她向范蠡冉冉一拜道：「民女西施，拜見范丞相，望恕民女唐突之罪。」

范蠡連忙伸出雙手攙扶，一面連聲道：「西施姑娘不必多禮，若論拜謝，范某倒應該先行向姑娘你跪拜了。」

西施不解道：「范丞相爲何有此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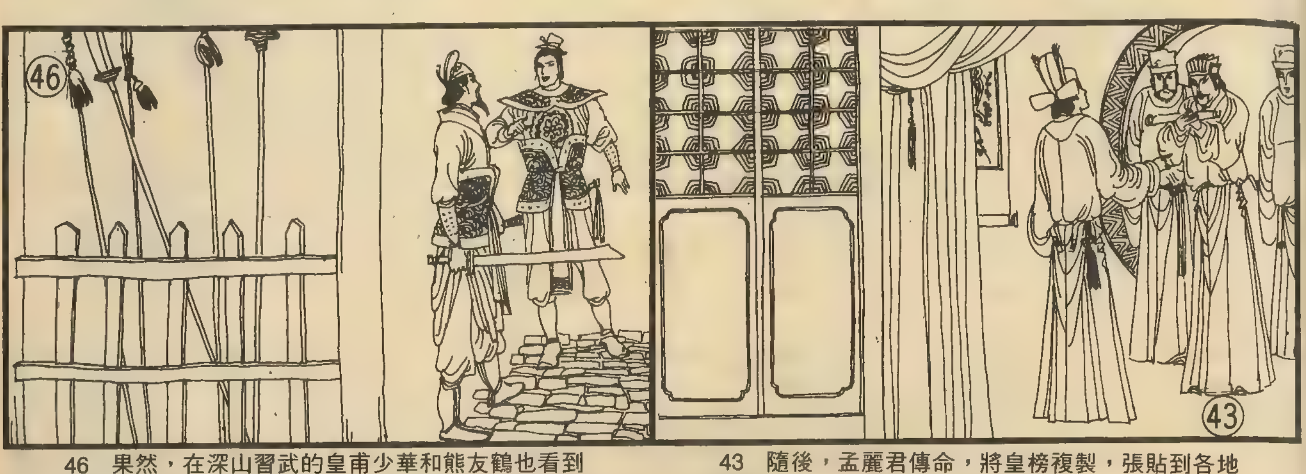
范蠡歎了口氣，道：「因爲……因爲要挽救越國的大難，便要倚靠西施姑娘了。」

請看下部「無爲神功」。

再生緣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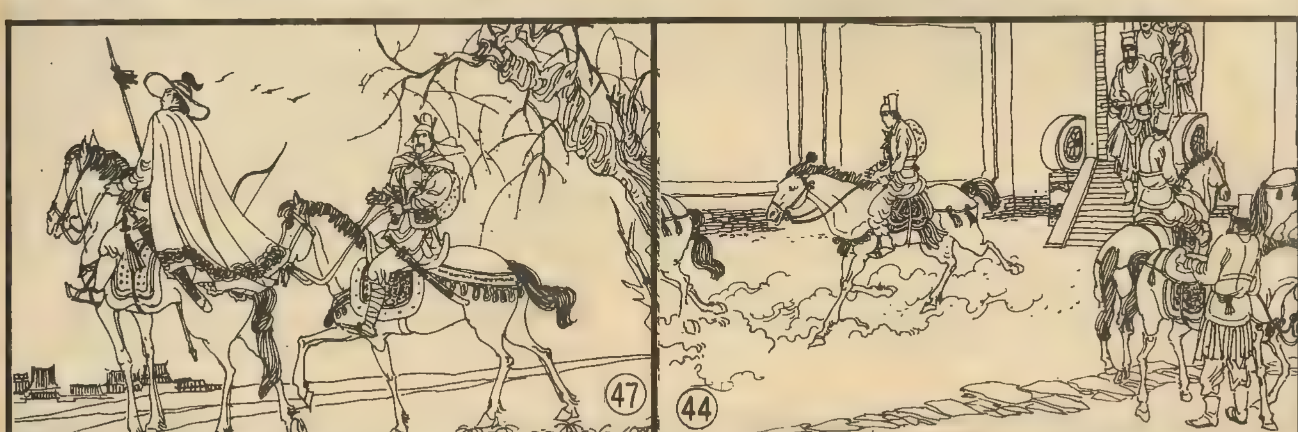
任明·編繪

昏君試探（中）



43 隨後，孟麗君傳命，將皇榜複製，張貼到各地州府。

46 果然，在深山習武的皇甫少華和熊友鶴也看到了皇榜。三年來他們苦練武藝，熟讀兵書，此時，得到師父恩准，結伴下山，赴京趕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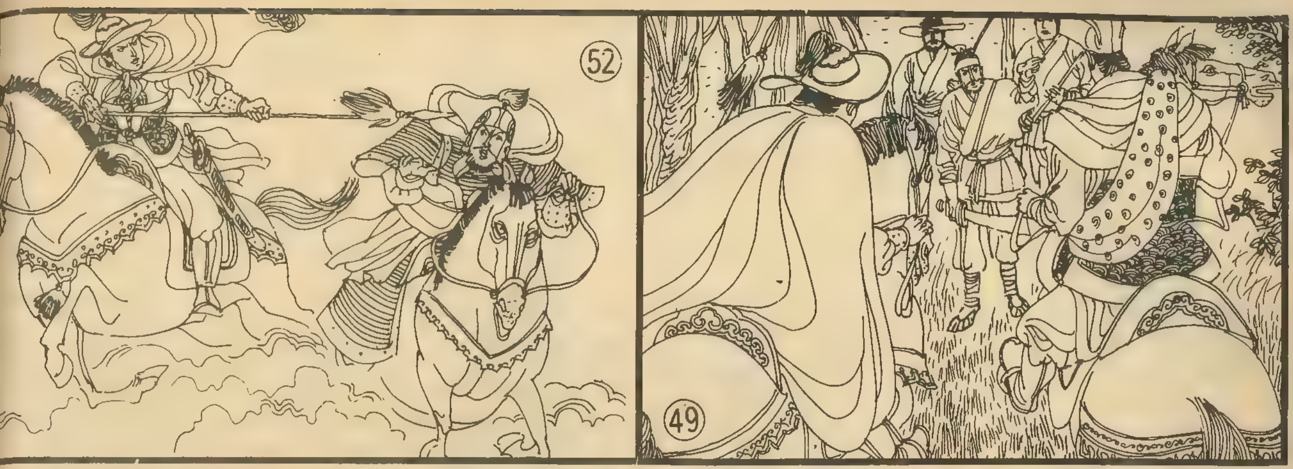
44 皇榜印好後，十八名差官騎上快馬，分頭向各地州府急駛而去。

47 少華因自己仍被通緝在案，便改名黃華，同師兄熊友鶴各騎寶駒，直奔京城。他們共同的願望是除奸削佞，伸冤雪恨，定國安邦。



45 皇榜是五月端午發出的，榜上寫明在八月中秋開設考場，前後有一百天的時間，爲的是讓路遠的人也來得及進京趕考。皇榜一出，各處百姓紛紛圍觀。

48 這天，兄弟二人來到河南境內，祇見前面山峯疊疊，樹木重重；在險要之處，房屋隱現，旌旗招展，刀光劍影，殺氣騰騰。少華提醒哥哥多加小心。



49　兄弟二人手握長槍，警惕地從山脚下走過。突然樹林裏一聲炮響，刹那間衝出三百個小强盜擋住去路，兄弟二人忙勒住馬，但見這帮强盜擺開陣勢，並不動手。



50　一會兒，樹林裏又出來一匹馬，馬背上的人見被擋的是兩個武生，便客氣地拱拱手說：「我們大王有令，過往行人，去哪兒，幹什麼，說明白才放行。」



51　原來此人是前山首領張森，他聽少華說他們要進京考武場，便說：「我們大王吩咐，如有人進京趕考，奉勸別去。當了官是要害老百姓的。」少華說：「我們當官，是爲國爲民，一定要去！」

52　張森一聽火冒三丈，擧斧便砍。少華擧槍對斧頭一點，噹的一聲，斧頭飛了出去，接着又是一槍，竟把張森的頭盔刺穿，還刺破他一塊頭皮，疼得他調轉馬頭就逃。衆嘍兵也跟着一哄而散。



53　少華策馬直追張森，熊友鶴不放心，飛馬緊跟。張森知道這武生厲害，拼命往後山跑，衆嘍兵一面逃一面大叫：「不好啦，殺來了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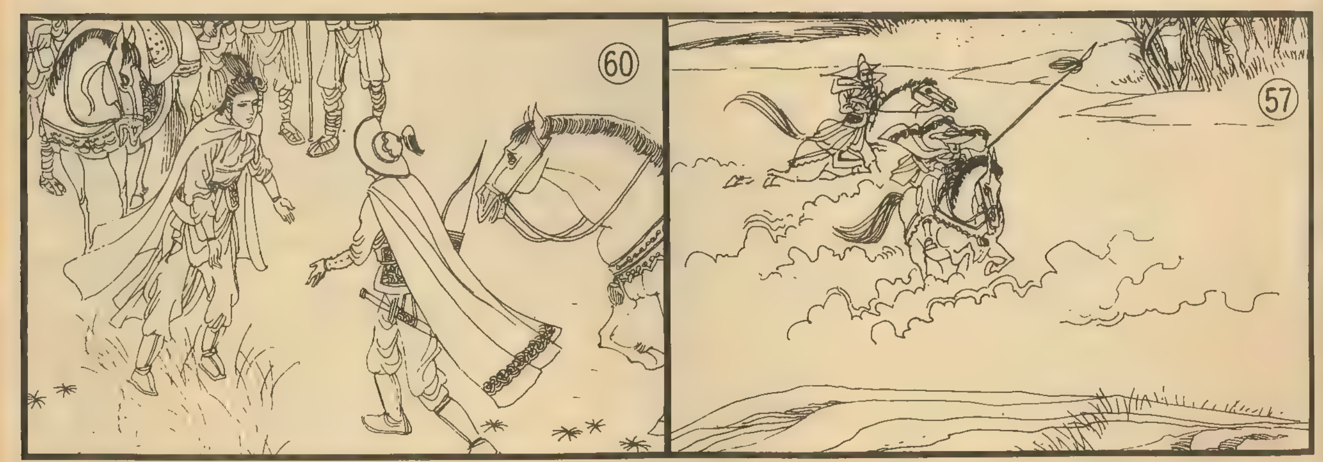
54　喊聲驚動了後山的一隊人馬，領頭的是一位武裝打扮的小姐，她聞聲率衆趕來，原來是皇甫長華。三年前昏君降旨抄了皇甫的家，把她母女押解進京之時，她們被翠台山大王救上山來。長華文武雙全，今天是出來打獵的。



55　長華勒馬問道：「何事驚慌？」衆嘍兵一面叩頭，一面說：「不好了，殺來了，小姐快點逃走吧！」



56　祇見張森騎着快馬，滿臉流血，失魂落魄地逃了過來。他來到長華跟前，竟一頭栽在地上，昏了過去。



57　長華原以爲是官兵來了，後又聽說是兩個武生，料想是張森闖了禍，便決定前去打個招呼，免得結下寃家。她讓散兵排齊隊伍，跟她迎向前去。祇見前面有一武生，騎着白龍駒緊緊追來。

58　長華忙喊：「來者住馬。」少華聞聲將馬扣住，抬頭一看，領頭的竟是一位年輕女子，忙低下頭去不敢細看，厲聲說道：「女强盜，快些閃開！讓路者生，擋路者死，不然休怪小爺爺寶槍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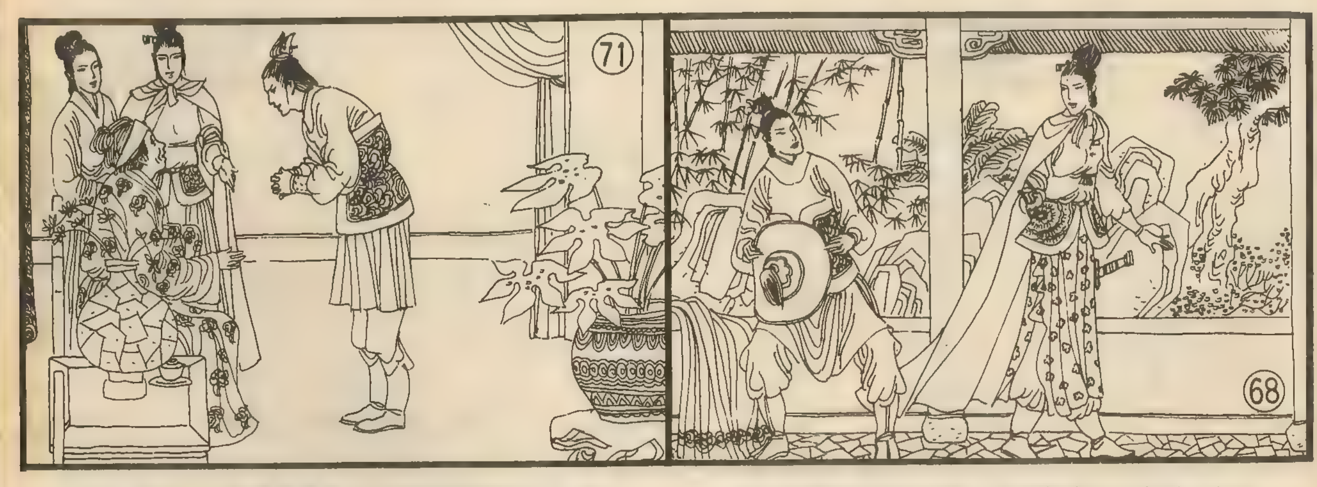
59　長華一聽生了氣，便說：「大膽武生，膽敢出口傷人，留下姓名，放馬送死！」少華抖抖韁繩說：「聽仔細了，小爺複姓皇甫，名喚少華……」

60　長華聽罷，立時一驚，喊道：「抬起頭來！是親弟嗎？」少華聞言十分驚疑，連忙抬頭細看，長華也細細地觀看少華。半晌，彼此相識，二人滾鞍下馬，抱頭痛哭。



70 皇甫夫人詫異地望着長華，不知喜從何來。長華忙說：「母親，少華兄弟上山來啦！」

67 祇見書房裏佈置得十分幽雅，墻上掛着名人書畫，顯然大王也是個文武雙全之人。少華探問大王姓名，大王却支吾不說。長華忙暗示兄弟不要多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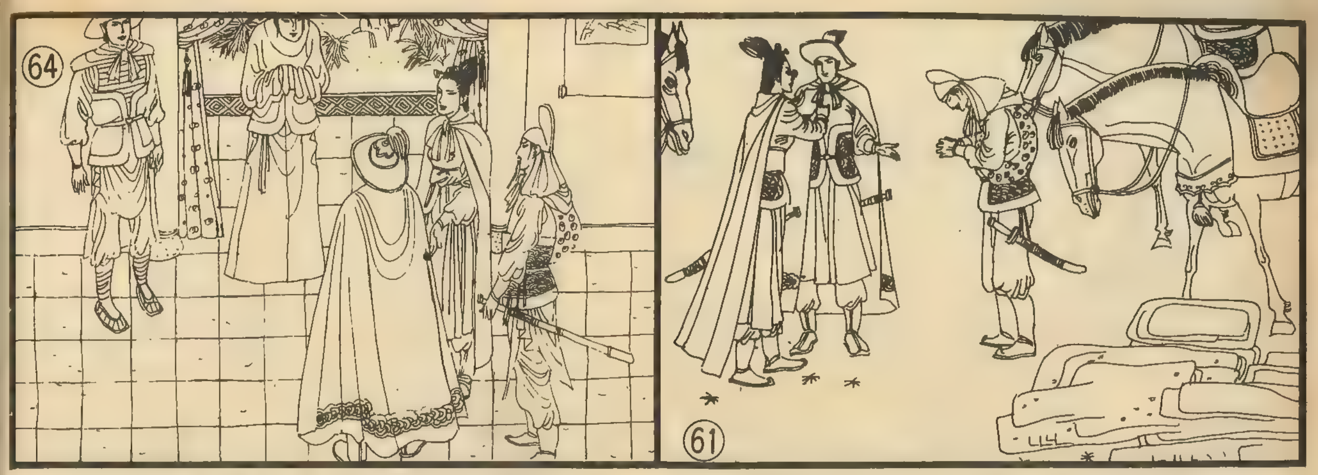
71 老夫人一聽轉悲爲喜：「快喚我兒進來！」少華在外面聽得眞切，大步跨了進來，向母親請安。老夫人一見兒子失聲痛哭。

68 少華急於去見母親，便跟着姐姐，來到一座新蓋的正廳前面，長華讓弟弟稍等一會，自己先進去通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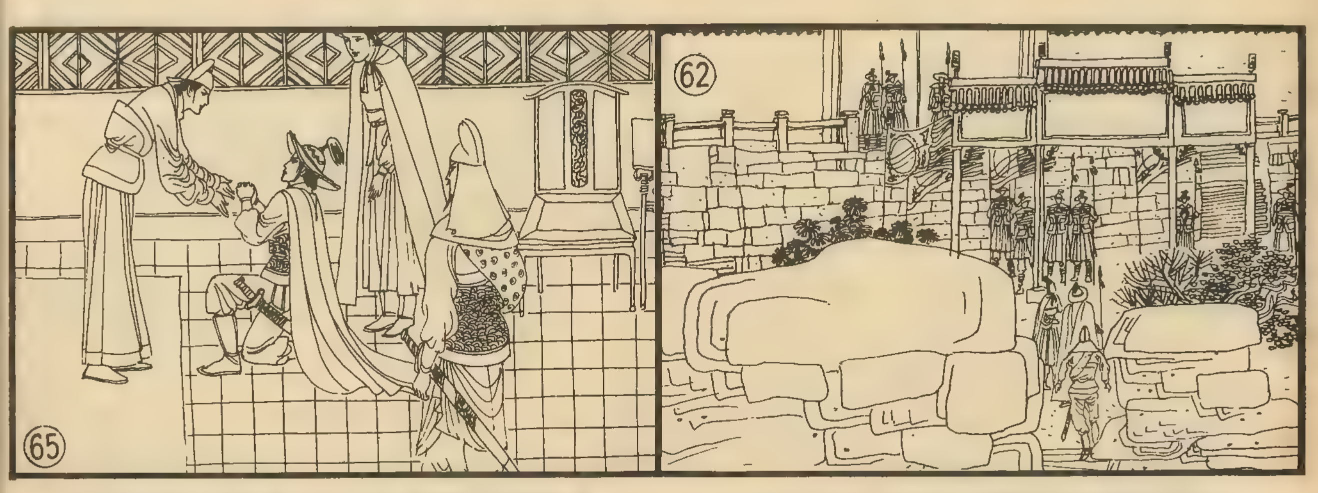
72 少華將自己如何避難天涯，險遭不測，幸逢家師黃鶴山人搭救，隱居黃鶴山跟師父學練武藝，現赴京都趕武場考試，在山下巧遇家姐，又上山來拜見母親和恩兄的經過一一向母親述說，並打聽恩兄的眞名實姓。

69 却說皇甫夫人，因思念丈夫和兒子，終日淚水不乾。此刻丫環們正在勸解，却見長華掀開門簾走進來說：「母親大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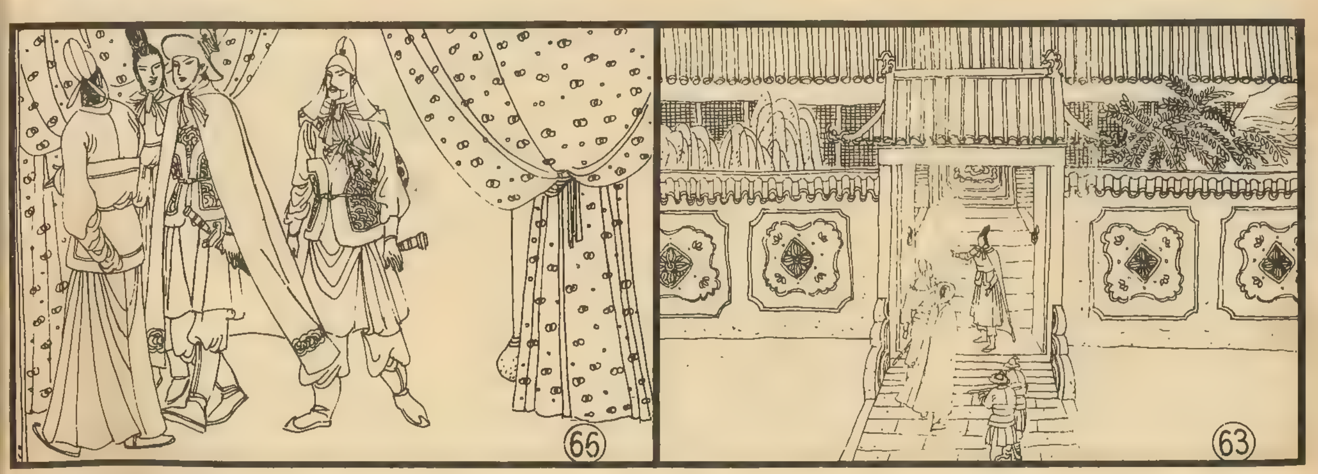
64 這時，裏面嘍兵傳話：「大王出迎啦！」原來已有人稟報大王，長華小姐找到少華公子，並把他帶來了。大王一聽喜出望外，親自出來迎接。

61 這時熊友鶴趕了過來，少華向友鶴介紹了姐姐，友鶴也是又悲又喜。長華拭去眼淚，連忙帶着二人向山上走去。



65 祇見殿內屛門裏走出一位白面書生，容顏秀麗，風流倜儻，竟把兄弟倆看呆了。幸虧長華提醒，少華才連忙上前叩拜，並雙膝跪下，拜謝大王對母親和姐姐的搭救之恩。

62 行至半山，少華和友鶴便看見前面寨門高大，好不威風。門上扯着一面大旗，上書：「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66 大王雙手攙起少華說：「如此多禮，不敢當啊！」少華又向大王介紹了師兄熊友鶴，雙方行過禮，大王請少華與友鶴先去書房歇息。

63 長華領兄弟二人走進寨門，徑直來到聚英殿下，祇見聚英殿金壁輝煌，氣勢非凡。此時，大王已經退班，殿中寂靜無人。



73　老夫人流着淚告訴兒子：「大王本是失落敵營的先鋒衛煥的女兒，名叫衛勇娥，她爹與你爹一起遭難，她家也遭奸臣陷害。她隻身一人衝出重圍，路經此地，殺盜登山，招兵買馬，要救父伸冤。」

76　皇甫夫人立刻命嘍兵把劉奎璧押進土牢，又勸兒子說：「留他做個活証，我們也好日後伸冤。」少華想到未婚妻慘死，不禁痛哭失聲。



74　長華又告訴弟弟，劉奎璧被擒在山。這時，嘍兵們已按老夫人吩咐將劉奎璧帶了上來。劉奎璧一見到少華，嚇得失魂落魄，連連哀求饒命。

77　母親見兒子心中難受，安慰他說：「衛勇娥是個好姑娘，何不與她成婚？」少華忙說：「孟麗君爲我保存貞節，此心我不可辜負。再說爹爹生死不明，伸冤雪恨還沒着落，此刻決不談婚姻大事！」



75　劉奎璧一面告饒，一面數落往事，把罪責全推到了父親劉捷的身上。少華一聽未婚妻孟麗君被迫跳湖，悲憤萬狀，當場要殺劉奎璧，却被母親喝住。

78　老太太見兒子有此番志氣，十分滿意。少華又將熊友鶴帶來拜見母親。老太太見老友之子熊友鶴一表人才，更加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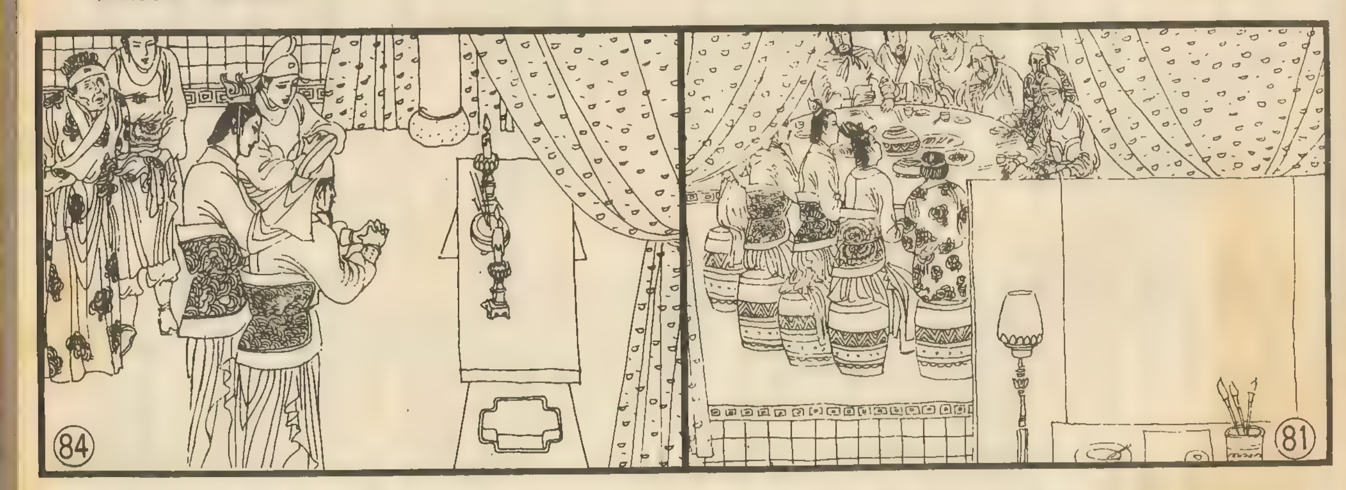
79　這時，山寨爲慶賀老夫人與兒子團聚，特備了滿桌佳餚。

82　少華有些猶豫，說：「你身爲一山之主，豈能離開？」原來，大王早已胸有成竹，她將腰間寶劍交給長華，對大家說：「令姐文武雙全，智勇齊備，代我爲山頭之王足矣！」



80　席間，少華向母親提出明日要進京趕考之事，並說這是救父伸冤的最好機會。老夫人覺得兒子說得有理，祇得點頭同意。

83　隨後，大王又召集衆頭領宣佈自己將要赴京趕考，由長華小姐代理山寨大王。並說：「你等必須服從命令，把守山崗，如有不聽號令者、違犯軍規者，輕者拘禁，重則斬首！」



81　少華又拜託大王照顧母親和姐姐。大王說：「你的親人就是我的親人，我理應盡責。不過，我也想與你們同去考武場奪取功名，除奸救父。」

84　交代完畢，衆頭領散去。大王又與長華姐弟商量一番，決定仍然女扮男裝，改名衛蛟，與少華、熊友鶴結爲兄弟：老大熊友鶴；老二皇甫少華；老三衛蛟。

（待續）

湖海詭秘傳奇故事／楊柳・文　可飛・圖

簫聲震武林

簫聲驚大地　倩影震江湖

斷腸簫的崛起江湖，是最近三年內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他是何許人，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當然，三年以來，也有不少人的確見過他，但那些見過斷腸簫的人，有些說是一個老頭子，有的說是一個青衫文士，也有些人說他是一個不辨男女的蒙面人……眞的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但是那些見過斷腸簫的人，他們的說辭中，也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斷腸簫手中那枝簫，都說是一枝長約三尺，通體漆黑，烏光晶亮的洞簫，以及他那獨特殺人的手法。

據傳說，斷腸簫這個人，是一位性格頗不穩定，介乎正邪之間的人物，他平常所殺的人，固然絕大多數是武林敗類和江湖宵小，但有時候却也會不分青紅皂白，殃及正派人物。

至於他那獨特殺人手法，就是一曲簫音了。

他的簫音，可剛可柔。剛的時候有如鐵馬金戈，隱含無限肅殺。

柔的時候，却像是巫峽猿啼，嫠婦夜泣，淒涼得令人不忍卒聞。

不論是剛也好，柔也好，除非他沒存心殺人，否則，簫音一起，準有人送命，即使那個人想逃，也是逃不了。

不是不想逃，而是兩條腿已不聽指揮了。

由於斷腸簫是那麼一位武功莫測，而又神秘莫測的不可思議人物，因而江湖中一般的人，都只好暫稱他爲斷腸簫。

金風送爽，丹桂飄香，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了。

地點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華北重鎭歷下城（即今之濟南）旁，大明湖濱的千佛山山巓。

北國的仲秋，已有頗深的寒意，兼以今宵雲彩特多，一輪明月，一直是猶似琵琶半遮臉，在雲層中躲躲閃閃。

因此，儘管是中秋佳節，但前來大明湖賞月的騷人墨客們，却是稀少得可憐。

但也有例外的，那就是千佛山的山頂，正獨自迎風卓立的那一位。

那是一個年約三十開外的駝子，虬鬚滿頰，身裁魁偉，即使是駝着背，也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個腦袋。

他，身穿一襲粗布長衫，腰間懸着一個特大的酒葫蘆，神態威猛，面容冷肅，目光中隱含着濃厚的憂鬱。

看情形，這位駝背怪客決不是

獨享其樂，前來賞月的雅士，而顯然是一個別有懷抱的傷心人。

是的，如果你是有心人，不難發現這位駝背怪客到歷下城已經有七天了。

白天，他在茶樓，酒館，客棧……等公共場所中到處閑逛，晚上，就獨自站在千佛山的山頂上，一直到天明之前才離去。

爲誰風露立中宵？誰能解答這一個秘密呢？

一直在雲層中半遮半掩的月亮已經偏西，但是這位駝背客，却仍然呆立山頂，如非是那颯颯秋風吹得他的衣袂飛揚，眞會以爲他是一尊石像呢！

忽然，他猛一旋身，凝視在十五六丈外，一處高可及人的荒草叢中，沉聲喝問：「是誰？」

「老朽石中英。」

隨着這話聲，一位形容憔悴，年約半百的黃衫老者，由草叢中站起，並向駝背怪客面前緩步走了過來。

駝背怪客冷然問道：「你來幹甚麼？」

石中英在駝背怪客對面丈遠處站定，尷尬地一笑道：「老弟台是在生我的氣？」

「生你的氣？你說得多輕鬆！」駝背怪客冷哼一聲道：「我恨不得一掌劈了你這個老混蛋！」

石中英苦笑道：「應該，應該，老弟台，老朽今宵是以贖罪者的心情而來……」

駝背怪客截口冷笑道：「贖罪？你向誰贖罪？」

「自然是向紫烟姑娘贖罪。」

「你，一手毀了湯紫烟，也毀了你的胞弟石中玉，並且簡直助長了車家堡的邪惡勢力，這滔天罪惡，你能贖得了嗎？」

「我想，目前，還不算太晚。」

「你打算用甚麼方式去贖罪？」

「老朽準備先向紫烟姑娘說明了當年事實的眞相，讓她振作起來，然後，聯絡俠義道人物，共同聲討車家堡。」

「你這是要別人去拚命，又怎能算得上贖罪！」

「老弟台，你就不能容許老朽戴罪立功嗎？而且，自老朽明白當年事實眞相之後，一直寢食難安，深感自己活着是多餘的，所以，今後只要有拚命的機會，老朽決不珍惜這副臭皮囊。」

「這才像句人話，」駝背怪客接道：「對了，你怎麼會到這兒來？」

石中英苦笑着反問道：「你呢？」

駝背怪客苦笑道：「看來，這也算是智者所見略同。」

石中英長嘆一聲道：「這兒是紫烟姑娘和中玉定情之處，據江湖傳說，最近三年來，每屆中秋節深夜，千佛山頂就會傳出令人鼻酸心碎的淒絕簫音，可是，却沒有人見過那位吹簫的人，老朽認爲，那吹簫的人就是湯紫烟姑娘，同時，也就是最近三年來，崛起江湖的斷腸簫，所以，老朽才遠地趕來，可是，今宵却沒聽到簫音，只是遠遠看到有人站在山頂，却沒想到的是你老弟台。」

緊接着，又注目問道：「老弟台，你是否也和老朽一樣的想法呢？」

「唔……」

「你已見到紫烟姑娘了嗎？」

「沒有。」

「奇怪，她今宵怎麼不來？」

「誰知哩……」

駝背怪客漫應着，緩步走向一座個多人高的巨石前。

那巨石的一面，顯然是被一種利器削平，顯得平整而又光滑，上面以金剛指力寫着：

在天願爲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

每一個字都有海碗那麼大小，有如龍飛鳳舞，而且字跡入石半寸，足見此人不但書法高明，金剛指力更有精湛的造詣。

落款是兩行較小的字跡：乙未仲秋月圓之夜，石中玉、湯紫烟敬題。

石中英目注兩行字跡，禁不住目蘊淚光，喃喃自語着：「這是舍弟的親筆，已經十五年了，可是，江山依舊，人事全非……」

駝背怪客忽然向他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式，低聲說道：「有人來了……」

話聲才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已迅速地逼近。

沉沉夜色中，但見一行幽靈似的幢幢人影，已到達十丈之外。

月亮似乎也愛湊熱鬧，此時，突然雲破月來，清輝瀉地，視界爲之豁然開朗。

冷月清輝映照下，那一行不速之客已在丈遠外站定，一字橫排。

一共是九個人，六男三女，當中是一個身着紫色勁裝，背插長劍的中年婦人，論姿色，此人頂多祇能算是中上之姿，但一雙眼睛却別具一股勾魂攝魄的媚力，看情形，她是這一行人的首領。

紫衣婦人兩旁，是兩個勁裝佩劍，年約十七八歲的青衣少女。

六個男的，則一律是腰跨單刀，一身黑色勁裝，年約三十左右的彪形大漢。

雙方一照面，駝背怪客與石中英二人都不禁爲之臉色一變。

紫衣婦人却首先一聲嬌聲道：「喲！二位大哥雅興不淺呀！」

駝背怪客冷然接道：「誰是妳

的大哥？」

紫衣婦人嬌笑如故道：「林大哥，你是中玉的朋友，我是中玉的渾家，叫你一聲林大哥，是天經地義的事呀！」

緊接着，却將目光移注石中英笑問道：「石大哥，你說是嗎？」

石中英也是冷冷地接道：「我沒有妳這樣的弟妹。」

紫衣婦人道：「石大哥不認我這個弟妹，總該有個理由吧？」

「妳自己心中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才問你呀。」

駝背怪客搶先冷笑道：「車勝男，我問妳，十五年前，妳用甚麼手段，將石中玉由湯紫烟身邊搶走？」

車勝男「紫衣婦人」笑道：「林大哥，你這一問，就夠奇了，石中玉不是三歲的娃兒，怎能由我任意將他由別人身邊搶過來哩！再說，當年的婚事，由你這位石大哥所一手促成，即使其中有甚麼秘密，你也該向我這位大伯請教才對……」

石中英截口怒聲叱道：「住口！」

車勝男道：「喲！石大哥，幹嗎發這麼大的脾氣呀！」

石中英喝道：「妳……妳心目中還有我這個大伯？」

「誰說不是，不但是我，還有你的弟弟，你的侄兒，每一個人都在懷念着你，我們都在奇怪，最近這十一二年來，你爲甚麼突然不去我們車家堡玩了，還有你這位林大哥，自從我和中玉成婚以來，就一直不曾見過你……」

駝背怪客冷然一哂道：「我林化民算是甚麼東西！怎配去威震江湖的車家堡作客！」

車勝男嬌笑道：「林大哥，以你和中玉的交情來說，這話是否顯得太過份了一點？」

林化民「駝背怪客」冷笑道：「車勝男，別拉近乎，我駝子就是不吃這一套！」

車勝男媚目在對方二人臉上一掃，嬌笑道：「二位大哥包涵，現在，我以一片至誠，恭請二位大哥，前往我車家堡小作盤桓，可否賞我一個薄面呢？」

林化民冷笑着反問道：「妳此行就是專誠爲了恭請我們兩人而來？」

「這個……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二位大哥，我此行是另有所爲……」

「爲了甚麼？」

「二位大哥是爲誰而來，我也是爲誰而來！」

「妳這算是不打自招……」

石中英也插口怒叱道：「車勝男，對於湯紫烟，難道妳過去所加諸她的苦難還不夠嗎？如今，妳還要……還要來折磨她！」

石中英鬚髮怒張，顯得無比的激動。

但車勝男却是淡淡地一笑道：「石大哥誤解了，車勝男此行雖然是爲了湯紫烟而來，但却絕無一絲惡意。」

林化民插口笑道：「絕無惡意，那必然是一片好意了，是嗎？」

「當然。」

「說說看。」

「我以爲，過去的事，不論誰是誰非，都不用再提了，如果傳說中的斷腸簫果然是湯紫烟的化身，並且每年的中秋節都到這兒來，我準備把她接回去，效娥皇女英，共事一夫，也算是給她精神上的一項補償。」

「如此說來，妳可眞是一片好心了？」

「此心可矢天日……怎麼樣？二位大哥可以從旁助我一臂之力嗎？」

「沒興趣，也無能爲力。」

「那麼，去車家堡作客的事呢？」

林化民冷笑道：「車勝男，別枉費心機了，我們都是年紀已一大把的人，還會上妳的當嗎？」

車勝男嬌笑道：「如此說來，我只好效法張飛請客——硬來啦。」

林化民冷笑道：「早點現出狐狸尾巴來，不是可以省去一番唇舌嗎？」

車勝男道：「這叫靈貓戲鼠，我車勝男就喜歡這個調調兒。」

微頓話鋒，扭頭向一旁的彪形大漢喝道：「鐵衛四五六七號聽令！」

四個彪形大漢一齊恭應着：「屬下在。」

車勝男沉聲道：「兩人伺候一個，限你們百招之內，擺平他們，聽着，要活的！」

「是。」

「林大俠，石大俠，十五年前就已是成名的大俠，你們不可輕敵。」

「屬下知道……」

四個彪形大漢的話聲未落，林化民與石中英二人已雙雙怒叱一聲，同時發動。

而且，他們打的是擒賊先擒王的主意，雙雙撲向車勝男。

石中英使的是一支鐵鐗，林化民使的却是那個特大的酒葫蘆。

這兩人聯手合擊之勢，是何等威勢，何況他們打的又是先發制人的主意。

但那四個彪形大漢，既已奉命出擊，自然不會容許他們得逞。

因此，這兩位才一撲出，就被對方四人分別截住，兩個人對付一

個，四、五號截住林化民，六、七號截住石中英，立即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而車勝男却已退至二丈之外格格地嬌笑道：「二位大哥，不是我過於小覰了你們，憑你們這等角色，想跟我交手，還差得太遠哩！」

車勝男的話，似乎並未誇張。

因爲，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的武功固然相當高明，但那四個彪形大漢的身手，也非常矯捷，何況又是以二對一。

在一片霍霍刀光中，起手五招，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就被迫退了三大步。

以一個十多年前成名的高手，居然在兩個無名小卒面前被逼得節節後退，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但武功這一項玩藝兒，講究的就是實力，技差一籌，就只好認命了。

如果心中不是滋味，身手就必然更加不爭氣。

目前的林化民與石中英二人，就是在此種情況之下，於二十招當中被逼退了一丈有多。

偏偏車勝男更是在一旁得理不饒人地嬌笑道：「二位大哥沉着氣，還有八十招哩！我一定要他們在一百招上，才讓你們躺下來。」

接着又揚聲笑問道：「四、五、六、七號聽到了沒有？」

四個彪形大漢同聲回答道：「聽到啦！」

車勝男又嬌笑道：「二位大哥該放心了，我車勝男說話，一向就是言出必踐，我說過要請兩位到車家堡作客，也一定會做到，不過，遺憾得很，當兩位進入車家堡時，將是沒有手足、也沒有舌頭的人……」

她的話是帶笑說的，而且語音清脆，頗爲悅耳。

可是，她那話聲中的含意，却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林化民一面奮力支持着，一面切齒怒叱道：「妖婦，好歹毒的打算！」

車勝男笑了笑道：「這也算不了甚麼！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的。」

「迫不得已？是誰强迫了妳？」

「就是兩位大哥呀！你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我又不便要你們的命，只好用這個笨法子，讓你們口不能言，手不能寫，才能保住我的秘密。」

石中英忍不住的插口道：「妖婦，就算妳的歹毒計謀能夠實現，中玉面前，妳又如何交代？」

「這簡單得很呀，石大哥眞是老實人，」車勝男嬌笑道：「我只要向中玉說，你們是被仇家弄成這個樣子，是被我適時救了下來的，我敢保證，到時候，中玉一定非常感激我哩！」

林化民氣極之下，反而苦笑道：「石中英，這就是你當年犧牲了湯紫烟，替你弟弟拉攏的好弟妹了。」

石中英也苦笑道：「老弟，老朽悔恨已遲，目前，我們打點精神應戰吧！」

車勝男忽然揚聲問道：「四號，還剩多少招？」

四號揚聲答道：「還剩下三十招！」

車勝男嬌笑道：「兩位大哥，不能再退啦！再退，就掉下懸崖啦……」

就在此同時，忽然一縷簫音，嫋嫋地劃空傳來。

確如傳說中所說，簫音凄涼已極，如怨如訴，如泣如慕，令人聞之沒來由地感到悲從中來，而要盡情一哭的衝動。

這神秘的簫音一起，車勝男首先臉色爲之一變。

相反地，林化民、石中英兩人，却是精神大大的振起，將頹勢暫時穩定了下來。

車勝男臉色一變之下，立即沉聲喝道：「八、九號聯手上了，限你們十招之內，將那兩個放倒下來。」

「遵命！」另兩個彪形大漢恭應着飛撲而出。

那神秘的簫音，仍然不斷地傳來。

不過，到目前爲止，現場中，還沒有任何一人受到了簫音的傷害。

車勝男又向兩個青衣女郎低聲說道：「妳們兩人在這兒掠陣，如有甚麼情況，立即長嘯示警。」

「是。」

兩個青衣女郎的「是」聲未落，車勝男已循着簫音傳來的方向飛撲，像一道經天長虹似地，一閃而逝。

林化民、石中英兩人，力敵車家堡的兩個高手，本已捉襟見肘，節節敗退，儘管由於聽到簫音而精神大振，暫時穩住頹勢，但每個人再加上一個高手之後，又立即顯得岌岌可危。

但他們求生的意念非常熾盛，尤其是那神秘的簫聲，更於無形之中給予他們有莫大的鼓舞性。

所以儘管情況危殆，他們却仍然在竭盡一切力量，拚命撐持着。

那兩個奉命在場掠陣的少女忽然揚聲喝道：「鐵衛們加點勁，以防夜長夢多。」

「姑娘請放心……」

「十招之內，屬下準會將他們兩人放倒下來……」

就當那些彪形大漢們同聲回答

之間，突地傳來一聲嬌叱：「打！」

如斯响應「打！」字入耳，兩組鬥場中，已各有一個彪形大漢應聲倒下。

這種情形，對正處於危境中的林化民、石中英兩人而言，其內心的振奮，是不難想像的。

因此，他們兩人在壓力驟減，極度興奮之下，竟然如有神助似地，各自大發神威，將當面的兩個敵人擊倒了一個。

三對一變成一對一，林化民、石中英兩人頓時將片刻之前所受的屈辱，一古腦兒發洩出來，而將剩下的一個對手逼得連連後退。

也由於這片刻的變化實在太意外，也太快速了，快速得使那掠陣的兩個青衣女郎來不及採取行動，就連續倒下了四個。

當她們回過神來，雙雙一聲嬌叱，分別向林化民、石中英兩人撲去時，但覺眼前人影一晃，香風過處，登時勁力全失，像兩段木頭似的，各自就着凌空飛撲之勢，摔落在地面上。

幾乎是在此時，那剩下的兩個彪形大漢，也雙雙畢命。

車家堡的六個鐵衞和兩個青衣女郎，全部躺下來了。

除了最初倒下的兩個彪形大漢，和兩個青衣女郎，僅僅是眞力被封之外，其餘四個，都是被林化民的酒葫蘆和石中英的鐵鐧砸破腦袋，算得上是死狀奇慘。

林化民、石中英兩人，等於作了一個非常可怕的惡夢，當他們由夢境中醒過來的時候，現場卻多了一位綽約多姿的紅衣女郎。

不！說她是個女郎，似乎還是略嫌早了一點。

因爲，儘管她的身裁，已和一般妙齡女郎不相上下，由她那張稚氣未除的臉蛋兒來判斷，她的實際年齡，絕對不會超過十五歲。

所以，嚴格來說，她祇能說是一個女娃兒罷了。

但她卻是那麼美得出奇，使得林化民、石中英兩人目光一觸之下，立刻爲之楞住了。

紅衣女郎卻是落落大方地，向他們兩人斂衽一禮，嬌笑道：「兩位伯伯受驚了。」

她的語聲中，還有着一半的童音，因此，聽起來更感到格外清脆悅耳。

林化民首先以訝異的語聲問道：「姑娘……妳……」

「妳」甚麼呢？他實在接不下去。

因爲，在他的意識中，這位及時前來，將他們救出險境的，應該是傳說中的斷腸簫，卻想不到這位斷腸簫，是這麼一個稚氣未除的女娃兒。

試想，這些話，教他怎能問得出口。

但紅衣女郎沒讓他爲難，立即截口嬌笑道：「兩位伯伯請等一等，等我打發走了這些人之後，咱們再作詳談。」

也不等林化民有所表示，立即走向那兩個青衣女郎身前，揚指凌空連點，兩個青衣女郎立即挺身站了起來，睁着一雙充滿着駭異的眼睛，在紅衣女郎的週圍滴溜溜地直轉。

紅衣少女抿唇笑問道：「服氣嗎？」

「服氣？」青衣女郎之一訝問道：「服氣怎樣，不服氣又如何？」

紅衣少女道：「服氣了，就帶着那兩個還活着的大個兒，乖乖地滾開，不服氣，我可以給妳們一個公平一搏的機會，咱們再打一架。」

她雙手叉着腰，極力模仿着大人的姿態和語氣，但她所說的話中，卻仍然脫不了娃兒們的口吻。

兩個青衣女郎低聲交談了幾句之後，仍然由最先發話的那一個說道：「不用打了，藝不如人，不服氣也不行，不過，我想請教妳一些問題，可以嗎？」

紅衣少女道：「問吧！越簡單越好，而且，我不願回答的問題，妳最好是不要問。」

「人家怎知道妳哪些問題是不願意回答的呢？」青衣女郎心中苦笑了一下，口中卻平靜地問道：「妳……是不是傳說中的斷腸簫？」

「這問題，我不願回答。」

「那麼，妳看到我們少堡主嗎？」

「妳說的就是方才走的那個女人？」

「那是我們車家堡的少堡主。」

「我已經看到。」

「有沒有跟我們少堡主交手？」

「我爲甚麼要跟她交手？」紅衣少女那菱角似的嘴唇披了一下，一臉不屑之色。

「我們少堡主哪兒去了？妳知道嗎？」

「不知道，不過，我敢斷定，現在，她至少在十里之外了。」

另一個青衣女郎插口接道：「一定是被斷腸簫引走了，方才，少堡主一走，那簫聲也若斷若續地，逐漸的遠去，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唔……」原先說話的青衣女郎點點頭，又注目問道：「我可以請問芳名嗎？」

「這個可以。」紅衣少女嬌笑着接道：「我姓石名小玉。」

「原來是石姑娘，謝謝妳！」

「我不能再躭誤了，妳們快走吧！」石小玉正式下逐客令。

「好，我們走。」青衣女郎苦笑着，當她替那兩個被制住穴道的彪形大漢俯身解穴時，卻又禁不住驚「咦」一聲道：「石姑娘，妳方才點穴，使的是兩片枯葉？」

石小玉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含笑反問道：「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青衣女郎苦笑着，偕同另一青衣女郎和那兩個彪形大漢，正待離去。

石小玉連忙喝道：「慢着。」

「石姑娘有何吩咐？」

「將那四具屍體帶走。」

「是。」

目送青衣女郎那班人帶着他們同件的屍體，垂頭喪氣地離去後，林化民立即笑問道：「石姑娘……」

石小玉截口嬌笑道：「不，林伯伯，你應該叫我小玉才對。」

「小玉？」

「是的，我叫石小玉，你是我的伯伯，當然該叫我的名字，我娘說，這位石伯伯，還是我的嫡親伯父哩！」

「啊！」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同聲問道：「令堂是……」

石小玉神色一整道：「家慈姓湯，上紫下烟。」

石中英喃喃自語道：「湯紫烟？妳就是湯紫烟的女兒？怪不得我一見到妳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緊接着，卻又注目的問道：「那麼，妳父親呢？」

石小玉淡然地反問道：「我父親？」

石中英接口問道：「妳父親叫甚麼名字？」

林化民心中禁不住的苦笑着：「這眞是當局者迷，居然會有這麼一問……」

但石小玉的答話，更令人啼笑皆非，只見她搖搖頭，凄然地一笑道：「我不知道。」

「妳怎麼會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

石小玉道：「我娘一直不肯告訴我，不過，她老人家方才說過，你是我的親伯父，待會就可以揭開我身世之謎了。」

「方才，妳和令堂就在暗中注意我們？」

「是的。」

「那麼，她當時爲甚麼不出來與我們見面，難道她不知道我和妳這位林伯伯，都是爲了找她而來？」

「這個問題，我也問過……」

「令堂怎麼說？」

「我娘說，有一個很厲害的對頭要來了，所以，她老人家暫時不出面，等對頭來了之後，由她老人家將對頭引走，然後，由我將兩位伯伯，引導到事先約好的地方去。」

「眞是謝天謝地，石家總算有了後人，而且是這麼一位非常出色的姑娘……」石中英顯然是興奮過度，而顯得有點語無倫次。

林化民畢竟比較冷靜一點，爲了使石中英的情緒有一個緩衝的餘地，因而直接向石小玉問道：「小玉，我有一個問題，必須先行問問你。」

石小玉嬌笑道：「林伯伯有話請儘管問好了。」

林化民道：「小玉，方才妳點那兩個大個兒的穴道果然是用兩片枯葉？」

石小玉點點頭道：「是的。」

林化民道：「飛花摘葉，傷人於無形，那至少須要一段日子的修爲才能辦得到的事，妳年紀輕輕的……啊！對了，妳今年幾歲？」

「十三歲半。」

「十四歲還未到，妳這一身功夫，是怎麼練出來的？」

提到練武的經過，石小玉禁不住的眉飛色舞，嬌笑道：「林伯伯，我娘說我一生下來，就每天用靈藥洗練筋骨，而且還經常以各種稀世靈藥當飯吃，所以，我的體質也異常於常人，二位伯伯請看，我現在不是已長得和一般大人一樣了嗎？」

石中英雙目充滿了興奮的熱淚，連連點頭道：「是的，一個十三歲半的孩子，能長得這麼如此高大，並有着這麼一身高明的武功，如非是親眼見到，說出去，恐怕誰也不會相信。」

石小玉秀眉一揚道：「伯父，林伯伯，我娘說過，我已獲她老人家的眞傳，只是火候與江湖閱歷還嫌不足，不過，由我保護兩位伯伯，前往約定的地方去，我自信決不會出甚麼差錯的。」

林化民一翹大拇指道：「賢侄女豪氣干雲，猶勝鬚眉，林伯伯絕對相信妳的。」

石小玉偏着頭，向石中英笑問道：「伯父，你呢？」

石中英道：「那麼，我們走吧！」

她的話聲未落，一個陰冷的語聲遙遙傳來：「走？還走得了嗎？」

話到人到，人影閃處，微風颯然，他們面前丈遠處已多出了一高一矮的兩個黃衣人來。

這兩個不速之客，高的像一根竹竿，矮的像一個冬瓜，不但高矮不太調和，長相也頗爲奇特。

高的一個，既瘦且長，似乎全身刮不下四兩肉來，但一雙眼睛卻特大，骨碌碌地，像一對牛眼。

矮的一個卻全身都是肉，胖得連頸子都沒有了，但眼睛卻特別小，小得只現一條縫。

但他們兩人也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同樣的鬢髮花白，年紀總在五旬以上，也同樣目光陰冷，同樣臉色蠟黃。

石小玉畢竟童心未泯，一見面就嬌笑道：「嘻……妙呀！一根竹竿一個矮冬瓜……」

林化民連忙悄聲說道：「小玉不可輕敵，這是黑道上兇名昭著的兩大煞星，枯竹客和矮冬瓜。」

枯竹客、矮冬瓜，不但長相怪異，武功也非常高明，而且生性狡詐，對於吃得住的對手，決不放過，吃不住的則設法避開不碰頭，若萬一避不了，而寃家路窄，也一定千方百計避免交手，因而江湖上難得聽到他們的敗跡，算得上是兩個非常難纏的黑道煞星。

同時，由於他們長相奇特，「枯竹客」與「矮冬瓜」，成了名副其實的綽號，因而一般人只知道「枯竹客」與「矮冬瓜」，至於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却反而沒有人去過問了。

枯竹客首先冷笑一聲：「知道咱們的來歷，還不快點跪下領死！」

這當兒，剛剛離去不久的兩個青衣女郎和兩個彪形大漢，也飛快的趕了回來，站在一旁。

石小玉並不理會枯竹客，却步向那去而復返的四個人，嬌笑道：「你們四個，放你們走，又趕回來，本姑娘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待會兒，可得留點記號才能走啦。」

在一旁的石中英却在暗笑道：「這孩子，不讓別人叫她姑娘，她自己却老氣橫秋，自稱起本姑娘來……」

枯竹客怒叱道：「老夫的話，你們沒聽見嗎？」

石小玉嬌笑道：「聽見了又怎麼樣，沒聽見又怎麼樣？」

枯竹客道：「聽見了，就快快地給老夫跪下……」

石小玉飛快的接口道：「你先跪下來讓本姑娘看看。」

石小玉年紀雖是輕輕的，也刁鑽至極，聰明絕頂，又頑皮活潑。

她笑聲才落，人影一晃，飛箭似地向枯竹客身前撲了過去。

由表面上看來，她是想先發制人，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但事實上，她却是在快要撲到枯竹客的後面，像浮光掠影似地那麼一晃，那男女四人，已一齊硬挺挺地跪在當場。

她這一手，可以說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尤其是枯竹客與矮冬瓜二人，被窘得滿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的，一時之間，竟然說不上話來。

說也難怪，憑他們兩個的身份和地位，還沒出手，就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娃兒面前栽了一個大觔斗，即使臉皮再厚，也掛不住啦！

何況，最先要人家跪下的是自己，結果首先跪下的却是自己這邊的人。

但刁鑽而又促狹的石小玉，却是得理不饒人，嬌笑道：「嗨，老傢伙，他們已經乖乖地跪下啦……」

枯竹客全身骨節一陣暴响，鬢髮怒張地冷笑道：「小雜種，老夫也一定先要妳跪下來，再慢慢的消遣妳。」

石小玉向他扮了個鬼臉道：「老傢伙，沉住氣，我娘說，臨陣發怒，是兵家三大忌，連這點道理也不知道，難道你這一大把年紀，都活到狗身上嗎？」

一旁的矮冬瓜向枯竹客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式，然後向石小玉笑問道：「小姑娘令堂是那一位？」

石小玉嬌笑道：「我娘就是我娘啦，連這個都不懂，你該改名叫大笨牛才對。」

這時，枯竹客已向那跪在地上的男女四人面前走去。

他的用心很明顯，是想將那跪着的四個人穴道解開。

石小玉連忙喊道：「老傢伙，動不得。」

枯竹客沒有好氣問道：「爲什麼？」

石小玉道：「如果你要他們四個人變成殘廢人，你就盡管下手。」

這一來，可使枯竹客將信將疑，進退爲難地楞在當場。

兩個跪在地上的青衣女郎向枯竹客苦笑道：「方才，兩個鐵衞的穴道是我解開的，似乎是沒有什麼出奇之處。」

石小玉搶先說道：「方才我用枯葉點穴，使的是普通手法，這次可不同，不過，如果妳自己想變成殘廢，我也不阻止妳。」

枯竹客冷笑道：「好，老夫姑且妄信之……」

話沒說完，却突然向一旁的石中英、林化民二人身前撲過去。

但他才撲到中途，却被一聲嬌笑，和一道寒氣森森的刀光所截住，而不得不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枯竹客的意思，是想出其不意，先將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制住，略爲爭回一點面子。

却沒想到，石小玉的反應却非常的快速，迫得他不得不無功而退。

此時的石小玉，手中已多了一把軟綿綿的，却是寒氣森森的緬刀，指向着枯竹客嬌笑道：「老殺才，少在本姑娘面前耍花樣！」

緊接着，却扭頭向石中英、林

化民二人說道：「二位伯伯請退到五丈外去，靜觀侄女兒耍狗熊吧！」

「好的……」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同聲應着，向後面退去。

在他們兩人的心中，也同時感到無比的興奮。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由於石小玉片刻之前以枯葉制穴，以及目前所表現的一切，使他們兩個人對石小玉的機智和心思的縝密，也暗中由衷的讚許。

他們已深深領會到，石小玉一開始就制了那四個人的穴道，由表面上看來，是要給兩個老傢伙臉上難堪，但實際上却全是爲他們兩人着想。

因爲，石小玉擔心他們兩人不是那四個人的對手，她自己要應付兩個老魔頭，可能不易分身幫忙，所以先發制人，乾脆將那四個人制住，以免除後顧之憂。

石小玉並接着說道：「二位伯伯請當心，可能他們還有人會趕來。」

林化民搶先道：「侄女請放心，我們兩個，還不至於如此不中用……」

枯竹客冷然截口道：「小雜種，妳是不是斷腸簫的女兒？」

石小玉俏臉一寒，道：「老殺才，你記着，一聲小雜種兩記耳光！」

「作夢……」

那「夢」字的尾音未落，香風微拂，「劈啪」兩聲响，枯竹客已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了。

枯竹客的反應也非常的快速，並以他身裁高，手臂長，於對方快如電光石火的一觸之間，居然將石小玉的衣袖撕了一截。

而且，乘機反擊，如影隨形地跟踪而上，並怒叱一聲：「小雜種，老夫非殺妳不可……」

話聲中，一擊得手而退的石小玉，忽然挾着一道寒芒疾回身。

枯竹客被兩記耳光揍得暈了頭，沒想到對方手中還有一柄堪與寶刄比美的緬刀，直到寒氣侵肌，要想臨時應變，却是爲時已晚，而只有閉目領死的份兒了。

但他兇殘成性，明知自己難逃一死，仍然打着與敵偕亡的如意算盤，拳脚齊出，一齊向石小玉的致命要害所在打去。

但實際上他是受了一場虛驚，也白忙了一陣。

因爲石小玉的緬刀，並未傷及他的毫髮，而他那「臨死掙扎」的拚命攻勢，也完全落了空，只不過臉上又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石小玉一手持着緬刀，一手叉腰，臉寒似冰地嬌叱一聲，道：「老殺才，我說過，一聲小雜種兩記耳光，決不打折扣，有種，你儘管多叫幾聲。」

也許石小玉的第二次耳光打得更重一點，打得枯竹客暈頭轉向，同時在羞憤交迸之下，因而一時之間，既沒反擊，也答不上話來。

在一旁的林化民高聲道：「小玉，方才那麼好的機會，爲何不殺了他？」

石小玉嬌笑道：「林伯伯請放心，這老殺才跑不了的，同時，方才他說過，要我跪着聽他的問話，現在，我要他們兩個跪在我面前，等我問完話後，再看情況，作適當的處理。」

緊接着，目光在對方兩人身上一掃，嬌聲叱道：「兩個老殺才聽着，如果不服氣，可以亮兵刄，咱們好好較量一下，否則，就乖乖地跪下來，聽候本姑娘的問話……」

枯竹客氣極之下，截口怒叱道：「放屁！」

說實在的，憑枯竹客與矮冬瓜兩人的身份，居然會受辱於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女孩，也難怪他們生氣。

但石小玉童心未泯，一見對方氣成這個樣子，不由「咭」一聲嬌笑起來，道：「我早就說過，兩軍對壘，不能生氣，既然你們不服氣，還是早點亮傢伙吧！」

一直冷眼旁觀的矮冬瓜，忽然插口邪笑道：「老夫的傢伙亮出來，只怕妳吃不消……」

石小玉雖然外表似一個姑娘家，但實際上却還是一個大娃兒，對於矮冬瓜那語意雙關，言外之意的下流話，自然聽不懂，也不會生氣。

但在一旁的林化民却忍不住地怒叱一聲：「矮冬瓜，你這無耻下流的老賊，居然……」

矮冬瓜截口笑道：「林駝子，別縮在龜殼中吹大氣，有種的你就滾過來。」

石小玉冰雪聰明，由林化民的怒叱中，已領會出矮冬瓜的話不是好話，因此，她俏臉一變，向枯竹客說道：「兩個老殺才，再不亮兵刄，我可不管甚麼江湖規矩，要主動強迫你們下跪啦！」

矮冬瓜邪笑道：「人雖小，口氣與胃可大得出奇，妳既然要見識老夫的傢伙，老夫不敎妳失望就是……」

「嗆」地一聲，已亮出一支長達四尺的喪門劍來。

這頭怪物，人特別矮，手中的劍却特別長，就像小娃兒持着大人用的手杖似的，顯得頗滑稽好笑。

因此，童心未泯，本來寒着一張臉的石小玉，入目之下，禁不住爲之「噗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矮冬瓜咧嘴笑問道：「怎麼

樣？老夫這傢伙，還夠意思嗎？」

在一旁的林化民高聲喝道：「賢姪女，先殺了這個無恥的老賊！」

石小玉嬌笑道：「林伯伯，我要先叫他跪下來……」

話聲中，人已箭矢般撲了過去。

寒芒閃後，傳出一聲震耳交鳴的金鐵之聲，石小玉的緬刀，被對方的兩股兵刃架住。

枯竹客使的一支判官筆，兩個老惡魔還落了下風，因爲，他們兩人都被震得手臂發痲，退了一步。

對這兩個老魔頭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很丟人的事。

但淫邪成性的矮冬瓜，却依然在口頭上討便宜，老臉一紅之下，旋即邪笑道：「待會兒到了床上，老夫自然先行跪下。」

在一旁的石中英沉聲叱道：「給他掌嘴。」

就在這說話之間，石小玉已抽刀搶攻，「颯颯颯」一連三刀，已將對方逼退了八尺之外，並高聲應道：「姪女遵命……」

在令人眼花撩亂的刀光劍影之中，傳出了兩聲脆响！

這，當然是矮冬瓜挨了兩下耳光。

而且，矮冬瓜所挨的這兩下耳光，顯然比方才枯竹客所挨的要重得多。

因爲，隨着「啪啪」兩聲脆响，矮冬瓜已像一個肉球似的，滾出了丈遠之外，如非是他手中那「手杖」將身子支持住，很可能會當場倒了下來。

但「手杖」的支持，也不過是刹那間的事，但見人影一晃，嬌叱隨喝着：「跪下！」

此刻的矮冬瓜可眞聽話，但聽「通」地一聲，當場應聲跪了下去。

石小玉的身形快得像一陣旋風，矮冬瓜才應聲跪下，她的人已回到枯竹客身前，一面絕招連展，將個枯竹客逼得連連後退，一面嬌笑道：「老殺才，你的同伴已經跪下了，你還好意思站着嗎？」

她的話說得很輕鬆，但招式上却一點不放鬆。

「嗎」字的尾音未落，枯竹客已矮了半截，直挺挺地跪在當場。

兩個老魔一受制，樂得石中英大拇指雙雙翹起，笑道：「小玉，眞要得……」

性如烈火，却蹩了一肚子悶氣的林化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更不怕人家譏諷打落水狗，像一陣風似地撲過去，分別給這兩個老魔頭打了頓耳光，才長吁了一聲，說道：「痛快！痛快……」

兩個老魔先後挨了兩頓耳括子，被括得臉上青一塊，紅一塊，嘴角更是沁出殷紅的鮮血，被整得不成人形，只有目射怒火，一口鋼牙咬得「格格」地作响，但却是莫可奈何。

石小玉將緬刀納入腰間的鮫皮刀鞘中，一手叉腰，嬌聲叱問道：「兩個老殺才，你們服不服氣？」

枯竹客低聲叱道：「你們聽着，除非立即殺了我們，否則，今天所受屈辱，我必然在你們身上，連本帶利加倍索還。」

石小玉嬌笑一聲道：「別作夢了，老殺才，我暫時不會殺你，告訴本姑娘，你們在車家堡，是甚麼職位？」

枯竹客哼了一聲，沒有接腔。

石小玉嬌叱道：「老殺才，答我所問。」

林化民搶先笑道：「賢姪女，如果妳要問的僅是這個問題，林伯伯可以代爲回答，這兩個在車家堡中，是八大護法中人。」

「哦！」石小玉接道：「林伯伯，聽說一般江湖的幫會中護法，地位都很崇高的，是嗎？」

「不錯。」

「地位崇高的職位，武功也一定很高明，爲甚麼這兩個老殺才，會這麼如此差勁呢？」

「賢姪女，不是他們的武功差勁，而是妳身手太高明了啊！」

石小玉笑了，笑得好美，好甜。

林化民笑問道：「賢姪女，妳還要他們說一些甚麼？」

石小玉訕然一笑道：「我……我不知道。」

「這眞是孩子話，」林化民心中笑着，口中却漫應道：「那麼，打發他們上路吧！」

石小玉忙道：「不，不能這麼便宜他們，我說過，要留下記號的。」

林化民性如烈火，嫉惡如仇，他口中的所謂，打發他們上路，意思就是要殺了那些人，但石小玉不懂他這意思，所以，她這一說，倒眞是便宜了那六個人。

因此，林化民祇好苦笑道：「好，這些小事，伯伯可以代勞……」

他倒是劍及履及，說話間，繞着那六個跪在地下的人，飛快的一轉，一片痛呼聲中，每人已給撕下一隻耳朵來。然後向石小玉笑道：「賢侄女，請解開他們的穴道，叫他們滾蛋！」

「好的！」石小玉應着，也是繞着他們飛快地一轉，才嬌聲叱道：「滾！」

那六個車家堡的人，雖然受夠了屈辱，也吃了不少苦頭，但在此情此景之下，却仍然是如獲大赦似的，一個個挺起身來，抱頭鼠竄而

去，連場面話也顧不得說了。

石小玉嬌笑了一聲，道：「二位伯伯，我們現在走吧……」

當她的目光掠望向石中英，却不由一楞道：「咦，伯父，您是怎麼啦？」

原來此時的石中英，正目蘊淚珠，呆呆地凝視着石小玉在出神哩！

直到石小玉發出驚咦，他才含淚笑道：「孩子，伯父太高興了，也太慚愧了。」

石小玉嬌笑道：「眞嚇了我一跳，還以爲我作錯了甚麼事哩。」

不等石中英開口，又立即接着說道：「二位伯伯，我們快些走吧，等久了，我娘會心焦的……」

在石小玉的引導之下，一行三人，於黎明之前，進入歷下城北郊的一個小村落中。

這是湯紫烟、石小玉母女的臨時棲身之所，是一個三合院的西廂，一明一暗客廳，陳設很簡單，却是窗明几淨，纖塵不染。

當他們進入室內時，湯紫烟還沒有回來，石小玉不由的「咦」了一聲，道：「怎麼娘還未回來？」

林化民道：「是不是遇上了痲煩呢？我們該去接應一下才對。」

石小玉苦笑道：「如果娘遇上了痲煩，我們去也幫不上多大的忙，何況，我們又不知道她老人家現在在那裡。」

林化民焦急地說道：「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

「等等。」石小玉嬌笑道：「我娘說過，天亮之前，一定回來，而且，我也相信，她老人家，沒有解決不了的痲煩。」

窗外有人嬌笑道：「丫頭別的沒長進，吹的功夫，倒是精進了不少。」

隨着話聲，但覺微風颯然，燭影微搖，室內已多了一位身着青色衫裙，青布包頭的中年美婦人來。

這就是近三年以來，以神秘「斷腸簫」的身份在江湖神出鬼沒的湯紫烟。

她的面貌，與石小玉有八成相似，是那麼嬌，那麼美。

但令人遺憾的是：她面部的輪廓所顯示的，似乎已超過了她的實際年齡。

尤其是，那青布頭巾邊緣露出來的頭髮，更是一片銀白。

照時間上推算，她才不過是三十出頭的人，爲甚麼她的面容好像已接近四旬，而頭髮更是一片銀白的呢？

這原因，石中英、林化民二人最是清楚不過的。

因此，乍見之下，兩位禁不住鼻端一酸，目蘊淚光，久久不能開口。

石小玉不曾注意到他兩位伯伯的表情，只是拉着乃母的衣袖撒嬌道：「娘，我說的是實在話啊！」

「丫頭別煩人！」湯紫烟表現得很洒脫，目注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嬌聲微笑，道：「二位大哥，你們好！」

「好……」石中英、林化民二人的喉頭都像被甚麼東西阻塞了似的，說不出話來，只是含含糊糊地同時點了點頭。

石小玉「咦」了一聲道：「二位伯伯怎麼哭了？」

「不！」林化民搶先苦笑道：「伯伯是太高興了。」

湯紫烟向愛女揮揮手道：「丫頭，二位伯伯都折騰了一夜，肚子一定餓了，快去厨房弄些吃的來……」

石中英連忙截口道：「不！紫烟，我們都不餓……」

湯紫烟也截斷對方的話鋒道：「我可餓了哩，二位大哥別怕我們痲煩，一切都是現成的，只要回一下鍋就行了，我還準備了林大哥最喜歡喝的茅台酒哩！」

一聽到酒，林化民的精目中放出了異彩：「紫烟，你知道我今宵會去千佛山頂？」

湯紫烟道：「是的，三天之前，我就發現了你的行踪了。」

「那妳爲何不招呼我？」

「留待今宵一起招待，不是更好嗎，咦！丫頭，妳怎麼還不走？」

原來石小玉還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呆立在一旁哩！

聽得乃母的問話之後，才嬌笑道：「我這就走啦！娘，你們說故事一定要等我回來才說呀！」

石中英搶先說道：「一定！一定！」

石小玉這才滿意的走了，湯紫烟徐徐卸下頭上的青布頭巾，現出一頭與她的年齡和面貌極不調和的銀絲來。

林化民首先喟然長嘆道：「紫烟，妳的頭髮，怎麼會全白了？」

湯紫烟凄涼的苦笑道：「當年伍子胥過昭關，一夜就急白了頭髮，林大哥請想想，十幾年來，我湯紫烟熬過了多少個『昭關之夜』，僅僅急白了這三千煩惱絲又算得了甚麼？」

石中英顯得無限痛苦地道：「紫烟，妳的不幸遭遇，雖然說是車家父女所一手促成，但我却等於當了他們間接殺人的劊子手，所以，如妳現在能痛快淋漓地揍我一頓，甚至……」

湯紫烟截口笑道：「石大哥，事情都已成過去，不要再提了。」

接着，又輕輕一嘆道：「其實，任何人站在你當時的立場，都會

那樣做的，所以，我一點都不怪你，這都是命……命……」

林化民向石中英問道：「石兄，你是如何明白事實的眞相的？」

石中英長長的嘆了一聲道：「說起來，那已經是十二年以前的事了，那時，中玉與車勝男成婚不久，我也以大伯的身份照常在車家堡作客，有一天深夜，我因喝多了酒，煩躁不安，半夜起來花園納涼，才無意中獲知這項秘密。」

「哦！說下去。」

「當時，剛好碰上車勝男和辛超也正到後花園中的凉亭去幽會……」

「辛超，就是車家堡當總管的辛超？」

「正是。」

「眞想不到，這兩人間還有曖昧關係。」

「這就叫做知人面不知心啊！我心中明白，那兩個人的武功比我高明，所以，當時我不但不敢行動，簡直連大氣都不敢出。」

「他們陷害湯紫烟的秘密，就是在那對狗男女幽會時洩漏出來的？」

「是的，你呢？」

「我怎麼樣？」

「你又怎麼知道的？」

林化民長嘆了一聲：「其實，到目前爲止，我還甚麼都不知道，但我斷定此中必有陰謀，所以，當中玉和車勝男成婚之後，我一直不曾去過車家堡，我只想找到你和紫烟，希望能合咱們三人之力，設法揭穿這一個陰謀，却想不到，一直到今宵，才找到你們兩位。」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對了，當時，那對狗男女是怎麼說的？」

石小玉在門口接道：「兩位伯伯，你們的故事慢點說呀！」

隨着話聲，她已端着一個托盤，送來四大盤熱騰騰、香噴噴的菜餚，鷄、鴨、魚、肉俱全，相當豐富。

石小玉像一陣旋風，以最快的動作，排好了菜餚，又拿來了杯筷，最後拿來的，是兩瓶甕裝的茅台酒。

才打開泥封，一陣冷冽酒香，就充滿了這斗室之中。

林化民禁不住的脫口讚道：「好酒！」

湯紫烟嬌笑道：「酒，的確不錯，還有兩瓶，喝不完的，灌到你的酒葫蘆中去。」

「那我先謝了！」林化民端起了石小玉斟好的酒杯，品嚐了一口，才含笑接道：「紫烟，這一瓶足有三斤，四個酒罈子携帶起來的，可不太方便，妳是……」

湯紫烟道：「這不是我自己由貴州帶來的，而是就地取材，向你林大哥借花敬佛。」

「啊！看情形，想必還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了？」

「其實也很簡單，昨天晚上，我在城裡殺了一個採花淫賊，那家主人一定要好好謝我，我看他客廳擺着人家剛送來的四瓶茅台酒，同時也想到給林大哥一個意外的驚喜，於是，我向他說，別的不要，送我兩瓶茅台酒，就足感盛情了，想不到他却一起送了給我，在却之不恭的情況下，也只好一併笑納了，說來，還是林大哥的口福不淺，據那主人說，這四瓶酒，還是他的一位遠房親戚，托人由貴州帶來，並且是當天天黑之前才送到，所以還擺在客廳中……」

石小玉對這些自然不感興趣，因而忍不住截口嚷道：「娘，您怎麼嚕囌個沒完的？」

湯紫烟佯嗔地道：「丫頭，沒大沒小的，也不怕兩位伯伯笑話。」

石小玉嬌笑道：「才不會哩，兩位伯伯都很疼我……」

湯紫烟苦笑了一下道：「兩位大哥切莫見笑，這丫頭，從小就被我寵壞了……」接着，又向石小玉笑問道：「丫頭，妳嫌娘嚕囌，那妳希望娘說些甚麼？」

石小玉道：「說故事，不，是說我的身世，方才娘說過，回來之後就告訴我的。」

湯紫烟神色一整道：「好，先敬兩位伯伯的酒，我馬上就說。」

「好的！」石小玉舉杯向石中英、林化民兩位嬌笑道：「兩位伯伯，姪女敬您們啦！」

石小玉敬過酒後，湯紫烟才娓娓地將當年往事，詳細地說了出來。

要知道湯紫烟的往事如何？請留意下期，便知分曉。

上文提要： 蕭丹來到開封府，見到滿城貼有招募河工榜文，民衆踴躍應徵，乃因應徵者不但有工錢，更有不菲的安家費，沿街可聽聞誇讚聲；這濬河濟貧非官府所爲。蕭丹於客棧中又聽店家說封雷公子吩咐說此次集羣豪義學，所費巨資乃大名鼎鼎之情俠丘丹生所獻，這令蕭丹對封雷不但消了忿恨，更感他爲人眞善不慕虛榮，對他油然崇敬起來……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綠野俠踪

俠踪飄忽無定　造福萬家黎民

蕭丹是不能說出口來，香姑天眞無邪，誘她施展出來，那還不容易。當然不能在這鬧市旅邸，何況擔心封十三娘時刻會追來。

蕭丹飛身一掠，已到了房上，那知脚下尚未點在房瓦上，耳畔風生，眼前一暗，香姑俏生生，衣袂飄飄，已落在她面前了。

蕭丹不禁一怔，明知這香姑會亦步亦趨的，不料竟會後發先到。

香姑說：「你！休想……你不是要逃走吧？」

「爲什麼要逃走？」蕭丹說：「我不過要瞧瞧，你怎麼馭風而行，原來也不過如此。」

蕭丹可說了眞話兒，却不是要和她較量，而是要瞧清楚香姑的手眼心步法。

那香姑眼兒亮了，說：「好啊，大哥哥把你讚不絕口，咱們倒要較量較量，我讓你百步，不過你休想逃走。」

蕭丹不也心高氣傲，一挑眉兒，道：「若是一里之內，你追不上我……」

「任你……」

「任我親個嘴兒。」

一晃肩，飛掠兩丈，越過屋面，再掠身已到了墻頭，回頭一看，只見香姑已立身在屋面上，衣袂飄飄，並未追來。

不由哼了一聲，若容她追上了，無名山莊的武功怎還能領袖武林，連一個小小妞兒也鬥不過，這個臉才丟得大了。

估量已有百步了，再回頭一瞧，房上空曠，嘿！那香姑竟仍未起步，她本是不眞想較量的，現在，不較量也不行了，只一伏腰，把無名山莊的絕學施展開來，快如一縷煙，簡直似脚不沾塵。

那開封府乃先朝帝京，房屋鱗次櫛比，方圓近百里，房上飛馳，自也可以看出數里外，一里地，眨眼便到，不用回頭，花氣不襲人，那自是不會追來了。

那知身後花氣不襲人，勁風迎面，却傳來一陣幽香，只不過炊煙處處，隨風飄散，並不見人影。

心想：是了，祇見庭院處處，春花處處開，豈會無幽蘭蒔花的。

不由心中一喜，且慢，鬧市人多，脚下鱗次櫛比的房屋中，豈會無人，豈可停步。

脚下不停，縱掠如飛，只見房屋樓閣就在脚下如飛退去，越過城牆，前面黃土小丘上，有個疏落的林子，估量沒十里，也已出來七八里了，這才停下步來。

轉身一瞧，那有人影，一箭之外，道上倒是行人如鯽，却不見香姑的踪影，但即使隔得再遠些，風吹衣袂飄飛，香姑恰似一隻彩凰，自是可以一眼便認得出來的。

那蕭丹的眉兒高高揚了起來，敢情馭風飛行，也不過如此，香姑被拋後老遠了。

啊！花氣襲人！驀又覺花氣襲人，向前急滑一步，犀牛登月，登時把前後左右都瞧清，竟是無人。

那自是眨眼間，不料那花香倒更濃烈了，馥郁幽香撲鼻，蕭丹瞪大了眼兒，才那麼呆得一呆，幾聲輕響過處，臉兒上痳痳的，隱覺疼痛，不由她倒吸了口涼氣，那知嘴兒一張，啊呀！竟被甚麼塞了滿嘴。

她只顧向四外瞧，竟忽略了頭上，倒是驀然間似覺有蜂蝶在眼前飛舞，春末、夏初，曠野、林邊野地，野花朵朵，豈會無蜂蝶，乍然出現，尚未看清，竟已撲空了，打在臉上，若是暗器，疾勁必有破空之聲，她接不住，也還能躲得過的，正因不疾勁，反倒打在她臉上，更塞入她嘴裡。

驚得蕭丹一躍跳開，同時也已看得清楚，敢情是花雨紛飛，鮮花朵朵，花瓣兒也片片飛。

哇的一聲，把塞入口之物吐了出來，可不是一朵鮮花，只見頭頂枝頭，彩鳳舞翩躚衣袂飄飛，竟是香姑坐在一根橫枝上，起伏飄飄，恰似仙女散花一般，手中仍握着大把鮮花。

只不過幾個時辰之前，今日晨早，她不也同樣戲弄過關中七虎？今竟是被人同樣戲耍，只不過她是摘葉，而這香姑却是飛花。

可眞是倒抽了口涼氣，登時明白了，起步不久，香風陣陣，花氣濃冽，一路之上，也只有那地方才有花，這香姑必是從那兒摘來的，可知眞是不到一里，人家不但已趕上了她，想想要摘這麼多鮮花，得躭擱了多少時候，而人家仍搶在前頭，如何不涼透了。

當眞一山更比一山高，香姑必是見她作嘔又狼狽，甚至錯愕更驚慌，樂得花枝兒般亂顫，格格笑道：「大哥哥，你還想不想，敢不敢親嘴兒，這花兒好不好吃啊？」

啊呀！只道是封雷現身出來，倒駭了她一跳，立掌當胸，轉坤旋乾，踏巽門，轉離方，那有封雷，才知是叫她，才想起她不是要人家叫她大哥哥，她叫人家香妃妹妹？誰輸了，就……

心中一動，說道：「妳這香香的妹妹想後悔，那可不行。」

「我反悔了甚麼？」

「妳輸了，妳就得讓我親個嘴兒，我輸了呢，妳不親我的嘴兒，那可不行。」

才知又上了當，豈不是不論輸贏，都要親嘴兒了，初時以爲蕭丹是姑娘，最喜歡作弄人，故爾先下手爲强，眞羞死人，嗳呀！

「原來你也是個壞死了的大哥哥。」

瞇着眼，噜起了嘴兒的蕭丹，才覺風聲颯起，竟是躲不開，脆生生一聲響，而被飄身而下的香姑打了個嘴巴了，只不過只有響聲，當然不痛的。

不是躲不開，眞要躲，怎會不幻影移形，明知她不會眞打，便讓她打一下子，不躲，反而往上迎，早一圈臂，把香姑抱個滿懷。

嗳呀！又上了當，香姑扭着腰兒，叫道：「放開我！」

蕭丹手臂反倒緊了，不但嘴兒對了嘴兒，而且被堵住了，香姑又羞又急，張口便咬。

却輪到蕭丹啊喲一聲大叫，眞咬痛了她，不容她不放開手。

跳了開去的香姑，抿着被風吹亂的香髮，紅着臉兒，說：「原來封雷大哥，眞沒騙我。」

蕭丹摸着被咬痛了的唇兒，才知留下了齒印，不怪這麼痛了。可又嚇了一跳，以爲香姑已發現了她也是姑娘，那知香姑跺了一下脚兒，臉兒紅紅，說：「說你最會作弄人，原來你眞壞。」

原來說的是這麼回事。

「原來你眞咬呀！」蕭丹跳了起來，作勢欲撲，嚇得那香姑格格笑，轉身就跑，說：「瞧你還敢不敢……」

那麼，那封雷眞不在開封了，但得提防封十三娘，隨時隨刻都會……眞不明白，天不怕，地不怕的蕭丹，只要一想到封十三娘，就心跳，心裡着慌，甚至就臉兒熱熱的。

當眞好笑得緊，而怕的竟是封十三娘唇邊的笑意，笑得那麼蹊蹺。

只有一個兒子，敢情封雷就是她的兒子，啐了一口，蕭丹跳起身來，拔脚就追。

在封十三娘面前，爲甚麼像老鼠見了貓兒，甚至想起來也心寒。而且，現下不由她不信，天下眞有通神的武功，當務之急，那自是知己知彼。

「休被我捉到妳，有膽的，就別跑。」追得脚不沾塵，眼珠子可直轉：「即使妳逃上凌霄峯，我也非捉到妳不可。」

「好啊！」香姑說。邊跑邊回頭，嘻嘻笑：「有膽兒，就跟我上凌霄峯。」

香姑天眞無邪，如何不上她的當，蕭丹竟是越追越落後了，初時還不過相距三五丈，只一會工夫，已落後七八丈了。

封雷吩咐她，只要哄得蕭丹上凌霄峯，就沒她的事了，那知毫不費工夫，如何不喜得香姑連嘴兒也合不攏來。

啊呀，怎麼蕭丹已沒了影兒，不是停步回身，而是圈回去尋找，飛掠馭風，只見她一振臂兒，那凌空的嬌俏身子，只不過一蜷腿兒，身子已成了頭前脚後，美妙得眞像一隻大彩鳳，落地已在七八丈外了。

只不過是眨眼之間，不信蕭丹竟會有這麼快的，前面空曠，可望出老遠，竟仍不見蕭丹的影兒，香姑不僅怔住了，而且心急起來，叫道：「大哥哥，你在那裡啊？」

兩人追逐飛奔，避開了大道行人，敢情是在河堤之下，金鳳鏢局那女鏢師所說，竟是眞的，河床竟高於平地，黃河水，奔騰澎湃，竟在頭頂奔流。

黃河在咆哮，越築越高的河堤，宛若山嶺綿延，蜿蜒如帶，爲了鞏固河堤，植了不少樹木，百年植樹，是以蔚然成林了。

只聽有聲隱隱傳來，或上或下，似南，再聽却又在北，可不是蕭丹的聲音，說：「香香的妹妹，我在這裡呀！」

原來蕭丹倒在身後了。

跺着脚兒，香姑叫道：「原來你……大哥哥……你是個壞透了的大哥哥，又騙人。」

蕭丹是眞樂了，原來馭風而行，是如此這般，就是要香姑着急，回身來尋找，不怕她不馭風而行，於是，蕭丹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她是眞明白了，任這香姑能馭風而行，行走起來，眞是浮光掠影，其行如飛，但就原地移形幻影，她可勝了香姑一籌。

蕭丹可不是正在幻影移形，繞林騰挪，閃展竄掠，是以聽來那話聲或上或下，似北還南。香姑聞聲追逐，總撲了個空，啊呀！倒被蕭丹東摸一下，西揑一把，呔！還在她臉兒上擰了一下子。

香姑跺着脚兒叫道：「原來大哥哥眞沒騙我。」

「我沒騙你呀！」

香姑又跺了一下脚兒，說：「我是說封雷大哥哥，原來你眞會戲耍作弄人。」

「還會……最喜歡親香妃妹妹的嘴兒。」

只道香姑眞被她戲耍得手亂脚忙，竟得意忘了形，那香姑天眞無邪，可不蠢，驀聽腦後風生，蕭丹以爲香姑必然回過頭來，圈臂便抱，張嘴兒便咬。

啊呀！不但兩臂抱了個空，砭膚生寒，目爲之眩，且咬在甚麼堅硬無比的東西上，幸是不會眞咬，倒還不十分痛。

才說得一聲：「不妙！」既然面前及左右失去了香姑的影兒，還不是在後面，往後倏地仰面倒下，脚尖兒只一勾。

可輪到香姑大叫啊呀了，撲倒在蕭丹身上，早被蕭丹摟得緊了。

香姑雖不是快逾電閃，却也眞似電光一閃，縮身下蹲，右臂倏伸，那彎彎的短劍已在她的手中，還怕傷了蕭丹，就用劍柄往她張開的嘴兒口中一塞。

幸是蕭丹惜玉憐香，也不是眞咬，咬着的不是軟柔的唇兒，竟是堅硬的劍柄，竟上了香姑的當。

那香姑可不也得意忘了形，格的一笑，那知連半聲也不笑出，蹲着的身子，人又在伸臂上望，那裡躲得開，又那裡蹲得穩，重心頓失，撲到在蕭丹身上，被蕭丹抱個滿懷。

香姑霍地一掙，兩人便在草地上翻滾起來。

香姑叫道：「可捉住你啦。」

蕭丹翻了上來，說：「這是以牙還牙。」

含着香姑的唇兒，却不咬，只是吮了一下。

香姑嚶了一聲，那蕭丹早一側身，跳了起來，因爲香姑那彎彎的短劍仍在手中，令她砭膚生寒。

滑步，倏旋身，眨眼已變了幾個方位。但蕭丹却不由一怔，那香姑竟不動彈，兀自躺在地上！

先前在店中，只因在唇上咬了她一下，不是羞得她淚流滿面麼，想到適才胡鬧，確實過份了些，香姑以爲她眞是個小子！

那林中芳草萋萋，草深幾可沒脛，蕭丹適才滑步、旋身、換位移形，早已在兩丈外了，彎彎的短劍在香姑手中，砭膚生寒，可知劍乃削鐵如泥的古珍，短劍彎彎，亦可知奇門，若是羞惱成怒，那不是玩兒的！

一斑可見全豹，能馭風而行的香姑，奇幻詭絕，那身法之輕靈，其實在她之上，若非臨敵的經驗輸於她，豈會一再受制於她，一再……被她親了、咬了，而且吮了唇兒。

怎麼一動也不動啊？可是惱了？

香姑多像她啊，氣傲又心高，是從不服輸的，何況玉立亭亭，已是個懷春的少女，何況挑逗的是她，瀟洒又風流，即使是齊女和倩倩，不也在她的戲耍與挑逗之下，竟意亂情迷？

蕭丹躲在樹後，午後艷陽熾熱的蒸發下，那幾可沒脛的萋萋芳草，被氤氳的霧氣所籠罩，是以稍稍隔得遠些，便只能見到模糊的人影。

仍不見香姑動彈，是老羞成怒，還是臊極，又哭啦？是氣傲心高不服輸？還是動了芳心，意亂情迷？

艷陽從林隙洒落下來，若然那奇門短劍仍在她手中，即使不動彈，亦能見到寒濤吞吐湧現，那麼，劍不在她手中了。

眞不知那彎彎的短劍怎會乍隱倏現，好像她心念一動，劍就在她手中了。

不過，無論如何，她已把劍收起來了，不論她是羞惱，還是情迷意亂，她也不用躭心了。

「別哭啊！」閃出樹後的蕭丹，走近了一步，又一步，林中草深，在風中起伏，幾乎把香姑掩沒了，相距這麼近了，也只能見到隱約的人影卧在草中。

但蕭丹忽然一怔，心中也一動！那風迎面吹來，從香姑卧身之處吹來，怎麼反倒沒了那襲人的花香？

香姑只要是挨近她來，不用瞧，不論從任何方向而來，她必感覺花氣襲人，忑怪，有風從香姑卧身之處吹來，相距已這麼近了，竟然沒了花香？

當眞七分武功，還得靠三分歷練，闖蕩了兩年江湖，蕭丹再也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了，何況有老江湖的齊女在她身邊，也經歷得多了，心思自也敏銳起來。

心中一動，一雙眼兒可睜得大了，也登時發覺，雖然沒脛草窩，風吹草動，起伏如濤，亦可看出草中人衣衫非香姑的彩衣！

這一驚，非同小可！

「你你……呔！你是甚麼人？」

草中人一躍而起，向她一揖。

啊呀！封雷！竟是從京城南下，無處不相遇的少年，北河店那英雄老店院中，舉頭望明月的少年，自從失去鏢銀，箱中留柬後，那日不在她心中出現，那印象如何不鮮明，如何不一眼便認了出來。

蕭丹只覺轟然一聲，像晴天打了個霹靂，那麼，先前親她的，不是香姑，而是……該死，還吮了人家的唇兒，啊呀！

任她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豈僅是闖蕩江湖，簡直是遊戲江湖的蕭丹，登時臉兒似火燒，羞得無地自容。

地上沒縫兒可鑽，羞得她轉身就跑。

若然她能冷靜些兒，必就會明白先前香姑爲何淚流滿面了，因爲，她也已淚流滿面。

唉呀！原來她上了當，本性難移，作弄戲耍香姑起了勁兒，別說被香姑哄騙得相信，以爲封雷眞離開了開封府，即使不哄騙，任她如何精靈，也想不到趁她戲耍香姑起了勁兒，趁她不防，眞移了形，換了位，她竟然不知不覺。

羞極狂奔，眞羞死人，她竟摟着封雷親嘴兒，而且吮了人家的唇兒，迎面風勁，竟也不能令她火熱的臉兒冷却些。

忽聽身後有聲，隱隱傳來，叫道：「大哥哥，等等我。」

蕭丹怒火三千丈，竟是香姑的聲音，從後追了來，竟還叫她大哥哥！

夥同她大哥封雷……不，不僅是戲耍作弄，簡直是奇恥大辱的羞辱，明知她也是女兒身，只道這香姑天眞無邪，那知詭計騙了她，羞辱了她，竟敢叫她大哥哥。

如何不羞上加羞，怒上加怒，不用放慢脚步，眨眼間，香姑已追到了，嘿！聽得香姑的步聲來到了切近，霍地一轉身，香姑已到了面前，呼的一掌劈出，啊呀！一巴掌重重地摑在香姑臉上，羞怒交加之下，出手如何不重，香姑連身子也飛了起來，啪的一聲，跌落在數尺外的地上。

竟是不還手不說，而且不閃不避，憑香姑奇詭絕倫的一身功夫，奇詭的身手步法，明知羞辱激怒了，如何不防，竟被她一掌劈個正着，不還手也罷了，竟會不閃不避，莫非，又在戲耍她？

香姑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她那一掌實是摑得重了些，血！血從香姑的嘴角流了出來，可知不是假裝！

說眞的，蕭丹還眞喜歡了這香姑，活潑、調皮、又天眞，活脫就是她的影兒，性相近，不由她不喜歡，只不過夥同封雷來哄騙她，羞辱她，不再是無邪而已，但一見香姑被摑得流出血來，又哭得那麼傷心，那怒火，登時消了大半。

香姑哭道：「你爲甚麼打我，噯喲！」

更多的血從她嘴角流了出來，如何不眞。

蕭丹跺脚道：「我喜歡你，還當你天眞無邪，那知你却夥同他，你那該死的大哥哥來欺負我。」

說到欺負，她蕭丹，竟然被人欺負了，眞羞死人，不禁心裡一酸，淚珠便在眼眶裡打起轉來，從不流淚的蕭丹，竟然也流下淚來，那牙兒也咬得格格出聲。

「你說甚麼？」香姑使勁一抹，抹了滿手血，說：「我何時夥同大哥哥……啊……」

香姑的眼兒瞪大了，分明天眞無邪，坐了起來，啊了一聲，即使眼珠子直轉，但仍然天眞無邪，一些兒不是裝假。

「還說不是，」蕭丹仍恨恨地跺了一下脚兒：「你說你那該死的大哥哥，走了，不在開封府，原來你哄我。」

瞪大了眼兒的香姑，血又從嘴角流出來了，可見眞是被她摑得不輕。

「啊呀！」香姑像是恍然大悟，說：「我何曾哄你呀！大哥哥，原來是大哥哥，誰說他沒有離開開封府，這兒又不是開封。」

當眞，這兒又不是開封〃怎能說人家哄她。

「原來是大哥哥，我明白啦，怎麼一眨眼兒，只覺身子一輕，竟被挪出老遠去了，眞嚇了我一跳，只道你也會乾坤大挪移，哎呀！原來是大哥哥。」

嘴角兒又滲出血來的香姑，瞪得大大的眼兒，一片純眞，眞是天眞無邪，蕭丹可怔住了，說：「乾坤……大挪移？你說甚麼？」

「那麼，你是眞不知道了，不知劍術到了家，不但劍氣凌霄漢，還傷人於百步之外，而且可馭劍氣，眨眼間，把百斤重物，扔出數丈外，我們叫做乾坤大挪移，哎呀！原來我也被大哥哥騙了，必是跟隨咱們，隨後來了。你那知道，大哥哥不但已能乾坤大挪移，而且已達到劍氣藏身，去來無影無踪的境界。」

不，不是騙她，香姑那雙瞪大的無邪的眼兒，連眨也沒眨一下，嚇得蕭丹旋身又旋身，前後左右，望了一望。

「難道……人世之間，眞有劍仙！」

滲出來的血仍掛在唇邊，香姑說：「大哥哥，原來你也信啦，人世間，那有甚麼神仙，那不過是能馭劍氣而已，就像內功深厚的，能馭氣傷人於數丈外一樣，不過更進一層，馭氣，更以氣馭劍而已，是以飛劍能傷人於百步之外，再加……」

無名山莊修練的原就是內家功夫，蕭丹如何不一點便透，但不禁駭然，道：「劍兒彎彎，和那回力飛刀一般，能傷人後又飛回來？」

「正是，」香姑說：「再加劍乃奇珍，飛劍如電閃，是以只見劍光，不見劍身，娘已達到了能馭劍飛行的境界，不要說我了，便大哥哥也還不能。」

那麼，是眞的，香姑眞不是夥同封雷來欺負她，那麼，香姑眞不知她親吻了封雷，當然更不知她吮了封雷的唇兒。

羞愧之心大減，好奇之心大熾，原來，原來飛仙飛劍，是這麼回事，雖被誇張神化了，但世間却眞有劍俠，乃是眞而又眞。

香姑一抹嘴，又抹了一手血，哇的一聲，又哭了起來。蕭丹上前說：「那麼，是我錯怪妳了，我打痛了妳麼？」

流了這麼多血，如何不痛。蕭丹輕輕柔柔地替她抹得乾淨了，那香姑柔順得像是小羔羊兒，在她懷中，仰着頭兒，眼珠子直轉，說：「一定是大哥哥欺負你了，有時我淘氣，他也欺負我，咱們可別饒他，我幫你出氣。」

難道還不丟人又羞人，蕭丹臉兒紅紅，恨得咬了一下牙兒，說：「沒甚麼，教他休要落在我手上，我……」

以牙還牙？若不是她以牙還牙，怎會吮那封雷的唇兒，不由又羞又怒起來，但却是啐了一口，說「咱們走吧！」

不是眼觀，而是眼角兒瞄四面，耳聽的又何止八方，只道那封雷儒雅，靦覥，好小子，啐！

她不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更助有情人成眷屬麼？怎生輪到她自己，就不洒脫，那豪情，那豪邁那兒去了。

又羞、又恨、又惱，會不會，又暗中跟了來？正因想到那該死的小子，也不由她不想，揮不去心上的影兒，更覺那封雷無處不在了。

眞是草木皆兵，現在她明白了，甚麼是草木皆兵，風吹草動，道旁的樹枝在風裡搖曳，偶然一隻小鳥的驚飛，她都以爲是封雷，都會被嚇一跳。

香姑在身後叫道：「大哥哥，你爲甚麼走得這麼快？」

那香姑雖沒落後，走在前面的蕭丹，也能聽得出氣促的喘聲。

原來不過如此，嘿！蕭丹心想，說甚麼馭風而行，認眞較量起來，可也不輸於她。

原來蕭丹有意要考驗香姑一下，明白何謂馭風、馭劍，香姑不也一旦失了機先，便一再受制於她麼。現在更是信心大增，當下放慢了脚步，道：「未晚先投宿，你不瞧已是日落黃昏，那城池，是甚麼地方啊！」

平原千里，前面隱隱現出城廓來。

「來時我曾路過，那是中牟。」

「原來是中牟，啊，妙極。」

香姑緊走一步，和她肩併着肩兒，說：「甚麼妙極啦？」

蕭丹揚了眉兒，道：「我雖沒到過，但那書上說過，三國時，一代梟雄的曹操，就在這中牟縣中了羅網，被繩綑索綁到公堂，你看，一片平原，甚至少見山林樹木，就是這裡了，再好也沒有。」

「大哥哥，你說些甚麼啊？」

「沒甚麼，原來是中牟古城，眞是史書所寫的古城，走啦，入城。」

當先跑了下去，現在，一片平陽，一眼可看出數里地外，再不用耳聽八方了，嘿！任那小子能馭風能馭劍，賊小子也施不出狡獪來。

城廓雖可望見，少說也還有七八里地，到得城門口，已是暮靄四合，燈火萬家，只見那城門好不高大雄偉，兵家必爭之地，果然大是不同。

城門口，圍着大羣人，議論紛紛，不用擠進去瞧，亦知招募民伕，濬河築堤了。

哼！明知那賊小子便會飛，便是無處不在，也不會那麼快就跟得來，否則，香姑就不會跟得氣喘了，敢情馭風而行，也不過如此。

正走間，道旁閃出一人，拱手道：「小老兒等候多時，相公請！」

好大一間棧房，三開間的門面，門外的拴馬樁上，拴着，嘿！不下十數匹高頭大馬。

蕭丹一擺手，道：「掃榻迎賓，酒菜可已齊備？」

原來是一個靑衣小帽的老兒，兀自拱手，道：「齊備多時。」

香姑倒一怔，說：「大哥哥，敢情你……你說初來乍到？」

蕭丹揚着頭兒，笑道：「人家好客多禮，却之倒不恭了。」

不用問，當然和開封府一樣，河洛雙劍以貴賓上客相待。如此這般，像她這樣繡服錦衣的相公，即使中原地也不能比擬，別說開封府了，這中牟縣，更絕無僅見。這小老兒必是店家了，一經吩咐，一見就認出她來，那有何奇。

兩年來，闖蕩江湖，這已不知是多少遭了，多見已不爲怪，何況情俠慷慨，令萬家生佛，只不過心下也不禁暗暗佩服，河洛雙劍知道她離開了開封不奇，怎會知道她前來中牟？便是她也是到了才知道這是中牟古城。

竟然絲毫不疑，認定是河洛雙劍的安排，雖然跟隨那小老兒進得店來，可不像開封府了，店堂中少說上了七八成座兒，却沒人站起來相迎，亦不見有拱手的。

而且，蕭丹掃了一眼，與開封府那店堂中大是不同的，並非皆是江湖人物，高一頭，低一臂的漢子倒有，但更多的是平常客商。

進得院裡，可不是又不相同了，小小院落，風燈高懸，却只有上房才亮着燈，這時一間又一間亮了起來，敢情是夥計搶先前來亮的燈，兩個廂房却冷冷清清。

那小老兒道：「相公請！這中牟縣，除了咱們這裡，再沒有更好的上房，相公請盥洗，酒菜隨後送來。」

可不是兩個夥計隨後而來，送來了茶水。

蕭丹道：「有勞店家轉告河洛雙劍，說我多謝了。」

只見那店家愕然，道：「相公可是姓蕭？半個時辰之前一位相公前來，吩咐小老兒迎候一位蕭相公與一位姑娘，一見便認得出來，甚至不用問，姑娘身上有異香，來得近些，便可嗅出了，甚麼河洛雙劍？」

蕭丹差點兒跳了起來，香姑的一雙眼兒却亮了起來，道：「沒錯兒，那相公，必是大哥哥了。店家，你請便。」

若不是被香姑一把揪住了，蕭丹眞會轉身就跑，只道已把那賊小子擺脫了，那知人家已走在前頭，而且已安排停當了。只道搶先一步，先前上了當，還以爲那賊小子封雷不過是在暗，而她在明處，先到一步，她却由明轉暗，那賊小子不跟來便罷，嘿！教那賊小子瞧瞧，她蕭丹不是好欺負的。

那知，仍被賊小子搶先一步，竟又走到了前頭，了不得，店家怎說？半個時辰之前，竟早到了半個時辰，難道那賊小子眞會飛？

嘿！即使心中生怯，心高氣傲的蕭丹，豈會臉上露出怯意來。

瞧了喜孜孜的香姑一眼，想道：任他能馭氣馭劍，任他能乾坤大挪移，她不是施展開幻影移形來，香姑不就受制於她了，心下登時有了主意。

香姑喜孜孜，笑着用手一指，道：「瞧，大哥哥對你多好啊，連更換的衣衫也替你備下了。」

蕭丹眞嚇了一大跳，進來時，兩個暗間灯火明亮，她已看得明白，得知是封雷替她安排的，怎敢不瞧得仔細，分明床上只有被褥，香姑一指，只不過轉轉身的工夫，床上竟多了一疊衣服，雖然那暗間開着窗門，但不見人影，也會聽得出風聲來，不料只不過轉背工夫，衣衫已在床上了，而且疊得整齊。

「你……做什麼啊？」

她不僅是嚇了一大跳，而且是眞跳了起來，不過還能沉得住氣，說：「沒甚麼，我出去轉一轉，等你換過衣衫，我再轉來。」

當眞，她是個女孩兒，蕭丹在房中，她怎能盥洗換衣衫，道：「大哥哥想得眞週到，瞧，大哥哥對你多好啊，你可別走遠了。」

蕭丹替她帶上房門，走了出來，那院中雖然懸着風灯，豈會明亮，人在暗中，休想發現得出來，忙走出院來，只聽一片喧嚷，人聲嘈雜，店堂中人客衆多，灯火明亮，再好也沒有了，在人叢中找了個位兒坐下。

嘿！周圍是人，可就不怕那賊小子鬼蜮伎倆了，她却如魚得水，移位幻影，便有了用武之地。

當下喚來夥計，要了酒菜，那小老兒已回到櫃上了，竟沒發現她溜入人叢。

只見鄰桌一個道裝的老兒，相貌奇古，蕭丹登時一怔！心想：中原地，當眞人物薈萃，分明是位內家高手。旁邊兩人，俗家打扮，一個二十來歲，分明都有一身功夫。

再緩緩掃了一眼，竟然有一小半，是武林中人。

蕭丹倒也不以爲奇，河洛雙劍連絡了各路的英雄豪傑，前去共襄義擧，這中牟縣是東去的必經之地，想必是路過的了。

忽聽旁邊桌上那少年道：「師伯，你怎麼一聽說這是古時的鄭地，竟浩然長嘆？」

蕭丹對這少年多瞧了兩眼，因爲這少年雖年輕，那太陽穴竟然賁了起來，可知內家功夫已是不弱，原來那相貌奇古的老道，是這少年的師伯。

那老道可不是又浩嘆了一聲，說道：「有周八百年天下，自東遷洛陽，是爲東周，國勢日弱，那分封的諸侯却坐大了，分爲數十個小國，互爭雄霸，因而互相征伐，是以後人稱爲春秋戰國，黃河之南，這一帶便是當年的鄭國之地，北有强晉，南有强楚，困在兩强之間，如何不險危，不論晉征楚，還是楚征晉，必先伐鄭，鄭國小而弱，被伐，必簽城下之盟，另一强者必也因而伐之，這就是所謂兩大之間難爲小了，被征伐，幾無寧日，那自年年戰骨埋荒野，血成河，屍骨堆成山。」

那少年點了點頭，道：「其實，又何祇春秋戰國時代，那打天下，逐鹿中原爭江山的，莫不以這一帶爲古戰場。」

那中年漢子點頭道：「商朝的朝歌，周之東都，漢之東漢，宋之汴京，便是開封，莫不建都於河南境內。」

「還有，」少年說：「魏蜀吳三國的魏，建都許昌。」

那老道又浩嘆了一聲，道：「武王伐紂，楚漢相爭，隋唐而至五胡亂華，亦莫不在這中原之地逐鹿爭霸，直到北宋的欽、徽二宗被金人北擄，泥馬渡康王，建都臨安，但雖然這中原地不再建都，蒙古鐵騎南下，仍慘遭蹂躪，十室幾空，現在你們就該明白，這次爲何我要下武當，親自前來了。」

只見那少年與中年漢子互望了一眼，少年道：「正是，請師伯教誨。」

老道不答，却用手一指，才道：「那個桌上三人，你們可認得？」

那中年漢子道：「可是熊耳三英。」

老道再又向近門處一張桌上一指，少年已搶着說道：「咦！可眞是想不到，連桐柏的四個巨盜，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四個惡賊也來了，莫非膽大包天……」

老道搖了搖頭，肅容道：「兄弟鬩墻，而外禦其辱，國難當頭，激於大義，必然共赴國難，其理也相同，大義當前，當仁誰也不敢讓，否則必爲人所不齒。」

「師伯，你是說，這熊耳三英，桐柏四盜，竟也前來共襄義擧？」

「所以，我非親來不可了，你們且想想，以熊耳三英之桀傲不馴，桐柏四盜之作歹爲非，竟也前來共襄義擧，良知覺，知爲善之樂，天地之正氣因而激發進而養之，不强勝於懲惡鋤奸。今而後，便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痛改前非，至少亦能盜亦有道了。」

只見那少年和中年漢子也肅然了，少年道：「這河洛雙劍，當眞可敬。」

却見那老道向外掃了一眼，低聲道：「那河洛雙劍不過受命而已，你們試想想，這河工一動，動輒百萬金銀，何況河工非朝廷徵調，只給口糧，而是以工代賑……」

那中年漢子接口讚道：「應該說以百萬計了，眞是曠古未有，這河洛雙劍雖然仗義行俠，義聲遠播，眞不知何來這麼多金銀，難道富可敵國不成？」

那老道說：「我不是說受命而已麼，捐獻自然另有其人，其實這河洛雙劍不敢掠美，只不過不能張揚而已，非但不能張揚，且登高一呼，黃河兩岸的武林中人，甚至黑白兩道，亦羣起共襄義擧，自然或多或少，皆有捐輸，少不免也取些不義之財，代那些汚吏貪官，劣紳土豪，共襄義擧。」

那少年一拍桌子，道：「痛快，這可眞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且不容官府主其事，不怕尅扣工賑銀兩，中飽私囊，可眞想得週到。」

「既是有目共睹，人人皆知的共襄義擧，自然也就不用懷疑何來數以百萬計的金銀了，端的好主意，眞個是天衣無縫。」

「師伯，那河洛雙劍既然不敢掠美，師伯必已知這首倡義擧，捐獻巨額的人是誰了？」

那老道捋鬍微笑，點了點頭，道：「不僅我，各派各門，甚至俠義道中人，盡皆知道，只不過因河洛雙劍一再諄囑，不可張揚而已，現在告訴你們也不妨了。」

老道瞧了兩人一眼，最後目光落在那少年面上，說道：「今天下的怨女痴男，有情人都成眷屬……」

少年的眼睛睜大了，啊了一聲，但忙不迭又低了聲音，說道：「情俠……希夷，不，那麼是情俠丹丘生了。」

那中年漢子道：「我也猜到是他了，就我所知，治理淮河所需的巨額金銀，便是情俠首先取自那橫行江南多年的活閻羅，以不義之財，作大義之行，必是故伎重施。」

老道點頭道：「你猜對了，這情俠丹丘生俠踪無定，神龍見首，就我所知，便河洛雙劍亦未曾謀面，但既然留柬，且不時留柬有所指示，可知亦來到豫中。」

那老道又瞧了兩人一眼，肅容生敬，又道：「數以百萬計的金銀何來？當然又是以不義之財，作大義之事，那個眞正的正主兒，不用說……不用說……」

輪到那漢子與少年來點頭了，那少年更是搓手兒，說道：「不用說，不是官高，亦是爵顯，有財又有勢，又豈肯干休。不用說，早已是偵騎四出，不肯罷休。」

那中年漢子也驀可裡拍了一下桌子，掀了濃眉，道：「好主意，我是讚河洛雙劍，這麼一登高一呼，天下的英雄人物，豪傑之士，眞個風起雲湧，羣起響應，共襄義擧，嘿嘿！嘿嘿……」

「共襄義擧。」少年興奮得兀自搓着手，道：「此事必已轟動天下，此地無銀三百兩，再蠢的偵騎亦知財從何來，這一來……」

「不偃旗息鼓，那就是與天下的武林，英雄豪傑，黑白兩道爲敵，任他天大的膽子，亦是不敢的。」

「還有，」老道說：「還有千千萬萬受惠的百姓黎民。」

「還有，」那中年漢子越說越興奮，道：「共襄義擧，財來自也有了出處，天下皆知，連解說也不用了。」

「還有，」老道又捋鬍，肅容滿面：「激勵風發天地正氣而養之，令天下滿手血腥的人，也放下屠刀，那才眞是連仙佛也不能的無量功德……」

初時聲音細小，那蕭丹要聚精會神，才能聽得清楚，現在，便連再遠一些的人，都可聽到了。又豈僅蕭丹，那店堂之中，本來喧嚷嘈雜的，竟鴉雀無聲，只聞越說越起勁，聲音越說越高的三人，在闊論高談，那蕭丹張大的嘴兒，那還能合得攏來，那眉兒也越揚越高了。

激發天地之正氣而養之，仙佛也不能的無量功德豈僅令萬家生佛，一擧而令滿手血腥的人，也放下屠刀，自然遠勝鋤奸懲惡，可不是大仁、大義、大智，大勇！

這就不怪了，今日在開封府，她進得店去，那滿座的天下英雄豪傑，黑白兩道，各路的好漢，一見她走進來，皆轟然起立拱手了。

不用說，皆心照不宣，繡服、錦衣、美少年，不作第二人想，一見都已認出她來，何況有那衣冠楚楚的店家，恭敬地陪同在身邊，是以，人家一見便已知她是甚麼人了！

情俠丹丘生，豈僅名震江湖，簡直名揚天下，大仁大義，大智大勇，仙佛也不能的無量功德，又何祇萬家生佛。

不是別人，而今已是天下人皆知，就是她，嘿！她這情俠丹丘生。

她那眉兒怎不揚了起來，她那不挺已高的胸脯兒怎會不挺得更高了，啊呀！

原來這老道是武當來，便不是武當門，也是一代宗師、武當名宿，只聽那少年道：「師伯，聽說那情俠丹丘生，錦衣、繡服、美少年，情俠自風流，可知儒雅更瀟洒，雖是神龍見首，既在豫中，也許咱們有緣，能會他一會。」

「也許就在咱們身邊！」

蕭丹嚇了一跳，幸是坐在三人側後，忙不迭滑步，幻影移形，好在店堂之中人多，有用武之地，縮身，再一旋身，從店堂中溜了出來，一口氣跑出城來。

月亮已高高掛在樹梢頭，道上已沒了行人，銀光匝地，涼風習習。

她是眞嚇了一跳，當然不是害怕，不過是不願被人認出她來，認出她即是情俠丹丘生。若是眞怕，怕的也是……啐！

登時臉兒又熱了上來，錯眼間，床上已放着更換的衣衫，封雷，那該死小子必在院中，這就是她溜到這曠野來之故，曠野無可藏身，任那賊小子武功奇詭絕倫，可也不能如影隨形了。

眞是羞死人，她竟摟着人家親嘴兒，而且吮了唇兒，離開金陵時，她不是恨得牙癢癢，恨不得擒住這盜鏢銀的賊麼？而今，那恨已無影無踪，明知人家就在左近，她倒躲逃了，不僅是羞死人，羞於見到封雷，恨已無踪，怎能不心生感激。那鏢銀原是不義之財，不過是她先行一步得到手而已，不但用之得當，用得其所。而今更爲她大大地揚了名兒，甚至連武當名宿，一代的宗師，也對她稱頌讚佩有加，一想到激發天地之正氣而養之，不由她不對這封雷也生感激，甚至敬佩，自感慚愧，眞正大智大勇、大仁的不是她，而是這封雷，人家沒掠美，倒是她掠人家之美。

恨無踪，那感激與敬佩之情，倒油然而生，只不過，羞死人，她如何能見人，甚至想到這封雷在側，就恨不得地上有個縫可鑽。

中牟縣在萬家灯火裡，月吐清輝，涼風習習，却靜不下心慌，冷不却臉熱，啊呀……

蕭丹跳了起來，眞成驚弓之鳥了，這是什麼聲響？

原來是風送蹄聲，隱隱傳來，或斷或續，只一會工夫，便已清晰可聞了。

中牟縣，地當開封府與鄭州之間，交通要道之上，大道之上，雖已入夜，有行人往來，有什麼奇怪的。

蕭丹才鬆了一口氣，那知心頭頓又一緊，那蹄聲由斷續隱隱，瞬已清晰可聞，來得好快，迷茫的月色中，現出影兒來，是一人一騎。

她內功已深厚了，只要一凝神，便已可看出老遠，啊呀！駭得她跳起來就跑。

不是高頭駿馬，人影小，坐騎也小，敢情是一匹健驢，驢背上竟是……正是她時刻擔驚害怕追她而來的……啊呀！封十三娘！

她逃避那賊小子，倒偏迎上了她最怕的，那小子的娘！

不許她改口，定要她叫娘，這娘只有一個兒子，就是封雷，如何不嚇得她跳起來就跑，落荒而逃，城北黑黝黝顯然是個林子。

一口氣狂奔，慌不擇路，果然是個林子，一頭竄入，那知她才鬆了一口氣，可是好像甚麼反射月華，似有幽光一閃，一閃而沒？

是了，林邊裡田水滔滔，晚風吹，吹皺了春水，可不是閃粼光。

那知她拍了拍胸脯兒，才舒了一口氣，驀聽林中有聲，說道：

「娘那兒沒找到，原來你在這裡！」

影綽綽，林中轉出一人來，未看清其人，已聞其聲，正是封十三娘。

嚇得蕭丹回身又跑，慌不擇路，那知又跑回原處了，蹄聲得得，驀見道旁樹後，轉出一人一騎，又是封十三娘。

林中只見人影，不見驢兒，現在却又在驢背上了，好不親切又慈祥，說道：「來啊，上娘的驢兒來。」

蕭丹嚇得……竟嚇得魄散魂飛，不錯，封十三娘便能馭風馭劍，先前林中所見的幽光一閃，必就是馭劍了。却不信連驢兒也會馭風馭劍，不信驢兒雖健，能快得過她的。

一掠數丈，不敢往北，如飛往城南飛馳，可不是把那驢兒拋在身後了，但仍不敢停留。

那城南多田野，有樹木，也疏落。直到不聞蹄聲了，這才緩下步來，靠在一株樹上，緩了一口氣，那知前兩丈外，一株樹後，影綽綽轉出一人，不用瞧清楚，已知是誰了，嚇得蕭丹亡魂少魄，飛身一掠，竟已到了城下，心想：不錯，較量起腳下功夫來，她和香姑也不過不相上下，豈能逃得出封十三娘的手去，曠野之中，躲無可躲，也不能藏身，城中房屋鱗次櫛比，幻影移形，也才有用武之地。

那敢怠慢，騰身而上，回頭一看，封十三娘已不見了影兒。

蕭丹慌不擇路，好在身後風聲不生，封十三娘未追來。

不行，得找個地方躲一躲，只見房下正是個院落，正是房屋櫛比鱗次，萬戶千家，找個地方躲起來，不信封十三娘能找得出她來。

落下院子，閃身，已躲入暗處，那知她方長長吸了一口氣，手腕一緊，已被人抓住了，蕭丹只覺地轉天旋，本就在暗處，眼更是黑，差點兒暈了過去。

只聽耳邊有人說道：

「大哥哥，你爲什麼要跑啊，可被我找到你了。」

竟是香……香香的妹妹！

（未完・五）

丐幫少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江湖惡魔董萬峯　橫行霸道殺良民

上文提要：展玉翅被困在丹房中，不斷練功，又請敎海靜師兄有關七星陣劍法，海靜在盆中以砂石擺陣，再以攻守不同角度予以演繹講解，聰慧的展玉翅自認已能掌握幾成。廣場中不斷傳來慘烈叫聲，展玉翅終不能再忍耐，裝扮成道人模樣突然衝入七星陣中，惡魔張三奇對其甚好感，展玉翅令張三奇自動退却，使武當免於一場浩劫……

「徒兒何罪之有，須知徒兒是武當派之弟子，不是魔門弟子，只有魔門弟子，方會不問青紅皂白，唯師之令是遵。」

「放肆！」青雲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你未經同意便跳出來，加入七星劍陣，你憑什麼這樣做？」

「第一，我憑一股對武當的崇敬，第二，我憑一股自信，第三，這也是對青木師伯的一點報答。」展玉翅心頭火起，乾脆稱我，不自稱弟子。「掌門人當時不反對，等於默認，如今再來加罪，我不知有否犯武當派規，但絕對不犯道德規範。」

青雲怒不可遏，一掌擊在地上。「逆子，你簡直目中無人，本座眞恨不得一掌……」

「一掌把我打死是不是？」展玉翅冷冷地道：「昨夜爲何不敢對張三奇說這種話？爲何我一挺身，你們便縮到一旁去，連頭也不敢轉過來看一眼？唉，武當派眞是多災多難，三年彈指易過，爲何不多花點精神創新武功！」

此時，凌虛方出聲：「武當即將封山，未來三年專心武技之研究，但你以此態度對待師長，也教人失望。」

「啓稟師叔祖，弟子一向是對甚麼人，說什麼話！也最講理。」

青雲道：「青石師弟，這是你的徒弟，你自己處理吧，免得說我處事不公平。」

青石緩緩睜開雙眼，首先看了凌虛一眼，見他閉上雙眼，不由輕嘆一聲，慢慢長身走了過去。展玉翅忙道：「師父，徒兒聽你的。」

青石沉聲道：「你眞是聽爲師的話？」

「只要出自師父之口，就算要弟子赴湯蹈火，徒兒亦不會哼一聲。」

「你記住自己說過的話。」青石頓了頓，再清一清喉嚨，然後沉聲道：「展玉翅，你聽清楚……」

展玉翅一顆心不由提了起來，只聽乃師一字一頓地道：「自今開始，你已非武當派弟子。」

這幾個字，就像是一道道的霹靂，在展玉翅頭頂上炸响，比在金頂的雷火還猛烈，展玉翅不由驚呆了，半晌顫聲道：「師父，你說什麼？」

青石臉上木然無情地道：「你已非武當弟子，立即下山去，今後在外，不許以武當弟子自居！」

「師父，這是爲什麼？」展玉翅爬前兩步，扯住乃師的袍角，用力拉動：「師父，昨夜弟子縱有不是，但到底替武當立了功，就算無功，也替武當消弭了一場劫難！徒兒不求有功，只求將功贖罪。」

青雲冷冷地道：「若不念功，

安得讓你如此放肆，又怎會讓你下山。」

他的話，展玉翅根本聽不進來，仍去哀求乃師，「請師父收回成命，徒兒願受其他刑罰。」

青石突然厲聲道：「住口，武當派令出如山，雷打不動。」

展玉翅從師三年，從未見過乃師神態如此嚴厲過，心頭如被巨木所撞，所有的動作，全部停頓，他的恨消了，氣亦消了，腦海裡一片空白。

耳際又聞青石道：「你立即回房收拾衣服，帶高橋下山！」

展玉翅咚咚地叩了三個响頭，默默地長身，行屍走肉般走了出去，殿裡却傳來一道輕微的嘆息聲。

展玉翅推開丹房，高橋和海靜目光一及，都同時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展玉翅恨恨地道：「高叔叔，咱們走！以後再也不要踏進武當山一步！」

高橋吃了一驚。「你先別衝動，且坐下來喝杯茶慢慢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什麼好說，人家要咱們立即滾，你還好意思留下來麼？」

高橋和海靜驚叫一聲，「誰要你滾？」

「青雲掌門，還有……還有師父。」

海靜叫道：「眞是……不可能的，師父有什麼道理要你走？」

「因爲我昨夜的表現，令到出家弟子臉上無光，因爲他們下不了台，是以拿我來開刀，高叔叔，我已被逐出師門，咱們走吧！」

高橋乾咳一聲，「有沒有挽回的機會？」

「沒有！我早已哀求過了！」展玉翅忽然嗚咽起來。「武當太令我傷心了，如今即使他們挽留我，我也不願留下來，早知當初，還不如改投張三奇門下來得痛快。」

高橋抓起地上的包袱，道：「如此我也不贊成你留下來，但這句話可不能亂說。」

海靜手脚無措地道：「師弟且等等……待爲兄去問師父。」他剛轉身跑出去，隨即又回來，手上多了一個小布包，道：「師弟，這是師父着我交給你的……還囑你得先打開來看看……」

展玉翅急忙把布包打開，入目是一封信，展玉翅尚存一絲希望，連忙展閱之：翅兒，有些事你目前還年輕，以後自然會明白。你下山之後，請先到青城及峨嵋報個訊，免得他們遭毒手，珍重，自惜前程，青石字，即日。

展玉翅連最後一絲希望也破滅了，他順手把信撕個粉碎，用力往地上一擲，再看下面却是一本小册，上書太極劍譜，他又把之抓了起來，正要將之撕破，忽然改變主意，把劍譜交給海靜。「給你！」

海靜忙道：「這是師父給你的，爲兄不敢要！」

「你不敢要便交回給師……青石道長，我已非武當弟子，他這樣做要犯規的！」展玉翅抓起包袱便出房，高橋連忙跟着他。

展玉翅被逐出師門之消息尚未傳開，是以沿途見到武當派弟子，不是感激、羨慕，便是奇怪他爲何在此時下山，展玉翅心情煩悶，不苟言笑，時間一久，也覺得難受，乃道：「高叔叔，咱們抄小路走吧！」

＊ ＊ ＊

周獵戶家，後山。夜涼似水，冷月高掛。

展玉翅及高橋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之星星，默默不語。良久，方聞高橋道：「不必傷心，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所幸是次上山，平白得了數十年功力，也不至於一無所獲！」

展玉翅輕嘆一聲，道：「不在武當，也有自由輕鬆之好處，不過這一身技藝，如何報得了父仇？」

高橋微覺奇怪，嘴上道：「不學武當派之武功，也可學別派的！」

展玉翅苦笑道：「我已是武當棄徒，名門正派敢收我爲徒麼？要我投入魔門，我是萬萬不願！唉，經過此役，我才知道自己以前太過幼稚了，不知天高地厚，十足是井底蛙！小孩子時，以爲爹爹的武功已經不得了，後來又以爲師父應是武林中有數之高手，可是與張三奇一比，他們就如螢火比之皓月！」

高橋道：「你這般聰明，還怕學不好武功？學不到便自創！武當派武功也是張三丰創下的，他幹得了，你何嘗就不行？他做十分，你能做出七分，也足以睥睨武林了！今夜我實在很高興！」

展玉翅訝然不解。「我被人逐出門墻，你反而高興？」

「因爲你長大了，以後我便不用替你擔心了，至於想報展家之血海深仇，相信不久將來，對你來說已非難事！我心願一了，我恢復自由了！」

展玉翅吃了一驚。問道：「高叔叔，你認爲跟着我是一種約束，負累？你下山後便可隨你做喜歡做的事，我相信我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你不用擔心！」

「反正我也沒有甚麼急事要辦，待你報了仇再說！我受你家大恩……」

展玉翅急道：「高叔叔，你再這樣說便見外了！當年家父救你，也沒指望你報答！」一頓又問：「高

叔叔，我覺得你似乎有頗多心事，可否告訴我？」

高橋微微一笑，顧左右而言他。「咱們明天去何處？」

「不管如何，師父及青木師伯都對我有恩，他既然要我去青城及峨嵋報訊，好歹也得走一趟！」

高橋一骨碌地坐了起來。「好，這才像話！大丈夫該恩怨分明，待走了峨嵋再作打算，睡覺吧！」

＊ ＊ ＊

四川因地大物博，是以有天府之稱。此地百姓之生活，比起皖境來說，富庶多了，展玉翅第一次到四川，不覺大開眼界。

那青城山向是道教之聖地，被尊爲第五洞天，教徒甚衆，同時青城天下幽，峨嵋天下秀，並駕齊驅，來此遊覽之旅客，不絕於途。

由於恐怕落後於張三奇，是以展玉翅和高橋不敢尋幽訪勝，騎馬直奔灌縣。隔遠便見到，一座色呈青藍色的巍峩大山。

到得山下，山門上一塊黑底漆金牌匾上，刻着三個大字：青城山。旁邊亂糟糟的，匯集着許多抬滑竿的扛夫，向年老及有錢的善信招徠。斜對面，搭着許多竹棚，全是食肆。

時已正午，正是午飯時分，酒肉飄香，展玉翅走了半天，又餓又渴，乃道：「高叔叔，咱們先塡飽肚子再上山吧！」

兩人連找三四片食肆，均席無虛設，好不容易在最後一家那裡找到一個靠角落的座頭，展玉翅未待坐下，便揮手着店小二過來。「有甚麼好吃的，盡管端上來！」

店小二道：「咱們這裏蔴婆豆腐、一品砂鍋，是最出名了！」

展玉翅揮手道：「端四五個上來，先來壺酒！」

剛坐好，忽聞鄰座有幾個青年，其中一個還是姑娘，約莫十七八歲，白衣白裙，甚是炫目，髮際還插了一朶白花，俗語有云，男要俊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看樣子，那姑娘正在孝期，難怪愁眉不展。

大概他們已來了一陣子，已上了菜，那三五個青年低頭吃喝，不吭一聲，只是不時轉頭望向四周。其中一位年紀最輕的低聲道：「師姐，你一直不吃，那怎麼行？若教師娘知道，她不心疼才怪！」

白衣姑娘道：「你們吃吧，不要管我了！」

「聽說上山道路不短，有數千石級哩，不吃能有氣力上去麼？」

年紀最大的那位青年，年約二十五六，低聲斥道：「少說話多吃飯，吃飽了就上路！」

高橋低聲對展玉翅道：「他們也是要去青城派的！」

展玉翅訝然問道：「高叔叔，你怎知道？」高橋笑而不答。俄頃，小二便把酒菜端上來。那川菜辣味甚重，喜愛的人，覺得夠勁，吃不慣的，却視吃飯爲苦差，幸好展玉翅和高橋都能吃辣，尤其是高橋，邊吃邊把衣襟解開，邊用手帕抹汗，放懷大吃。

兩人爲了趕路，連日來均是吃乾糧，直至此刻，方可好好吃喝一頓，尤其是吃了一段時日的素，大快朶頤之下，更覺滿足。

酒足飯飽，兩人會賬上山，由於香客衆多，因此青城山之山門，建得十分壯觀，山門之後，便是一條長長之石級，蜿蜒而上，不見盡頭。

這自然難不住展玉翅和高橋，兩人走在石級上，夾道均是參天之松竹，風吹葉動，沙沙而响，偶而傳來一兩聲鳥啼，彷如仙樂。吃過辣，喝過酒，走在石級路上，山風吹來，心曠神怡，幾疑在神仙境界中。

展玉翅嘆道：「青城與黃山、武當截然不同，眞不愧青城天下幽之號！」

未幾，右首現出一座道觀，却是已有不短歷史之建福宮，兩人有事在身，過門而不入。石級路此時稍爲平坦，轉過兩個彎，又轉直起來。山裡天氣變化甚快，忽然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兩人加速而行，但雨越下越大，片刻間，衣衫已經盡濕。

高橋問道：「小少爺，要不要歇一歇？」

「救兵如救火，歇不得！」展玉翅帶頭走在前面。再走頓飯工夫，但見石級上矗立一座牌坊，上面有「天然圖畫」，許多善信及遊人均站在下面避雨。展玉翅抬頭望去，發現那幾個在食肆遇見的青年，也在其中。

他倆來至，即聞那年紀最小的青年道：「師姐，你是千金之體，若被雨淋壞了身子，咱們回去如何向師娘交代？」

「武林兒女連這點都害怕，又如何行走江湖？」那白衣姑娘道：「何况我又不是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莫忘記咱們此行之目的，所謂救兵如救火，阻延不得！」

這句話正是剛才展玉翅對高橋說的，是以他忍不住豎起耳朶偷聽。

那青年道：「急也不急於一時，陸師兄，你勸勸她！」

那年紀最大的青年也勸道：「師妹，再稍候片刻，說不定，這片雲過去，雨就歇了！」

「吹，人家還不是冒雨而行！」

那青年低聲道：「他們怎能跟師妹比！」展玉翅恰經過他們身邊，不由轉頭瞪了他一眼，心想這些

青年也不知那家豪門的子弟，不屑與之計較，快步而上，亦懶得再聽他們議論。

過了「天然圖畫」，地勢豁然開朗，雖然下着雨，但雨中看景，別具風韻。只見深山幽谷，入目之處一片綠油油，只有偶現之山壁，呈現赤紅色(青城山本名赤城山，乃因山壁是赤紅色的，後來因爲樹林茂盛，把赤壁都遮擋住，只見青綠，不見赤紅，方易名青城山)，至此方更體會青城天下幽之不虛。

山路上不時見到道人，均狀甚悠閑，毫無緊張之態，料張三奇踪跡尚未出現，展玉翅略略放心。

未幾，至一搭建在兩座斷崖上之木橋，橋有上蓋，兩旁有小店，賣的全是香燭之類的貢品，高橋問了路逕，兩人繼續往前。

又過了兩頓飯工夫，只見一座牌樓建在石級之上，匾上寫了四個大字：古常道觀。高橋喜道：「終於到了！」

牌樓之下，站着十數名帶劍之道人，展玉翅突然呼道：「糟糕！」

高橋吃了一驚，低聲問道：「甚麼事？」

展玉翅道：「高叔叔，咱們此刻雖是奉了……青石之命，但若人家問起小侄之身份，該怎樣回答？」

高橋也爲難起來，半晌方道：「反正武林中還不知道你已脫離武當，就仍以武當派弟子之身份晋見吧！」

牌樓下的道人見他倆停在半路，低頭商量，看來鬼祟，乃派了兩名道士走了下來，問道：「兩位施主來此是爲了上香，還是爲了遊覽，或另有目的，盼能明告，以免誤會！」

高橋抱拳問道：「道兄可是青城派弟子？未知如何稱呼？」

左首那位道：「不錯，貧道常青，這位是敝師弟常建，兩位何人？」

「在下高橋，這是咱家小少爺展玉翅，乃武當派之俗家弟子，因受武當派青石道長之託，有事要面稟貴掌門古月道長，盼道兄代爲通傳一下！」

常青哦了一聲，問道：「兩位既受青石道長之託，不知有沒有信物或書信之類的東西？」

高橋道：「事出非常，來得匆忙，忘記帶上。道兄，此事非同小可，而且關係貴派至大，請勿遲疑，速速通報！」

展玉翅道：「若貴掌門無暇接見，亦請派個古字輩的尊長作代表，請道兄速辦，說不定貴派之大仇家，已至山下。」

那常青及常建臉色均是一變，招手帶他們到牌樓下避雨，然後跟其同門商量了一下，最後匆匆上山去了。這時，雨已歇了，空氣特別清新，令長途跋涉的人，疲乏全消。

過了一陣，只見常建已跑了下來，道：「兩位施主，請隨小道上去！」

青城派設在常道觀內，這常道觀早期稱天師洞，傳說張天師曾在那裡一座山洞裡修練過，後來信徒爲了紀念他，便建了一座道觀，稱爲常道觀，又由於歷史已久，信徒們又稱之爲古常道觀。

那古常道觀與別處不同，過牌樓還不是觀門，仍有一小段路，然後才是巍峩之道觀，道觀後山又建了許多房舍，料是道人居所，雖然幽靜，却遠無紫霄宮之氣勢！

青城派之重地，乃在常道觀，三清聖堂後面的八棟房舍處，建築及佈置均十分幽雅，常青及常建引展玉翅及高橋到客廳後道：「兩位施主請稍候，待貧道去通報！」

兩個道人去後，展玉翅見無人進來招呼，心中不悅：「這兩個牛鼻子好不傲慢，看來青城派亦是浪得虛名之輩，難怪名氣永遠在我武當之下！」

忽聞高橋低聲道：「大局爲重！」展玉翅只好忍住氣憤。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步履聲，接着走進一位年近六十，面容清癯，但神態嚴肅的老道來，展玉翅長身行禮。「晚輩展玉翅，拜見掌門人！」

那老道抬臂阻住他。「施主誤會了，貧道是古星，請坐！」原來他是古月掌門的師弟，三人分賓主坐下，古星又問：「施主來自武當？令師是那一位道兄？」

展玉翅忍住心頭的刺痛，道：「家師青石！晚輩常聽家師提及道長，家師對道長之爲人，十分敬佩！」

古星神色不改，「令師過獎了，請問小施主要找敝掌門，到底有何急事？嗯，敝掌門剛好有要事在處理，小施主有事，但可對貧道說！」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大魔頭張三奇還未死，他在毀了華山派之後，又到敝派撒野，幸而得不到多大的便宜便走了，家師恐魔頭下一個對象是貴派，又擔心貴派沒有準備，增加傷亡，是以派晚輩來通知古月掌門人！」

他頓了一頓續道：「既然貴掌門無暇，有道長亦已可以了，時間寶貴，說不定魔頭已將到，而晚輩也不敢浪費道長的時間，就此告辭！」

展玉翅說話時，古星道人臉色驟變，倏地攔在他倆身前。「兩位施主慢走！一則時候不早，二則此

事非同小可，貧道還有幾件事要問小施主！」他態度甚是和藹。

展玉翅重新坐下，道：「道長請問，晚輩知無不言！」

「請小俠將當時的情況講述一下，魔頭是何時上武當山的，是單槍匹馬麽？後來離開，是因爲鎩羽？」

展玉翅乃將情況述了一遍，只是瞞去自己與張三奇打賭的事，改說他自知破不了七星陣，知難而退。

古星嘆息道：「想不到魔頭不但未死，而且武功比以前還厲害，倒是非加倍提防不可。」

常建忽然走了進來：「師父，掌門請你過去一下。」說着又向乃師打了個眼色。

古星長身而起，道：「兩位施主且稍候……嗯，兩位遠來，今夜非在敝派宿一宵不可，常建，你好好招待他倆，哼！看你連茶也不準備。」

常建雖然不願意，却也不敢違逆師父命，悻悻然囑咐道童看茶。過了一陣，常青也來了，向展玉翅及高橋行了一禮。「家師有請，兩位施主請跟貧道到內廳。」展玉翅和高橋光明正大，無所畏懼，昂然隨他穿過走廊，向內走去。

那座內廳就建在花園旁邊，花園除了松竹及小亭之外，並無其他花草，顯得特別樸實。內廳除了古星及兩位老道之外，尚有幾位青年男女，仔細一看，可不正是在半路上碰到的那幾位。

古星長身道：「待貧道來介紹！」他指一指正中那位老道道：「這是敝派掌門！」

展玉翅及高橋連忙行禮。「晚輩拜見掌門！」古月連稱免禮，古星再介紹另一位老道，乃其師弟古曜，那些青年男女，原來是華山派的弟子，那姑娘則是華山派掌門之明珠萬千秀。

古星又道：「這位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展玉翅，這位是高橋施主。」他頓了一頓方續道：「兩位施主來此之目的，與華山派的高足一般，均是爲了報訊，不過兩位施主帶來之消息更加令人吃驚，張三奇那魔頭亦上過武當。」

內廳響起一陣驚嘆聲，那萬千秀一對秀眼更是深深地看了展玉翅一眼。這羣人以陸劍鳴爲首，他抬頭問道：「請問展師兄，魔頭上武當山之情況……勝負如何？」

展玉翅垂首道：「魔頭傷了我武當不少人，最後掌門及家師衆人排下七星陣，他久戰無功，知機而退，並揚言三年後再上武當……唉，若是單打獨鬥，說起來實在慚愧……」

他雖言猶未盡，但人人均知其意，相對嘆息起來。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希望貴派不要掉以輕心。」

古月看來六十左右，蓄着三綹灰長髯，模樣甚是慈祥。「多謝小施主千里報訊，敝派將全力備戰。」

古星再度長身，道：「諸位遠來辛苦，請先到客房休息，稍後再安排齋菜，爲諸位洗塵。常建，帶他們去客房，着人好好侍候。」

衆人知道青城派此時必要商量此事，是以也不客套阻延寶貴的光陰，隨常建出去。客房就在第一排房屋處，每房兩人，因只有一個女子，是故萬千秀唯有獨居。

萬千秀臨進房時，突然問道：「展少俠，令師是那位道長？」

展玉翅心頭隱隱作痛，含糊地答道：「家師乃青石。」

萬千秀又問：「此間事了，少俠便回武當山？」忽然長長一嘆：「你還好，可以回師門，最低限度武當派仍然屹立不倒，咱們華山派……」

話未說畢，陸劍鳴突然探頭出房道：「師妹，早點休息，不要隨便向人透露師門的事。」

萬千秀不悅地道：「武當派又不是外人，且同是受害者。」

陸劍鳴道：「江湖兇險，誰知道他們是不是眞的！」

萬千秀及展玉翅都要開腔，高橋插口道：「萬姑娘，令師兄說的也有道理，妳還是早點休息吧！」他扯着展玉翅進房，又低聲道：「那姓陸的小子，好像怕人家搶走他師妹般，犯不着跟這種人計較。」

展玉翅輕哂道：「我才不與他一般見識！」他故意提高聲音，高橋瞪了他一眼。未幾，小道童送水進來，兩人便把風塵洗去，閒着無事，兩人都抓緊時間練功。

直至天色全黑，常建才來請他們去吃飯。晚飯菜式甚是豐富，主人家也熱情，奈何大家心情都不好，氣氛有點沉悶。

飯畢，主人也不挽留，着人送他們回房，次日一早，展玉翅又要求見古星。「道長，晚輩是次幸不辱命，趕在魔頭之前報了訊，目的已達到，今就告辭下山。」

古星道：「青城武當本是一家，施主爲何不多盤桓幾天？且青城還有不少名勝古蹟，頗堪一遊。」

「日後有機會再來拜訪道長，晚輩還須去峨嵋報訊，所謂救人如救火，刻不容緩，掌門那裡，就請道長代爲告辭了！」展玉翅連連向古星行禮致歉。

古星道：「施主要去峨嵋報訊，乃是頭等大事，如此貧道也不挽留了，事實上，敝派也正忙於備戰

，常建可代為師送兩位施主下山。」

「不必客氣了，晚輩已知道路徑。」

但古星堅持禮不可失，常建也改變了態度，沿途不斷介紹風景名勝，直至山門外方揮手作別。展玉翅和高橋取了馬匹，放馬直奔成都城。

由青城至成都百餘里路，午後便已抵達，展玉翅道：「先找個地方吃飯再說。」

那成都自然不比青城山下，熱鬧繁榮多了，飯館酒樓林立，人至門外，已聞到一陣香辣味，兩人挑了一家比較大的飯莊進食。

在這時候，食客已較疏，兩人恐引人注目，故意找了個靠角落的座頭。展玉翅平常在家裡錦衣玉食慣了，在路上常以乾糧裹腹，甚覺難受，是以一坐下來，一口氣便點了四五個小菜和一壺酒，高橋心中暗道：「這位大少爺，日後還得吃許多苦。」

忽然旁邊有人以不悅的聲音道：「老大，為何我說的話，你老不相信？」

展玉翅轉頭望去，只見兩位身穿勁服的漢子，一個長着一張國字臉，年紀看來也較大，另一個面色青白，年紀較輕，一副悻悻然之色。

那年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老二，這些年來，你做的事，說的話有那些是值得我相信的？哼，若非你缺少盤川，說不定明天也不會來找我。」

年輕的輕哼一聲：「老大，你太看扁小弟了，你我做兄弟十來年，小弟我雖然不拘小節，但大事一向聽你的，我任何時候都尊重你，為何不來找你？」

年長的濃眉一掀。「上次青竹門的事又如何？」

「唉，小弟尚未成家，這種事少不免……哈哈，幸而沒有給大哥添太多的麻煩。」

「但愚兄這張臉都讓你給丟光了。」

「既然做兄弟，弟弟有難，大哥幫忙一下，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年紀輕的面色一端，「但大哥，剛才小弟說的話，可不是騙你的，那魔頭已經到了川境。」

「是你親眼看到的？」

年輕的輕哼一聲：「老大，若是小弟遇上他，此刻還能坐在這裡和你喝酒？是小弟一位好朋友，在川東見過他，他昨天半夜找到小弟，因此小弟今早便來找您，你可以不借錢給小弟，但這件事却不能不信。」

年長的聽他這樣說，不由相信起來了，又聽年輕的續道：「正因為要躲避那魔頭，是以小弟才來向您借盤川，大哥，你聽我勸，趕緊回家安排一下家小，也到外面暫時避一避吧！」

年長的沉吟道：「已經這麼多年了，當年咱們兄弟只附驥尾，魔頭也未必留意到咱們。」

展玉翅一開始還以為他們口中的大魔頭是張三奇，聽得津津有味，此刻方知所謂魔頭另有所指，因為九華山圍攻張三奇那一役，他倆年紀太小了。

只聽年輕的又道：「但你莫忘記，殺他小徒甘光豫，咱們兄弟出不少力。」

這時候，小二已把酒菜端上來，展玉翅和高橋專心吃喝，不理閒事。忽然，飯館內倏地寂靜下來，靜得教人難受，展玉翅面對着大門，一抬頭，便見到一個身材不高不矮，蓄着山羊鬍子的漢子站在那裡。

那漢子手中抓着一根拐杖，衣衫破爛，但站在那裡硬是教人覺得有一股令人窒息的壓力迎面逼來。

那漢子目光凌厲，如同兩把利刃，在食客們臉上掃過，食客們紛紛低下頭去，那漢子慢慢走了進來。

小二哈腰上前，「大爺，您是一位還是等朋友？」

那漢子看也不看他一眼，繼續往前走去，小二忙不迭閃開。那漢子突然停在鄰坐，拐杖往桌子上一敲。那對兄弟方敢抬起頭來，臉上一片驚悸。

「你們兩個為何不抬頭？」

那年輕的陪笑道：「咱們敵不住你的目光……而且趕着上路，是以……您老有何貴幹？」

「報上名來。」

年輕的左脚緊緊壓住年長的右脚，道：「在下兄弟倆是川東人氏，大哥姓劉名信，在下劉義，不知前輩如何稱呼！」

「混帳，連老夫也不認識，快給老夫滾！」那漢子右手輕輕的一舉，那劉義便已跌了出去，他大模大樣坐下。

劉信看見，連忙過去扶起乃弟，漢子呼道：「小二，趕快把杯碟收拾一下。」

劉信扶劉義去付賬，掌櫃道：「多謝張爺。」

那持杖漢子一聽張爺兩個字，身子突然如豹子般跳了起來，轉頭一望，那劉家兄弟已不知去了何處，持杖漢子一陣風般衝了出來，眾食客們這才鬆了一口氣，同時也為那兩兄弟揑了一把冷汗。

展玉翅抵聲問道：「高叔叔，你知這人是誰麼？」

高橋未答話，那持杖漢子又一陣風般奔回來，一把抓住掌櫃，將

他舉了起來，掌櫃大驚而呼。

「住口！老夫問你一句話，你便答一句，若敢瞞騙便殺你全家，第一，那兩個人叫什麼名字？」

掌櫃聲音似哭地道：「大的叫張雄，是本城人，家裡有點田產，平時對鄰里及佃戶都不錯……」

持拐漢子怒道：「你囉嗦什麼！另一個叫什麼名？」

「那人好像不是本城人，但曾來過小店一次，也是跟張爺來的，他倆是拜把兄弟，叫什麼姓名便不知道了。」

「好，老夫再問你一件事，姓張的家住何處？」

「在……在東城區大街那裡……他家門外有一對石獅子，很好找的……大爺若找不着，隨便問問人就知道……」

他話還未說畢，持拐漢子已將他抛下，又閃電般跑了出去，高橋低聲道：「此人便是傳說中的『氣寒西北』董萬峯，日後碰到他，千萬要小心。」

「此人武功很厲害麼？」

「當然，他是西北第一高手，算是宇內有數之高手之一，不過他很少踏上中原，因此知他的人，不如張三多奇。」

展玉翅興緻勃勃地問：「這兩個魔頭，誰的武功較高，惡跡較多？」

高橋道：「他倆未曾正式交過手，誰高誰低，外人甚難比較，論人品各有千秋，董萬峯性格強橫，蠻不講理，殺人如拾草芥，張三奇也殺不少無辜的人，但還講點道理……我也說不上，唉，看來那姓張的一家……」

展玉翅眉頭一揚，道：「咱們要不要去助他一臂？」

高橋道：「泥菩薩過江，還想助人？還是先上峨嵋報訊才是正理！」

「吃飽就走。」

高橋道：「不，先準備一下，明天一早才起程，趕快吃吧，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兩人離開飯館，高橋道：「咱們去南城區找家客棧歇一宵吧！」

「高叔叔，你說董萬峯會不會去張家殺人？咱們是否要去看一看？高叔叔，反正咱們明天才去峨嵋，整個下午沒處可去，何況見義勇為，乃吾輩應為之事，雖然是泥菩薩，但看看也沒問題吧？」

高橋微微一笑，他深知展玉翅之性格，是以道：「看看是沒問題，但假如董萬峯還在，不許你動手，不要忘記展家大仇還等你去報，待你手刃親仇之後，以後要做什麼事，我也不管你了！」

「好吧，我也有自知之明，不會孟浪！」

適才他倆都聽到掌櫃的話，因此依言找到張家之大宅，只見大門倒在地，一望便知道董萬峯已先他們而至。

展玉翅又驚又怒地道：「高叔叔，那廝一定殺了人了！」他話未說畢，人便已衝了進去。

高橋一把沒有抓到他，只好跟着他跑進去，剛跨進門檻，便見到院子裡躺着三具屍體，展玉翅高聲問道：「裡面有人沒有？」他又往內堂奔去。

高橋急道：「小心，魔頭可能還在裡面。」張宅佔地頗大，到處都見到屍首，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許多人頭顱骨上都有一個大血洞，顯然都是死在董萬峯的拐杖下的，莫說展玉翅了，就連高橋也看得血脈賁張。

展玉翅道：「似乎不見那『劉信』和『劉義』的屍首，大概他們沒有回家。」

高橋嘆息道：「只是連累家小，眞是無辜！」

「老天爺無眼，是以世上沒有公理，難道成都這許多人，便無人敢振臂高呼，號召同道聯手對付他麼？」

「武林中一向是弱肉強食，何來公理？何況魔頭壓境，可能沒幾個人知道。」高橋道：「少爺，咱們還有要事待辦，去了峨嵋，咱們便回家找羅賓鴻報仇，走吧！」他伸手抓住展玉翅。

人去樓空，留下來也無用，展玉翅只好跟高橋離開，不料剛到庭院裡，便聽到一個尖銳之嘯聲，由遠而近，由低沉至高聲，鋪天蓋地而來。

嘯聲未了，「颼」地一聲，大門處已竄進一個人來，可不正是董萬峯，展玉翅和高橋雙耳尚嗡嗡作響不停，驟見強敵，臉上都變了色，不由自主停下步來！

董萬峯臉上毫無表情，拐杖往地上一頓，冷冷地道：「報上名來！」他說話自有一股教人不敢拒抗之震懾力。

展玉翅挺一挺胸，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換姓，少爺姓展，雙名玉翅！」

「是那個門派的弟子？令師是誰？」

「我就是我，沒有門派，沒有師尊！」

「好，有志氣！」董萬峯眼睛一轉，目光落在高橋身上；高橋不亢不卑地道：「在下高橋，敢問閣下高姓大名！」

董萬峯倏地仰頭狂笑起來：「多少年來，無人問老夫之姓名了！哼，你們連老夫是誰也不知道，還敢跑江湖！」聲音倏地一變，變得凌厲陰森：「你們何事來此？

與此宅主人是何關係？」

高橋恐展玉翅年少氣盛，出言無狀，引起對方之殺機，是以道：「咱們只是路過，因見大門歪倒，因此進來看看，不料在此遇到閣下！」

「你打誑，無關係還會關心張家之情況？再不老實，便莫怪老夫斬草除根了！」

展玉翅叫了起來：「原來人是你殺的，他們與閣下有仇麼？」

「有，仇深似海！這家主人殺了我徒弟，老夫便要他全家來償命！」

「殺了一個人，便要全家來償命？」展玉翅道：「閣下未免太過份！」

「過份？哈哈，何止此家，此時成都城最少已有三家全滅門了！」董萬峯怪笑道：「此宅主人跑了，只要老夫找不到他，所有跟他有關連的人，都得死！哼，殺我徒弟的，一共有七個人，看來最少有十戶得滅門！小子，你若有悲天憫人之心，最好把張雄給老夫找出來，以免成都城生靈塗炭！」

展玉翅怒往上衝，道：「我們根本不認識甚麼張雄李英，去那裡找他？」

董萬峯沉聲道：「既然不認識，便趁早給老夫滾！」

高橋恐他改變主意，一手抓住展玉翅，便往外跑去，忽然，董萬峯大喝一聲：「停住！」他身子突然騰空而起，猛一折腰，凌空平射，再冉冉落下，恰好擋在展玉翅兩人之身前。

高橋道：「閣下言意變得何其快也！」

「老夫一時失察！嘿嘿，你離開，到處宣揚，那姓張的還敢回來麼？」董萬峯雙眼一瞪，射出兩道凌厲之目光來。「你兩個要自己動手，還是要老夫代勞？」

高橋苦苦思索逃跑之策，一時無計可施，故意拖延。「這有何分別？」

董萬峯仰頭打了個哈哈。「雖然都是死路一條，但自殺可留個全屍！若要老夫代勞，那就是……哼哼！」

展玉翅年少氣盛，意氣風發，但仍極力按捺住。「沒有別的路可走？」

「還有一路可供選擇，你倆讓老夫廢掉武功，挑斷脚筋，等老夫殺了張雄，再放你們離開！」

展玉翅「錚」地一聲，拔劍而起，哈哈笑道：「反正是死路一條，少爺只好領教一下了！」

董萬峯微微一呆，隨即道：「那你倆將會死得很慘！」展玉翅先發制人，他話音未落，便展開攻勢，第一招便是「太祖下山」，招式未老，手腕一翻，化作七星劍法之：「寒星照梅」。

董萬峯輕咦一聲。「原來是武當派弟子！那老夫眞要看看武當派有甚麼人材？」

高橋恐展玉翅有失，也急揮刀自旁協助，董萬峯冷笑一聲：「武當劍法又如何？老夫才不將之放在眼內！」他駝頭拐杖揮處，展玉翅之攻勢，便一一被封住！

由此可見這魔頭之武功造詣，非同小可。展玉翅避重就輕，以柔制剛，奈何相差太多，雖有高橋之助，仍然沒有反先之機，此刻他方知道，武林中能人實在太多，縱使自己得到青木數十年之內力，仍不足恃。

他雖然心頭震驚，董萬峯亦覺得出乎意料，想不到武當派一位年輕的俗家弟子，居然可以與自己周旋了十多招，乃忍不住問道：「令師是誰？」

展玉翅不吭一聲，董萬峯只道他蔑視自己，勃然大怒，加重了幾分內力，駝頭拐杖如大山，直壓得展玉翅二人喘不過氣來。

高橋急道：「少爺，你先跑，奴才再想辦法去找你！」

展玉翅道：「高叔叔，你不必多說，咱們生死與共！」

董萬峯桀桀怪笑道：「還是這小子聰明！憑你們兩個廢物，逃得了麼！」他單手持杖，左掌空了出來，不斷發掌。「氣寒西北」名副其實，練的是「玄陰掌」，這跟一般「寒玉掌」「玄冰掌」有點分別，不但奇寒，而且風大，在西北，他一出掌，便把地上之黃沙捲上半天，是故他在當地，還有個外號：「狂風沙」！

成都沒有黃沙，但庭院裡雜物難免，一遇上其掌風，亦飄飛起來，展玉翅和高橋則覺得陰寒無比，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高橋忙又道：「快運功護住心脈！」他心頭又驚又急。苦無逃脫之策。展玉翅正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長劍翻飛，展盡平生所學，與對方周旋。他明白武功遠不如對方，又不甘心坐以待斃，是故拚死反攻，意圖與對方同歸於盡。

如此一來，董萬峯反而有點顧忌，暗自忖道：「怎地中原最近出了這麼個頭號人物，老夫竟未所聞？這小子，一身內力，就算自出娘胎便修練，也不可臻此……」

他爭强之心驟起，駝頭拐杖一變，施展仗以成名之「明駝千里杖法」攻敵。「千駝競快」、「白駝望月」、「駝走大漠」，一口氣三招，把展玉翅和高橋逼開。

董萬峯大笑，飛身撲向展玉翅，高橋大驚，仗刀撲上去，全不顧自身危險，雙手持刀，力扎董萬峯心窩，與此同時，高呼道：「少爺，你再不走，可沒機會啦！一家老幼的仇，由誰索償？」

董萬峯一動，展玉翅大驚急道：「高叔叔快退！」

他舉步欲上，忽爾旁邊傳來一道柔力，將展玉翅震開。「快退！」

展玉翅一抬頭，便見一道灰影，自高而上，撲向董萬峯，只見他雙袖飛舞，其一直取董萬峯雙眼，逼得董萬峯退步收杖，高橋方免於難。灰袍再上，董萬峯怒吼一聲，駝頭拐一圈，連高橋也罩住。高橋高呼道：「少爺先到城門候我，我稍候即至！」

那灰袍人亦同時催促。「你們兩個快退，老夫自有對付之策。」

展玉翅見他武功遠勝自己，心頭稍安，乃道：「高叔叔，小侄先往南城門等候。」他離開張雄家，仍然十分擔心高橋之安危，心裡七上八落的，並沒有直接去南城門，在街上溜躂了一陣，忍不住又返回張家。

只見院子裡空無一人，心想高橋和灰袍人大概已經溜了，因爲恐怕董萬峯還匿在室內，他不敢貿貿然進內，轉身急奔南城門。

展玉翅在南城門站到日落，不見高橋的影子，他仍不放心，直等至三更，方拍開一間小客棧的大門，跑進去歇息。

餓了一夜，次日一早，展玉翅又再去南城門等候，但等了半天，依然沒有高橋的人影，他心中忖道：「莫非我剛離開張家，高叔叔他們也離開了？而就在我於街上溜躂時，他在此處找不到我？」

想到此，展玉翅跳了起來，高橋一定是以爲自己先去峨嵋，如此，則高橋並無危險，他倏地輕鬆多了，當下先吃了一大碗麵，然後又去馬市買了一匹快馬，這時候，他才發覺銀子都在高橋身上，自己只餘二十多兩碎銀，他自小吃穿都是家裡的，向來不注重金錢，也不在意，又買了一袋子乾糧，跳上馬背，便向南城門馳去。

他一路問人，一路揮鞭，直至馬匹累了才停下來。由成都去峨嵋，比去青城遠多了，展玉翅跑了大半天路，至晚上，方到一個叫眉山的小鎮。

展玉翅住在小客棧內，甚是不慣，躺了半夜都睡不着覺。次日一早，展玉翅隨便吃了點東西便又上路，一直至傍晚方抵峨嵋山下。

展玉翅雖有一身武功，但連日奔跑，也覺疲憊不堪。他跑到報恩寺借宿一宵，好好地睡了一覺，然後問寺內的和尚，但誰都沒見過高橋。

展玉翅又緊張起來，早飯也不吃，便上山了。峨嵋派重地在金頂，但一至萬年寺，便屬峨嵋派之範圍了，從山下到萬年寺，快者也要走一個時辰，再到金頂，那就非要傍晚方能到達，展玉翅心急如焚，提氣急奔。

上山路上，不時遇到峨嵋派的女弟子，是以不虞會走錯路。到了聖壽萬年寺，只見香客摩肩擦踵，門戶爲穿，原來這萬年寺供奉的是普賢菩薩，而普賢菩薩乃在峨嵋山得道的，因此信徒來此上香許願者極衆。

萬年寺又是峨嵋派的第一個「耳目之所」及第一關，欲上金頂者，必須先來此取得通行証方得上山，而住持表面上是八方和尚，却尚有一位「太上皇」靜玄師太，統管有關峨嵋派的事。

展玉翅經過幾番要求，又亮出「武當派」弟子之招牌，方見到靜玄師太，靜玄師太年紀不大，還不到五十歲，但在峨嵋派的地位不低，她慈祥的目光仔細看了展玉翅幾眼，問道：「施主說有重要的事要告知敝派，未知是何事，如今可以說……」

「請問師太是否知道二十多年前，華山、武當、青城、峨嵋四派聯手，在九華山圍攻大魔頭張三奇的事？」

靜玄師太一震，唱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貧尼生得較晚，斯時武功尚未有成績，無幸參與這次盛事，但常聽掌門及師姐們提及，展施主何以提及此事？」

「因爲張三奇尚未死，而且最近又出山了。」

靜玄師太再一震，雙眼暴睜，神光凌厲。「此事非同小可，施主有何憑証？」

「因爲張三奇首先滅了華山派，繼而又上武當肆虐，家師恐他下一個目標要對付青城及貴派，因此令晚輩來通知貴派準備。」

「阿彌陀佛，施主可有貴派之信物或書信？」

「來得匆忙，家師只寫了一封給青城派之信，而只口頭傳諭要晚輩順便到貴派報訊。」展玉翅誠懇地道：「師太請相信晚輩，就算晚輩有心戲弄，貴派多加注意，亦無害處。」

「阿彌陀佛，小施主千里迢迢來報訊，貧尼豈有不信之理，嗯！魔頭到貴派肆虐時，施主在場嗎？詳情如何，可否告之一二？」

展玉翅又把對青城說的話，復述了一次，當然隱瞞了自己與張三奇之間的瓜葛，靜玄師太吃了一驚：「這魔頭在以寡敵衆之情況下，仍然能令武當弟子死傷不少，當眞不能小覷，貧道再次多謝施主報訊之恩。」

（未完・五）

上文提要：萬寶齋滙集應有盡有的珍貴罕品，也聚居着全國品賞鑑証珠寶的高手奇才，這日，店內來了三位公子裝扮的年輕人，他們是當今刑部女總捕頭與其得力的左右手小雅與小文，專程來請教有關青苗玉的事……大掌櫃萬復古聽說青苗玉牽涉上一件命案時，便極力分辯說萬寶齋從不涉入江湖恩怨，這使程小蝶懷疑……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言侍郎死因奇詭　女捕頭策謀破案

「北京城！」程小蝶在店裏大廳中停下來，似是有意讓店中的男、女店員，全都聽到，聲音很高的接道：「至少，你們拏不出玉掌青苗，甚至一塊青苗玉，但別人有，祇此一件事，萬寶齋就應該把天下第一的招牌讓出來。」

這番話，是存心羞辱了，不但萬復古聽得臉色大變，點石成金雲鵬也有些火上心頭了。

但程小蝶却嫣然一笑，帶着小文、小雅，神態瀟洒的出店而去。

「少不更事啊！」雲鵬道：「少年得志，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不過，大掌櫃，男子漢大丈夫，也不用跟一個小姑娘計較了。」

「她明白我們不能計較，」萬復古道：「我們不能拏萬寶齋和刑部硬拚，她是有意在激怒我們。」

「激怒我們有什麼好處呢？」雲鵬道：「本店不插手江湖恩怨的事，蓋有年矣！這個傳統天下皆知。」

萬復古目光轉動，發覺店中的男女伙計，都在暗中凝神傾聽，吁口氣，接道：「走！咱們到房中去談。」

* * *

「好極了！」小雅捧着一杯茶，放在程小蝶的木案上，接道：「萬寶齋行大欺客，連刑部這個大衙門，似乎是也未放在眼中，姑娘臨走那句話，給他們的傷害很大，我看那位萬大掌櫃，氣得臉都青了，雲鵬也似乎是有些臉泛怒色。」

程小蝶坐在刑部總捕頭的公事房中，端起茶杯，啜了一口茶，笑道：「萬復古口氣狂傲，但又十分謹慎，不肯留下一點把柄，控制情緒的功夫，也到了十分火候，我想激出他的怒火，讓他出手，不但未能如願，而且，他竟突然沉默了，連一句忿怒的話也未說出口。」

「姑娘激他出手的意思是……」小雅道：「想由武功上瞧出他的出身，但如他有心掩飾，一兩招，未必能瞧得出來了。」

「我會全力反擊，逼出他眞正的武功，」程小蝶嘆息一聲，道：「我也會及時讓他打傷，萬寶齋就無法置身事外了。」

「姑娘，太危險了，」小雅道：「如若受傷很重，那就得不償失了。」

「小雅，妳再仔細的想想看，他們力避捲入江湖恩怨之中，却又熟知江湖上的一切變化，」程小蝶道：「那是說他們有一個耳目衆多，而又非常秘密的網絡，監視着江湖上的一舉一動。」

「這方面，小雅打聽過了，萬寶齋確有不介入江湖紛爭的傳統規戒，百多年來，他們一直嚴格遵守，從未逾越。」

「對付侵犯他們萬寶齋的敵人呢？」程小蝶道：「却又是一番手段，不留活口了。」

小雅點點頭，道：「是！心狠手辣，絕不寬貸。」

「如果再深一層想，他們收集的藏珍的來路，也就頗費思量了，」程小蝶道：「傳家之寶，又有多少人願意賣了它呢？」

「姑娘是說，那些珍玩是偷來的？」小雅道：「如是能去偷，也就可以搶了。」

「對！」程小蝶道：「也可以指點別人去偷、去搶，他們出錢收贓，當然，也可以養一批妙手空空的好漢，專伺偷竊奇珍、古玩之責。」

「姑娘，越聽越可怕了，但又非絕不可能，」小雅道：「賊不打三年自招，一百多年了，怎麼沒有風聲傳出來？」

「有風聲，我們也聽不到，何況，知道的人可能都被他們殺人滅口了。」

房門呀然而開，小文帶着副總捕頭郭寶元快步走了進來。

「郭叔！請坐！」程小蝶站起身子，迎客入座。

論身份，郭寶元是她的屬下，但程姑娘却對他保持了相當的敬重，沒有外人的地方，都叫他一聲郭叔。

郭寶元確也竭盡心力的輔佐這位美麗又聰明的女上司，身未落座，人已開口，道：「言夫人、言公子，都很合作，目前為止，言侍郎死亡的消息，還沒有傳揚出去，祇不過，他們擔心隱匿不報，會造成欺君之罪，要我們承擔起來。」

「這個應該了，郭叔三勘現場，是否已能肯定了言侍郎死亡原因？」程小蝶道：「要找得出証據才行。」

「總捕頭的推斷不錯，言侍郎是被人殺的，」郭寶元道：「昨夜，我和兩個仵作三度驗屍，終於在濃髮掩遮中，找出了一個可疑之物。」伸手取出了一方白色絲帕，攤在木案之上。

程小蝶凝目望去，祇見一截寸許長短，細如燒香，形如枯枝之物，放在絹帕之上，隨手取過，迎着亮光看了一眼，道：「這是什麼？」

「天荊刺！」郭寶元道：「是一種生長南荒植物，毒性隱烈，會隨着血液流入心臟，使心臟麻痹而死，死者膚色不變，很難查出死因，但此物必須刺入血管，毒性才能隨行血流動，三十六個時辰之後，天荊刺含毒漸消，本身也逐漸化去，那就查不出任何一點謀殺的徵兆了。」

「這麼說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刺殺了，」程小蝶道：「會用『天荊刺』的人，絕不是普通的人。」

「也不會是朝廷中人，」郭寶元道：「這方面似是和江湖中人有關係，不過，言侍郎有些貪瀆行為，把非法所得的金錢都拏來搜購玉器，總捕頭，看到『青苗玉』三個字，很可能就是他近日內搜購的玉器之一，唉！如非總捕頭發覺他手握的三個字有些可疑，這言侍郎被殺一事，即將寃沉海底，但言家收藏的一室玉器，也不會被人發覺了。」

「一室玉器？」程小蝶有些吃驚的道：「那不是有數百件之多了？」

「言夫人這方面說得很少，言侍郎有愛玉之癖，」郭寶元道：「在知縣任內，就開始收藏，他歷任知州知府，放賑大員，和一任漕督，聚集錢，都花在收藏玉器上了。」

「那是說，他幹過很肥的差事了，我聽人說過，一任漕督，終生穿金帶銀，花用不盡，一次賑災大員，可買良田千頃，」程小蝶道：「不管這些傳說，是否有些誇張，但漕督和賑災，是朝廷中最大的兩個肥缺，應該是沒有錯了。」

「總捕頭，寶元估不出那一室玉器，能值多少銀子，但言侍郎言宏有的半生搜括所得，大都花費在搜購玉器上面，除了喜好之外，好像還有一個目的，想找出一件什麼東西來？」郭寶元道：「但言夫人、言公子，對滿室美玉的興趣却是不大，也不十分瞭解。」

「玉中的珍品，活色多變，匪夷所思！」程小蝶道：「不知言侍郎的收藏中，是否也有珍品？很可能就是他收藏的玉中珍品害了他？」

郭寶元心中忖道：這位美麗的賢姪女，就任了刑部總捕頭後，似是越來越淵博了，連玉器也好像有了研究。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滿室中美玉奇品，令人目不暇收，所以，我把它封存起來，門窗之上，都加了封條，另遣八名捕快，分班守護，不准閒人接近。」

「好！郭副總捕頭辦事，果讓小蝶安心，走！咱們去瞧瞧那些玉器吧。」

「姑娘，」小雅低聲說道：「言侍郎收集玉器，如痴如狂，必然是一位識玉又愛玉的人了。」

程小蝶點點頭，道：「那是當然，你可是擔心我們無法分辨出玉中珍品，造成遺珠之憾？」

「是的，小姐，一室千百件，全是珍品，要如何去選？」小雅道：「可怕的是選出的全是次品，眞正的名件、珍寶，都未選出來，因為，我們認不出啊！」

「以小雅姑娘之見？」說話的是郭寶元。

小文、小雅，是程小蝶兩個美麗的丫環，但她們劍法高强，膽大

勇敢，名是女婢，實則是程小蝶兩個最重要的助手，刑部中的捕快、領班，都未把她們當作丫頭看待，叫她們一聲小文、小雅姑娘，副總捕頭郭寶元，也不例外。

「叫我小雅就是，加上姑娘，小婢就不敢當了。」

「小雅，不用謙虛了，妳們已名滿京華，小文、小雅兩支劍，有誰不豎起大拇指來，說吧！」郭寶元道：「高見如何？我們也好早些準備。」

「請北京城中的玉器玩家，經營玉器的店鋪老闆，開一個賞玉大會，人數不要太多，以二十名爲限，這二十名要都是賞玉的高手，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萬寶齋中的人，」小雅道：「要他們明午聚集在厚德福酒樓上，麻煩副總捕頭請他們吃一頓，然後，再帶他們到言侍郎家中去鑑賞玉器。」

「據說，鑑賞玉器、珠寶的高手，都在萬寶齋中，捨棄了萬寶齋，豈不是一大憾事？」郭寶元道：「再說，請他們在厚德福吃飯，爲什麼不讓總捕頭出面呢？如今天下都已知曉刑部的女總捕頭，破了謀害王妃的兇案，扳倒了汪公公，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但他們却不知道，女英雄容色如花，是一位美人中的美人。」

「是不錯，美人如玉劍如虹，」小雅道：「女捕頭顏如春花，大家都來看。」

「對！再加上小文、小雅，兩個美人兒，」郭寶元道：「厚德福的酒樓非被擠垮了不可。」

「擠垮厚德福酒樓事小，」小雅道：「但言侍郎的案子，還要不要辦呢？」

「當然要辦，這件事已經稟報過楊閣老，尚書大人已追問過一次，」郭寶元道：「但案子越查越複雜，找出了『天荊刺』之後，線索中斷，不知道如何追下去了。」

「先從玉器查起！」程小蝶突然開了口，道：「準備名帖，由我和郭叔具名，寫上刑部的銜頭，約請北京各大鏢局的總鏢頭，和百里之內武林名宿，舉行一次大餐會，看看有沒有人能認出『天荊刺』的來歷，什麼人擅用此物。」

郭寶元心中一動，道：「好！總捕頭，眞有妳的，我想了很久，就沒想出這個法子。」

「但郭叔能查出這一截枯枝，是天荊刺，知道它內蘊奇毒，而且毒盡形化，小蝶就想不出要如何去查了。」

「太醫院，那裏確有幾位了不起的大夫，他們拏在手中瞧一瞧，用鼻子聞一聞，」郭寶元道：「就曉得這是天下奇毒的天荊刺了。」

「鑑賞玉器大會，和邀請各鏢局總鏢頭和百里內武林名宿吃飯，」小文道：「都是大手筆，一下子就全傳開了，兇手如還留在京城中，豈不要立刻逃走了？」

「他如蟄伏不動，那就更難找出他來，」程小蝶道：「出動精幹捕快全面監視城中江湖行道的活動。」一面振筆疾書，寫了一張便箋。

郭寶元仔細看過，點點頭，道：「寶元明白了。」

程小蝶道：「要張班頭帶四個精幹的捕快，帶我到言侍郎的府中，我要仔細的看看，死於天荊刺下的人，有什麼特別之處？」

「寶元會讓張班頭帶兩個仵作同行，總捕頭有疑問，他們應該能詳盡回答。」

程小蝶揮揮手，郭寶元急步退下，連小文、小雅，也不知那張便箋上寫的什麼，但二女都能嚴守份際，不該問的事，絕不多問。

張班頭，是刑部中衆多班頭之一，年近五十，武功也不好，但却有一宗長處，北京城中有幾條胡同，那裏有賭場，那裏是半掩門的暗娼，他都能說得出來，地頭熟、人面也熟，大家都叫他張百通。

事實上，他不但熟悉京城形勢，眼皮子也又雜又寬，警覺心非常敏銳。

程小蝶趕到言府，張百通早已安排好了。

言侍郎停屍之處，是他自用的書房，頭髮掩遮的傷口已經乾枯，祇留下一點痕跡，可怕的是言侍郎身上的毒性，已全消退，再也找不出任何中毒徵候，兩個驗屍的仵作，其中有一人參加過前日的驗屍工作，是刑部中資深的老仵作了，經他驗過的屍體沒有一千，也有八百，讓他再次參與，就是要他講述死者中毒的徵象，但他驗屍之後，却冷着臉一語不發。

張百通道：「老邊啊！總捕頭要聽你的報告，怎麼成了悶胡蘆啦？」

「怎麼說呢！言大人是壽終正寢，」邊仵作道：「屍體上毒性全消，找不出死亡原因了。」

「但他頭頂上的傷痕尤存，」程小蝶道：「傷人的兇器仍在。」

「唉！誰會相信呢？」邊仵作道：「別說兇器被副總捕頭拏去了，就算還留在此，也祇是一段細如燒香的枯木，很難讓人相信那是殺人的兇器，言大人是二品大官，一開始就由刑部接下了案子，我負責第一次驗屍的工作，屍體的眉目之間，聚有黑氣，那是中毒死亡之徵，現在，那凝聚的黑氣消退了，如果我是複驗的仵作，我也會推翻上次的驗屍報告，胡說八道啊！中毒死去的屍體，怎會毒氣消退不見，我

當了四十年的仵作，可是從未遇過這些事情，所以，這個刑部的仵作班頭，我也幹不下去了，回頭我就請辭，總捕頭辦我什麼罪名，我都認了。」

程小蝶忖道：世間竟有這種奇怪的植物，如非郭副總捕頭事先給我說明，我也不會相信，勿怪這位驗屍高手的老仵作，氣得要辭職不幹了，無法解釋啊！這些在經驗中磨練出來的見識、能力，不是讀通了洗冤錄，就能比擬，這種人才是刑部之寶，很多的冤案，就要靠他們豐富的經驗，找出破綻，揭發眞情，張百通、邊老仵，絕不能離開刑部。

心中念轉，口中笑道：「我相信你的話！」

邊仵作喜道：「總捕頭信任我？」

「是！我相信你的經驗，舉國無人能及，我相信你說的話，字字眞實，好好的幹下去吧！刑部不能沒有你邊老仵作，」程小蝶道：「回去休息一下，小雅，送邊老仵作養息銀子一百兩，准休假十日，不過，邊老仵作，十天後一定要回刑部上班啊！」

邊仵作感動得流下老淚，道：「士爲知己者死，妳總捕頭在任一天，邊某人老死任上不說辭，我不明白言大人身上的毒性，怎會消退，但如一定要找出原因，就要刮骨、煮肝了。」

「刮骨、煮肝，一定能找出來証據麼？」程小蝶道：「毒性既已消退，肝中怎會還有餘毒？」

「是的，肝濾人體百毒，致命的毒性，肝必盡力吸收，存積不放。」邊仵作道：「骨受毒侵，必然色變，就算毒性消退，它也無法很快復元。」

這眞是千金難買的經驗之談，程小蝶高興極了，揮揮手，道：「邊老，去休息吧！這裏的事，不用你操心了。」

一句邊老，叫得老仵作感慨萬端，爬到地上，恭恭敬敬對着程小蝶叩個頭，才起身退了下去。

「張班頭，通知言夫人，屍體可以入殮了，發喪的事，還要等待幾天，我在庫房中點驗玉器，辦完事，到庫房中去找我。」

張百通應了一聲，步出書房。

他能言善道，鬼計多端，程小蝶相信他一定能說服言夫人，因爲，單是言侍郎收存的那些玉器，就足夠抄家滅門的罪証了。

這是一座很堅牢的庫房，四壁都是木架，擺滿了各型玉器，收藏之豐足在千件以上，程小蝶吃了一驚，忖道：死了的言侍郎，可當得是愛玉成癖，這滿室玉器，件件都是美玉佳品，否則言侍郎也不會收集它了。

心中念轉，口中問道：「這些玉器，點查過沒有？」

「點查過了，」一個守護玉器的捕快，應道：「郭副總捕頭親自查點，一共一千二百三十八件。」

程小蝶目光轉動，發覺架上玉器大都翠如嫩綠，白如凝脂，却有一件黑如潑墨，是一隻三足蟾蜍，而且獨佔木架一格，想來是十分名貴之物了。

伸手取過，涼透手指，忖道：這是什麼玉啊！凍寒如冰，色澤如墨，是不是也算玉呢？

目光轉動，又發覺了幾塊色澤淡黃的，形如一般土石之物，竟然都擺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程小蝶不再看了，她已明白，這方面知識淺薄，是無法看出什麼名堂的，祇能把幾件色澤怪異，形狀可愛的玉器，記在心中，等到各處名家到此，鑑賞大會時，看會不會有人提出解說。

小文、小雅，都看得目迷五色，有幾件晶瑩奪目，可愛至極，眞想收爲已有，但她們都强自忍了下去。

「美玉果然可愛，言侍郎收集得如此衆多，花費定然可觀，」小雅嘆口氣道：「此中定有幾件奇玉在內，如無萬寶齋的點石成金雲鵬在場，不知是否會土掩明珠，匣封寶劍，使名品美玉，無法被發掘出來。」

「我在想，這次賞玉大會傳出之後，定然會哄動京城，」程小蝶道：「不請萬寶齋中人參與評鑑，實有如佳餚中少了一把鹽，味道全不對了，但萬寶齋本身受到的傷害，要大過我們十倍，以他們舉國第一的玉器古玩大店，竟被如此輕藐，要他們如何忍受？」

「這一招很高明，肯定萬寶齋在這個行業中受傷不輕，」小雅道：「但我們也損失很大呀！評鑑玉器、古玩的一流人才，都在萬寶齋中，言侍郎收藏的玉器如此豐富，必是位賞玩玉器的行家，可能有絕世奇品在內，萬一沒有人認得出來，那就有遺珠之恨了，總捕頭要三思啊！」

「朝中大臣，也許沒有人知道言侍郎有此豐富寶藏，」程小蝶道：「但玉器古玩這一行中，恐怕是早就知道了，尤其是萬寶齋耳目之靈，必已早悉內情……」

突然間，似是想到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住口不言，凝神思索起來。

小文看了程小蝶一眼，低聲對兩個守護庫房的捕快，道：「你們先退出去，總捕頭思索案情時，不希望有太多的人在場打擾。」

不希望有太多人在場，就是說

她和小雅可以在場了。

兩個捕快退出庫房，小文還掩上了庫房的木門。

小文精細，小雅敏銳，確是程小蝶的兩個好臂助。

「會不會懷璧其罪？」程小蝶道：「言侍郎因得到一塊玉中奇珍，才被人暗算了？」

「玉掌青苗？」小雅道：「但言侍郎是二品大官，殺了這樣的大官，可是抄家滅門的大罪，就算是爲了玉掌青苗吧！可也用不着殺人啊？祇要把東西偸走，言侍郎也不敢聲張出來，這許多珍貴玉器，就坐實了他貪贓、收賄的証據。」

「說得也是，不過，殺了言侍郎，才能斷絕訊息傳出，」程小蝶道：「戶部侍郎，權位甚重，如果不甘心損失，全力追查下去，可能動用的力量，定也十分龐大。」

「是的，他要送一個帖子到刑部，我們就無法推掉這件案子，」小雅道：「以他能收集如此衆多玉器的財力而言，他可以僱請江湖上的鏢師、高手幫他追查失物的下落，看上去，他祇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士，但權力和財力，却把他組合出一種强大的力量。」

「對！更重要的是，他對奇玉的各種博深知識，眞正珍品的名貴，可能不止是它的賞玩價值，」程小蝶道：「它的另一種價值，也許更加珍貴，祇不過，一般人無法瞭解它，祇有專注於此，深有研究的人，才知道它另一面的眞正價值！」

「譬如玉掌青苗，」小雅道：「除了它的觀賞價值之外，還會有一種什麼價值呢？」

「小雅，如果有，一定非常珍貴，」程小蝶道：「祇是，我們不知道，一般人都不知道，祇有非常少數的人才會知道，雲鵬可能知道，言侍郎也可能知道，言侍郎死了，這世上，就少了一個知曉秘密的人，青苗玉的價值，也相對的減低了，因爲，少了一個競爭的對手。」

「這麼說來，玉掌青苗，眞的已經到了京城？」小雅道：「也到過了言侍郎的手中？」

「所以，言侍郎被殺了，」小文接道：「祇因他得到了玉中奇珍，玉掌青苗，懷璧其罪，古人誠不欺我。」

聰慧的姑娘，伶俐的女婢，主僕三人，常以這種推演的邏輯方式，推演案情。

「小文、小雅，我們在找尋一塊青苗玉，不是玉掌青苗，」程小蝶道：「玉掌青苗，載入典籍，是奇珍中的奇珍，它一直沒有進入北京，所以，就永遠找不出可以追覓的痕跡線索，但有一塊青苗玉進入了京城，也到了言侍郎的手中，這位酷愛玉器的二品大員，就是因爲得到這塊青苗玉，送掉了性命，所以，他留下了青苗玉三個字。」

「祇是一塊青苗玉，長型的、方型的，我們不能肯定，也許它是圓的，」小雅道：「我們要全力追查，這塊玉如何會到了言侍郎的手中？」

「對，要張班頭查清楚言府中所有的男女傭工，仔細盤查十日內來訪客人，應該能找出一些蛛絲馬跡，」程小蝶道：「小雅，如果我的推想不錯，那塊青苗玉不會太大，應該在一握之內。」

「總捕頭，東西如果在一握之內，隨身可以携帶，就很難查究了，」小雅道：「任何人都可以把它藏在身上，帶着它出入言府。」

「它不是一般的物品，是稀世珍寶，是由一位特定的人物，把它帶入了侍郎府中，」程小蝶道：「兇手殺人取寶，絕不可能讓那塊青苗玉，再經過另一個人的手，那會多留下一條線索。」

「姑娘，言侍郎袖中藏的便箋，字跡端正，似非臨時草成，兇手一擊取命，言大人也沒留下字條的機會，」小雅道：「早已寫好便箋，藏於袖中，似是已心知有險。」

「對！兇手是熟人，也可能是鑑賞奇玉的大行家，」小文道：「婢子想不通的是，既然知曉有被殺的可能，爲什麼又約他會晤，袖中藏書，顯是預謀，一切都在言侍郎的控制之中，但他却賠上了一條老命，爲什麼呢？」

「這是重要關鍵，明知有危險，竟又非見不可，」程小蝶道：「死者必有借重兇手之處？我已把言侍郎的留字，託請刑部劉侍郎核對筆跡，如非兇手故弄玄虛，兇手和言侍郎之間的來往，就非泛泛之交了。」

「眞要如此，倒有線索好查，」小雅道：「清查言侍郎交往的人，就不難找出可疑兇嫌。」

一陣拍門之聲傳了過來，小文回身打開木門，張百通帶着兩名捕快走了進來，躬身一禮，道：「言夫人、言公子，同意了總捕頭的要求，先行入殮，暫不發喪。」

程小蝶點點頭。

張百通接道：「侍郎府中管家言貴，已追隨言夫人近二十年，男僕三人、門房四個，門房兼帶護院之職，花丁兩個、廚師一位、嬤嬤兩位、丫頭四名，有兩個丫頭專司照顧侍郎大人，男女僕婢，一十七人，屬下留下了一位嬤嬤、一位丫頭，和總管言貴，照顧言夫人、言公子的生活，其餘的男女十四人，暫行寄住在刑部牢房，聽候審問。」

程小蝶略一沉吟，道：「那兩

個專司照顧言侍郎的丫頭，是不是很年輕，也很美麗？」

張百通道：「一個叫素喜，十九歲，很美麗，也極善伺人意；一個叫文芳，二十一歲，負責掃灑洗刷的粗活。」

「言夫人和言侍郎夫婦之間，是不是有點隔閡？」小雅道：「言公子今年幾歲了？」

「言夫人雖已徐娘半老，但風韻不減，」張班頭目光停在小雅臉上打量了一陣，接道：「言公子十二歲，似已讀書有成，頗有主見，對父親之死，若有感言，祇是他忍下未說，言夫人溫順善良，是位賢妻良母，言侍郎愛玉成癖，常宿書房，把玩玉器，言夫人亦無怨言。」

「素喜呢？」程小蝶道：「是否有可疑之處？」

「屬下問過文芳，言侍郎不是好色之徒。」張百通道：「但素喜照顧言侍郎生活起居，主婢日夕相處，屬下亦不敢妄作揣測。」

「我會追她個水落石出，」小雅笑一笑，道：「過訪言府的賓客，也都要透過素喜的安排接待了。」

「這方面張某沒有細問，一則時間不夠，二則是不敢越權。」

「好！還有些什麼安排？」程小蝶道：「言夫人母子的安危，要全力照顧，絕不許再出意外。」

「屬下調動了兩班捕快，一明一暗，保護言府，」張百通道：「方圓百丈之內的幾條街道，都在監視之下，另有四位武功較好的捕快，駐守靈堂，八個精明捕快，守護這座庫房。」

老公事，果然思慮週詳，安排得四平八穩。

程小蝶嘉許的點點頭，道：「再調動一些人手，暗中埋伏，捕快、班頭，不妨精銳盡出，賞玉大會上，要陳列出言侍郎的全部收藏，這其中珍品羅列，不少稀世奇珍，所以，要全力防護，不能遺失。」

張百通臉色一變，道：「這件事，最好再作思量，一定要辦，請的人也不可太雜，江湖上能人衆多，刑部捕快，未必能全面監控，一旦珍品失竊，那就得不償失了，還請總捕頭多作思量。」

「請的人，大都是玉器、古玩的店東、掌櫃，」程小蝶道：「還有京城中幾位評鑑玉器的名家，這些人會作賊麼？」

「萬寶齋中的師父，都是一流的評鑑高人，由他們派上三五個人來，局面就好控制了。」

「偏偏沒有請萬寶齋中人。」

「這……」

「張班頭，你熟悉北京地面上的人人事事，」程小蝶道：「除了萬寶齋之外，是否就沒有評鑑玉器古玩的一流高手了？」

「那倒不是！」張百通道：「不過一流人才，都在萬寶齋中，其他玉器古玩店的東主、掌櫃，雖也懂鑑賞，但才量有限，就屬下所知，北京城中祇有兩個評鑑古玩的知玉高人，不在萬寶齋中，但却不是玉器、古玩店的東主。」

「他們在那裏？」程小蝶道：「家中納福，還是改了行業？」

「受聘在兩家大當舖中作朝奉。」張百通道：「是那種不遇上千兩銀子以上的大生意，不到店面、聽堂的大朝奉，他們不但精鑑古玩，識辨奇玉，也能品評書畫，是名家，也是全才。」

「萬寶齋怎麼會放過這樣的人才任由別家聘去？」程小蝶道。

「那是兩位讀書萬卷的老夫子，不太喜歡萬寶齋作生意的霸氣，」張百通道：「當然，兩家大當舖，順天、應時，的背後，也有很大的靠山，花了不少工夫，才保住兩位大朝奉，沒被挖走。」

「好極了，」程小蝶道：「這件事就交給你辦，拿刑部總捕頭的名帖，請他們作賞玉大會的貴賓，每人送一百兩銀子的壓帖費，他們有什麼礙難之處，你就打着我的名號扛下來，一定要把他們請到。」

（未完・二）

上文提要：樓一怪和四少男女去救江青嵐，王屋散人來到火窟旁，見到樓趕走祝士愕，還震碎石壁填平火窟，便尾隨祝士愕在陣上亂闖，二人擊倒銅椰樹，殺死守陣道士，驚動被困在陣中的黑摩勒，他和祝拚搏；銅笛仙、赤脚仙截擊王屋散人，樓趕至先將他的毒冰輪內的毒鈎毀去，又截鬥祝士愕，銅椰老人怕戰火擴大，傳諭將祝放走……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可飛・圖

八劍揚威

椰露靈泉療火毒　兩儀眞氣可解圍

是以人從上面瞧，還當底下就是火窟，滿洞全佈着烈火哩，其實焉知洞內雖有火窟，而四週竟是如此寬敞。

不過無論如何，這洞中既有熊熊烈火往上直噴，照理如果有人掉下來，即使洞中再寬敞，雖沒被地火燒死，但烤也該烤焦了，何以自己只在掉下之初，覺得火勢逼人？

此時除了略感空氣稀薄，有點窒息之外，並無想像中的灼熱！再一仔細檢查，自己穿過那層暗紅火燄，竟然連衣角也沒沾上一點火星，心中不由大感驚奇！

正在此時，耳中忽然聽到「嗤」的一聲輕響，火窟中的熊熊火柱立時低了下去。刷！一條人影，疾若流星，從洞口穿入，但這只不過電光石火，一瞬間事，那人堪堪縱落，連向四週打量都來不及，口中只叫了半聲：「嵐哥……」

那火窟中突然「烘」的一聲，火光大盛，一大蓬火燄直往洞頂衝去，火勢之强，比先前還要猛烈。這當然是聶小紅投入師門滅火異寶「玄癸珠」，强行壓低火燄後的反作用了！

要知北海「玄癸珠」，雖有滅火之功，但玄靈叟只針對烈火門而設，用以對付「烈火彈」、「誅天神火」等一類人工製造的强烈火器，固然能收剋制之效。

但這火窟中的地火，乃是由地底噴出的活火，上面雖經「玄癸珠」暫時壓制，但底下仍然源源衝上，無從宣洩，這一暴發，自然更爲猛烈。

江青嵐聽到「嵐哥」兩字才一入耳，陡聽一聲嬌呼，那人倏然往後倒去，心頭這一急，當眞非同小可，趕緊掠近過去，左手一伸，一把挾住她的身子，依然退回原處。

低頭一瞧，原來冒險飛入火窟的，竟是聶小紅聶姑娘！她臉紅如火，雙目緊闔，早已不省人事，連頭上秀髮，也被燒焦了許多。

心中不由一陣憐惜，她敢情是因自己跌入火窟，才捨身搶進來？她那知自己並無危險，她倒被烈火灼傷了。看來她傷勢非輕，自己挾着一個人，也無法再找「龍角膠」，不如冒火把她送出洞去，再作計較。

心中想着，立即雙手一托，把聶小紅嬌軀抱起，貼近自己胸前，正待往洞口穿去，那知這一托，陡覺入手光滑，有點異樣，目光瞥過，驀地大吃一驚！原來自己把她抱起之時，稍一震動，她一身衣衫竟然化作灰燼，紛紛墜落，呈現在自己眼前的，竟是一個豐滿結實，富有彈性的白玉胴體。

不！她半邊身子，已被地火灼傷，色呈焦黑，燙得發燒！她只被

火燄炙了一炙，就有如此厲害！那麼自己何以……他驀然想起自己左腕戴着石嫗送給自己的一隻黝黑石鐲。

「辟雷鐲！」不錯！入火不焚，它當眞是「辟雷鐲」了！難怪自己跌入火窟，絲毫無損！

他突然猶豫起來，眼看手上的聶姑娘身無寸縷，自己怎好抱着她出去？何況她渾身灼傷，人已昏迷不醒，傷勢極爲沉重，如果火熱攻心，經絡受阻，更是練武之人的大忌。

心中一陣焦急，立即輕輕放下聶小紅身子，迅速脫掉外衣，把她嬌軀裹住，一面功運右腕，出指如風，一連點了她幾處大穴。

「小娃兒，你是崑崙門下，身懷辟火之寶，就是爲求取『龍角膠』而來？」

一個蒼老聲音，忽然在耳邊響起。

江青嵐心中一動，想起入陣之前，食菰仙曾一再叮囑，要自己到了火窟附近，向銅椰老人表達誠意，說明此行係奉崑崙老人指點，前來求取，或可有望。這聲音分明就是銅椰老人了，聶姑娘身受火傷，求他也許有望，這就恭聲答道：

「老前輩想是銅椰老神仙了，晚輩江青嵐，崆峒門下，蒙崑崙老神仙垂愛，列爲記名弟子，此次晋謁靈仙，正爲求取『龍角膠』而來，只是……」

銅椰老人不待他說完，又道：「數十年來，能夠進入銅椰陣火窟者，從無一人，崑崙門下，畢竟不凡，『龍角膠』就浸在靈泉潭中，你儘管入洞自取好了。」

江青嵐道：「老前輩如此厚愛，晚輩感激不盡，只是晚輩妹子，適才因晚輩跌入火窟，冒險入探，身被灼傷，此時昏迷不醒，還望老前輩恩賜救援。」

銅椰老人道：「地肺陰火，蘊有熱毒，火毒攻心，就無藥可救，女娃兒不該仗着區區滅火彈妄爲，好！老夫瞧在崑崙老人份上，小娃兒，你抱她到靈泉潭，浸上半個時辰，再服下老夫秘製『銅椰露』，自可無事。」

江青嵐聽得心中一喜，正待道謝。忽聽樓一怪的聲音，怒極而吼。「轟」「轟」兩聲巨響，緊接着山崩地坍，砂石狂瀉而下。

* * *

江青嵐不知洞外發生了甚麼巨變，趕緊抱着聶小紅，往裡面閃去。這座石窟，極爲寬敞，方才有火光照耀，還能瞧得淸楚，此時火燄被瀉下砂石塡滿，眼前驟然一黑。

江青嵐雖然目能夜視，但在大亮乍暗之後，一時也瞧不眞切，身後砂石泥土，還在繼續下坍，轟轟嘩嘩之聲，震得整座石洞都在動搖，石屑石塊，四下如雨。

他抱着聶小紅，一陣急竄，入洞漸深，忽然覺得脚下清涼，似乎踩在一處沙礫之中，同時身上也倏然涼爽。不由心中一動，敢情自己方才身在火窟，週遭空氣，自然十分炙熱，所以能夠絲毫不覺，無非仗着「辟雷鐲」的避火功能罷了，此處脚下倏覺清涼，可能就是銅椰老人說的靈泉了。

但此處地下白氣茫茫，一點景物也看不清楚，這自然是流出來的靈泉，和被火烤熱的地面相觸，才生出如許白霧。

心中想着，脚就依着淺水探去，這一探，果然發覺不遠之處，有一股泉水流來，水勢不急，最多也只有滿上脚背光景。心中一喜，索性順着水勢，一步步往流頭走去，身上也愈來愈是清涼，煩暑頓祛。

這樣走了一陣，發覺水勢漸深，已經沒及小腿，白氣逐漸稀薄，兩邊石壁，也漸漸收攏，似乎到了盡頭。

江青嵐駐足一瞧，原來自己立身之處，果然已到了洞底，除了來路，三面全是石壁，圍着一潭清水，潭水最多只有一尺來深，下面鋪着細砂，十分柔輭。

江青嵐此時可沒有研究前洞業已倒坍，自己兩人如何出去的問題，他迅速把裹着聶小紅的外衣脫下，雙手抱住她白玉般滑潤嬌軀，慢慢放入水中。

他方才置身火窟，還沒感到甚麼，這回身在清洌潭水之中，倒反而面紅耳赤，全身驟熱，一顆心也狂跳不停，連忙闔上眼皮，收攝心神！

但儘管你如何收攝，雙手觸到的還是豐滿而富有彈性的玉體，凹凸玲瓏，活色生香……

一切的一切，是如此誘惑。江青嵐不僅不敢多瞧，也不敢多想，他用手掬起潭水，在臉上抹了一抹，心神逐漸靜止下來。

漸漸感到足底湧泉穴，似乎有一縷涼風緩緩滲入，隨着血液向全身散佈，身上起了一陣從未有過的舒服，精神也爲之一振。

這靈泉確實大有功效，難怪能治療火燙，自己既然起了這種感覺，想來聶姑娘體內，也定然如此。銅椰老人曾說，聶姑娘的傷勢，須在靈泉中浸上半個時辰，還須再服他秘製的「銅椰露」，才能無事！

啊！他方才還說「龍角膠」也浸在靈泉之中，叫自己入內自取。這潭水一共只有兩丈來寬，自己何不先找上一找？心中想着，立即從潭邊挖了許多細沙，墊在聶小紅頭底，以免潭水灌入她口中。

一面輕輕抽出手來，運足目力，向潭中搜索，雙手在潭底掏摸了一陣，這兩丈來寬的潭水，底下平鋪着一層又厚又軟的細沙，水深還不到一尺，別說掏摸，就是瞧上一眼，也可一覽無遺，那裡有甚麼「龍角膠」？而且泉水也顯得十分奇突，並沒泉眼，只是在一片細沙中，不時東一粒，西一粒冒着珍珠似的水泡。

「珍珠泉」！江青嵐想起以前聽人說過，珍珠泉水清冽，善治百病，如果用以洗沐，能使膚色姣好，就是在名山大川之中，也極難發現。

他心念轉動之際，已把整個潭底搜遍，依然找不到「龍角膠」的藏處，心中未免感到失望。回頭一瞧，聶小紅胸前左側，和小腹、左腿上，適才被地火烤傷之處，這一會工夫，居然焦黑盡褪。

一個凹凸玲瓏的嬌軀，浸在水中，更顯得晶瑩如玉，膚色勝雪，陡感心頭狂跳，血脈驟脹，一時那敢多看，一面也不由驚訝珍珠泉果然功效如神！

這就緩緩回過身子，伸手在她雪藕似的臂上一摸，只覺着手冰涼，滑膩如脂，一時又恐潭水太涼，別凍壞了她，他可忘了銅椰老人叮囑，要在潭水中浸上半個時辰，祛除火毒之言，就把她從水中抱起，裹上外衣。

聶姑娘蘭息輕勻，雙目依然緊閉，好似熟睡了一般，只模模糊糊的「嚶」了一聲！心中一喜，連忙俯在她耳邊，輕輕叫着：「聶姑娘！妳醒來了！」

聶小紅渾身綿軟，涼冰冰的並沒有作答，可是江青嵐這一耳鬢廝磨，薌澤微聞，一顆業已安靜的心，又驀地飄蕩起來。

他趕緊別過頭去，那知就在一瞥之間，忽然發覺離自己身邊不遠的一堵石壁上，依稀有一小點白影，在眼中閃過。

定睛瞧去，原來週圍石壁，敢情年代久遠，稍呈黝黑，只有這一小塊石壁，却白如羊脂，晶瑩有光，和別處不同，好像是另外裝上去的。

不由心中一動，走近幾步，再一細瞧，果然是一塊被硬生生嵌入石壁的圓形玉盒，還有一小部分，露出石壁面上。

「龍角膠！」江青嵐大喜過望，立即騰出左手，小心翼翼的捏住玉盒邊緣，往外就拉。

看來這玉盒嵌在壁上，應該十分牢固，但江青嵐手指才一撥動，只聽「波」的一聲輕響，白玉圓盒，竟然自動跳了出來。

同時石壁孔中飛流濺珠，流出一股清冽泉水！不！同時一聲軋軋之聲，從左側傳出。

江青嵐接住玉盒，回頭一瞧，只見盡頭一堵石壁上，比潭水稍高之處，正有一扇石門，徐徐開啓，裡面露出一間石室。

敢情這玉盒就是開啓石門的機關？不然，那有這般湊巧？江青嵐方才抱着聶小紅進來之時，因心切救傷，雖然眼看洞外石壁倒坍，把出口堵死，也無暇計及，此時瞧到石門開啓，不由同時想到自己退路已斷，這裡既然發現石室，定然另有出口。

心念一轉，人已橫抱着聶小紅往石室走去，剛才跨入，那扇石門，又已無聲無息的自動關上。

江青嵐縱目四顧，只見這間石室頗爲寬敞，四面石壁，色呈淡青，經人工磨光。

室頂正中，懸着一顆鵝卵大的珠子，吐着乳白珠光，照得全室通明，中間石壁上，掛着一柄劍身奇寬的銅椰劍，套在綠鯊皮軟鞘之中，劍柄還飾着明珠寶石，和青色劍繐，望去十分精緻。

石榻邊上，還有一枝用銅椰樹雕琢的龍頭杖，橫擱在兩棵火紅珊瑚架上，一對龍眼，也嵌着兩粒紅色透明的寶石，精光閃爍！

最奇怪的還是那張石榻，中間有一個屁股大小的影子，比四週低陷了幾分，但正中却有一個手指般小的洞穴，穴中正冒着熊熊火苗。

沿石榻四邊，還有一條寸許寬的水槽，槽中滿貯清水，順着石榻四週，循環流注。

石榻前面，是一張青石長案，上面放了一個三寸來高的玉瓶，壓着一張字條，目光掠過，瞥見紙上墨瀋未乾，寫着：「銅椰露，清心降火，祛除熱毒，留贈治傷之用。」

江青嵐驀地一怔，瞧紙上的口氣，和室中佈置，敢情這間石室，正是本島主人銅椰老人的靜室，瞧他運功打坐的石榻，都陷低了幾分，此老功力之高，實在驚人。

啊！還有這張裝置奇特的石榻，四週自動流注着清水，想是從珍珠露泉接引而來，中間小孔，却又冒着熊熊的火苗，難道是銅椰老人練甚麼奇特武功用的？

心中想着，一面把聶小紅嬌軀輕輕放到茶案之上。然後取過小瓶，旋開瓶塞，一面又用手指撥開聶小紅牙關，倒轉玉瓶，往她口中倒去。

銅椰老人也眞是吝嗇已極，這三寸來長的玉瓶，原來一滴不多，一滴不少，總共滴出三滴無色無味的清水。

也許「銅椰露」煉製不易，極爲珍貴，江青嵐並不因它數量極少，稍存小覷。三滴入口，他毫不怠慢

，提起一口眞氣，俯身吻住了她的小口，緩緩度了過去。

聶小紅被地火灼傷，熱毒攻心，一直昏迷不醒，後來經珍珠潭泉水一浸，須知天生萬物，各有所制，地火雖烈，靈泉正好是它剋制之物。

如果江青嵐聽了銅椰老人囑咐，任她在潭中浸上半個時辰，火毒自可盡袪；但當時江青嵐摸了摸她身子冰涼，惟恐潭水太以寒冽，把她匆匆抱起，火毒至少也去了十分之七八，心頭已在逐漸轉醒。

銅椰老人的「銅椰露」，採擷島上靈藥，配以椰露，不但清心降火，還是調和陰陽，大補元氣的靈藥，何況此時再經江青嵐度入本身元氣，功效自然更是神速。

聶小紅心頭一清，只覺一縷清涼，直沁心脾，同時還有一股陽和之氣，從自己口中源源輸入。

不！自己櫻唇似乎被兩片滾燙的東西緊緊合着，心中不由大奇，立即睜開眼來，只見近在眼前貼着自己的嘴唇的，竟然是劍眉星目，一張自己最熟悉的臉龐。

他……聶姑娘這一瞧，直羞得小鹿狂跳，渾身抖動，口中不期「嗯」出聲來。江青嵐可沒想到她會醒轉得如此快法，小姑娘這聲輕「嗯」，何啻焦雷，本來寧靜的心情，突然緊張。

尤其那對清澈如水的眼光，和自己接個正着，他趕緊直起腰身，一張玉臉登時脹得通紅。

「嵐哥哥，是你！你……」

聶小紅嬌軀一挺，翻身坐起。那知她這一起身，原來裹着上身的外衣，突然滑落，她驀地發覺自己竟然赤條條的連緊身褻衣都被脫去……這一急，當眞驚出一身冷汗，花容失色，百忙中伸手抓住外衣，把身子緊緊裹住，顫聲兒道：「你……你……」

她羞得幾乎要哭出聲來，「你你」的那說得下去？其實這種話兒，她就是想問，也說不出口呀！但她這種口氣，江青嵐那會聽不出來，心中一急，連忙低聲說道：「聶姑娘不可誤會，妳……妳全身衣衫，是被地火燒……燒了！妳火毒攻心，不省人事，剛才服下老神仙的『銅椰露』，此時重傷初癒，先休息一會罷！」

聶小紅經他一說，果然覺得還有些兒頭腦昏沉，嬌慵無力，同時也陡然想起自己是因嵐哥哥跌下火窟，心中一急，將一顆師門滅火之寶「玄癸珠」投入火窟，壓低火焰，縱入火窟的。

後來……後來耳中依稀聽到「烘」的一聲，眼前火光大熾，自己……那麼他說的果然是實！

但自己一個女兒清白之軀，被他……自己那有面目見人？她一念及此，晶瑩淚珠，不由從眼角中像斷線珍珠似的滾了下來。「嵐哥哥，你……小……小妹那有面目見人……」

江青嵐被她這一哭，當眞慌得手足無措，囁嚅的道：「聶妹妹，妳千萬不可如此說法，小……小……愚兄爲了救人，一時從權，如有絲毫越禮，不得好……」

聶小紅此時再也顧不得羞澀，沒等他說出，纖掌一伸，倏地堵住他嘴唇，急道：「嵐哥哥，小妹不是這個意思，我……我……」

江青嵐見她粉頸通紅，一副嬌羞模樣，不由心神一蕩，連忙握着她的柔荑安慰道：「聶妹妹，妳火毒初清，快休息一陣，再說不遲！」

聶小紅讓他握着自己纖手，並沒抽回，一面搖頭，叫道：「不！嵐哥哥還是讓小妹說清楚才好！」

說着臉上又是一紅，嬌羞的道：「嵐哥哥，只要你不嫌棄小妹，我……我……就跟你一輩子咯……不然……小妹怎麼做人……」

小姑娘把一直藏在心底深處的話，連羞帶急都迸了出來；但她話才出口，人已羞澀得「嚶」了一聲，一顆頭直往嵐哥哥懷中躲去！

這下開門見山，可把江青嵐聽得心頭大震，一時又不忍把她推開，當下輕輕撫着她秀髮，笑道：「聶妹妹，愚兄蒙妳兩次相救，又隨我來東海，衷心感激，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只是愚兄另有苦衷……」

聶小紅仰起臉頰，幽幽問道：「你是有了蘭妹、玫妹，所以就不把小妹放在心裡？」

江青嵐苦笑道：「聶妹妹，妳又誤會了，蘭妹、玫妹，愚兄一直把她們當作妹妹看待，和妳一樣！」

聶小紅依然把頭埋在他懷中，不肯直起，一面輕聲問道：「那麼嵐哥哥你難道還……」

江青嵐任她偎着，一面歎了口氣道：「實不相瞞，當日姨父府中，有一位紅線姑娘，職掌記室，愚兄私心極爲愛慕，那知她艷若桃李，凜若冰霜，日常相見，不假詞色。後來她夜入田王府，盜來金盒，消敉兩城兵災，就悄然引退，並托黑師兄贈我七星劍，至此愚兄始知她也是崑崙老神仙門下。這一次遠赴江南，就是爲了尋她而來。聶妹妹，愚兄推腹直言，妳不要笑我，並也希望妳加以原諒，我江青嵐並不是薄情寡義之人。」

聶小紅哦道：「她就是紅線女，紅綃姐姐的妹子，她要找大師兄報仇，月前去了北海？」

江青嵐點頭應是，聶小紅突然

涙流滿頰，仰面說道：「嵐哥哥，你情有所鍾，無可厚非，只是小妹女兒清白之軀，在你面前呈露，就是傾西江之水，也難洗得清楚，我……我只有一死明志……」

她抬起一雙涙光瑩瑩不勝幽怨的妙目，整個嬌軀向嵐哥哥身上倒去。

江青嵐一陣猶豫，聶小紅軟綿綿的一個身子，已投入懷中，這種情景之下，他實是欲拒不能，眼看她如此痴情，心中不禁又憐又愛，大是不忍。只得緩緩張開兩臂，摟住她微微顫抖的嬌軀，一面輕輕安慰着道：「聶妹妹，妳快別這麼說了，我江青嵐一介書生，浪跡江湖，蒙妳如此厚愛，實在愧汗無地，只是……只是……」

聶小紅沒等他說完，接口道：「嵐哥哥，只要你心中有我這個苦命之人，我……我……決不使你為難……」

江青嵐抱着聶小紅玲瓏嬌軀，肉體相貼，只覺她膚若凝脂，柔若春水，一陣陣少女身上的幽香，薰人欲醉，一顆心早已跳蕩得那還把持得住。

「聶妹……」

他第二個「妹」字還未出口，情不自禁驀地低下頭去，在她額前輕輕吻了一下。

「嗯！」聶小紅被他這一下吻，吻得全身一顫，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仰起頭來，一張春花似臉上，倏地通紅。

四片火熱的嘴唇，突然膠在一起！聶姑娘又羞又怕，她從第一次見到他時，就芳心默許，暗暗縈繞着他的英俊影子。

巫山朝雲峯，他身中迷藥，緊緊摟着自己，緊緊吻着自己，那種窒息得使人透不過氣來的滋味，她已是畢生難忘。目前是第二次了，她不再掙扎，像一頭柔順的羔羊，偎依在他懷中，她需要盡情領略這從未有過的愛情果實。

時間好像過了很久，也好像只是霎那間的事，地底石室，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之聲，把這對意亂情迷的青年男女突然驚醒。

聶小紅掙脫他的懷抱，臉上更是無限羞赧。江青嵐手足無措，吶吶的叫了聲：「聶妹……我……我……太……糊……」

* * *

石壁上另一扇小門開處，走進一個十三四歲的紅裳小鬟，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珠，向江青嵐兩人骨碌碌一轉，便道：「小婢奉老神仙玉諭，說這位姑娘，服下『銅椰露』，火毒已清，請到靈磁峯相見。」

江青嵐連忙稱謝，正待開口。聶小紅緊裹嵐哥哥的寬大外衣，秀眉直皺，姑娘家這副模樣，那好出去見人？她一陣為難，急得粉臉通紅，走近紅裳小鬟身邊，輕輕說了兩句。

紅裳小鬟點頭道：「那麼姑娘請隨小婢來。」一面躬身道：「江少俠且請稍待。」

說着領了聶小紅匆匆出去。不多一會，聶小紅已穿了一身紅衣，打扮整齊，和小鬟一起進來。

江青嵐只覺眼前一亮，聶小紅已嬌聲催道：「嵐哥哥，我們這就走，老神仙已在峯上等候呢！」

當下由小鬟引路，走出石室，那是一條寬大甬道，舖着石級。三人盤級而登，在山腹中差不多走了頓飯光景，前面已有石壁擋路，紅裳小鬟略一停步，伸手向壁上一按。

前面石壁一聲輕響，便向一邊隱去，露出一個洞門。只見繁星滿天，皓月清光，已由洞外照入。

小鬟嬌軀一閃，躬身說道：「兩位快請，洞外就是靈磁峯頂，恕小婢不再奉陪了。」

江青嵐、聶小紅連忙稱謝，跨出洞去，那知才一出洞，便把兩人瞧得呆了！

原來這座石洞，正在一處插天高峯之上，洞外約有十來畝大的一片平台，遍種琪花瑤草，香風拂人。

正中聳立着一座金碧輝煌的八角亭子，簷角上掛着八盞白色的琉璃燈。遠遠望去，竟似無數個月亮，共吐清輝，尤其那座樓台，敢情還是白玉建成，四週圍以珊瑚欄杆，在燈光月色掩映之下，簡直寶光耀眼，幾疑身在月窟閬宮。

亭子前面，是一片舖着玉石的平地，光滑如鏡，此時正有兩人，相隔一丈，相對趺坐！這兩人，一個正是鬚髮長垂的一掌開天樓一怪。

對面一個却是道家裝束的長眉老人，面色紅潤，白鬚及胸，他，敢情就是銅椰老人了！他們相對趺坐，不言不動，這是在幹什麼？

江青嵐心念轉動，再一細瞧，原來在亭子面前的玉階上，還站着不少人，那是大方眞人遲老殘、崔文蔚、紅綃、黑衣崑崙摩勒、蘭兒、白玫、以及東海三仙的食菰仙陽震九、銅笛仙查元甲、赤脚仙李乘風，全在這兒。

江青嵐瞧得心頭大喜，原來南怪北殘兩位老前輩，和黑師兄他們都來了。

「小娃兒，快過來，老怪物和銅椰老兒正在鬬法哩！」

遲老殘的聲音，細如蚊聲，在自己耳邊响起。

江青嵐心中一奇，他上次在毒宮瞧過冰魄夫人和飛天蜈蚣吳贊廷的比鬬內力，那是兩人各出手掌，

遙遙相對，使人一瞧就可看出那是比拚內力，像他們這樣盤膝趺坐，雙手相疊，那有一點比拚樣子？

心中想着，一面向聶小紅打了一個手勢，便向玉階上走去。站在遲老殘身邊的崔文蔚、紅綃、蘭兒、白玫，一眼瞧到江青嵐兩人，臉上全部露出驚喜。

尤其是蘭兒、白玫，早已向兩人迎了過來，敢情為着亭前樓一怪和銅椰老人正在比拚內功，是以並沒敢出聲相詢，大家只是靜悄悄的站下。

過了好一會時間，亭前兩人，依然趺坐如故，連一點動靜也沒有。江青嵐瞧得暗暗奇怪，不知他們究竟是在比些什麼？

當然在場之人，除了遲老殘，恐怕沒有一個不抱着驚奇心情的。不！還有食菰仙陽震九，却全神貫注，面色顯得十分凝重。

本來嘛，這種眞氣和眞氣的拚鬬，無形無式，除了本人感覺之外，又豈是局外人瞧得出來的？

江青嵐玄關已通，內功火候已有相當成就，經過一陣細心觀察，漸漸體會兩人雖然瞑目垂臉，毫無動作，看來似乎平淡無奇，其實雙方都在默運神功，從無形無式之中，發出全身潛力，互相抵耗，互相消長。

正因為兩人全有數十年以上的潛修苦練之功，內功深厚，是以雖然經過這許多時間，容或互有消耗，也旋消旋補，一時之間，決難從兩人外表上，瞧出端倪。除非直到有一方眞氣耗盡，後力不繼，被對方潛力擊潰，那麼不是當場殞命，也得身負重傷，才能停下手來。

如果雙方功力相等，大家只好對耗到筋疲力竭，同時不支倒地，誰也無法中途停手。這種比拚，在武林中可算是最上乘的一種，也是武林頂尖高手最忌諱的方式，試想一個人潛修默練了幾十年，自然靈台空明，恬淡冲穆，與人無爭，火性全泯，誰也不肯貿然把數十年修為所有的功力，來如此孤注一擲！

但這兩位曠世奇人，却偏為了些許意氣之爭，就不惜以性命相拚。這在銅椰老人來說，他百年修為，目空四海，樓一怪震坍石壁，填平火窟，在他是可忍，孰不可忍！

偏偏樓一怪又是個火爆脾氣的老渾人，從來也不肯退讓半步，兩人才一見面，就比上了內功。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一輪清蟾，已經由斜掛樹梢，逐漸變成月到中天，又漸漸將要月落參橫了。

所有的人依然屏息凝神，靜悄悄地望着兩個盤膝趺坐的人。時間拖長了，大家都有點兒耐不住的感覺，尤其這樣長時間的站着，武功再好，也難免兩腿痠軟，心浮神疲。

但趺坐的兩人，却依然一無動靜，枯坐如故。這要耗到甚麼時候？江青嵐心念轉動，忽然聽到遲老殘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娃兒，老怪物和司馬老兒這場比鬥，就是再過上三天三晚，也難分得出勝負來，你還不去替他們和解和解？」

江青嵐聽得怔了一怔，他要自己上前替兩人和解？憑自己這點能耐，在他們兩人面前，當眞是螢火之與皓月，差得太遠了，別說解開他們，恐怕連走都走不近去，心中想着，不禁舉目往遲老殘瞧去。

「咄！小子，你眞沒出息，學會了『兩儀眞解』上的『先天眞氣』，還畏首畏尾？不錯！他們這種純以內家眞氣的比拚，任何人只要妄想插手，定然會被圍在他們四週的護身眞氣震彈出來，輕則重傷，重則殞命。

「是以要分開他們必須身懷極大功力，能承受得住他們兩人所發的全部眞氣，才能上前，如果我出了面，司馬老兒準會說我偏心，由你娃兒衝上去，是最好不過的，唔！這回你該聽懂了吧？」

江青嵐聽他說了一大堆話，依然沒說出如何才能把兩人分開，正待再問問清楚。驀覺自己身後好像被人猛力推了一把，身不由主的一個跟蹌，往亭前趺坐的兩人中間衝了過去！

這一下，事出意外，江青嵐大吃一驚，百忙中，立即運起全身功力，「先天眞氣」陡然由兩手揮出。

不！就在飛身而出的剎那之間，只覺自己後心忽然有一股龐大無比的力量，源源而來，傳入體內，輕而易舉的把樓一怪、銅椰老人兩股無形潛力一齊擋住！

但在同一時候，只聽兩聲大喝，兩條人影，疾如箭射，往江青嵐撲到。

「師弟，不可造次！」

食菰仙喝聲未落！砰！砰！兩條人影，來勢如電，去得更快，已被江青嵐身前的「先天眞氣」震飛出去！

樓一怪咧開大嘴，哈哈一笑，身子一躍而起，大聲說道：「小兄弟，你眞多事，咱們還沒分出高低來呢！」

銅椰老人却依然盤膝而坐，雙目倏睜，射出兩道電炬般寒光，沉聲道：「樓老怪，這分明是大方老兒搗的鬼！」

說到這裡，一面向江青嵐點頭道：「唔！你就是崑崙老人記名弟子？」

江青嵐連忙躬身應是，遲老殘早已接口道：「司馬老兒，你怎地編排起證人來了？」（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孟小月願意犧牲自己救小高，方振遠也在這生死關頭要隨小高逃生，立下誓言不爭奪三清寶籙，至於用甚麼辦法救人，孟小月也沒有具體辦法，先用利誘那看守人春蘭不成，最後由小高說服她們同逃走，三人正想逃出，突然來了鬼王幫主願意收留他們爲幫內效力，三人商議，答應留下來暗中共研三清寶籙上的武功……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蛇娘子裝模作樣　鬼王帮招兵買馬

老江湖畢竟有他的過人之處，深思遠慮，非小高和孟小月能及。

事實上，小高也被方振遠說動，覺得留此一段時間，至少可以先對三清寶籙上的武功，有一個初步瞭解。

他雖有著練武的狂熱，但仍有赤子之心，未曾動過獨霸寶籙的念頭。

孟小月眼看小高兄弟點了頭，也就不再反對，她心中另多一層顧慮，對留在此地的打算並不熱衷。

她輕輕嘆口氣，道：「咱們不能吃他的加盟酒，爲他控制，而且要禍福與共……」

方振遠接道：「這一點姑娘放心，在下的閱歷加上姑娘的細心，絕不致受他暗算就是。」

三人定下主意後，靜坐調息起來。

一個時辰後的變化如何還難預料，也許將是一場惡戰，必須儘可能地保持體能的最佳狀況。

春蘭輕輕吁一口氣，道：「祇怕帮主不會放過我們三個了，與其再受苦刑，倒不如死了的好。」

她沒有流淚，沒有苦求，但却充分的表現出一個弱女子的無奈，一種非死不可的悲哀。

方振遠似是早已胸有成竹，睜眼望了三人一眼，笑道：「三位不用擔心，在下擔保三位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春蘭微微一怔，道：「眞的？」

方振遠道：「不錯！咱們會向帮主請求，把三位賞賜咱們，作爲孟姑娘的女婢，也順便照顧在下和高兄弟，相信帮主不會不允……」

春蘭接道：「如果帮主不答應呢？」

小高道：「那就不惜放手一戰，也不能看到三位姑娘任他折磨。」

春蘭對方振遠的話存疑，但對小高之言，却是十分信任，臉上立時展現一抹笑容，道：「多謝三位了！」

方振遠低聲道：「不過，在下也有一個要求。」

春蘭道：「方爺請吩咐。」

方振遠道：「咱們全力保護三位姑娘，也希望三位姑娘能對咱們不生二心。」

春蘭點點頭，道：「這個請三位放心，三位如棄我們不顧，我們必是死路一條。」

* * *

苗飛來得很準時，臉上帶著一片笑意，似是早有把握三人一定會答允入帮一般，看了三人一眼，道：「三位想好了沒有？」

方振遠道：「想好了。」

「那很好！本帮主很想早些知道三位的決定。」

方振遠道：「咱們可以留在鬼王帮中，不過，有幾個條件，希望帮主答允。」

苗飛道：「請說！」

方振遠道：「第一、咱們都希望任帮中崇高的護法之位，而且祇聽帮主一人命令。」

苗飛道：「好！還有嗎？」

方振遠道：「一年之內，帮主如有任何差遣，我們三人都得同行同往。」

苗飛道：「這是爲何？」

方振遠道：「因爲，我們在江湖上結了幾個仇家，三人同行，一旦遇上强敵，也可有應敵的實力。」

苗飛道：「好！祇允一年如此……」

方振遠接道：「一年之後，咱們和帮主之間，彼此有了信任，自是唯帮主之命是從了。」

苗飛道：「就是這些了？」

孟小月道：「還有一個。」

苗飛微微一笑，道：「姑娘請說！」

孟小月道：「居住在此地穴之中，小妹還不太習慣，希望帮主把這三位女婢賞賜咱們……」

「行！看在姑娘的份上，本帮主饒恕她們，賜爲妳的婢女。」

孟小月道：「多謝帮主。」

苗飛哈哈一笑，道：「帮主一旦出現江湖，就要一鳴驚人，方兄和蛇姑娘的江湖閱歷，才是帮主最需要的。

「至於出手搏殺，對敵動手，帮中早有不少弟子可以擔當了。」

言下之意，似是鬼王帮中已有不少高手徒衆。

小高心中忖道：莫非就是那些狠人？就算他們武功高强，但那等奇形怪貌，如何能在江湖上行走……

苗飛對方振遠和孟小月都很敬重，但對小高卻是十分輕視，冷冷地瞪了小高一眼，道：「看你神情，是不信任帮主的話嗎？」

小高道：「在下不敢！」

「嗯！你叫什麼名字？」

「在下高劍秋。」

苗飛道：「護法之位十分崇高，你未爲帮主立功之前，暫爲武士身份，派在方護法手下當差。」

小高心中想道：武士就武士吧！反正不把我單獨調開就好。

當下應道：「是！」

孟小月和方振遠也是這般想法，都忍下沒有接口。

這時，突聞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傳了過來。

苗飛一皺眉頭，道：「什麼人？」

「屬下宗奇。」一個臉色蒼白的中年人一閃而至。

苗飛微微一笑，道：「宗副帮主來得好，兩位江湖中大有名望的人，剛剛答允本座，投入本帮作爲護法，過來！我替你們引見一下。」

宗奇的目光已然由方振遠、孟小月、小高等臉上掃過，一面笑道：「這位方總鏢頭不用引見了，咱們早已認識，方兄，別來無恙？」

方振遠哈哈一笑，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想不到宗兄竟然早得帮主賞識，榮任副帮主的大位。」

宗奇道：「帮主慈悲，一直提攜兄弟……」

苗飛一指孟小月接道：「這位蛇娘子蛇姑娘，宗副帮主可曾見過？」

宗奇道：「聞名久矣！今日幸會！」

孟小月道：「不敢當！日後還要副帮主多多照顧。」

「好說，好說，聽說蛇姑娘和蠍子、蜈蚣三位一體，怎的竟放單獨行？」

孟小月似是也有意儘量把小高隱藏起來，略而不提，道：「小妹和方兄有事同行，不想誤入貴帮重地，承蒙帮主不究，反而禮聘小妹和方兄任貴帮護法。」

宗奇道：「是是，本帮有方兄和蛇姑娘加盟，眞是如虎添翼……」

苗飛笑道：「本帮主暫時還不能和兩位護法歡叙，這待客的禮數，就要託宗副帮主代我一盡地主之誼。」

說完，也不待幾人答話，匆匆轉身而去。

小高心中奇道：他怎走得如此匆急？還沒讓人答話就走了！

宗奇卻似見怪不怪，笑道：「方兄，兄弟這就吩咐他們準備酒席，等一會，咱們痛飲幾杯，好好歡叙。」

方振遠居然一抱拳，道：「對對，在下也正有事向宗兄請教。」

宗奇揮揮手，竟也轉身而去。

目睹宗奇轉過一條甬道，孟小月突然眉頭一皺，道：「事情有點奇怪！」

方振遠道：「苗帮主來去匆匆，似乎是有什麼急事趕著辦？」

春蘭道：「他練功的時間到了。」

方振遠心中一動，道：「他還需要多久時間，才能功行圓滿？」

春蘭道：「我不清楚，但他每十二個時辰之內，必須要練四個時辰。」

孟小月道：「方兄，你對那宗奇瞭解多少？」

方振遠道：「春蘭，妳說的那

個喜食人心，嗜殺成性的副帮主，是不是他？」

春蘭道：「是。」

小高道：「看他臉色蒼白，瘦骨嶙峋，一副大病初癒的樣子，怎會是一個嗜殺的人？」

方振遠嘆道：「人不可貌相，宗奇其人，十年前是江湖上很有名氣的獨行大盜，有說他來自南荒，不是中土人氏，極喜生食肉類，近年來突然銷聲匿跡，不知去向，想不到竟然投入了鬼王帮中，在此相遇。」

孟小月道：「他的武功如何？」

方振遠沉吟一陣，道：「當年非我之敵，但十年不見，進境如何，就非我所知了。」

孟小月輕輕嘆息一聲，道：「我總是覺得情形有些不對，但哪裏不對，我也說不上來，由現在開始，咱們要小心一些。」

這是一個奇怪的地方，不見天日，不見草木星辰，一個平常的人，突然住在這麼一個地方，自然會產生一種煩躁的情緒。

小高雖然歷經憂患，但也從來沒有住過這麼一個地方，但他克制自己的能力很强，咬咬牙，强自按捺下心中的煩躁，盤坐調息。

大約是苗飛也看出了他們心中的顧忌，所以，並未讓他們立刻遷出刑房。

小高坐在室內一角，孟小月拉著方振遠坐在門口所在。

方振遠不太明白孟小月拉他坐在門口的用心何在，但他卻沒有多問。

小高氣走百脈，轉運奇經，正待入定之時，卻突然被人輕輕搖了一下。

睜眼看去，祇見春蘭蹲在身側，目光中滿是愁苦，不禁一怔，道：「什麼事？」

春蘭道：「我有好多話不敢跟方爺和孟姑娘說，因爲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小高道：「好！那就跟我說吧！」

春蘭道：「咱們年齡相當，我縱然說錯了什麼，你也不會怪我吧？」

小高道：「不會，妳儘管說吧！」

春蘭道：「你們是不是眞的準備在這裏留下來？」

小高笑道：「不瞞妳說，江湖之上，正有很多人在追殺我們，躲在這裏，雖非艮策，但離開此地，也無安靜日子好過。」

春蘭點點頭，道：「等一會，宗副帮主請你們吃過酒，一定會分配你們住宿所在，你問他要九號雅室。」

小高奇道：「爲什麼？」

春蘭道：「我知道一個秘密，等到了九號雅室之後，再告訴你。」

小高點點頭，未再多問。

片刻之後，宗奇果然親自來請。

方振遠心中早有了準備，坦然隨行，春蘭等三人尾隨身後，宗奇竟未阻止。

那是寬大的廳堂，裏面果然已擺好了一桌酒席，四把火炬，照得一片通明。

小高一路行來，發覺這地室之中，並無氣悶的感覺，顯然有通風的設備，十分艮好。

宗奇和苗飛一般，對方振遠和孟小月十分敬重，但對小高甚感輕視。

反正小高一直被人輕視、冷淡慣了，心中也無難過的感覺。

一張大桌子祇坐了四個人，春蘭等分別站在小高和孟小月等身後，一副虔誠恭敬的樣子。

入席之後，立刻就看出了方振遠老練的地方了，先舉起酒杯，道：「來！副帮主，我先敬你！」

宗奇接道：「不敢，不敢！」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方振遠也乾了一杯，低聲道：「宗兄，咱們可是相識多年的朋友，雖然平日交往不多，但彼此早已心儀，尤其目下這等情形，咱們還得宗兄多方照顧了。」

宗奇哈哈一笑，道：「方兄名滿江湖，論在江湖上的聲望、地位，宗某自知難及……」

「哪裏話！」方振遠道：「好漢不提當年勇，此一時，彼一時也。如今在下等，都是你宗兄的屬下，如蒙關顧，這份情意，咱們一定記於心中，日後在這鬼王帮裏，咱們是唯你宗兄馬首是瞻了。」

「這個，宗某是承情不盡了……」宗奇有些受寵若驚地道：「宗某先入帮幾年，自當盡力幫助三位……」

目光一掠春蘭等三人，道：「妳們在廳外候著！」

三人應了一聲，退到廳外。

宗奇輕輕咳了一聲，道：「這些婢女都是帮主帳中的妾婢，她們如果搬弄是非，那就痲煩得很，所以兄弟怕她們……」

「是是是……」方振遠道：「宗兄心思縝密，好叫兄弟佩服。」

宗奇微微一笑，道：「苗帮主神功已有大成，幾種絕技也都將功行圓滿，一旦重出江湖，立刻會把鬼王帮的名氣給樹立起來。」

方振遠道：「噢！宗兄看，大概還要多少時間？」

宗奇道：「快則三五個月，至遲在一年左右。」

小高心中忖道：最好能有一年

，三五個月祇怕還無法瞭解三清寶籙上的武功。

方振遠道：「哪是說咱們三個，至少也要在這地方待上三五個月，或一年時間了？」

宗奇微微一笑，道：「如果方兄和蛇姑娘不習慣久居此地，兄弟倒可以代爲效勞，想辦法把三位調離此地……」

「那倒不用了，」方振遠道：「咱們既入了鬼王帮，自然應該遵守規矩，在此住上一年半載，也祇好認了。」

宗奇笑道：「好，兄弟不勉强三位，祇要三位想離開此地，出外散散心時，告訴我一聲就是。」

「如有需求，自然要借重宗兄大力……」方振遠無限恭敬地道：「不知咱們現在是否已算入帮？」

「還要有一次入帮的典儀，才正式算是鬼王帮的門下。」

方振遠道：「這方面，宗兄有什麼指點？」

「這個……」宗奇沉吟了一陣，道：「入盟之時，要飲一杯加盟酒……」

宗奇道：「哪就唯本帮之命是從了。」

方振遠低聲接道：「以後呢？」

孟小月插口道：「酒中有藥？」

宗奇苦笑道：「這就不太清楚了，不過，那杯加盟酒是非吃不可的。」

方振遠搖搖頭，道：「宗兄，我看這是第一個要借重大力救援的事。如果藥中眞有控制我們的藥物，豈不是有些過份了。再說，日後咱們就是想和宗兄合流，祇怕也是有力無心了。」

宗奇沉吟不語。

孟小月冷笑一聲，道：「如果那加盟酒眞有什麼控制神志的藥物，咱們寧可離開這裏，也不願變成一具行屍走肉，聽憑別人的主裁、驅使。」

宗奇笑道：「蛇姑娘已經答應入帮了，要想走，祇怕不太容易。」

蛇娘子道：「到那時候，大不了放手一拚罷了！」

「蛇娘子……」方振遠臉色一沉，道：「這是什麼話？宗兄以副帮主之尊，豈無拯救咱們的辦法？稍安勿躁，聽宗兄的安排。」

孟小月自然明白這是作戲，故作委屈地道：「方大哥，這可不是玩笑的事，就小妹所知，一個人的神志如被藥物控制，那就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活得辛苦萬分，當眞是生不如死。」

一聲方大哥叫得甜甜膩膩，不但方振遠聽得心神一蕩，那宗奇更是聽得雙目神光暴射，盯住在孟小月的身上打量，內心燃起了一股慾望之火。

要知道蛇娘子的美，不是一般的美，而是嬌艷欲滴，引人綺念。

「祇有一個辦法可想……」宗奇忍不住洩了底。

方振遠道：「什麼辦法？宗副帮主如肯幫助兄弟，不但我方某人感激，就是蛇姑娘，也會大承宗兄之情的。」

宗奇道：「這件事如果洩露出去，苗帮主絕不會饒我。」

「大家都不說……」方振遠道：「苗帮主又怎會知道？」

「諸位服用過藥物之後，會有一定的反應，所謂對鬼王帮效忠……」宗奇有些不平地說道。

「那就是對帮主一個人效忠，因爲飲下那杯酒之後，一切都聽命帮主了。」

「是啊！這未免對宗兄太不公平了……」方振遠道：「尤其是我們幾個人，日後都是你宗兄的心腹……」

宗奇道：「不喝下那杯加盟酒，不算入帮；喝下去，雖生猶死，所以，祇有預先調換了酒……」

「這個，可能嗎？」方振遠半信半疑地道。

「可能，因爲，等一會三位入帮時，兄弟負責斟酒。」

「這就成了……」方振遠神情肅然地道：「希望宗兄不要弄錯了。」

「放心，放心！宗某絕不會加害諸位。」

* * *

幽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的密室，方振遠、孟小月、小高三個人並肩而立。

孟小月不知心裏害怕，或是太過緊張，伸出一隻手緊緊握著小高的手。

忽然間，閃亮起一抹綠芒，逐漸明亮，終於滿室通明。

祇見那面前石壁上出現了一張形狀怪異的圖象，頭戴金冠，身著紅袍，一[illegible]臉長如馬，看上去十分怪異。

苗飛[illegible]然出現在圖象一側，冷肅地說道：「這就是鬼王祖師神像，諸位要在神像之前，宣誓加入鬼王帮，永爲鬼王門下弟子，聽從帮主令諭，義無反顧，生死不渝。」

小高心中忖道：千萬不能宣誓啊！一個人立下誓言，今生都不得去背叛它，那可大大不妙了！

幸好，小高的憂慮並未實現，入帮大典中，竟沒有立誓這一條。

苗飛的法寶，全在那一杯入帮酒中，也是他最重視的一件事，嚴格說起來，這個入帮的儀式，除了詭異之外，別無特色。

「諸位請飲下加盟酒……」苗飛的神情更顯得嚴肅，雙目烱烱，注視三人，道：「上酒。」果見宗奇捧

著一個玉盤，玉盤上放了四個玉杯，杯中有酒，色呈淡紅。

宗奇把三杯酒分別送入方振遠等三人手中。

就表面上看去，酒杯一樣，酒也一色。

苗飛也取過玉盤中餘下的那一杯酒，道：「來！三位乾過這杯酒，咱們就是一家人了。」當先舉杯一飲而盡。

方振遠舉起酒杯，望了宗奇一眼，宗奇微微點頭，方振遠試探品嘗，覺得酒無異味，才喝了下去。

孟小月看方振遠喝下去，才跟著把酒喝乾。

祇有小高全無戒備，舉杯就喝了下去。

苗飛哈哈一笑，道：「好！好！三位由此刻起，就算是本帮中的護法了……」

宗奇突然行前一步，低聲對苗飛說了兩句話。

苗飛點點頭，道：「高劍秋！」

小高怔一怔，道：「屬在下。」

苗飛雙目注視小高，冷冷說道：「把蛇娘子給我拿下！」

「我……」小高楞了一楞，突然出手，向蛇娘子攻去。

孟小月吃了一驚，道：「小高，你瘋了？」

小高道：「帮主令諭，多有得罪了。」雙手連環，都是擒拿手法。

孟小月氣得臉色發青，避開兩掌，正要還手，苗飛已大聲喝道：「高劍秋，住手！」

小高又微微一怔，停下攻勢。

方振遠的臉色也變了，暗中運氣試試，又全無中毒之徵，心頭納悶不已。

「好好！」苗飛大笑道：「本帮主在試試看，這加盟酒是否還有效用，果然是功效如常，三位可以下去休息了。」

小高突然說道：「我要九號石室。」

苗飛略一沉吟，道：「好！給你九號。」

方振遠道：「帮主慈悲，咱們住在一起，也好切磋武功。」

苗飛心中似是很高興，道：「行，方護法住七號，蛇護法住八號，春蘭，帶他們下去吧！」

春蘭應聲而入，帶著三人離去。

七、八、九號石室，果然相連一處。

事實上，七、八號石室還大了一些，佈置也較豪華，但九號石室卻連結了一個向後面通去的甬道。

春蘭把另兩位婢女分給了孟小月和方振遠，自已服侍小高。

方振遠剛剛入室落座，孟小月已氣沖沖地走了進來，道：「方兄，這是怎麼回事？」

方振遠道：「我也有些糊塗了，我不懂，這是爲什麼？難道宗奇騙了咱們？」

但聞步履聲響，宗奇快步而入。

方振遠道：「副帮主來得正好，這是怎麼回事？」

宗奇微笑道：「事非得已，兄弟不得不用些手段……」

揮手令婢女退下，低聲道：「如果三位全都沒有中毒的徵候，勢必引起苗帮主的懷疑，兄弟避重就輕，在三杯酒中換了兩杯，祇有一杯酒中有藥……」

孟小月道：「那杯酒，就給小高喝了？」

宗奇道：「是啊！妳蛇娘子和方兄，都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小高是什麼東西，一個無名小卒而已，兄弟想了想，祇有犧牲他了。」

孟小月心中千愁萬緒，但事實已成，除了立刻翻臉動手之外，又能怎樣？

轉頭看去，祇見方振遠臉色一片陰沉，也不知他心中想些什麼。

宗奇道：「怎麼？難道兄弟的處置錯了？」

方振遠道：「是不太對，但大錯已成，應該如何補救呢？」

宗奇道：「犧牲了一個小高打什麼緊，這才保證了苗帮主心中不動疑念，兄弟是一片好意呀！」

孟小月怒火千丈，就要發作，但卻被方振遠攔了下來，道：「宗兄，不管如何，我們三人同行，我們不能對不起小高，有沒有補救辦法？」

宗奇沉吟了一陣，道：「兄弟處置此事，自以爲十分得體，想不到方兄是如此拘於小節。這種藥酒是苗帮主獨有之秘，就兄弟所知，好像有解藥可醫。

「祇不過，由苗帮主自己收藏，目下祇有慢慢地等待機會，尋求解藥了。」

蛇娘子心念千轉，就算此刻和宗奇拚個你死我活，也無法使得小高身上奇毒解去，祇有暫壓下怒火愁苦，徐圖解藥。

有了這個打算之後，祇好盡收愁緒，換上了一臉笑容，道：「請恕小妹斗膽，也叫副座一聲宗兄了……」

「好好，理當如此，蛇姑娘有什麼話，請祇管說。」

孟小月道：「想辦法找一些解藥出來，解去小高身上之毒。」

宗奇點頭道：「這事要慢慢來，並非全無機會，祇是要等到什麼時候，兄弟就不敢保證了。」

「也祇好如此了……」孟小月道：「我那位遠房姑媽，病重託孤，要我這個作表姊的，好好照顧表弟

，我總不能不理會他呀！」

「噢！原來是這麼一層關係……」宗奇連連點頭，道：「在下一定想辦法，我想三個月之內……」

「不用定期限了，副座祇要把這件事擺在心上就行了。」

宗奇笑道：「一定，一定，絕不敢忘！」

他突然放低了聲音，道：「另外有一件大事，宗某人要和兩位商量一下了。」

方振遠對孟小月忽然把小高認作表弟一事，心中暗暗一震，忖道：這女人能伸能屈，唱作俱佳，是極善心機的女人，明明是滿腔怒火，忽然換作一臉笑容，這種變化的本領，就叫人莫可預測。

正在盤算著該如何與她相處，宗奇又提出大事相商。

看宗奇一臉凝重神色，道：「宗兄請吩咐，咱們能力所及，一定遵辦。」

宗奇目光盯注在孟小月的臉上，道：「這件事，與蛇姑娘有關……」

孟小月微微一怔，道：「與我有關……」

「對！令表弟中毒之事，可以慢慢想辦法，鬼王帮中弟子，十之八九都在那藥物控制之下，生活得都很正常，祇要不背叛鬼王帮，就不會發生任何意外。

「倒是妳的事，十分緊急……」

「小妹有什麼事？」

宗奇嘆口氣，道：「帮主最喜美女，而蛇姑娘又是他平生所見最美的女人。」

話已說得很清楚了，孟小月臉色一變，道：「我已是鬼王帮中的護法，難道他還不死心嗎？」

方振遠道：「宗兄，這是你的想法呢？還是苗帮主示意你來的？」

宗奇道：「兄弟是受命而來。」

方振遠忖道：入帮不過一日，苗飛就迫不及待，好色如斯，這個鬼王帮還能成什麼大事？

孟小月美目微閃，道：「宗兄請說個明白吧！他要你怎麼辦？」

宗奇笑笑道：「實在說，我也知道這件事的爲難之處，但苗帮主既然交代了，兄弟又不能不辦，所以也祇好硬著頭皮說了。」

蛇娘子突然感覺到一股悲傷，心頭一酸，幾乎落下淚來，但她卻咬咬牙忍了下去，道：「我不怪你，宗兄，你就實話實說吧！」

她號稱三大毒人，在江湖上歷經的兇險可說是千奇百怪，無所不有，但從來沒有傷心欲哭的感覺。

她雖隱藏得很好，但仍被方振遠和宗奇看了出來。

方振遠暗暗嘆息一聲，道：她蛇娘子再强，也還是個女人，看來，女人感情脆弱，終是無法和男人相比，我要不要全力助她渡此難關呢？倒要認眞想想了。

宗奇嘆口氣，道：「蛇姑娘，苗帮主希望妳答應他作爲帮主夫人，就區區所知，這是他最尊重姑娘，也最客氣的辦法了。」

孟小月究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略一鎮定，心情已經平靜下來，輕輕說道：「他有多少夫人了？」

宗奇道：「大概有四五個吧？不過，他說過，蛇姑娘如肯允婚，妳將是他最寵愛的夫人。」

孟小月沉吟了一陣，道：「是不是要我馬上答應？」

「這倒沒有……」宗奇緩緩說道：「苗帮主的意思，是希望姑娘仔細地想一想，三天後再給他正式的答覆。」

「祇有三天的時間……」孟小月苦笑道：「宗兄，小妹衷心向宗兄請教了。」

宗奇道：「在下洗耳恭聽。」

「你說，我應不應該答應呢？」

孟小月兩道清澈的目光盯注著宗奇，臉上是一片期待之色。

「問得好！」方振遠暗暗讚道：「表情也裝作得恰到好處，這孟小月果然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物，不可輕侮！」

宗奇倒是被問得呆住了，沉吟艮久，道：「老實說，這要求確是有些委屈蛇姑娘了，不過，他是一帮之主，手握大權，在下雖然身爲副帮主，祇怕也很難對妳有所幫助。」

話說得很明白，結語也很清楚，那就是愛莫能助。

方振遠已經想好了目下處境，不管孟小月如何決定，他必須支持孟小月，因爲孟小月一旦和苗飛鬧翻之後，他也無法和苗飛處得下去。

心中暗作決定，態度頓然明朗，道：「宗兄，我看這樣子不太好吧？」

宗奇道：「願聞高見。」

方振遠道：「男女私情最好是雙方有意，這等幾近强迫的手段，未免有些過份。何況，我們已投入了鬼王帮中，宗兄身爲副帮主，應該對蛇姑娘作點主意才是。」

「問題在兄弟也不能瞭解，服用過藥酒之後，會有些什麼反應……」宗奇皺起眉頭，道：「所以，兄弟也不知該如何回答……」

孟小月道：「宗兄，你確知自己沒有服用過藥酒嗎？」

「應該沒有。因爲，兄弟一直保有著獨立的思考，對帮主的吩咐，也能在心中重作思維。」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唐代鎮西王李絳在駐地涼州遇刺身亡，命案很玄，兇手成謎，王府幹員，涼州捕快都查不出甚麼線索。早已驚動長安憲宗皇帝，欽命親信太監陳弘志到涼州辦案，貼出皇榜，懸賞白銀萬両，三天後，一個小子阿寶揭皇榜，陳立即召見，會同到現場檢查兇案，阿寶說出兇手是個少女，論証一番，使在座折服，並查問鎮西王生前愛好……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老王爺死因不明 · 大哥大追踪查証

「涼州刁民甚多，糾葛在所難免，但俱已擺平。」

「王爺認爲已雨過天晴，對方當事人也許不這樣想。」

賀捕頭道：「小友所言甚是，這一點賀某早已想到，曾派人四處查訪，凡與王府有過齟齬之人無一遺漏。」

阿寶道：「他們的反應如何？」

「雖有抱怨，還不到憤而行兇的程度。」

「賀頭兒敢肯定？」

「起碼有兩點可以肯定。」

「那兩點？」

「這些人家並無身材苗條、貌美如花的妙齡姑娘，更無一家一人是武林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常百姓，不太可能幹出這種驚天動地的血案來。」

這一來，範圍一下子就縮小許多，從漫無頭緒減縮至官場恩怨，權力衝突的範疇內。

然則，却是一個最棘手的方向。

官場恩怨，瞬息萬變，無邊無涯，無止無盡，今日的朋友，明日或許就會變成敵人，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根本沒有一定的軌跡可尋。

權力衝突，更加詭譎多變，只講利害，不論親疏，臣可弒君，子可弒父，骨肉相殘，屢見不鮮，利害一致則和，利害相左則戰，錯綜複雜，卑劣而又骯髒，更無章法可言，悉在當事者一念之間。

李思道：「這個範圍還是不小，少俠能否分得更精細一些？」

小祖宗道：「如從老王爺之死，誰是得利者這個方向推敲就更小了。」

鎮西王道：「誰是得利者？」

大哥大道：「對不起，請恕小可冒昧直言，小王爺自己就是得利者。」

此話一出，李思驚得站了起來，勃然大怒道：「你是說本王弒父？」

小祖宗笑道：「小可沒有這樣說，是王爺自己說的，咱家的意思是，老王爺猝逝，小王爺接位封王，豈非得利？」

欽差大人陳弘志怕二人鬧僵，忙出言排解道：「小哥並無惡意，所言又俱屬實情，小王爺的孝名更是遠近皆知，不可能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來，本座保証，老王爺之死與小王爺絕對無關。」

阿寶的眉頭鎖得更緊，道：「那麼，除此之外，老王爺之死，在文武百官，王侯將相之中對誰最有利？」

陳公公思索一下，苦笑道：「小哥這話可把本座難住了，朝中文武大臣，何止千人，有的連橫合

縱，有的壁壘分明，分分合合，不一而足，實在很難斷定誰是得利者，本座以爲還是從兇手身上着手偵查較爲穩妥。」

開碑聖手賀雄亦有此同感：「大人高見，卑職也認爲理當化繁爲簡，單挑兇手一人即可，只要將此女逮住，一切均可迎刃而解。」

* * *

是的，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也只好如此，別無他途。

所幸，目標明確，已獲得幾點結論。

兇手是個女人。

一個年輕、苗條、姿色動人的少女。

而且，武功高强，膽識過人。

至於，是爲她自己的事下手殺人？還是受僱於人充當殺手，就不得而知了。

小祖宗掌握的資料就這麼多，一個人盲人瞎馬的，到處亂撞，馬不停蹄的連跑了三天，幾乎踏遍了涼州城的每一寸土地，始終沒發現半個身懷絕技的美女。

這日中午，在一家半大不小的飯館用膳時，却遇上一件鮮事。

一個年約十五六歲，鬼頭鬼腦的少年，領着兩個比他還小的娃兒，勾肩搭背的也走進這家飯館。

從衣着舉止上不難看出，是三個不折不扣的小混混，而且口袋裡的銀子不會多。

派頭却不小，挑了一個好位子，選了一張大桌子，叫了一整桌最貴最好的酒菜。

菜未上，少年忽又將小二哥叫到面前來，大模大樣的道：「小爺爺剛才叫的那一桌酒席多少錢？」

小二哥躬身道：「三両八。」

「換一桌便宜的可以嗎？」

「當然可以，多少？」

「二両半好了。」

小二哥應喏一聲，轉身就走，不久，酒菜俱已端整齊備，三個混混一陣狼吞虎嚥，吃得杯盤狼藉，口沫橫飛，很快便將肚皮塞飽。

抹一下嘴，吐一口痰，伸伸懶腰，還打一個呃，少年拍拍巴掌嚷嚷道：「喂！小二，找錢呀，別打馬虎眼。」

聽得呼喚，小二哥快步前來，愕然道：「找錢？找甚麼錢？」

少年詭笑道：「這一桌酒菜多少錢？」

「二両半。」

「前面叫的那一桌呢？」

「三両八。」

「這就對了，三両八換二両半，還應該找小爺一両三錢銀子。」

「是啊，是啊。」

話出口後，正準備去拿錢，忽又覺得不對勁，小二改口道：「弄錯了吧，應該是客爺付錢，並非小店找錢才對。」

少年好大的火氣，獅吼道：「付甚麼錢？」

「付這一桌二両半的酒菜錢。」

「媽的，這一桌是換來的，付你的大頭鬼。」

「可是，另一桌三両八也沒付呀。」

「老子沒吃，當然不付。」

一套歪理，還言之成理，把小二哥給唬住了，無詞以對。

可沒唬住店家胖掌櫃，趨前斥責道：「你們想得倒美，白吃不算還想弄幾個零用錢，也不打聽打聽本店的後台老闆是誰！」

少年跋扈依舊，根本未將胖掌櫃放在眼內，神氣活現的道：「管他是那個王八蛋，反正小爺爺腿上兩隻脚，走遍四方，肩上一張嘴，吃遍涼州，給錢是朋友，不給就砸爛你的店，再放火燒！」

這是標準的流氓行徑，敲詐不成，就要動手打人，有那膽小的食客已溜之大吉，膽大的人則圍了過來看熱鬧，胖掌櫃的兩旁出現一白一黑二條彪形大漢。

胖掌櫃本來就不好惹，這時更威風，厲聲道：「五爺你聽說過吧？」

少年先一怔，但隨即拍桌而吼道：「我是大爺，他算老幾。」

跟他同桌而飲的兩個小毛頭也開口了。

一人冷笑道：「是嘛，他算那棵葱？」

另一人亦道：「對呀，又算那棵蒜？」

三個人一搭一唱，得意忘形，飄飄然的彷彿連自己的時辰八字都忘了。

胖掌櫃按捺不住了，搬出了涼州的龍頭老大居然無效，使他大爲詫異，不禁大發雷霆道：「上，給我狠狠的打，叫他們知道對五爺不敬就休想在涼州混！」

「是！」

「是！」

黑大漢、白大漢一齊動手，少年身邊的兩個小毛頭死鴨子——硬嘴巴，功夫稀鬆得很，豈是人家的對手，舉手投足之間便被人打翻在地。

胖掌櫃瞪着少年大聲道：「兔崽子，你現在付錢賠禮還來得及。」

少年懼意全無，聲音也不小。

「有錢早就付了。」

「沒錢就不要吃呀。」

「肚子餓了，不吃怎行。」

「起碼不該大吃二喝呀。」

「說笑了，小爺大魚大肉吃慣了，路邊攤，陽春麵，多沒面子。」

白大漢暴跳如雷的道：「奶奶

的，窮光蛋一個，還要面子，老子撕破你的裡子，看你還敢不敢再張牙舞爪。」

一記重拳，「開門見山」照準少年的鼻子打過去。

少年眞不賴，懂得騰挪之術，起身一閃，非但避開了重拳，還反手端起了一碗湯，潑在對方三人身上，口中吆喝道：「你娘，打就打，誰怕誰呀！」

說幹就幹，左右開弓，一口氣攻出七拳八掌。

論功力，講修爲，少年只能算是初學乍練，不入流，繡花枕頭一個，唬唬善良百姓尚可，遇上了練家子就會原形畢露。

孰料，今天却脫胎換骨，好似變成另外一個人，出拳强勁有力，出掌虎虎生威，僅一忽兒工夫便將黑、白大漢的氣焰壓下去。

兩名小毛頭早已爬起來，也在一旁助威助陣，登時碗盤齊飛，湯菜橫流，三個人如得神助，八面威風，砸爛了飯桌，打倒了黑、白二大漢。

少年這下可得意了，指着胖掌櫃的鼻尖叫罵道：「胖豬，說，現在還要不要小爺爺賠禮付帳？」

打手栽了，掌櫃的那還能硬起來，低聲下氣的道：「不敢，不敢，小的有眼不識泰山，這一桌酒菜我請了。」

「請客不夠，還要找錢。」

「沒問題，這是一兩三，請！」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要罰。」

「罰多少？」

「十倍！」

「成，成，小的照付就是。」

少年得寸進尺，胖掌櫃破財消災，立即取出十三兩銀子，雙手奉上，恭恭敬敬的送走三個小瘟神。

一出大門，三個娃兒便笑彎了腰，少年邊走邊道：「猴子、鐵牛，今天的收穫不錯，白吃白喝還有銀子花，照這樣下去，很快就會發大財啦。」

叫鐵牛的小孩道：「是很漂亮，但總覺得怪怪的，好像在做夢。」

叫猴子的小孩亦道：「我也有如在夢中的感覺。」

少年道：「那裡怪？」

鐵牛道：「老大，我們三個人心裡都有數，狗掀門簾——全靠一張嘴，裝模作樣，耍狠耍賴，手底下的功夫都不怎麼地，說甚麼也打不贏黑、白二大漢，結果却被咱家打敗打趴了。」

少年想了想，道：「嗯，我也覺得有點邪門，平時一掌拍出，只能打碎一塊瓦，那時竟能砸壞一塊磚，好像有人在暗中相助。」

猴子懷疑道：「三個無名小卒，誰會幫咱們？」

少年道：「鄰桌有個人，很神氣的樣子，可能是他。」

鐵牛道：「老大是說那個頭戴氈帽，身穿羊皮坎肩的傢伙，他也比咱們大不了多少，能有多大本事。」

猴子道：「這可不一定，聽說揭了皇榜的那個大哥大、小祖宗，本事就大得很，一夜之間便成了涼州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

鐵牛道：「揭了皇榜，等於自尋煩惱，就算有通天的本領，也早已忙昏了頭，那還有閒工夫來幫咱們的忙，我看很可能是神仙在暗中相助。」

少年道：「且不管是神是人，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咱們大概是要轉運了。」

猴子苦笑道：「早該轉運了，再不轉運就混不下去啦。」

鐵牛雙掌合十，朝天拜一下，道：「但願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要甚麼有甚麼，想怎樣就怎樣。」

突聞有人接口道：「三位今天的運氣很好，但好運不會永遠跟着你們，夜路走多了總有一天會遇上鬼。」

話出阿寶之口，人在三小身後數尺處。

三人急忙止步轉身，一眼就認出正是那位芳鄰。

少年一怔神，笑語道：「哦，是你，吃飽了，貴姓呀？剛才沒有嚇着吧？」

小祖宗微笑道：「咱家就是你們所說揭了皇榜，自尋煩惱的大哥大、小祖宗。」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自從揭了皇榜之後，阿寶已經變成大名鼎鼎的大人物，三小態度大變，鞠躬，作揖，抱拳，豎大拇指，統統都來，尤其是少年表現得很熱絡，彷彿他鄉遇故知，緊握着大哥大的雙手諂媚道：「揭皇榜的大英雄，幸會，幸會，涼州城的老百姓已經爲你瘋狂啦。」

小祖宗來不及開口，少年搶先自我介紹道：「小弟賴文龍，綽號賴皮，這位是鐵牛，那位是猴子，是新近才崛起涼州地區的三劍客。」

三條小毛蟲，溫飽都有問題，充其量不過是三個爹不親，娘不愛的市井小混混，竟敢自稱三劍客，阿寶差點沒把大牙給笑掉，心裡臭罵道：「哼，豬不知毛黑，馬不知臉長，吹牛皮也不估量一下自己有多少斤兩，少他媽的吊死鬼戴金項鍊——自抬身價！」

嘴裡邊隨聲逗笑道：「賴皮？好，好極了，給你取這個外號的人一定是天才，人如其名，名如其人，喜歡耍賴，臉皮又厚，不過，咱家倒發現賴朋友有一樣長處。」

從來沒有人說賴皮有何長處，連他自己也沒發現，聞言喜出望外，笑得嘴都合不攏，迫不及待的追問：「小弟有甚麼長處？快說呀，別賣關子，急死人可是要償命的。」

「你很誠實。」

「嗨，別糟蹋人，罵人不帶髒字，誠實的人就不會耍賴啦。」

「咱家說的是事實，最低限度沒說黑、白二大漢是你自己打敗的。」

賴皮敏慧過人，一點就透，驚呼道：「我明白了，是大哥在暗中助了一臂力。」

賴文龍又道：「何不乾脆站到明處來，耍耍威風，憑你小祖宗的本事，要一百那個胖掌櫃不敢給九十九。」

阿寶笑道：「可是，這一來賴朋友的面子就沒啦。」

賴皮好不感動，打從心眼裡感激大哥大，慷慨激昂的道：「謝謝你，大哥，今後不論水裡火裡，那怕是劍樹刀山，只要大哥一句話，小弟要是皺一下眉頭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客氣了，言重了。」小祖宗的眸光從三人身上緩緩掃過，道：「三位都是涼州土生土長的？」

鐵牛道：「我跟猴子是涼州的，我們老大是從大地方長安來的。」

一句老大，引起了賴皮的不快，沉臉道：「以後不要叫我老大，我不配，跟着我賴文龍吃不飽，穿不暖，從現在起大哥大才是咱們三個人的共同老大。」

阿寶未置可否，目注賴皮道：「來涼州多久了？」

「半年不到。」

「好混嗎？」

「不好混！」

「爲甚麼？」

賴皮堆下來一張苦瓜臉，唉聲歎氣的道：「別提了，涼州是閻五的地盤，人家吃肉我們連湯都喝不到，五爺跺一跺脚，我們得走遠點，只是苟延殘喘而已。」

這是第二次聽到閻五的名號，小祖宗牢牢記住，道：「對這兒的情形一定很熟吧？」

猴子道：「熟，熟透了，我們知道那家的閨女跟人私奔，那家的媳婦紅杏出牆，那家的大門幾時關，那家夜裡點幾盞燈，誰家死了人，誰家着了火，誰家生了個胖娃娃，那個人倒了楣，那個人發了財，那個人做了見不得人的虧心事，都一清二楚的記住在我們哥兒三個的流水帳上。」

大哥大道：「這樣說，王爺之死你們也有消息？」

賴皮道：「這是一件大案子，死者又貴爲王爺，消息全面封鎖，只知道一點點。」

「一點點也好，說出來聽聽。」

「市井傳言，老王爺生前好色，很可能是死在女人手裡。」

「可有確切的線索？」

「沒有。」

「賴皮，幫咱家辦一件事如何？」

「什麼事？」

「調查一下涼州的女人有那些可能牽扯在命案之中。」

賴文龍面有難色，道：「這可把小弟難住了，涼州的雌貨少說也有數萬，無從查起，可否把範圍縮小一點？」

阿寶胸有成竹的道：「你可以把重點放在窰姐、歌伎、舞娘、小寡婦、名女人以及大家閨秀、小家碧玉的身上，特別注意身材苗條，年輕貌美，而又有相當武功底子的女子。」

賴皮信心十足的道：「符合這三個條件的女人不會太多，三天之內大概便可以查出一點眉目，到時候如何向大哥報告？」

小祖宗道：「我住風雪樓，包下西跨院，可到那邊去找。」

鐵牛驚呼道：「我的媽呀，風雪樓是涼州的大客棧，大飯店，貴得嚇死人，一般人可住不起，老大果然來頭不小，好闊氣啊。」

大哥大哈哈大笑道：「鐵牛，別往咱家臉上貼金，其實我的情況跟你們也差不多，如非預支了一部份賞金，大概只有睡大舖，喝稀粥的份兒。」

三小互望一眼，頗有相逢恨晚，惺惺相惜之意。

阿寶繼道：「既然揭了皇榜，就是替皇上辦事，總不能太寒酸，這也是面子問題。」

賴文龍道：「對極了，人活臉面樹活皮，老大現在是大人物，當然要住大客棧，吃大館子，這身衣服也該換了，氈帽、羊皮坎肩，那才像是替皇帝老兒辦事的大人物。」

小祖宗取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交給賴皮，道：「不錯，佛要金裝，人要衣裝，咱家業已訂製，等一下就去取，這些銀子是給三位添置新裝用的，不夠再補。」

三個小混混幹的是偷鷄摸狗，騙吃騙喝的勾當，幾時擁有過這麼多錢，又幾時有人對他們這麼好，簡直以爲在做夢，感動得連眼淚都流下來，異口同聲的道：「夠了，夠了，添新衣之外，還可以租一間房，快快活活的過半年。」

略施小計，花點小錢，便將三人的心給買下來，阿寶不再是孤家

寡人一個，有了帮手耳目，踏着輕快的步子，告別三小，揚長而去。

* * *

風，又起了。

雪，又下了。

風雪樓樓上樓下，樓前樓後，一片銀白，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風雪樓。

寒風刺骨，街上很難看到一個行人。

大雪紛飛，烏龜都縮着頭躲進洞去。

城東，一處空曠之地，白茫茫的大地上却出現兩個武林人物。

前面是個女的，貂皮大衣，狐狸皮圍脖，虎皮帽子，由於祇有是兩隻眼睛露在外面，年貌不詳。

後面是個男的，頭戴英雄帽，身穿勇士裝，肩披一件黑緞爲面，灰鼠皮裡的風衣，正是換上新裝的小祖宗。

二人速度甚快，似奔雷，若快馬。

地上竟然無痕，顯然俱已練成「踏雪無痕」的上乘輕功。

大哥大邊追邊喊道：「喂，前面的嬌客，請停芳步，小祖宗有事請敎。」

白搭，好似肉包子打狗，泥牛入海，前面的女子如聾似啞，反應全無，速度陡然加快了一些，如飛而行。

阿寶不甘示弱，將輕功施展至極限，却始終無法將彼此的距離明顯縮小。

知道遇上了高人，說不定與命案有關，大哥大決心要將此女追上，查問明白。

結果却失敗了，從城東追到城西，在縱橫交錯的巷弄中失去芳踪。

望望天色，已近黃昏，又白忙了一日，逕返風雪樓。

這已是第五日，命案仍在五里霧中，小祖宗不免有點焦急，叫了一桌菜，沽了二斤酒，一則解悶，二則消愁，就獨自一個人，選了一個好位子，打算大吃大喝一頓。

詎料，斟滿一杯酒，尚未擧箸，厚重的擋風簾子被人掀開了，進來一羣人。

爲首之人五十上下，身材高大，臉如滿月，絲絨黑袍，鵝黃披風，胳臂上還架着一隻鷹。

後面跟着五個三十左右的男子，一個個獐頭鼠目，粗獷兇惡，耀武揚威的樣子，腰裡都帶着傢伙，非刀即劍，顯非善類。

這夥人來頭不小，風雪樓的大掌櫃急急忙忙的親自迎了出來，左一聲：「五爺好！」右一聲：「歡迎，歡迎！」像隻哈叭狗似的領着大家進入一間特設的雅座內。

阿寶心想：「原來他就是閻五，好大的架子，看來這個姓閻的在涼州的勢力一定不小！但不知跟老王爺命案有無牽連？」

對閻五所知有限，此刻還沒有打交道的必要，兀自酌自飲，未予理會。

那知，你不找人，人却找你，才吃了兩口菜，喝了三杯酒，閻五身邊的一名青衣大漢忽然大步行來，劈面就說：「你叫阿寶？」

小祖宗回望了一眼，應了一聲：「是啊。」

「揭皇榜的人就是你？」

「有這回事。」

「跟我來。」

「去那兒？」

「五爺要見你。」

「有事？」

「廢話。」

「假如你家小祖宗不去呢？」

「哼，這可由不得你，最好是自己去，否則，抬也要抬去，不論死活！」

大哥大心裡有數，身在別人的地盤上，遲早都得會一會這位地頭蛇，但又不願委屈自己，存心想整一下青衣大漢的寃枉，四平八穩的坐在椅子上，笑嘻嘻的道：「好啊，來抬呀，小祖宗好久沒有坐轎了。」

青衣大漢臉上青筋暴現，怒不可當的道：「老子只抬死人，不抬活人，走！」

伸手一把拉住小祖宗的手，欲強行帶走。

怪事發生了，阿寶好似落了地，生了根，別說帶不走人，椅子亦未移動分毫。

猛可間，阿寶一鬆手，大漢收勢不住，馬上成了滾地葫蘆，接連撞翻了三張桌子，十把椅子才停下來，帽子掉了，衣服破了，全身傷痕纍纍，狼狽已極。

小祖宗看得眉開眼笑，冷嘲熱諷道：「咱家喜歡抬着走，不喜歡被人拉，最好多叫幾個人來。」

不必叫，雅座內又走出一個黑臉大漢來，頭大如斗，掌似蒲團，身軀彷若一座鐵塔，當他弄清楚情況後，往阿寶面前一站，大言不慚的道：「小雜種，別給臉不要臉，自抬身價，不走就叫你爬進去。」

蒲團大手一張，抓向小祖宗的頭。

好厲害的大哥大，沒見他怎樣作勢，人已閃開，大漢一抓落空不打緊，暗中似是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道在強行導引，不偏不倚的抓向甫上桌的火鍋。

火鍋內火勢正旺，燙得大漢哇哇大叫，咬牙切齒的道：「臭小子，竟敢耍你家大爺，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招式陡變，揚掌猛摑大哥大。

喬門的往事在此重演，阿寶單掌輕輕一揮，「自尋煩惱」絕招應勢而出，大漢躲不開，避不過，狠狠的打了自己一個耳光子。

兩個大漢都傻眼了，有一種遇上妖魔鬼怪或大羅神仙的感覺，彼此互望一眼，心意已通，決定姑且先把他抬進去再作計較。

於是，小祖宗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兩名大漢權充轎伕，抬進雅座內。

活閻王閻五看得一楞，身旁的一名紫衣人愕然道：「怎麼回事，這位小朋友是受了重傷，還是不良於行，需要你們來抬？」

青衣大漢趨前小聲道：「點子扎手，不上路，只好抬回來請五爺料理。」

一旁的黃衣人聞言眸中閃過一抹濃濃的殺機。

閻五不愧爲一方霸主的身份，依舊神態自若，輕描淡寫的道：「牛興、吳化，這位小兄弟是咱們的『貴客』，等一下別忘了好好招待招待。」

紫衣人牛興、黃衣人吳化，跟隨閻五已久，當然明白活閻王的言外之意，齊聲回道：「請五爺放心，我們一定不會『失禮』的。」

——大敵當前，大哥大懼意全無，坐在椅子上朗聲道：「一不沾親，二不帶故，莫名其妙的把咱家抬進來不知有何見教？」

閻王沒開口，正逗着老鷹玩，牛興道：「叫你來的目的，是想告訴你涼州地面上的一些規矩。」

小祖宗道：「什麼規矩？」

吳化接口道：「涼州是五爺的地盤，大事、小事、好事、壞事，一律歸五爺掌管，外地來的武林人物，不論是一代尊師，或是末學後進，照例都要登門拜訪，恭聆教言。」

阿寶冷笑道：「假如有人天生硬骨頭，不肯拜碼頭，會怎樣？」

牛興臉色一沉，道：「這是對五爺大不敬，走着來，爬着去……」

大哥大推得乾淨。「在下並非武林人物，兩位不必浪費唇舌談規矩。」

吳化那裡肯信，陰惻惻的冷笑道：「娃兒這是睜眼說瞎話，身在江湖就是江湖人，大爺正想問你是那門那派的弟子？」

「你家小祖宗無門無派。」

「不會沒有師父吧？」

「當然有。」

「是那位？」

「已經死了。」

「死人也有名和姓呀。」

「山野之人，與世無爭，告訴你也不一定知曉。」

牛興聽到這裡，眸中兇芒畢露，聲音提高了一倍：「且不管你師父是誰，究屬何門何派，既然揭了皇榜，就犯了五爺的禁忌，非要說個清楚不可。」

小祖宗驚「哦」一聲，道：「說了半天，原來是爲了這個，難不成揭皇榜也要經過五爺批准才行？」

吳化怒目相向，語氣肯定：「小子，你說對了，這是五爺的地盤，未得許可，任何人皆不得貿然行事，擅揭皇榜，就是藐視五爺，看不起涼州的道上兄弟。」

對方言辭犀利，步步緊逼，阿寶也不甘示弱。「已經揭了，你待怎地？」

活閻王閻五終於開口了。「小友如果夠聰明，就當即刻離開涼州，遠走高飛，老夫這話純粹是爲你好。」

小祖宗愕然一楞，道：「爲我好，此話怎講？」

牛興道：「王爺命案，曲折離奇，涼州捕快破不了，王府親信乾瞪眼，五爺前前後後至少派出百十人明查暗訪，至今仍一籌莫展，不信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外來小毛頭能破此奇案，叫你走路是救你的小命，不然期限一到，吃飯的傢伙就會掉下來。」

吳化補充道：「反正一千兩銀子已經騙到手，你他媽的並不吃虧，照規矩，少說也得孝敬五爺五百兩，不過，閻大爺大人大量，不願斤斤計較，願網開一面，放你一馬，省吃儉用點是夠你過三五年。」

大哥大斷然拒絕，道：「謝了，盛意心領，咱家不是朝三暮四，言而無信的小人，既已揭了皇榜，就會堅持到底，絕不半途而廢。」

牛興諷笑道：「就憑你，能破得了案？」

「走一步，算一步，盡力而爲就是。」

「破不了怎辦？」

「大不了人頭落地。」

「年紀輕輕的就一命歸陰，太可惜了吧。」

「哼，早死早轉生，二十年後又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有什麼好可惜的？」

言來斬釘截鐵，擲地有聲，對閻五的要求沒有絲毫屈從的意思，頓使在場的五虎將大爲惱怒，有的握住了刀，有的握住了劍，動口不成，準備動武。

却被活閻王閻五壓了下來，笑容滿面的道：「小友遠來是客，咱們當以禮相待，大家都坐下來，邊吃邊談，不要傷了彼此的和氣。」

酒菜業已齊備，五虎相繼入座，吳化望了閻王一眼，端起一杯酒，道：「吳某代表五爺，先敬少俠一杯。」

（未完・二）

上文提要：妙手幫在渭河旁排開三天流水席，招來了十八盤的五個山賊，無意中見到小玉兒，認得是壞了他們劫財好事的娃兒，又見她與史大夫是一家，心下疑惑上了史大夫的當，因而趙瘋子托丁香去約史大夫在橋頭相見，事後丁香心知不妙，馬上通知弟兄們悄悄離鎮而去。趙瘋子又逼小玉兒說出銀子是丁香他們得去，於是山賊們奔向丁香家……



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玉兒再次上高原　消弭兩帮仇與恨

趙瘋子道：「對，對，東西不能丟失，山寨被火燒，糧秣也不多，弟兄們少了一百多，咱們正需要銀子吶。」

小玉兒笑笑，道：「怎麼樣，我已告訴你們了，而且絕對是實話，我父女可以走了吧！」

石棟愉快的拍拍史大夫，道：「老弟台，老哥向你賠不是，一場誤會從此消，你的一份咱們不會少。」

史水樂道：「我的一份不要了，祇望你們以後別再來找我！」

他拉着小玉兒便往橋上走去。

小玉兒道：「以後也不要找我了！」

她再對史水樂道：「爹，娘在門口叫我快回去，我先走一步了。」

她撒手便往橋那面奔去，石棟看得吃一驚，這女娃似一陣風……比風還快！

* * *

小玉兒奔過橋，她這條路最熟了。

她奔到丁香住的門口，祇見兩台戲剛唱完，人羣正四下裡散，門口處碰到小劉了。

小玉兒人羣中抓住小劉問：

「我阿姨他們呢？」

小劉一看見小玉兒，笑笑，道：「小玉兒呀，妳不是回家了嗎？」

小玉兒急道：「快說呀，我丁阿姨他們幾個呢？」

小劉這才低聲道：「風緊呀，當家的幾個人全部走了，一個也沒留下來。」

小玉兒一聽，笑了！

她一邊笑，一邊往回走，還一邊自言自語，道：「太好了，太好了，嘻……」

她笑着走回家去了。

她眞的經驗差一把，可把個小劉坑慘了！

* * *

小屋子裡坐着七八個漢子，幾個是戲老闆，幾個是開飯館的。

那小劉眞威風，一袋銀子提手中，他當中坐定，口氣就如同一個大亨。

大亨是有派頭的，開腔就如同教訓人一樣。

「兩個戲老闆過來，三天大戲一共多少銀呀！」

一個白鬍子老者搓着雙手笑道：「三天三十兩，另外伙食你老隨便賞幾個。」

小劉一錠銀子幾乎是砸在桌面上。

「拿去，這是五十兩！」

「這……五十兩呀……你……」

小老頭吃一驚。

小劉沉聲道：「怎麼了，你窮得連銀子也不認識了？」

小老頭連聲道謝，大個銀子揣進懷，幾乎把口袋壓破，他匆匆的與幾個大漢走了。

小劉又對另一小個子抛去一錠銀子，道：「吶，你們的也一樣。」

嗄，幾個漢子差一點要叩頭了。

「謝謝，謝謝！」

小劉道：「別謝了，收拾戲箱換碼頭吧。」

現在，桌邊上坐了個大胖子，胖子手上是算盤，三個年輕的有一個背着帆布搭連，光景準備裝銀子了。

笑了，小劉道：「多少酒席銀子呀！」

別看胖子指頭粗，撥起算盤子來可眞靈活。

「酒……一共一百二十罎，其中高粱三十五罎，女兒紅十五罎，餘下的全是糯米黃酒……這酒一共八十兩……」

那算盤子淸脆的響不停。

「席間……頭一天九十桌，二天祇有七十桌，第三天大概吃不動了，祇有不過五十桌。」

小劉冷冷道：「第三天祇有三十桌。」

胖子道：「劉爺，流水席呀！眞的五十桌，唱戲的人也吃呀！」

小劉不耐的道：「好吧，你算算，一共多少銀子呀！」

於是，胖子的算盤子兒一陣「亂」撥！

爲什麼「亂」撥？唬唬小劉嘛！半天，胖子笑道：「不多，不多，一共才不過四百七十八兩呀！」

小劉自桌底下取銀子，他一邊取一邊數。

「一、二、三、四……」他一共取了十個大銀錠，一古腦的推向胖子，道：「王胖子，餘下的二十二兩銀子你記帳，我以後去你們狀元樓吃酒不用再付帳。」

王胖子哈哈笑了。

「一定，一定，劉爺，你們眞大方。」

小劉道：「走啦，我也該回去了，這兒不住人了。」

王胖子招呼那個肩着搭連的漢子，道：「收起來，咱們快走，別誤了劉爺的事。」

那人眞快，他一個一個的把銀子往袋裡塞，前後已是鼓鼓的好重呀。

打個愉快的招呼，王胖子當先往外走去。

他還未跨出門外，猛古丁被人一推，便不由自主的被推得往後倒着又滾起來……肉球似的滾到方桌下。

「他媽的，冒失鬼呀！」

王胖子開罵，門却「砰」的一聲關上了。

* * *

丁香這兩間小屋本不大，如今忽然擠進五個大漢來，其中兩人幾乎頭碰在橫樑上。

王胖子從地上吃力爬起來的時候，不由得臉上一片焦黃色，因爲他發現五個人手上都拿着要命的傢伙。

不錯，石棟五人回來了。

這五個人衝進門，王胖子帶來的人已自懷中拔出尖刀要拚命。

原來王胖子來收帳還帶着兩個保鏢的，祇不過他的人發現五個人不好惹，祇好站在王胖子一邊來。

王胖子道：「你們……幹什麼的？」

小劉站一邊不開口，但他的心中在發抖・因爲他認識十八盤大寨上的三個大當家，想不到今夜他們找來了。

小劉心想：「溜吧！」

他正在打主意，趙瘋子已開口了。

「姓丁的女人呢？」

那丁卯已往內室走去，他還眞替堂妹擔心事。

王胖子開口了。

「各位，你們找這兒當家的呀，那就不關咱們的事，咱們開菜館的人，收了帳這就要走了。」

他對身邊的人揮手，又道：

「別誤了人家大事，咱們快回去。」

霍大牙吼道：「站住！」

王胖子道：「你老兄有指教？」

霍大牙臉皮一緊，道：「你們收帳？」

王胖子道：「是呀！」

霍大牙道：「向何人收銀子？」

王胖子指向小劉，道：

「他……」

霍大牙怒視小劉，然後一把揪住小劉，冷冷道：「娘的，姓丁那個女人呢？」

小劉怒視王胖子，却也無奈的道：「老兄，你找丁當家呀，她不在。」

霍大牙道：「她不在，去那兒了？」

小劉道：「我也不知道呀！」

王胖子一看苗頭不對，立刻對霍大牙幾人點點頭，笑瞇瞇的道：「各位，再見了。」

趙瘋子攔住，沉聲道：「去那裡？」

王胖子道：「咱們回去交帳呀！」

趙瘋子道：「帳已收了？」

「收了，收了。」

「我瞧瞧……」他伸手抓下那人肩上的搭連，嘩啦啦，把袋中的銀元寶倒在桌面上。

嗄，幾個人的眼珠子也亮了。

「奶奶的，眞有錢吶，這銀

子……」

他就近燈光仔細看，祇見元寶上還刻有「長安寶號」，趙瘋子嘿嘿笑了。

「奶奶的，果然莫少白的財寶，咱們找到了。」

霍大牙一看「嘖嘖」叫：「快說，姓丁的女人在那裡？」

小劉搖頭，道：「不知道。」

石棟咬牙，道：「不說是嗎？分筋錯骨。」

他揚指欲點小劉吶，王胖子已出氣有聲的道：「爺們，這些銀子乃是三天流水席的錢，萬望爺們別……」

「叭！」

「噢唷！」

郭棟長動手一巴掌，打得王胖子往一邊倒，還是他的伙計扶一把，王胖子嘴角溢血了。

王胖子也負痛大叫：「你們强盜呀！」

小劉似乎豁出去了。

「王胖子，十八盤大寨的强盜就是他們呀！」

祇這麼一報上名號，王胖子幾人哆嗦了，果然强盜找來了，這時候二更天已過，河邊的人走光了，這些强盜殺人不貶眼，不小心今夜準倒霉。

幾個人擠在屋角不開口了。

* * *

「噢……唷！」

小劉叫的聲音似鴨子，啞啞的如同骨頭裡擠出來的聲音怪嚇人。

他叫着，還在地上打滾翻，好像有萬蟻咬身一般，刹時間豆大汗珠也出現了。

石棟在小劉身上果然用的是分筋錯骨惡手段，這光景小劉眞如上刀山。

「殺了我吧！」

石棟嘿嘿笑，道：「說了我馬上叫你舒舒服服的站起來，怎麼樣？」

小劉道：「我……不知道呀！」

石棟怒道：「你痛苦吧，眞……」

趙瘋子嘿嘿笑，他好像最喜歡看別人的痛苦樣。

那小劉痛得鼻涕眼淚往下流，全身痙攣直哆嗦，光景還在咬牙撐。

石棟冷冷道：「人吶，活在世上多多少少也要爲自己一些，絕不能把命全交在別人手中任人擺佈，你說是不是？」

小劉直是咬緊牙，就是不吭一聲。

石棟又輕鬆的道：「人吶，父母生下來可不是爲別人生的，你說是不是？」

小劉忽然想到一個人了。

他想到了小玉兒，因爲小劉還眞的不知道丁香幾個頭兒去的地方，如果都知道韓家祠堂那地方，便也不算什麼隱蔽所在了。

小劉還是在最苦的時候，更在石棟的調侃中想起了一個人，這人便是小玉兒。

小劉用盡力氣說出一句話：

「我說！」

石棟哈哈笑了，他一掌拍在小劉的脖根上，小劉眼一瞪，全身痛苦盡消。

「說吧，咱們聽着吶。」

小劉道：「說良心話，我眞的不知道。」

石棟火大了，他舉掌又要拍下去，小劉急急的又道：「各位，我雖然不知道咱們當家去什麼地方，但有個人她知道。」

「誰？」

「住在大元堂藥舖裡面的史小玉史姑娘，她一定知道咱們當家去那兒了。」

石棟幾人一聽楞住了。

小玉兒知道，但誰敢再去找小玉兒？

別以爲她的拳頭不大，中在身上似鐵鎚，一樣叫人吃不消。

石棟怒叱小劉，道：「王八蛋，你爲什麼不說，把事情推到史姑娘的身上？」

小劉道：「我眞的不知道，爺們要相信吶，各位試想一想，咱們當家躲藏地方當然不會每個人都知道，史姑娘她去過，也住過，所以她知道。」

石棟看看趙瘋子，道：「你說怎麼辦？」

霍大牙開口了：「找她。」

石棟道：「誰去找？」

丁卯看看小劉，道：「我以爲由我與石老哥二人伙同這小子去見史水樂，咱們去找。」

石棟想了一下，道：「我看也祇有這樣了。」

趙瘋子道：「我三人也跟去。」

霍大牙道：「對，娘的老皮，她若不答應帶咱們去找人，咱們在他鋪子裡殺人。」

郭棟長道：「咱們打她不過呀。」

霍大牙道：「怕什麼，到時候我一人纏住她，你們幾個殺別人，這就叫……叫……他娘的什麼來着。」

「玉石俱焚。」丁卯接口。

霍大牙立刻點頭，道：「對，玉石俱焚，她不叫咱們活，咱們也叫她痛苦。」

趙瘋子道：「對，就這麼決定了。」

石棟對小劉道：「走吧，帶咱們去找小玉兒。」

小劉無奈何，祇好起身往外走，那霍大牙已把銀錠塞入搭連裡面

了。

一邊的王胖子道：「爺就別忙了，咱們自己裝。」

他示意那伙計上前去，却不料霍大牙一瞪眼，吼道：「找死呀，銀子是俺們的。」

那伙計嚇一跳，祇好又退到牆邊上。

霍大牙提着搭連又拿刀，他把刀盡在王胖子幾人的面前晃呀閃的冷冷道：「今夜你幾個別走出這個門，娘的，那一個大膽不聽話，老子砍頭就像切西瓜。」

他不管幾個人嚇得臉焦黃，大步走出門，回身又把門鎖上，騎馬往半山坡小街之上去了。

* * *

小劉站在大元堂藥舖台階上，他指指門，道：「爺們，到了。」

石棟道：「叫門呀！」

小劉道：「我把門叫開以後，我可以走了吧？」

霍大牙粗聲道：「別囉嗦！」

這時候小劉也知道這伙人是決心玩命來了，便也祇好一橫心伸手去拍門。

「開門吶。」

「誰呀？」這聲音是前面伙計的。

「是我，開門了。」

「半夜三更找誰？」

「史大夫。」

「急診呀！」

「快開門，比急診還急。」

門開了，伙計張嘴打哈欠：「剛睡着，什麼事？」

他祇問了一句，忽然有個大漢衝進門來了。

不，大漢後面還有四個怒漢，便小劉也進門了。

伙計吃一驚，道：「你們是……」

「砰」的一聲門關上，關門的是郭棟長。

石棟沉聲道：「快去，把你們史姑娘一家叫起來。」

伙計道：「幹什麼？」

石棟那鬼目一瞪，叱道：「叫你去你就去，再要多問你先死。」

伙計點頭，道：「好，好，我去叫。」

這時候另外兩個伙計也出來了，兩個伙計對望着，可也冷笑了。

忽然，二門人影一現，小玉兒走出來了。

小玉兒也吃一驚，因爲她認識小劉，小劉被這幾個山寇抓到，大概麻煩又來了。

小玉兒本來發覺丁香一伙全走了，她才放心的回家來，怎知還有個小劉在，她心中不自在了。

「喂，你們一定是找我吧！」她本來在地窖中打坐，早已聞到聲音了。

石棟哈哈一笑，道：「史姑娘，咱是不得已呀！」

便在這時候，那史水樂、金娘子也出來了，金娘子還把史天生也拉在身邊。」

史水樂一見趙瘋子這伙人又找上門，而且一個個臉露冷笑，他火了：「幹什麼，欺上門呀？」

石棟一笑，道：「兄弟，咱們有求於史姑娘。」

史水樂道：「什麼事？」

石棟道：「請史姑娘陪咱們去找丁香丁當家的。」

史水樂大怒，道：「不去！」

趙瘋子吼道：「不去？」

「不錯，玩狠的你們聯手也對付不了我女兒。」

霍大牙咧嘴嘿嘿冷笑，道：「你說的一些也不差，咱們聯手也打不過，祇不過咱們玩命，霍大爺一人纏住她，便死也認了，其餘的下手分別殺，把你一家大小全殺光，大伙一起死，我看你佔什麼便宜。」

「嗆！」他把刀拔在手上了，再看前後門，嚄，分別由郭棟長與丁卯二人堵住了。

這架式就是拚命了，祇聽小玉兒如何表示了。

史水樂氣得直跺脚，金娘子立刻抱緊了史天生，她冷冷的道：「你們爲什麼不去找那丁香呀！」

石棟道：「弟妹呀，這裡祇有史姑娘知道，所以咱們斗膽請小玉兒率領一趟了。」

小玉兒道：「好像我祇有答應了……」

霍大牙道：「妳非去不行！」

淡淡一笑，小玉兒道：「你們就不怕我在半路上把你們打死？」

一怔，趙瘋子就相信小玉兒有這個本事。

霍大牙却冷然的回道：「不怕，妳若半路上出手，咱們每個四散逃，妳不會一個一個都追上，咱們祇要走掉一兩個，立刻回來宰活人，妳琢磨吧！」

小玉兒道：「你果然是個做强盜的材料，坑人的歪點子眞不少，你們不會被我半路上動手了。」

石棟道：「史姑娘乃俊傑也。」

小玉兒道：「俊傑？」

石棟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也，史姑娘，妳就識時務，咱們這就走吧！」

小玉兒道：「我的馬備好就走。」

有個伙計立刻走出門去了。

小玉兒走到金娘子面前：「娘，有許多事情是無奈的，別家也有大姑娘，我同她們不一樣。」

金娘子安慰她道：「小玉兒呀，江湖原是是非地，妳生下來似乎就是爲江湖，娘……唉……

妳……」

她本來要說大喇嘛敖杰爲了絕世武功才不顧佛門清規，要生個自己的孩子的事說出口，但她發覺不是時候，便也住口不言了。

小玉兒對史天生道：「你眞好，比姐好多了。」

她的小川馬拉出來了，小玉兒當先走出門，她不再多言，騎上馬便往高原方向馳去。

小玉兒在蛻變了，江湖上是福是禍，還眞的叫人擔心事，如果小玉兒大好，江湖當然有福了，如果她變得大惡，江湖就不太平了。

令人眞正擔心的乃是小玉兒生活在正不正邪不邪的家庭，她的情形，她的武功，她的作風，也許可以套用大唐陳子昂的那首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至於那後兩句：「感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大概要看小玉兒以後的作風了。

* * *

「嘻……」

「唔……」

「輕些嘛，咬痛我了，你……還咬呀……哦……」

「唔……」

韓家祠堂的偏房中，獨住着一對新婚夫妻……那可是有根有據請這賓客大家公認的夫妻。

當然啦，另外的三對也早已被公認爲夫妻了，既是夫妻在一起，床第間的事誰也不在意了。

胡嘯托抱住于飛，兩個人「正事」不做，却是一個抓頭髮，另一個低頭咬。

胡嘯就咬于飛的肚皮上那些粗又黑的毛，直咬得于飛張大了嘴巴吸冷氣。

那于飛被胡嘯逗極了，便把一條大毛腿舉起來，狠狠的勾緊了胡嘯的腰。

她還伸手去亂抓，口中低呼道：「你別咬呀，幹了正事好睡覺嘛。」

胡嘯這才擺姿式爬上去了……他們把那種事叫「正經事」，也算合情合理。

* * *

韓家祠堂變得十分沉靜，當然，四對男女都很累，快午時還不見有聲音。

但遠處有聲音，是的，小玉兒帶着幾個山寇找上門來了，小玉兒這一路想得多，不知如何對丁阿姨說。

她很想多些時間去想辦法，恨不得這段距離再多一千里，恨不得丁阿姨他們都不在韓家祠堂裡。

希望往往不會變成眞實，前面已是韓家祠堂了。

小玉兒終於對石棟幾人道：

「你們在此等一等！」

趙瘋子道：「不，妳在這裡等一等。」

小玉兒怔怔的道：「爲什麼叫我等？」

趙瘋子道：「妳與他們有交情，咱們這是索銀子的，史姑娘，妳就別去了。」

霍大牙道：「妳去不方便。」

小玉兒道：「你們一定要殺人？」

「那得看情形。」

「我不要你們殺人。」

咧嘴一笑，趙瘋子道：「所以妳別去。」

小玉兒道：「你們那一個能攔住我？」

她的話甫出口，颯的拔身而起，半空中十一個空心觔斗往韓家祠堂飛射而去。

小玉兒祇在圍牆頭上單足一點之下，便消失在韓家祠堂裡面了。

這動作令石棟五人大吃一驚，這什麼輕功，比個氣球還輕，樹上的烏鴉也呱呱叫着嚇得飛上天。

小玉兒已呼叫了：「丁阿姨，大叔阿姨們，快出來呀，强盜來了吔！」

她這麼一吼不大緊，三個方向的屋子裡傳來悉悉嗦嗦聲，等到丁香八人跑出來，一半還在扣衣扣……

丁香剛到小玉兒面前，韓家祠堂外傳來馬嘶聲，猛古丁傳來「砰」的一聲響，韓家祠堂上了大銅鎖的大門被人一腳踢開了，嚄，立刻擁入五個怒漢來。

丁香立刻發現她的堂兄在裡面。

丁香堂兄叫丁卯，他是武關一把刀。

丁香大叫：「哥！」

丁卯沉聲道：「別叫我哥，妳還認我這哥呀？」

他六親不認了。

丁香一怔，道：「哥，你帶他們……」

丁卯冷沉的道：「向妳這坑人的大妹子討公道！」

丁香看看來人，一個個準備出刀子，如果不是有個小玉兒在身邊，丁香必會吃驚。

如今有個小玉兒，她膽子壯了。

「討什麼公道？你們大山爲大王，我在都市營小利，咱們是井水河水兩不犯，有什麼公道好討呀！」

石棟冷冷道：「臭女人，妳眞會講話，我問妳，咱們攔路打劫莫少白那貪官，兄弟們流血掉肉在玩命，妳却率人暗中動手脚。」

趙瘋子哇哇怪叱，道：「他奶奶的，你們還偸剝兩兄弟們的衣褲改扮別的人呀，操！眞高明。」

丁香暗中吃一驚，這件事他們也知道了，怎麼官兵沒有宰掉這幾個大惡人？

她把雙眉一揚，道：「這是誰說的？」

趙瘋子叱道：「妳不承認？」

丁香道：「沒有這回事！」

霍大牙火大了，他把肩上的搭連取下來便往地上拋，吼道：「這裡面裝的乃是莫貪官的銀元寶，妳怎麼說？」

丁香又一驚，道：「你們……」

霍大牙道：「妳在寶難的那個小子已招了，妳不承認也不行了。」

丁香驚道：「你們殺了小劉？」

趙瘋子道：「咱們不殺人，要銀子，說，莫貪官的那批財寶在那裡？」

丁香嘿嘿冷笑道：「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們動莫少白的財寶念頭，咱們也早盯上了，不錯，咱們是得手了，那也是憑智慧，憑本事弄來的，可也不是從你們手中奪來的，我不會把到手的東西再往別人手中送。」

趙瘋子仰天一聲笑，道：「臭女人，我問妳，爺們幹的什麼買賣呀！」

「誰也知道你們乃攔路打劫的强盜。」

趙瘋子又是一聲笑，道：「說對了，今天爺們來打劫你們，奶奶的，妳還想逃？」

丁香冷冷道：「來殺人呀？」她立刻示意胡嘯張展幾個人，道：「抄傢伙，幹！」

石棟哈哈笑了。

「奶奶的，老子一人收拾你們所有的。」他擺動鋼叉跳在院中央。

丁香對丁卯道：「堂兄，你如果站在妹子這一邊，你這一輩子我管你吃穿連花用。」

丁卯還一怔，他未表示意見。

石棟道：「老弟，休上你這狡詐大妹子的當。」

丁卯哈哈笑了。

霍大牙已揮刀往張展撲過去了。

「吃我一刀！」

張展也不甘示弱，立刻揮刀迎上去，丁香大聲吼叫：「兄弟們，拚了！」

她立刻出刀加入戰圈，與張展合力對付霍大牙。

厲長風與陶愛兒緊了郭棟長，三人也斷殺起來。

于飛一見趙瘋子往她逼來，與胡嘯一聲招呼，夫妻二人衝上去了。

那大脚片子周桃花與蕭音二人迎上舞鋼叉的石棟，才一照面，便險象環生。

丁卯未出招，他却很注意小玉兒。

他發覺小玉兒在扭雙手，好像心中正產生着很大的難題似的。

突然，小玉兒向迎臉站的丁卯道：「喂，我想問問你，樹上烏鴉怎麼死的呀！」

丁卯一怔，道：「妳……烏鴉也是鳥，鳥爲食亡呀！」

小玉兒道：「人爲財死了？」

丁卯再一怔，道：「江湖原是弱肉强食。」

小玉兒點頭了。

「殺！」

這一聲尖叫，引得小玉兒看過去，她發現蕭音大腿上挨一叉，那周桃花不要命的揮刀撲救，尖叫便是周桃花發出來的。

石棟舞叉往外閃，他閃過周桃花的刀，立刻再殺！

不旋踵間，祇聽得于飛一聲淒叫，一片破衣帶肉掉落下地，她抱住一條腿往外閃。

那胡嘯狂吼：「老子同你拚了。」

趙瘋子狂笑，道：「來得好！」

這二人立刻不要命的纏鬥在一起了。

* * *

丁香與張展，二人對付霍大牙，那丁香的武功好，她比張展還要高，二人合手幹，一時間誰也未佔到便宜。

陶愛一路殺一路還叫厲長風別冒然拚命，郭棟長可也急了，他使出一路刀法來，立刻把厲長風與陶愛二人圈入他的刀芒裡了。

祇不過這光景看得小玉兒直搖頭，如今什麼刀法也看不中，她的心中祇想，如何化解這場鬥爭了。

* * *

「噢……」

祇見丁香的刀飛上了半天空，她抖着右臂往一邊閃躲不已。

丁卯也聳容了。

於是，小玉兒忽然大吼一聲拔身而起，半空中她抓住丁香的那把刀。

小玉兒落地一聲叱叫：「住手！」

鬥場上大伙被她這麼一吼，都停下來不殺了。

小玉兒抖着手中刀，道：「我不以拳打人，你們幾個對我出刀，我要在一招之間殺敗你們。」

石棟當先冷笑了。

「妳的武功再高，也不能在一招之間打敗我們幾個，妳唬人！」

小玉兒道：「試試看，我若一招打你們不敗，這兒的事我不管了。」

趙瘋子道：「這是妳說的。」

「不錯。」

趙瘋子幾人還眞怕小玉兒插手

，如今小玉兒這麼「吹牛」，眞是求之不得的事。

他大吼一聲，道：「史姑娘，妳去站在院中央，話是妳說的，爺們幾個圍殺妳一個，祇有一招見輸贏，妳可不能發兩招。」

「咻」聲甫起，小玉兒跳到院中央，丁香那把刀她指天上，臉色凝重的道：「我的話是算數的。」

霍大牙見暗中同他打暗號的丁卯道：「我也算一份?」

丁香急道：「堂兒，我勸你別佔這便宜。」

丁卯一聽遲疑了。

「殺!」

這聲音從四個惡漢口中發出的，却聽起來似是一個對空在吼叫。

於是，四把兵器出手了。

先說石棟吧，他的六叉鋼叉出一半，他留着後勁在後面，目的是要等小玉兒空中的力道用完，他便狠狠的一傢伙打上去，用心是惡毒的。

再說趙瘋子，他雙刀上下絞殺，一片刀芒罩過去，他不相信小玉兒能截住他這一招。

霍大牙與郭棟長二人和身上，光景以爲便挨上一刀吧，壓也把小玉兒壓扁在地上。

小玉兒一聲冷笑，她拔身旋着往空衝，那比一飛沖天不一樣，她挾着一片毫芒升了空，半空中她的身子猛一平，好像踏在半空中。

人們的眼睛隨之望上去，小玉兒一聲大吼：「大屠龍!」

嚄，好一片光華恍如西極出現，照得人們眼睛也不易開，那金鐵撞擊中，有三把刀飛了，鮮血也在標，一把鋼叉被劈得兩支叉尖不見了。

石棟怪吼如鬥敗的猛虎叫，「呼叱呼叱」的往外逃。

小玉兒落下地，她收了刀，而且把刀交回丁香手中。

丁香看着自己的刀，她奇怪，同樣一把刀，拿在小玉兒手中就不一樣。

她那裡會知道，小玉兒如今已能花瓣當鏢，樹枝當刀的境界了。

* * *

再看石棟，丁卯上前去扶住，道：「怎麼樣，老哥哥，你傷着那兒?」

石棟道：「我還好，傢伙壞了。」

趙瘋子、霍大牙與郭棟長，三個人直抖手，細看之下，三人的手背掛了彩，小玉兒如果要他們的命，三個人早就躺下了。

那丁香喜得拍巴掌，道：「小玉兒，妳爲阿姨解危了吔，太好了。」

小玉兒道：「他們去我家，逼我家的人，我才答應他們來此的，阿姨妳不怪我吧!」

丁香道：「不會，不會，阿姨喜歡妳。」

趙瘋子火大了。

「臭丫頭，妳再一次的傷了趙大爺，妳……我與妳誓不兩立。」

小玉兒道：「什麼叫誓不兩立呀!」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你不怕死?」

「生已無趣了，祇求拚死一搏。」

「你山寨上的人呢?」

她此言令趙瘋子一瞪眼，他咬咬牙，道：「管不了那麼多了。」

小玉兒笑笑，道：「如果你答應不再找我阿姨們的麻煩，我可以叫我丁阿姨送你們好多好多銀子。」

丁香一緊，道：「不殺了他們已經便宜了。」

小玉兒道：「不，阿姨呀，山上有許多人，他們也是被逼上山的，可憐。」

這話出口，使石棟丁卯也動容了。

小玉兒道：「阿姨，分他們一些吧。」

丁香想了一下，點頭道：「好吧，祇要他們不獅子大開口·我給。」

小玉兒對趙瘋子道：「你們需要多少呀?」

趙瘋子大吼一聲，道：「分一半。」

丁香立刻回道：「這是獅子大開口。」

趙瘋子火了，他再吼，也不管手背在流血：「奶奶的，原本全部是我們的，若非史姑娘出面一句話，你們今天一個也別活!」

霍大牙道：「臭女人，你們一共幾個人呀，爺們山上好幾百，目前最需要用銀子，而妳却用不了藏起來了。」

郭棟長道：「咱們聽史姑娘一句話了。」

他幾個人已對小玉兒改變觀念了，是佩服也是誠服，帶着那種自然的恭維叫小玉兒爲史姑娘了。

小玉兒想了一下，道：「丁阿姨，我以爲妳就送他們現銀一萬兩吧!」

丁香道：「太多了吧?」

趙瘋子道：「十萬兩差不多!」

張展大叫：「一共也不過幾箱子呀，你們……」

石棟道：「還有珠寶也不少。」

小玉兒道：「我問你們，爲什麼來寶雞呀!」

石棟道：「原是要請妳爹再出馬的，豈料……」

小玉兒道：「你們却有意無意間有一萬兩銀子的收入，你們還爭

什麼?」

石棟幾人一怔，小玉兒這話不錯，忍不住開口了：「史姑娘，原是要妳爹再幫一次忙，下一趟南陽。」

小玉兒道：「去南陽幹什麼?」

石棟道：「救回趙當家獨子呀，趙大刀等着秋決啦!」

小玉兒笑了。

「不用找我爹了，我爲你們去一趟南陽。」

她說得十分坦然，倒令趙瘋子也感動了。

丁香急道：「小玉兒呀，妳不能去呀，他們可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盜，妳同他們在一起，一個不小心便受他們暗算，千萬去不得。」

趙瘋子大怒，吼道：「妳少放屁，史姑娘慈悲心腸，我們也是血性漢，怎會對史姑娘不利?」

小玉兒笑了。

「丁阿姨，別爲我操心，他們害不了我的。」

丁香重重的道：「小玉兒，就是妳一句話了，我答應送他們一萬兩銀子……從此誰也不再找上誰。」

小玉兒撫手笑笑道：「太好了。」

趙瘋子道：「好，咱們擁護妳，一萬兩吧，怎麼拿呀，是銀票還是現金?」

丁香道：「莫少白一張銀票也沒有，他就祇那麼多的銀錠，全部五十兩一個。」

趙瘋子道：「如何交割?」

丁香道：「你們扶風鎮外河邊等，咱們會把銀子送去的，留下兩匹馬。」

趙瘋子道：「還要把馬留下呀?」

丁香沉聲道：「銀子那麼重。」

趙瘋子祇得留下兩匹馬，他們改爲兩人騎一匹。

小玉兒對丁香，道：「丁阿姨，我去南陽了，妳回寶鷄要對我娘說一聲。」

丁香無奈了。

「小玉兒，我會對妳爹娘去說的，妳可千萬小心吶。」

小玉兒笑笑，道：「阿姨，妳叫他們放心，我不會有什麼事的。」

丁香上前去，她拉住小玉兒，道：「小玉兒，妳與狠爲伍啊，一切妳都要小心。」

那邊，霍大牙與郭棟長二人已相互間把傷處包紮起來了，他二人分別與丁卯與趙瘋子二人共騎，石棟的個子太高大，沒人同他合騎一匹馬。

這些人丟下兩匹馬便走了。

丁香看着小玉兒也跟着騎馬走去，立刻叫張展率人去挖銀子。

丁香也叫把埋在後牆下面的所有財寶全部挖出來，她對大伙解說着……韓家祠堂不能再來了。

張展、厲長風幾人也有同感，十八盤大寨的頭子們已經知道這兒藏有財寶，他們必會再找來。

丁香叫張展負責，把妙手帮藏的財寶先送上她的那條小船上，密封之後藏起來，她要親押一萬兩銀子送去扶風鎮外的河岸邊。

丁香打定主意了，她要跟着小玉兒下南陽。

* * *

就在黑夜的掩護下，從韓家祠堂附近冒出八匹馬來，馬背上不是坐的人，馬背上馱着大蔴袋，好重的大蔴袋，因爲蹄子踩在黃土地上便是一個蹄坑。

這八匹馬下了高原分兩路，一路往西去寶雞，另一路祇有兩匹馬，直奔東方扶風鎮。

那丁香拉馬去扶風，她果然在河岸遇上趙瘋子這批人，小玉兒也在。

小玉兒見丁香親押銀子前來，她眞的很感動。

丁香當場把銀子一萬兩交割點清，並對小玉兒表示，要陪小玉兒去南陽，她也堅持。

小玉兒是個半大姑娘家，同趙瘋子們在一起太不方便了，當然，小玉兒不怕，但丁香在身邊至少有個說話的。

小玉兒不再堅持了。

* * *

有了銀子先回十八盤大寨，趙瘋子還未進入大寨，便有個頭目迎來了。

「當家的，南陽傳來噩耗，少主被殺了。」

「他奶奶的，不是秋決嗎?」

「不知什麼原因呀!」

趙瘋子當場氣結，這眞是太突然了。

「莫貪官，若不把你全家大小都殺光，難消我心頭之氣呀!」

小玉兒道：「南陽不去了?」

趙瘋子道：「去!」

小玉兒道：「救人我去，殺人不去。」

她對丁香又道：「丁阿姨，咱們回去了。」

丁香重重點頭，二人便撥馬而回，這光景氣得趙瘋子一伙人跺脚大罵不已，可也乾瞪眼。

小玉兒便是下馬喝口茶水也沒有便回程了。

* * *

小玉兒轉回寶雞去了，精彩之處還在後面吶……

(請看續集「鳳馭龍」)

上文提要： 喬琪擺脫品花老祖逃下山，豈料又被追至，正糾纏中適遇畢熙揭出老祖短處，嚇走老祖。喬琪見到小林心中自感羞慚，將一瓶斷臂交小林保藏，自己悄然離去。小林與畢熙細察斷臂，發現臂上有梵文記載一種秘笈，難怪江湖上除了何志欽師徒倆使詐想騙取斷臂外，尚有許多人都想謀取，兩人爲免惹是非，將之藏於潭底……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畢熙守信不透露　師傅無艮逼徒弟

「就是女士那個……」

「那個？」

畢熙指指她的下體，歐陽雪微微色變，道：「那有這回事？」

畢熙道：「這就是問題所在了，家師的醫術自成一家，與衆不同，他對病情之觀察十分重視。女士，妳把訂金全收回去吧！這交易是談不成的。」

「你爲甚麼要看？」

「女士，女人的下體不完全一樣，有大有小，有深有淺，甚而還有奇形怪狀的，不看怎知是甚麼樣子？」

「白寡」歐陽雪道：「好吧，看就看吧……」

四下看看沒有人來，她就地把褲子一褪倒在地上。

小林呆了一呆，居然有如此不在乎的女人。

似比一般女人亮出奶子餵嬰兒還要隨便些。

畢熙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撥着恥毛觀察。

歐陽雪道：「小子，你捂鼻子是不是故意侮辱我？」

畢熙道：「這是甚麼話，那有大夫侮辱病人的，我這人爲女人看病，除了黃花大閨女一概掩鼻！」

「爲甚麼？」

「俗語說：一人爲清，二人爲毒，這是指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上床還算清潔，和兩個人就不潔了……」

歐陽雪沒有出聲，和她上過床的人有多少連她自己也數不清了。

小林把臉轉到一邊去，他以爲看了會倒楣。

他以爲畢熙這小子眞不是玩藝。

明明是愚弄這女人，難道他眞的能教她「鎖陰功」，或者「玄女」及「素女」之道？據說楊貴妃和趙飛燕都會此等「鎖陰功」，此功能使男人快樂無比。

畢熙看了一會，他道：「可以了！」還在潭邊洗手。

歐陽雪道：「怎麼樣？」

畢熙道：「妳沒有生過孩子對不？」

「你怎麼知道？」

「我有此驚人的醫術，會看不出女人的下體有未生育過！」

「沒有生育過。」

事實上畢熙看一下再猜一猜就知道了。

像她這種女人會生孩子嗎？

畢熙道：「儘管妳未生育過，却懷過孕。」

「小子，還眞有你的！」

「好哩！先繳一萬兩，我先給妳半個月的藥，以及教你鎖陰的口訣等等，不過我要說明妳必須有耐心才行。」

歐陽雪付了一萬兩，畢熙給他一百三十五粒藥丸，每日九粒，共十五天份。

然後教她如何縮陰道並配合口訣。

小林幾乎想笑，他相信畢熙在胡扯。

歐陽雪道：「有用嗎？」

畢熙道：「歐陽女士，凡事必須有恆心才行，十五天不能完全收效，頂多再拿十五天的藥。」

「我到那裡找你？」

「我隨時會在女士附近出現的，必要時可以到勾漏山去。」

歐陽雪離去後，小林道：「你眞會？」

畢熙攤攤手，道：「眞眞假假，虛虛實實！」

「萬一下次遇上她要你退銀呢？」

「我當然也有理由。」

「甚麼理由？」

「我就說她沒有停止房事，以致無效，試問，這個女人可能十五天不和男人上床完全風乾起來嗎？」

小林道：「你這小子簡直太滑了！」

畢熙道：「小林，我要是不滑，喬琪能逃出聶天聲的手掌心嗎？歐陽雪等販賣婦女，這種人的錢弄她幾個來花花，有何不可？」

「你偷去我的大量銀兩都輸光了？」

「是……是啊，賭技差，手風也不順。不過現在咱們又可去大賭一番了，這兒有一萬兩賭本。」

小林道：「贏了以後你又全部偷走？」

「這一次絕對不會了！」

「只怕狗到天邊離不了吃屎！」

「小林，有一天你會瞭解我的……」

「畢熙，你似乎知道聶天聲的一些秘密，絕非會甚麼『透視術』，對不對？」

「是的，小林，有一次師祖對友人談及『品花老祖』，說他那東西只有半寸，臍處凸出一塊肉……」

小林道：「你師父何人？」

「小林，不問成不成？」

「怎麼？你師父是誰都不願告訴我？」

「只怕你輕視我！」

「這怎麼會？」

「會的，我的師父是『狐叟』張辰，你不輕視他嗎？」

「原來是他……」

「怎麼樣，小林，你已經開始瞧不起我了！」

小林道：「畢熙，說實在的，『狐叟』的確風評太壞，就沒有一個人說他的好話，但你由他調理出來，並不太像他，也算是很不錯了！」

「你怎知我不是壞事作盡？」

「至少事母至孝對不？」

「你……怎麼知道？」

「一個人再壞，只要孝順，大概也壞不到那裡去了！」

* * *

何志欽與其師岳繼祖被「海天幫」護法司徒靜堵在客棧中，隨來的還有兩名壇主。

何志欽道：「請問三位是……」

司徒靜道：「何志欽，你的手呢？」

「已因致殘而斬去了……」

「斬去的殘手呢？」

「已經丟了！」

司徒靜道：「如果把那隻左手拿來叫你鑑定，你還能認識吧？」

師徒兩人一驚，何志欽道：「當然，自己的手怎能不識。」

司徒靜叫其中一個壇主自包袱中取出一個瓶子。

岳繼祖師徒不由互視了一眼。

他們當然不希望這隻手是眞的。

岳繼祖接過一看，道：「是眞的……」

司徒靜道：「說謊！」

岳繼祖暗吃一驚，道：「尊駕何以見得是假的？」

司徒靜道：「你們以爲上面的刺青是和原來一樣嗎？」

師徒兩人看了一下，有人仿刺青，但並不像。

可是兩人既然說了是眞的就不便改口。

「準是眞的！」

「不是眞的。」

「尊駕說它不是眞的，有何佐証？」

司徒靜道：「因爲這隻左手是買自一個名叫畢熙的小賊，已証明是假的，眞的應在一個少女手中。」

「哪個少女？」

「姓喬名琪！」

岳繼祖師徒兩人互視一眼，道：「這就弄不清楚了！」

司徒靜道：「何志欽，我看看你的斷腕！」

何志欽伸了出來。

切斷之處，還有點紅，但已癒合了。

要看肌膚是看不出來的，因爲泡在瓶中已變色，皮膚也皺了，甚至變了形，所以三個人看了好一會，不敢確定。

「這樣吧！你們兩人跟我們回去。」

何志欽道：「我們還有私事要辦，恕難應命！」

司徒靜道：「這可由不得你們了！」

何志欽道：「這樣吧，在下的

手，由在下陪三位回去仔細鑑定，家叔有私事不便奉陪。」

「不行，兩位都要去！」

斷手之事由這師徒兩人傳出，他們必須控制這兩人，不使他們在武林中走動，以免越傳越廣，而使所有武林中人都知道有斷手這件事。

岳繼祖道：「尊駕何人，我們都不知道，憑甚麼要跟你們回去？也未免太霸道，太過份了吧！」

司徒靜冷冷一笑道：「不錯，只怕還要繼續霸道下去！」

岳繼祖道：「子欽，我們走……」

「走？只怕弄不好還要把另一隻手留下！」

師徒兩人忽然出了手。

他們有默契，猝然合擊，第二招上就踩了一個壇主一脚，很重，當場吐了血。

司徒靜盛怒出手，另一壇主又被岳繼祖砸了一掌，雖未吐血，也受了內傷。

現在，幾乎是司徒靜一個人來面對他們師徒倆了。

表面上，何志欽叫岳繼祖為二叔，事實上是師徒。

岳繼祖確是岳武穆的後裔，但是那秘密却又不全是。

總之，那隻左手是個大秘密。這兩人的關係也是大秘密。

司徒靜心頭一驚，這才知道低估了這兩人。

他身為護法，力敵這兩人，其中一人還少了一隻左手，居然佔不了便宜，甚至還落了下風。

他發現岳繼祖用的正是岳飛昔年自創的「雲手」，這大概是最最正宗的岳飛絕學「雲手」了。

的確，「雲手」由岳繼祖施展出來，又自不同。

司徒靜接了四十招左右，被砸了一掌。

一旦失招，信心就喪失了，何志欽雖失一手，他却不是左撇子，右手也很凌厲，逼得司徒靜團團轉。

兩個壇主帶傷撲上，大致可以暫時維持平手。

只不過這種平手也維持不久，因為兩個壇主都受了內傷。

三人越來越不濟，兩壇主在繼續挨打。

這在司徒靜來說，可以說是極大的挫折。

護法的身份算是相當地高了。

如果繼續地打下去，三人可能沒命。這師徒二人也有殺人滅口的意圖，現在宰了他們，神不知鬼不覺。

司徒靜靜打個暗號，三人疾竄而去。

* * *

小林和畢熙在酒樓上小酌，梯口出現二人。

小林立刻站起招呼：「岳大俠……何大俠……」

來人正是岳繼祖和何志欽師徒。

二人坐下，小林要另添杯筷，何志欽道：「林小俠，我們說幾句話就走，請不要費神張羅。」

岳繼祖道：「是的，我們師徒還有事。」

何志欽道：「林小俠，你看我這隻斷臂……」

他伸出了光禿禿的斷腕，小林不勝唏噓，道：「何大俠的援手，作此重大犧牲，在下終身不忘此德！」

「那也不必！」何志欽道：「反正手已經斷了！」

小林道：「即使如此，在下仍感大德！」

「林小俠，現在我只想把那隻手要回來。」

小林和畢熙一怔，這才知道二人的來意了。

畢熙正要告訴他，斷手不在小林手上，小林擺擺手，道：「何大俠，手是丟了！但我把手上的刺青摹下來了！」掏出一張紙遞了過去。

何志欽道：「少俠，那隻手丟了？」

「是……是的，不慎失落了。」

「知不知道是誰偷了去？」

「不知道！」

何、岳二人展開那張紙看了很久，似乎也未看出有何不妥之處，事實上有些怪字已被小林改過了。

岳繼祖道：「林小俠你說那手丟了，我們相信。」

何志欽道：「不知在何處丟的？」

「就在這鎮上，連瓶子都不見了。」

「那是被人偷去的？」何志欽道：「少俠害我不淺！」

畢熙忍無可忍道：「何大俠，要說小林欠你的情，這當然是對的，要說他把你害慘了，這話從何說起？」

何志欽冷冷地道：「小俠丟了我那隻手……」

「你那隻手是你自動要切去的，小林可沒有要求你，況且，如今看來，你切手是利用小林，骨子裡是想打馬虎眼，把那隻斷手帶離現場，是你利用小林，而非小林害你，有很多人找小林要手，倒楣受害的是他而不是你。」

何志欽要發作，岳繼祖道：「既然丟了，也沒有辦法，可以設法找找看，兩位小俠，我們告辭了！」

二人下樓一走，畢熙道：「小

林，我以為何志欽這傢伙不對路，況且從他們的年齡看來，也不像師徒。」

「怎麼說？」

「明明手上有大秘密，他是利用你而使人不注意那隻手，被害人是你，看他的態度，好像是你找上他的。」

「他畢竟斷了一隻手呀！」

「小林，這叫做捨本逐末，是他利用你，你不欠他的。」

小林道：「算了，但不知他們知不知道我在刺青上動了手脚？」

「好像他們並未看出。」

「由此可見，那手上的刺青不是他們刺上的。」

「對，可能他們也不識上面的字。」

小林道：「這二人的行為似乎有點可疑，尤其是何志欽。」

此刻師徒二人在鎮外疏林中停了下來。

岳繼祖見何志欽停下，以為他要休息一下，也停了下來。

那知何志欽道：「我算不算你的徒弟？」

岳繼祖一愣，「你的意思是……」

「請先回答這句話！」

「也許不能算是師徒，因為你只是跟我學『雲手』。」

「如果我不是你的徒弟，我殺了你算不算弒師？」

岳繼祖一驚，退了一步，道：「志欽你……」

何志欽道：「我斷了一手，犧牲重大，當然要有代價。」

「你的意思是……」

「我要獨自得到這手上所有的秘密，不要合伙的人。」

岳繼祖道：「志欽，你放心！我無意分享你的秘密。」

「你無意只是說說而已，難免出去宣傳，到目前為止，眞正知道手上秘密的人還很少，所以我不得不……」

「殺我滅口？」

「為了保密，希望你能自裁。」

岳繼祖忍不住氣極而笑，道：「眞正是『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了！何志欽，你就那麼有把握？」

那知何志欽冷冷一笑道：「試試看……」

何志欽出手，岳繼祖也並未輕敵，但立刻警覺，而且體會到此人的深沉可怕，且立刻施出「雲手」。

「雲手」是岳家絕學。

岳飛當年武功極高，且能自創武學中的一種。

流傳到現在，「雲手」仍然被稱為絕學。

只不過岳繼祖使出「雲手」也不靈了。

由此可見，何志欽藏了多少拙。

二人本是知交，後來何要拜他為師學「雲手」，學他的「雲手」是為了參考。

岳說，既為好友，何必拜師？他可以教給他。

他們的關係就是這樣，外人以為他們是師徒。

當然，由一個授，一個學來說，是師徒也無不可。

五、六十招時，岳繼祖顯然落了下風。

「我說過，可以給你自裁的機會……」

「何志欽，你眞是個陰險的傢伙，試問，你知道這手上是什麼文字嗎？」

「不知道，但有人知道。」

「原來你也在利用我。」

「對，因為那天在賭場中，不僅是那兩撥人虎視眈眈，還有隱在暗處的高手，因而不得不如此，好在那些高人似乎並不知道那隻斷手上有秘密。」

「他們只知道我們二人身上有秘密？」

「不錯，所以利用小林也十分有用……」

岳繼祖道：「你殺了我也沒有用，知道此秘密的人太多了。」

「殺一個少一個，況且你知道得最多……」

岳繼祖已開始失招，先是挨了一脚，接着又被砸了一掌，看來這師徒二人的差距還很大哩。

這眞是奇談，師傅不如徒弟，且差得這麼多。

何志欽一字字地道：「岳繼祖，我很抱歉，你認命吧……」怪怪的一掌，岳繼祖居然無法破解也無法招架。

「啪」地一聲，岳繼祖連退三大步。

「哇」地一聲噴出一口血來，他目前自知必死，已經不怕了，但他未死之前想知道一些事，道：「何志欽……你是不是已經……學了掌上的奇學？」

「嘿……」何志欽只是陰笑而不回答。

「你學了多少，全學了嗎？」

「廢話，要是全學了，我還要那斷手何用？」

岳繼祖駭然。

這種惡人居然讓他學了這種曠世武學，這還得了？

何志欽步步逼近，岳繼祖緩緩後退，他十分後悔和他勾結。

岳繼祖疾退，何也疾上，比他快當然也不成。

其實岳繼祖已經算是高手了，看來何志欽這個藉藉無聞的人物，已經成了氣候，變成頂尖高手了。

他伸出了手，只要這一掌拍下、劈下或砍下，岳繼祖會倒地而亡。但是有人在他背後道：「太絕了吧！」

何志欽聽出人在三五丈之外，所以緩緩地轉過身來。

竟是兩小，小林和畢熙。

何志欽自然知道小林是名家門下，只不過身份已揭穿，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道：「何必找死？」

畢熙道：「你他娘的少吹大氣！」

何志欽傲然一笑，道：「宰你要不了十招！」

畢熙道：「我打倒你不須五招！」

何志欽一字字地道：「可不能怪我。」

畢熙道：「怪你幹甚麼！不信試試看！」

何志欽往上一貼，岳繼祖道：「小俠小心！」

畢熙手中已握了一根竹竿，計五節。說是兵器吧，太短了，說是暗器卻不像。

其實這正是暗器，只是與衆不同而已。

何志欽雖傲，卻也很注意這根短棒。

儘管暗暗戒備，卻仍未把他放在心上。

小林以「蟻語傳音」道：「畢熙，不可大意！」

兩人在三步以內時，畢熙右手握着短棒在左手掌上一敲，突然指向何志欽，何急忙一閃……

他以爲棒上一定會射出甚麼暗器或毒粉甚麼的。

那知甚麼也沒有。

是故弄玄虛唬人嗎？似乎又不大可能。

這時二人相距只有兩步了，小林緩緩逼近。

必要時他當然要出手的。

畢熙一指之下，無動靜。

再指三指也無動靜，何志欽冷冷一笑，一手抓來。

他幾乎以爲不須兩招，也許一招就能打倒對方。

那知就在伸手抓來時，畢熙的竹棒第一節突然炸開，「啪」地一聲，烟硝四濺爆射而出。

雖然爆炸力不大，但因太近了，何志欽還是受了點傷，就連右頰上也被炸破一塊皮，淌下血來。

他暴退一丈，氣得像一頭刺蝟。

畢熙用手敲着那根少了一節的竹棒道：「幾招？」

何志欽冷冷地道：「你是『狐叟』的甚麼人？」

畢熙道：「我只問你要不要再接我一招？」

何志欽哼了一聲，掉頭而去。

岳繼祖抱拳道：「多謝兩位小俠救命之恩。」

小林道：「原來此人隱藏不露！」

畢熙道：「這是以下犯上欺師滅祖呀！」

岳繼祖道：「我們不能算是師徒。」

小林道：「一旦爲師，終身爲父，古人有一字之師，武林也有一技之徒，你教他『雲手』，就算他的師父了。」

岳繼祖嘆道：「眞正是人心難測！」

小林道：「岳大俠，關於這隻斷手，到底是怎麼回事？」

岳繼祖道：「我也並不很清楚，只是上次進入那賭場之前，何志欽說有很多厲害人物環伺，要脫身必須出奇招才行。」

畢熙道：「於是他建議斷手。」

「對，而且狂賭，把一干高手的注意力引到賭桌上，只以爲是一個賭徒輸瘋了時的失常行爲。」岳繼祖道：「但他還是透露了一點，說左手上有秘密。」

小林道：「岳大俠知道的只有這些？」

岳繼祖道：「我發現他的絕學中有兩大主流，其一即爲本門的『雲手』，當然不是我教的那些，而是遠祖留下更精奇的『雲手』；另一主流我不認識。」

小林道：「既然他學了左手上的武學，證明他識得左手上的怪文字對不？」

岳繼祖道：「他似乎只識得少許。但僅是少許，已使他躋身頂尖高手之林，這武學太可怕了！」

小林道：「要不怎麼會有那麼多的高手找那隻左手！」

岳繼祖道：「不知道那隻左手會不會落入壞人之手？」

小林道：「其實……」

畢熙輕輕拉了他一下，叫他逢人只說三分話。

小林以爲，岳繼祖乃是武穆之後，爲人也和藹，不會是壞人。但他也是打住改口道：「其實有人搶去也沒有用，因爲不識上面的刺青文字。」

「是……是啊！兩位小俠以爲找不回來了？」

畢熙道：「只怕找不回來，因爲一旦瓶子破了，不久就臭而腐爛了，只怕早就被埋掉了吧！」

岳繼祖又抱拳道：「再次謝謝兩位小俠援手，後會有期……」立刻向何志欽的相反方向奔去。

此人奔出百十步，連續回頭看了兩次。

畢熙道：「小林，此人未必可靠。」

小林道：「這一手叫『狠顧』！」

「對，可別以爲岳武穆的後人就不會作壞事！」

「當然不能那麼想。」

「你看這件事？」

小林道：「咱們來印証一個秘密如何？」

畢熙道：「好！可見英雄所見略同，往那個方向？」

小林道：「往北。」

「你是說何志欽所去的方向？」

「對！你以爲呢？」

畢熙道：「我也以爲是那個方向。」於是二人向北疾奔，而且隨時掩蔽身形。奔出六七里外，小林拉住畢熙二人伏在路邊亂石中。

他們隱隱聽到交談聲。

這是由於交談的人在上風，要不，估計這距離聽不到。

二人交換了一個「英雄所見略同」的眼神。

証明交談的人果然是岳、何二人。

剛才二人一南一北離去，居然在此又聚在一起。

畢熙要再近點。

小林阻止了他，示意既可聽到個大概，就不必再接近，以免被發現。

至少二人等於長了見識，江湖上爾虞我詐雲詭波譎。這二人本是仇敵，要殺個你死我活，居然是同伙。

何志欽道：「兩個小賊的話可信嗎？」

岳繼祖道：「兩個小崽子滑是滑了些，也許可信。」

「怎見得？」

「可能是由於當時他們不知那隻手有大用！」

「嗯！也許，要是猜錯了呢？」

「那當然也危險，不過，至少他們暫時看不懂！」岳繼祖道：「再說『狐叟』那老賊也不大好惹！」

何志欽冷冷地道：「咱們目前可不怕了他！」

「話是不錯，仇人嘛總是越少越好！」

「你知不知道姓林的小子是甚麼來歷？」

「大概也不是等閒之輩的門下！」

何志欽自然知道小林的來歷，他們的關係也很近，道：「咱們目前可該去找一兩個人，不該和這兩個小賊蘑菇！算了！這兩個小賊成不了氣候。」

岳繼祖道：「萬一那隻手在他們手中呢？」

何志欽道：「應該不會，他們不會想得那麼週密，再說，他把刺青文字抄了下來，有沒有那隻手都無所謂。」

「早知如此，不該讓你犧牲一隻左手的。」

「岳兄，你有所不知……」

「我的確不明白！」

「單就學此奇功來說，沒有左手比有左手好……」

岳繼祖失聲道：「這……這怎麼會？」

似乎何志欽並未回答他這句話。

二人不久離去，小林道：「聽到沒有，似乎他們二人雖是同伙，但何志欽所學的奇功要比岳繼祖所學的多些！」

「對！」畢熙道：「他們要去找兩個人不知找誰？」

小林道：「我猜想是找譯這怪文字的人！」

畢熙道：「大概是的，我們走吧！」

二人走出石叢，忽見「白寡」歐陽雪和一個白衣中年男子站在三丈之外，兩小不知這中年人是何許人？

但看此人的派頭，諒不是泛泛之輩。

「小子，你敢愚弄我。」「白寡」面色鐵青。

畢熙抱拳道：「大姐妳好，誰愚弄妳了？」

「小賊，你還要狡辯！」

中年人道：「你爲甚麼騙她？」

畢熙道：「這位大俠高姓大名？」

中年人淡然道：「『白衣老祖』宮奇！」

兩小心頭一緊，原來是武林「三祖」之一。

此人和「品花老祖」齊名，技藝都差不多。

小林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宮前輩！」

「好說！」人沒有不喜歡奉承的。

小林道：「我友並未騙過歐陽女士！」

「眞的沒有嗎？」宮奇掏出一些葯丸，正是畢熙給歐陽雪十五天的葯，道：「問問他，這是甚麼葯？」

畢熙道：「乃是宮廷御用『鎖陰大補丸』……」

「鎖陰大補丸？都是些甚麼成份？」

「天門冬、熟地黃、玉竹、南沙參、女貞子，另外還有木鱉子和鬧羊花等等……」

宮奇微微一怔道：「你眞懂葯物？」

「笑話，柳大元的師弟，對下葯一竅不通，會不會笑得人家滿地找牙。」

「把那幾種葯性說說看！」

「前五種是益陰鎖陽之用，最後兩種是痲醉，使她在十五日內不要上床，以免事倍功半，怎麼，妳一樣上床了是不是？」

「白寡」道：「小子，你沒有說不可以上床！」

「這還用說嗎，一邊吃葯一邊瞎戳一通，那會有效嗎？」

宮奇道：「你眞是柳大元的師弟？」

畢熙道：「怎麼？這也能隨便冒充嗎？」

宮奇道：「你和柳大元相差了二十五歲以上。」

畢熙道：「我還有個師弟只有九歲呢！這又怎麼說呢，難道小師弟也在冒充我是他的師兄？」

宮奇對「白寡」道：「似乎不是假的！」

「可是無效。」

畢熙道：「妳的所謂無效是指甚麼？」

「不能有效鎖陰。」

「我不是對妳說過要有耐心嗎，也許還要再拿幾次葯吧？妳以爲治一種病，就可以葯到病除，妙手回春嗎？」

「早知這麼痲煩，我才不找你！」

畢熙道：「不看就算了。」

「可是我的一萬兩……」

「有宮大俠在此，妳能賴皮再要回診治費嗎？」

歐陽雪看看宮奇。

宮奇重視自己超然的身份，道：「算了！」

歐陽雪道：「好吧！我再拿一次葯。」

「要不要拿是女士的事，我可沒有逼妳！」

「再一次能不能收效？」

畢熙道：「道理很簡單，一根鬆緊帶用了太久就會鬆了，一下子能使它恢復緊繃嗎，尤其妳還在不斷地用它！」

歐陽雪道：「好吧！這次我戒『床』！」

「那倒不必，上去睡覺可以，不能玩別的……」

「再拿十五天的葯。」

「可以，一萬兩！」

宮奇道：「是不是貴了點？」

「看病的費用還有討價還價像上菜市場一樣的嗎？」

結果付了一萬兩，交出十五天的葯。

歐陽雪道：「小子，再不好用，我要找你算帳！」

「我可要把話說在前頭，只用葯還不成，要記住鎖陰心法及口訣，配合使用才能收效。」

宮奇和歐陽雪走後，小林道：「那些葯眞的如你所說有的有益陰鎖陽，有的痲醉？」

「這可不能騙人，不信去翻翻『本草』。」

「畢熙我看該給你換個名字了！」

「天九王啊！」

二人大笑，小林道：「一旦遇上你師兄怎麼辦？」

畢熙道：「走一步算一步，車到山前必有路。」

二人入鎮住入客棧，畢熙忽然發現斜對面廂房中一人，正是他的師父「狐叟」，且向他招手。

畢熙眞想故作不見，却已經晚了。

過了一會藉故溜出來，他見到了「狐叟」。

此人取此綽號是有原因的，樣子本就像一頭狐狸。

當然，狡猾如狐也是另一原因。

「小子，找你還眞不容易！」

「師父找我有甚麼事？」

「怎麼，爲師沒事就不能找你？」

「當然可以！只不過師父很忙，沒事不會找我。」

「事情嘛倒是有一點！」

「請師父吩咐！」

「小子，你會不會胳膊往外彎？」

「這怎麼會？」

「好，你聽着，把那隻手交給我！」

畢熙大吃一驚。

他本已向自己發誓，一定要在小林面前作個君子。

要是把那隻手的藏匿地點告訴了師父，立刻會被取走，只怕小林再也不會相信他了。他很重視小林這個朋友。

「師父，您說的是甚麼手？」

「狐叟」揚手欲摑，可是畢熙未躲，他寧願被重摑幾下，也不能洩此大秘密，所以不動。

「小子，你還好，沒有反抗！」

「徒兒不知道甚麼手，爲甚麼反抗！」

「放屁，你不知道那隻左手？」

「是啊！甚麼左手……」

這一次不是作樣子，「啪」地一聲挨了一下。

畢熙捂着臉淌下淚來。

此刻他必須作出很委屈的樣子。

好像受了很大的寃枉，而且一串串的淚水越流越多。

「你可眞有出息，男子漢流眼淚！」

「師父！我只是難過……師父無端地打我……」

「無端地打你？」

「是的，我不知道師父爲甚麼打我？要說是師父看我不順眼吧！可是師父不是已經看了我十來年了嗎？」

「爲師怎會看你不順眼，其實爲師在別人心目中也不順眼哪！」

「那麼師父爲甚麼說我知道那

隻手的事？」

「我聽人說，你和姓林的小子得到了一隻手。」

「在哪裡得到的？」

「賭場中，且是何志欽的左手。」

「師父，謠言止於智者，您爲甚麼要信這無稽之言？」

「眞的沒有？」

「沒有，師父。」

「如果查明確有此事，我可不會輕饒你！」「狐叟」退房走了。

不久小林到處找他，道：「畢熙，你去了哪裡？」

「沒有，只是在街上走了一匝。」

小林道：「畢熙，你說謊！」

「你怎知我說謊？」

「因爲你的眼珠游移不定。」

「眞厲害！我服了你。」

「你爲甚麼說謊？」

「家師來過。」

「『狐叟』張辰？」

「是的。」

「我怎麼沒有看到。」

「他就住在斜對面的廂房，已經走了！」

「他找你有事？」

「沒有事他會找我？」

小林一想就通，道：「我幾乎可以猜到他找你幹甚麼。」

「也許……」

「是不是也爲了那隻手？」

「你眞行！是的，他也聽到風聲，說那隻手在我們手中。」

「你沒說？」

「我怎麼能說，要是說了，你不是又說我『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了嗎？你還會理我？」

小林拍了他的肩膊一下，道：「有你的！」

「小林，只怕家師還會找我！」

小林道：「不能說的！」

「我知道！可是……」

小林道：「如果他再找你，你通知我一下！」

這天晚上小林在洗澡，「狐叟」又來了。

畢熙知道痲煩來了。

「小子，你還說不知那隻手的事？」

「師父爲甚麼老是不信徒兒……」

「狐叟」一把扣住他的脈門，道：「小子，白天我走了之後並未走遠，你和小林說的話我全聽到了！」

畢熙吶吶道：「師父聽到了甚麼？」

「小林叫你不要說！」

畢熙知道瞞不過去了，低頭道：「師父，對朋友要忠要義，師父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說的。」

「狐叟」陰笑道：「我爲甚麼要殺你？」

「師父不殺徒兒，總是還有點師徒之情。」

「我有師徒之情，你却沒有！」

「師父，我辦不到。」

「我雖不殺你，却能使你比死還痛苦。」

「師父您要如何處置徒兒？」

「你老母跛了一足對不？」

「是……是的……」畢熙色變。

「我如果再把她另一足也弄跛了……」

畢熙大驚，道：「師父，那不是君子所爲的！」

「師父能和君子扯上關係？」

「師父至少也不應該是小人吧？」

「混帳！你敢教訓師父？」

「這不是教訓，我聽師祖說過兩句話，極有道理，那就是：立身要高一步，處世要退一步。」

「你對我作起文章來了！拿你師祖來壓我！」

「不是的，師父，您總要爲徒兒留點自尊吧！」

「你有甚麼自尊？」

「師父，只要是人都會有自尊的！」

「說！藏在甚麼地方？」

畢熙道：「師父，您對不起師祖！」

（未完・五）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